雲天劍華錄

下冊

蟲上九著

雲天劍華錄

下冊

蟲上九著

蟲上九小說專輯一

雲天劍華錄

下冊

蟲上九著

武俠系列

雲天劍華錄

下冊

蟲上九小說專輯一

總經銷／裕泰圖書有限公司

封面設計／洪義男

封面題字／編輯部

蠱上九小說專輯一

雲天劍華錄

第一九章　散内功馬鴻達自殺　　　　贖祭田諸天香歸宗

了因一聽，便認爲不妥，說道：「童施主眞的知道妖婦已經回轉桃源了嗎？」

童濟舟手牽銀髯說道：「管她有沒有回去，先抄了她的也好殺殺氣。」

了因道：「這種血海似的深仇，又豈是徒然殺殺氣便可以消的了的。」

童濟舟道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了因道：「老僧看來，此事魯莽不得，恐怕絕不是單憑着我們幾個人前往，便可以成得了事的，所以這事還得仔細商量才好……」

了因話未說完，小哪吒已氣得跳起來說道：「老和尙，你怎的這樣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呢？你們都不敢去的話，請等着看，看我一個人前往，去把桃花公主老妖的頭取來好了。」

了因是個修養極好的人，聽了童烈這樣說話，倒也未曾生氣，旁邊却惱了金龍龍瑞，他一則認爲童烈說「你們都不敢去」，這「你們」兩個字，指得太泛，好似連他們兄弟幾個，也包括在內了似的，再則又見童烈對了因如此說話，銀髯叟不獨未加阻止，反倒點頭微笑，好似頗爲讚許似的。

因此格外不快，也就開口說道：「童仁兄既然有此能耐，眞有武林之福，我們便當拭目以待。」

童烈並沒聽出龍瑞言中有物，反倒着急向龍瑞說道：「怎麼？你們兄弟也要跟着老和尙畏縮不前

雲天劍華錄

蠹上九小說專輯一

嗎？」

龍瑞笑着，故意加強了「我們」兩個字的語氣說道：「童仁兄不是早就說過『我們』都不敢去的話，知道『我們』是心存畏縮了嗎？」

童烈聽了，一時乃自不解，祇看着龍氏兄弟兩眼直翻。

還是銀髯叟聽了出來，連忙向童烈喝道：「你與我站過一邊去吧！」

童烈道：「難道我說錯了什麼話了嗎？」

銀髯叟道：「我和了因大師說話，那有你插嘴的地方！」接着又向龍瑞說道：「賢昆仲恕老朽教子不嚴之過吧，咱們還是商量為八卦道友報仇之事要緊。」

龍瑞聽了，這才一笑放過，不再言語。

大家又商討了一陣子，仍然沒有結果。

就在這時，山下又來了三個人，衆人抬頭一看，認識是墨鳳凰申素芬，和武鄉山小諸葛郭英風，後面跟着的便是申家的小廝飛天豹子申福。

這墨鳳凰申素芬，本是河南開封一家世家小姐，從小酷好武藝，便拜在郭英風的父親神算子郭景的門下，她父親本在當朝為官，不幸為奸臣夤夜派遣刺客所害，一家老小，除了她和一個小廝飛天豹子申福逃出了性命而外，其餘的人，都無一倖免，悲憤之餘，便蓄志報仇。

這事傳到郭英風的耳中，郭英風對這位師妹，早已傾心，因此便立刻尋找到了她，誓死相助，首先幫着她把那一個奸臣的全家，殺了個乾乾淨淨，但終打聽不出動手的是什麼人？

因此無可奈何，祇好暫時隨同郭英風回家，向師父神算子郭景請教。

神算子不獨武功劍術，獨出一家，並且又得了一部奇書，精通陰陽推算，雖不能便曉過去未來，但所言十有九中，絲毫不爽。

現在徒弟家中既然出了這種事情，來求於他，當然推辭不得，因此便細細的推算了一番，佈成卦象，看了半天，一會兒皺眉，一會兒點頭，最後又搖頭不已。

申素芬在旁邊已等得不耐煩了，但又不便馬上發問。還是郭英風看到，開口問道：「爹！卦象上是怎麼說的，你告訴我們不好嗎？」

神算子又看了郭英風和申素芬半天，這才說道：「事情我已明白，但是……」說了這一句，又停了下來，看着申素芬不語。

申素芬道：「師父！但是什麼呢！」

神算子想了又想，這才開口說道：「我想先知道一件事，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告訴我？」

申素芬急着要知道仇人的姓名，便道：「但請師父吩咐，徒兒祇要知道，絕對不敢隱瞞。」

神算子又嘆了口氣說道：「那妳告訴我，你們二人的感情怎麼樣？是否相愛呢？」

申素芬到底是個姑娘家，一聽問到這個，便不由得低垂粉頸，手拈衣角，羞澀起來。

郭英風愛上師妹，也曾向神算子表示過，神算子並未反對，因此開口說道：「爹！我和師妹的事

，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？」

神算子聽了，眉頭又是一皺，仍追問申素芬，要她答話，表示意見。

申素芬和這位師兄，本來也是一往情深，更何況這次郭英風又幫助她殺了奸臣一家，更是默默相許，現在見師父這樣一問，便也以為師父有意要自己嫁給師兄。

因此忍着羞，抬頭說道：「祇要師父師兄，能夠幫着徒兒報了這血海深仇，徒兒敢不報德。」

申素芬以為自己這樣一說，神算子必然高興無疑，那知話才出口，神算子好似吃了一驚，張目說道：「妳要報德？妳不過是以怨報德罷了。」

申素芬不解所謂，愕然說道：「徒兒那有這樣的意思？師父的話，徒兒實在不懂。」

神算子悶了半天，這才說道：「妳本來不懂，是我說錯了，我不應該怪妳，這本來是一場刼數，在刼在數終難逃，單怪妳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申素芬和郭英風聽了，全都茫然。

神算子這才把卦象一拂，起身說道：「我們不談這些好了，現在告訴妳吧，依卦象來看，動手殺死妳一家人的，乃是一個陰人，住在太白分金之地，照我推算起來，可能在函谷與潼關之間，那麼便當是桃花公主這老妖無疑了。」

神算子一提起桃花公主，申素芬和郭英風都不由得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便是她嗎？」

神算子點頭說道：「大概是錯不了的，不過你們還可以再去仔細打聽一下，所以這件事，便不是你們兩個人所做得了的了，必須連絡天下武林，同時發動，方能有濟，可是從卦象上看來，這妖孽雖然不久之後，當有一場刼數，却並不能喪她的命，她大刼到來之日，却應該遠在三四十年後，所以我想勸告於妳，最好能夠先以武功為重，等到那時再說，不知妳同意與否？」

申素芬聽了，垂淚說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反兵，徒兒今年已經二十有一，再等三四十年下去，恐怕可能雖有報仇之心，也無報仇之日了，更何況這三四十年的歲月，又叫徒兒怎能挨得過去呢？」

神算子道：「那麼妳就先打聽一下，確知事出桃花公主老妖所為之後，然後等有人發動對付桃花老妖之時，再乘機前往，殺她幾個門徒，以稍宣洩怨氣如何？」

申素芬仍自不答。

神算子作急說道：「難道我幫了妳的忙，妳就不能答應我這個要求了嗎？妳報仇終究有日，又何必斤斤在時間早遲上打算呢？答應我吧，到時去應個景兒，便回來與英風結婚，我必以平生所學，完全傳授於妳就是。」

申素芬平日對師父頗為尊敬，因為神算子是個非常嚴正的人，却沒想到今天說出這些又像糊塗、又像自私的話來，心下好生不快，雖然不敢當面頂撞，但神色上已經極端不滿。

兩眉一挑，抬頭說道：「師父！徒兒不想因人成事，縱使因此丟命，也在所不惜，同時父母屍骨未寒，大仇未報，也更談不到自己便先結婚的話，我告訴你老人家吧，大仇一日不報，徒兒是絕對不

談其他的，師父大概也會原諒徒兒的吧！」

神算子說道：「我這是說，恐怕英風……」。

郭英風也覺得他父親今天迥異平常，出言吐語，非常顚倒，因此不等神算子說完，便接口說道：「爹！你別說了，我是完全同意師妹的說法的，大仇不報，絕不言婚。」

接着又對申素芬說道：「師妹！妳放心好了，我郭英風不管赴湯蹈火，粉身碎骨，也要助妳報仇，如有他心，神明共鑒。」

申素芬聽了，便拜了下去。

但神算子却掉下了兩滴淚來，自言自語的說了兩遍：「天數如此，天數如此。」

接着便對申素芬和郭英風說道：「你們且去吧，我一切聽你們自主好了。」

那知從這一天起，神算子便一病不起，百藥罔效，不下十日工夫，便自瞑然與世長辭，祇在臨死之前，說了一句：「你們兩赴桃源時，千萬不能貪功，要緊要緊。」

接着又說了一句：「祇怪我平生妄洩天機過多，因此老天降罰，使我的香烟無續了。」

因此吩咐郭英風把那本奇書取出，當着他的面，用火焚去，說是：「免得留在世上，再去害人。」

神算子死後，郭英風當然有一番忙碌，發喪開弔，出殯安葬既畢，這才陪着申素芬走遍江湖，到處打聽，果然被他們打聽出來，那動手殺害申家一家人的，正是桃花公主師徒所做的事。

依着申素芬當時，便想馬上到桃源去報仇，總還算郭英風謹愼，勸之再三，要她連絡武林高手，一同前往，免得打草驚蛇，於事無補，申素芬這才暫時壓住心中怒火。

這一天，他們接到了佟方的通知，當然即時雙雙趕到長壽峯，可是却又慢了一步，桃花公主已經得手離去，而衆人也正在爭論不決。

佟方一看到郭英風，便說道：「好了，小諸葛來了，我們看他的意見如何吧！」

郭英風謙遜了一番，這才把神算子所說桃花公主不久將有一場刼數的話，說了一遍，所以主張由佟方出面，邀約天下武林，定期集會，共赴桃源，以期一鼓殺敵。

大家見他說得有理，也都答應，便商定了一張名單，並訂於當年八月十五，在王屋山集合，由佟方出面邀請，以賞月爲名，到時共商大計，然後大家散去。

佟方便要帶着佟雲、孔廣生和曉月，趕回王屋山。

曉月垂淚說道：「老前輩恩重如山，小道理當追隨，但目前師祖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，所以小道打算到幾個俗家師叔那兒去打聽一番，並且通知他們也去王屋山，聽候老前輩差遣。」

佟方道：「你傷勢未痊，怎能走得路？」

曉月道：「事到如今，小道還顧得了什麼？出家人但求心安，這些微傷勢，是沒有關係的，祇希望師祖能夠逃出重圍，那就是托天之福了，小道一有消息，自然立刻會報與老前輩得知。」

佟方知道不可強留，因此又囑咐了一些千萬當心的話，並給了他一些散碎銀兩，這才容他自去。

不提曉月自去，且表佟方回到王屋山之後，一問家人，八卦眞人和諸天壽都沒有來過，又派人四出打聽，也是一點消息毫無。

孔廣生便認爲諸天壽和八卦眞人都已遭難，因此報仇心切，整日價催促着佟方寫信邀人。

佟方也就按着大家所定的名單，又增損了一些，把信寫就，分做兩開，一爲北路豪傑，由佟雲前去投遞，一部份給南路豪傑的信，便一起交給了孔廣生。

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其實目前時間還嫌過早，因爲這種消息外露之後，很可能使桃花公主有所警覺，不過你先回南一趟也好，到了鎭江之後，千萬要到昭林寺去一趟，如果能夠請得覺明大師出來，那就是再好也不過的了。」

孔廣生把書信一檢查，內裡並沒有給覺明的信，便問所以？

佟方道：「覺明大師，乃是當世高人，不獨武功已達天人之境，即就是以禪功來說，也到了將近功行圓滿之時，祇是他韜光養晦，與世相爭，甚少以眞面目向人罷了，我雖然從另外一個人口中，得知了他的究竟，但却與他未曾見過，因此不便冒昧下書，他却對你說過，你前世是他的師弟，那麼你去求他，他自無不允之理了。」

孔廣生謹記在心，便向佟方叩別，兼程南下，一路之上，把信遞到，這些人都是正派人物，同時又全和佟家具有深厚的交情，所以也都滿口答應，到時必去與會，這且不說。

不一日，孔廣生便到了京口，剛一上碼頭，迎面便來了一人，一把拉住孔廣生的手，說道：「老弟！你可想念死我了，怎麼到今天才來！」

孔廣生把那人一看，混身重孝，不由得大吃了一驚。

原來那人便是鎭山太保馬繼芳。

孔廣生見他穿着一身重孝，便疑心是鐵臂蒼龍馬鴻達有了什麼，但又未便直問，祇好打着彎說道：「令尊近來身體如何？」

馬繼芳一擺手說道：「你不見我這一身孝嗎？家父已經去世了。」

孔廣生便問是何病症。

馬繼芳道：「言來話長，此處也不便講話，且到舍間去再說吧。」

說罷便強邀孔廣生同行。

孔廣生又問馬鴻飛可在京口？

馬繼芳道：「在你們走了不久之後，二叔也就回轉西北去了。」

兩人談着，沒有好久，便到了馬繼芳家，看到馬龍，已較過去長高了好些，又到馬鴻達的靈前叩拜了一番，然後馬繼芳才把馬鴻達之死，告訴了孔廣生。

原來馬鴻達有一天老興忽發，要往金焦北固，暢遊一番，第一天先逛北固，第二第三兩天，連遊金焦，雖然不免疲乏，但遊興還自未已，因此又跟着要去蘆丈山掃墓，以窮山水之暢。

那蘆丈山在城南一十八里，過了姚家門便到，馬家的人也知道馬鴻達年齒已邁，連日勞累，怕他

受不了，因此勸他休息兩天再去。

可是馬鴻達的脾氣極強，遊興既已大發，那裡能勸得住，尤其是人說他老，他更不服老，堅持着非去不可。

他家人無可奈何，衹好替他顧了一頂轎子，要他坐轎前去。

馬鴻達又認爲轎子走起來太慢，而且又悶在裡面難受，堅不肯坐。

家人再勸時，馬鴻達便生氣說道：「你們到底是怎麼啦！我已經這麼大年紀了，這幾天好容易精神好一點兒，想出去走動走動，活活筋骨，你們倒不說是容我乘這有精神的時候，多玩兒玩兒，反而倒跟我嚕囌起來，像我這次出門，就非死不可似的，你們安的是什麼心眼兒嗎？好了，我依着你們的話，坐車前去，總該行了吧。」

家人無法，衹好替他雇了一輛敞篷大車回來。

馬鴻達乘車前往，馳騁郊原，心中好不痛快，到了蘆丈山，掃墓遊山既畢，看墳的人便羮了幾個雞蛋，又溫了一壺酒出來。

馬鴻達正好有點饑餓，便吃喝起來，迎風暢飲，不免貪杯，又多吃了幾個雞蛋，被風一吹，胸膈間便覺得有些不快，馬鴻達也未在意，便又坐車回家。

那知坐在車上，越來越覺得不舒服，好似雞蛋在作怪似的，飽悶難受。馬鴻達便盤腿坐好，打算運用內功，把它消化了去。

他這一運功調息不打緊，那口眞氣剛在通關過穴之際，突然路上有一塊石子，在車輪下一墊，車子走得正急，便不由得猛跳起來。

馬鴻達沒想到會有此事，身體跟着一震，那口眞氣便岔了開去，阻塞在中脘與上脘之間，再也調順不轉。

馬鴻達知道不好，忙命車夫急趕回家，到家之後，馬上運起用功，可是一連三天，依然無用，不祇是那口眞氣，始終停留在那兒不動，並且週身百脈，也都慢慢的堅硬起來，向外撐漲，好似人要爆炸破裂一般，痛苦非常。

家人還自忙着請醫服藥，可是馬鴻達已經知道大數已終，絕難活命，便叫家人不必再白費這些了。但他的家人那裡肯聽，便又把京口最有名的名醫王君效給請了來。

提起了這位王大夫，在鎭揚一帶，眞是名滿遐邇。因爲他是祖傳，而他祖上王半仙，直可與蘇州葉天士的聲名相拮抗。

筆者一提王半仙得名之由，各位也就可以明白了。

原來王半仙自小習醫，學成懸壺之後，醫道高明固然不必去說，更難得的是他有一付救世濟人的心腸，不論貧富，祇要請他看病，從來一請就到，有錢沒錢，都在其次，一定非把病看好不可，眞是活人無算，而且聲名也一天一天的跟着大了起來。

有一天王半仙出診歸來，轎子正打從五條街經過，突然路邊有一個乞丐，一把拉住轎扛，大喊：

「王先生救命。」

王半仙馬上吩咐停轎，探頭向那乞丐一看，祇見那乞丐混身膿瘡，已無一寸乾淨皮膚，王半仙也不嫌髒，便叫那乞丐伸出手來，放在轎前擱板之上，爲他切脈。

這時圍觀的人，已經不少。

王半仙切過那叫花子的左手，又叫那叫花子換了右手，歪着頭切了好半天，突然一把握住了那乞丐的手，大聲喝道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敢來戲我！」

那乞丐也大叫起痛來說道：「我請你看病，你這麼死揢住我做什？」

王半仙笑道：「你還有什麼病？我看你六脈和平，非妖即仙，你還賴得了嗎？」

圍觀的人正看得奇怪之際，那乞丐已經挺身站起，伸出左手去刮王半仙的鼻子，笑罵了一聲：「你好不要臉。」

王半仙連忙一讓，却沒能讓得開，右半邊臉上，已被那乞丐摸了一把，同時乞丐一閃不見。

後來王半仙老了之後，左半邊臉是雞皮鶴髮，老態龍鍾，而被那乞丐摸過的這半邊臉，却始終保持着青春的光釆，鬚眉烏黑，皺紋毫無，雖然被弄成了個鴛鴦臉，但王半仙之名，也就從此大噪了。

後來傳到王君效的祖父時，却又出了一件轟傳遐邇的事。

那王君效的祖父，外號王聾子，所以得名之由，也就是從那件轟傳遐邇之事而來。

祇爲當時南京制台衙門出了一件事，這位制台大人，乃是一個滿員。有一天，他的千金小姐忽然病了，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來，請醫診治，百藥罔效。因慕王家祖傳儒醫的大名，便把王聾子請了前去。

王聾子這時並未耳聾，到了南京，見過制台。

制台開口說道：「本憲這次請大夫前來，一切總煩大夫費心，定當重賞。」

說着便命人把王聾子向內室引進，到了一間繡房之內，羅帳低垂，有丫鬟從羅帳之內，引出了一隻五指尖葱的粉臂，擱在床前的櫈子上。

王聾子見了這種情形，連忙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凝神靜氣，目不旁接的簽斜着在床前坐下，伸出三指，輕輕的按在那支粉臂的脈門之上，按着尺關寸的部位，切了個眞切，隨即又換手診過，王聾子便退了出來。

這也是王聾子一時大意，沒有把病人的身份弄清，不知道病人是制台大人的一位未出閣的小姐，祇以爲病人是制台大人的姬妾之流，因此退到書房，見着制台大人之時，也不等制台大人問話，便笑着拱手說道：「大人放心，寶眷並非有病，而是有喜，理應恭喜大人。」

制台怔了一怔說道：「是眞的嗎？」

王聾子道：「一點都不會錯，並且可以預卜夢熊哩。」

制台大人便一皺眉，祇說了一聲：「先生請坐少待。」立刻返身，匆匆入內。

王聾子也不知所以，祇好在書房候着，那知過沒多久，便見制台大人臉色鐵青，手中提着一把鮮

血淋淋的寶劍，走進書房，身後跟着兩個家人，手中各捧着一個朱漆紅盤，一個裡面，放着一個已經成了形的男胎，另一個裝着滿滿一盤黃白。

制台大人把劍向地下一擲，對着王聾子一拱手，指着那個胎兒說道：「先生高明。」

跟着又叫人把那盤金銀送到王聾子面前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女敗壞家風，還請先生遮瞞一二，不典之敬，哂納是幸。」

王聾子這一來，才把事情弄清，直嚇得兩耳中一陣雷鳴，人便仰身栽倒，嚇昏了過去。

從此王聾子的兩隻耳朵，也就聾了。

王君效便是王聾子的孫子，他也有一段笑話，膾炙人口。

原來王家傳到王君效時，已經富甲一郡，這一來便使歹徒生了心，想要撈摸他幾個。

有一天，一個騙子想出了一個主意，便走到王君效家去，對王君效說道：「王先生，我有一個舍侄，患着很嚴重的痔瘡，想來請王先生撥一下。」

京口人說話，對於「治痔瘡」，總說是「撥痔瘡」，便簡單的說法，便是撥一下子。

王君效這時正忙着替病人看病，並且他也大有祖風，對人和睦，因此說道：「這沒有關係，你帶他前來，我撥好了。」

那騙子這才離去，雇了一條船停在江下，轉身來到一家大綢緞莊裡，向掌櫃的說道：「我是王先生的親眷，為着要嫁女兒，採辦衣料，王先生已經說過，錢由他撥付。」

京口商家那有一個不認識王君效的，聽說是他介紹來的，當然高興，連忙殷勤招待。

那騙子便選了一大堆的綾羅綢緞，一算之下，竟有三千三百兩銀子左右。

那騙子便一面命店家把匹頭送上了船，一面要店家派一個人，跟着他到王君效那兒去拿錢。

店家當然不疑有他，便派了一個中班，跟着前往。

那騙子到了王家，一見王君效便說道：「來了來了，你馬上撥一下吧。」

王君效這時正好又有人看病，便道：「你且請坐下，我看完了這個病人之後，馬上就撥。」

那騙子便讓那中班坐下，說道：「你聽到了吧，你坐一下，我去解個手，馬上就來。」

那中班那知究竟，既聽到王君效當面允諾，便坐下靜等，容那騙子自去。

王君效把病人看好，這才起身，笑着對那中班說道：「你隨我來。」

那中班便跟着王君效走入一間房間。

王君效反身關門好了。

那中班心想：「有錢的人，到底細心，把門關上的原因，大概是怕人看到他存放銀錢的所在。」

誰知那中班想猶未了，王君效已轉身一把把那中班拉到床前，說道：「你把褲子脫下來，爬在床上。」

那中班心中一驚，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紅，囁嚅地喊了一聲：「王先生。」那肯脫褲。

王君效仍然笑着說道：「你不是要我撥嗎？這不肯把褲子脫下來，我是不能撥的。」

那中班心想：「這王君效好不混賬，我不脫褲子，他便不能撥銀子，難道還想卡着我玩嗎？我有替老闆收賬的責任，却沒有要讓人家玩屁股的義務啊。」

想到這兒便正言厲色的對王君效說道：「王先生，請你放尊重點，你雖然有幾個臭錢，也不能這樣想亂糟蹋人啊？」

王君效本來心無邪念，突然被這中班訓了一通，倒也愣怔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說的是什麼話，你不是來請我撥痔瘡的嗎？不脫下褲子，我怎麼撥呢？」

那中班一聽也愣住了，說道：「我那兒有什麼痔瘡？你親眷在我們店中取走了貨物，叫我來向你取錢的。」

王君效詫異說道：「我那兒有什麼親眷在你們店裡取東西，你這不是胡說嗎？」

那中班道：「剛才跟我來的那人，不是你的親眷是誰？你不是還當面答應他，撥銀子給我的嗎？」

王君效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那人明明是你的叔太爺，他先來過一趟，要我替你撥痔瘡，我答應了他，他才帶你來的，我幾時答應過他，撥銀子給你的呢？」

二人這一鬧起來，眞相方才大白，知道是上了騙子的當，但王君效是個有錢的人，平時做人又好，當然不肯叫店家吃這種虧，所以祇好自認晦氣，付銀了事。

因此京口傳流下來了一句話，說是「王先生撥痔瘡，撥掉了三千三」。這些閒話，暫且不說。

且說王君效爲馬鴻達切過脈之後，便搖頭起身，一拱雙手，說了聲：「另請高明。」也未處方，便作辭而去。

馬家的人見王君效都這麼說了，當然慌亂起來。

還是馬鴻達說道：「上壽百年，終有一死，這有什麼值得稀奇的。」

說着便立刻要家人集中到他床上，一一交代後事，到了最後，這才說道：「快去合一腕酖酒來給我飲，免得我多受痛苦。」

家人雖然明知他已無效，但又那裡忍心酖他，誰也不肯動手。

馬鴻達便急得大罵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這些忤逆不孝的東西，爲什麼不聽我的話？難道願意我多受痛苦嗎？」

這是因爲馬家的人也不知道馬鴻達內功已登爐火純青之境，功夫若不散光，人便不能死去，不過在散功之時，却是痛苦萬分，雖是金剛一般的好漢，也價收不住。

果然沒有多久，馬鴻達便慘號起來，並且從足趾起，一根根的骨節之中，發出爆響，響一節才死一節，要直等週身骨節完全響過，人也才能完全死去，這痛苦就可想而知了。

馬鴻達見家人不肯進酖，而自己又實在痛苦難禁，結果還是窺個冷不防，自己探喉而死，結束了他的性命。

孔廣生聽馬繼芳這麼一說，也自慘然，又因爲馬繼芳正在七中守制，因此連佟方的信都沒有取出

來，也沒告訴他什麼事，當日下午，推說有事，一個人趕往昭林寺去了。

那知到得寺中一打聽，覺明已在半個月前，雲遊去了，下落不知，孔廣生好不悵然。

不過覺明却也留下了一個條子給他，上面寫着四句偈語，說是：「你來找我，莫忘根本，十年之後，相見未晚。」

孔廣生見了，也是半知不解，便又向那小沙彌問道：「大師還有別的言語囑咐沒有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師父也曾說過，你要找的人，遇龍便見，其他就沒有說什麼了。」

孔廣生聽了，越發不解，祇好離去，仍然回到馬家，在馬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便要告辭作別。

馬繼芳那裡肯放，一定要留孔廣生過了端午節再走。

孔廣生道：「小弟已經離家多日，極不放心，並且此次回去，還打算從早把祭田贖回，以慰先師在天之靈，況且現在才四月初旬，離節尚早，所以小弟一定要先回去一下，如果事情辦得順利，到時再來，也還不遲。」

馬繼芳聽他這樣一說，知道無法再留，祇好由着孔廣生上路。

孔廣生便直上杭州，來到全盛茶莊，封氏父子接住，好不高興。

這時封世萍已和表妹容若花結了婚，並且容若花也已有了身孕，所以在封氏父子問到諸天壽找着沒有的時候。

孔廣生想了一想，也沒有對他們說出眞話，怕他們知道了時，也要前往，祇含糊應過，接着便說起要回諸暨贖祭田的事。

封嵩祝說道：「賢侄從龍興鏢行轉來的紋銀三萬兩，早已收到，諸暨也有老夫的分店在那兒，我這就叫人爲賢侄開好銀票，就地向分店支付好了。」

孔廣生謝過，又談起獨臂神魔濮昂千和黑煞神、粉面閻羅兄弟之事。

封世萍道：「他們倒也不愧爲一個硬掙漢子，棲霞嶺落敗之後，第二天也沒等我們去接收魚市，便帶着他的徒子徒孫，一股腦兒走了個乾淨。」

孔廣生也就把在北固山下，二次遇見他們的事，說了一遍，並且又告訴封氏父子說是已經證實了那暗中相助的人，便是屠龍居士蔣步雲，和他的侄女千面觀音蔣碧釧。

封氏父子聽了，便認爲是孔廣生的不世奇緣，都鼓勵孔廣生到天山去赴約。

但孔廣生却有他自己的爲難之處，祇是不便說與封氏父子得知，也就敷衍過去。

孔廣生在杭州住了一天，又向封氏父子別過，向諸暨趕去。

孔廣生在未回諸暨之前，日夜思念回家，眞恨不得一步便跨到諸暨才好，但等看到諸暨的城牆之後，脚下又不由得踟躕起來。

心想：「見了天香姊之後，該怎麼說才好呢？告訴她吧，她一定會受不了，不告訴她吧，又覺得這樣的大事，絕對不該隱瞞於她。」思來想去，好生不能解決。

最後一直信步走到了諸公權的門前，這才決定暫時不讓諸天香知道長壽峯的事，祇說諸天壽暫住

王屋山佟家，一切很好。又把該說的話，仔細地想了一遍，以免說走了嘴，露出馬脚來，然後才舉手叩門。

開門的人，偏偏正好是諸天香，大門一開，兩人都不由得又愣住了，一個站在門裡，一個站在門外，相對無言，儘自呆視起來。

孔廣生固然是忘記了進去，諸天香也好似看到了一個不認識的人似的，兩手攔扶着門，不叫進去一般，就這麼過了好久，還是孔廣生先開口叫了一聲：「姊姊。」

諸天香也才眼睛一紅，說了一句：「你回來了。」接着又沉默起來。

孔廣生把諸天香混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見她已不如過去豐滿，並且略帶憔悴之色，便道：「姊姊！妳瘦了，什麼地方不舒服嗎？」

諸天香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沒有什麼，祇是每天放不下心來，想着你在外邊……。」說到這兒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連忙改口說道：「不知道打聽出弟弟的下落沒有？他現在在那兒安身？還好不好？」

孔廣生楞了一楞說道：「這兒門口，不是說話的地方，我們進去再談好了。」說着這才跨進了門，諸天香便把門關上，一起來到客廳之上。

剛好諸公權也正從書房裡踱了出來，一看見孔廣生，好不高興，也忙着問諸天壽的下落。

孔廣生向諸公權行禮見過，然後才把想好了的一番話說了出來，說是：「天壽弟現在山西，住在師父的一家好友姓佟的家中，過得很好，不過現在暫時還不能回來。」

孔廣生這樣說法，還是瞞着諸公權，不叫他知道諸公弼和山西老佟的關係，因而知道了自己會武。

諸天香當然會意，也就放下了心。

諸公權却不快似的問道：「他沒有寫封信回來嗎？」

孔廣生眞沒想到他會問這句話來，一時竟幾乎被問住，幸虧靈機一動，想出了一句話來，說道：「天壽弟因爲是小侄自己回來，所以沒有寫信，祇叫我代他向大叔大嬸請安，並向姊姊弟弟們問好。」

諸公權聽了，這才把臉色平了下來，但還怪諸天壽太不懂事。

孔廣生從來沒有說過謊，現在連連說謊之後，臉上也不由得紅了起來，剛好聽了諸公權責怪之語，便道：「這是小侄糊塗，沒有想到要天壽弟寫信。」

這樣一說，好似臉紅是因爲自己認錯之故，也才帶了過去，沒引起諸天香的疑心。

孔廣生接着又說是自己出關做了幾趟生意，很賺了一些錢，打算馬上爲恩師贖回祭田和故產，要請諸公權幫忙。

諸公權聽了，也自歡喜答應。

孔廣生又聽說諸公權近來身體不好，常常感到氣虛不足，便又打開包裹，選出幾支人參，送給諸

公權。

諸公權便格外的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遠行歸來，怕也累了，先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吧，屋子也不用另外收拾了，就暫時住在我的外書房裡。至於贖回祭田的事，自然有我替你作主，你不必作急。」接着又說：「你們姊弟也分別了不少時日，叫天香先爲你預備點吃的，你們也好好的談一談吧。」

說着，手捧人參，微微含笑，向上房慢步踱去。

諸天香立刻先爲孔廣生打了一盆臉水，又下厨去煑了一碗麪，端著送進書房，打發孔廣生吃，自己則坐在一旁，和孔廣生說話。

他二人本是從小情侶，又分別了這大半年，現在話匣子一打開，那裡還能夠關得住。

諸天香說：孔廣生也瘦了些，而且黑得多，並且也把自己在這兒承蒙諸公權夫妻照應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孔廣生則除了沒說長壽峯上的事而外，也把自己如何在杭州相助封氏父子趕走獨臂神魔？如何在鎮江遇見王貴，並交上馬氏弟兄，以及蔣碧釧看在自己的份上，解了和王貴的仇恨，覺明大師又如何贈書之事？

這當中便跨過了在墀光寺找諸天壽救張老實的一段，改爲在佟家看到諸天壽，然後自己出關做生意，巧救猩猩，獲得蛇寶，以及相助司徒陽城，斬獨眼龍，上山救人，大鬥竹牛之事，都詳詳細細的

說了遍，直聽得諸天香不覺神往，連燈火都忘記了點上。

還是諸公權派人來叫他們吃晚飯，這才一同走出書房。

當夜無話，第二天一早，諸公權便把孔廣生喊了去說道：「關於你要贖回祭田之事，我替你籌劃了一夜，我以爲要做就要做得澈底，切不可拖泥帶水，但不知你現在到底有沒有一次全部贖回來的力量沒有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昔日聞聽恩師說過，那祭田不過典了兩萬金之譜，如果典主能按原價，或是稍爲加一點利息，便容許我們贖回的話，小侄是可以做得到的。」

說着便從懷裡把那三萬銀子的銀票掏出，遞給諸公權看。

諸公權一看是全盛茶莊總號開給分號的票子，不覺奇怪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和封家相熟嗎？」

孔廣生不敢多說，祇說是由於生意上往來，才認識的。

諸公權道：「是他家出的票子，連照都用不着照的。現在既然有了銀子，事情就好辦了，銀票你且收着，我這裡馬上就派人去替你佈置，不祇是要爲你把祭田贖回，並且還要替你辦好，讓你先生返祠歸宗，改葬祖塋呢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當然高興。

又過了一天，諸公權果然把孔廣生和諸天香，一起帶進諸氏宗祠。

這時祠堂之內，已經聚了不少的人，暗暗向諸公權一問，才知道都是諸氏族中有名望的人，便連

那受典祭田的人，也都來到。

諸公權一查人數已足，便吩咐開席，一時間，立刻水陸雜陳，開了七八桌。

諸公權便帶着孔廣生和諸天香肅客入席。

諸公權這種做法，並未告訴來人所爲何事，因此便有那性急的人問道：「大叔！您今天把我們喊來，所爲何事？先告訴我們一聲不好嗎？」

諸公弼笑着說道：「各位且請安心飲用，酒飯之後，自然會使各位知道。」

這時間，諸氏族人便交頭接耳的亂猜起來，反是那個受典祭田的人，心中有了點數，但是仍然猜不透是要取贖，還是想杜找而已。

酒席散過，諸公權這才帶着孔廣生和諸天香向大家說道：「今日邀請各位前來，是有一件事想請大家幫忙，現在且先介紹兩個人和各位相見，各位總該還想得起本族之中，有公弼這樣一個人吧。」

說着便一指諸天香說道：「她便是公弼的女兒，天香。」

又一指孔廣生道：「他便是公弼的學生，孔廣生，現在先向大家見過。」

孔廣生便向大家作了一個無禮喏，諸天香倒是深深的福了幾福，又拜了下去，這才站起，仍然立在諸公權的身後。

諸氏族人不知何事？便一個個望着諸公權發呆。

諸公權便又把孔廣生和諸天香誇獎了一番，然後才說道：「幹蠱之子，蓋父之愆。公弼當年雖然一時錯誤，但他的子女何辜？所以我今天把他們帶來，便是想要求各位，許他們入祠歸宗，還請各位玉成其事。」

諸公權話才出口，諸氏族人之中，早有那性子急，並且痛恨諸公弼的人，叫了起來說道：「這怎麼可以？諸公弼是諸家辱沒祖先的人，做下了多少叫人切齒的事，當年祇逐出宗祠了事，還是看在令尊二太爺的份上，方才從輕處理，現在要想叫我們容許他的後人入祠歸宗，這是萬萬辦不到的。」

一犬吠影，百犬吠聲，立刻便有許多人跟着叫喊起來，更有那知道諸天壽行凶之事的人又把這件事搬了出來。

說是：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說什麼我們也不能承認這種人是我們姓諸的子孫。」

諸天香出世以來，幾曾見過這種場面，早嚇得粉面失色，並且也羞愧無地。

還是孔廣生在一旁看到諸公權好像胸有成竹似的，但笑不言，便低低的安慰諸天香，叫她不要駭怕。

諸公權等衆人吵過了一陣之後，這才一伸兩手，把衆人的聲音壓平，然後說道：「各位且請安靜一下，我的話還沒說完呢？」

接着又停了一下，這才繼續說道：「如果公弼的後人，願意以贖回祭田，來做爲交換入祠歸宗的條件，各位還肯不肯幫這個忙呢？」

諸公權這兩句話，果然馬上生了效。諸姓族人先是愣了一愣，接着又把眼光集中到孔廣生和諸天

香的身上。諸天香本是荆釵布裙。孔廣生雖然擁資巨萬，也仍然是布袍布服，看上去極不起眼。因此諸姓族人，又不由得懷疑起來，一種不信的心理，盎然於色。

諸公權當然看得出來，便叫孔廣生把銀票掏了出來，也未開口，祇對衆人幌了幾幌。

早有那眼尖的，急叫起來說道：「是全盛茶莊出的票子，三萬兩，我一看便看得出來。」

這人的話一出口，諸姓族人也不知道是爲了點什麼，立刻閧然叫起好來。

諸公權又一伸手，叫大家平靜，說道：「銀子已備在這兒，要贖祭田的話，當然不成問題，如果各位還不肯成全的話，那我也無法，祇有還把銀票交還給他們得了。」

俗語說得好：「銀子是白的，眼珠是黑的。」又道是：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。」

這時候諸姓族人那肯輕易放過，還是那剛才先開口反對的人，第一個站起來說道：「大叔這說的是什麼話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如果再有人反對公弼叔家的兄弟姊妹入祠歸宗的話，我第一個便要和他過不去，非問問他一筆能不能寫出兩個『諸』字來，那有骨肉相殘的道理，那還能算做人嗎？」

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話，果然立刻就博得了一個滿堂采，當然也就是承認諸公弼歸宗之事，無異議的通過了。

諸公權知道大功告成，便索性一起說出，諸公弼夫妻歸葬祖塋的話。

這時諸姓族人已全跟銀票一起被諸公權捏在手掌心中，那有不答應的道理。

諸公權這才和那受典祭田的人去開談判，又費了不少的口舌，方才答允按照原價贖回。

諸公權做事也眞老到爽利，當時就把典契取回，銀子撥付清訖，並命人在列祖宗的神位之前，燃點起了香燭，親自帶着諸天香去行禮上香，行過了重入宗祠的大禮。並把典契焚去，原契當衆交給族長執給。

有那過份熱心的，看到銀票從孔廣生懷中掏出的，便拉着孔廣生叫他去拜。

旁邊有一個人看到了，說道：「他姓孔，又不姓諸，你拖着他拜什麼？」

那個熱心的人，理直氣壯的說道：「銀子可是從他懷裡掏出來的呀！」

後來的人道：「他出了幾兩銀子，難道說，就連自己的祖宗也賣給了他嗎？」

那個熱心的人聽了，不由得惱羞成怒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說什麼？我賣祖宗又怎麼樣？人家上萬的銀子，拿來刻祖宗牌位的話，要刻多少個，便會在乎我們的這幾個祖宗嗎？」

若非是有人在旁邊攔住，他們兩個就非打起來不可了。

諸公權領着諸天香拜過了列祖列宗，又帶着她和族人一一相見。

衆人便一湧上前，大姑娘，大姊姊，大妹子，大姑姑，嚷成一片，向她道賀。

這時已是黃昏時候，諸公權又備了晚酒，諸氏族人直吃到二更向盡，一個個酒醉飯飽，方才離去。

從第二天起，孔廣生便又忙了起來，首先便是趕回天臺，在母親的墓前，叩拜了一番，然後起了諸公弼的靈柩，擕回諸暨，擇吉把他們夫婦二人，合葬在諸氏祖塋之上。

接着又把諸公弼的故宅贖回，裝修一新，三萬銀子，也就花得精精光光，所幸司徒陽城正好把出

賣竹牛的幾千銀子滙到，派了用場，便又雇了幾個家人僕婦，並且買了幾個小丫頭，打算把諸天香搬了過去。

可是在還沒對諸公權說出之前，諸公權已先找着孔廣生說道：「老賢侄贖回故宅，是打算把舍侄女接過去嗎？」

孔廣生回道：「正是。」

諸公權說道：「那我可有個意見，非先對老賢侄說明不可了。」

第二〇章 喜訊重提三生了願 消息走漏二豎爲災

孔廣生道：「但憑大叔吩咐。」諸天香剛好也在旁邊。

諸公權道：「你們兩個都在這兒，我當面說出也好，這些日來，我已經爲你們兩個籌劃多時了，你們的事，當然應該由我來做主，所以我希望你們在搬過去以前，先要辦好一件事，那便是你們的婚姻問題。」

諸天香雖是巾幗英雄，而且和孔廣生也是從小一起長大的，並且早已心許，但被諸公權這樣當面一提，也不由羞澀起來，滿面飛紅，低頭不語，祇拿眼光去偷偷的看着孔廣生，注意孔廣生的神色，心下暗暗高興，看他怎樣回答。

這是因爲在這幾天中，諸天香曾經聽到孔廣生說起過，事情一了，祇等諸天香搬回故宅之後，馬上就要出門的話，諸天香不免起了疑心，因此問孔廣生爲了何事，要這樣作急。

孔廣生當然不肯把邀約群雄的事，對她說出，支吾了一番，祇說是一則要去山西，探望諸天壽，再則還有一些賬目，要和人結算。

諸天香察言觀色，便越發的起了疑心，雖然沒有懷疑到諸天壽出了什麼事故上去，但却想到了千面觀音蔣碧釧的事。

各位當然也都知道，女孩子的一顆心，是糖和醋捏成的，又好似白糖梅子一般，甜固然是甜到了極點，酸却也酸到了家，尤其是在愛人身上，更是靈敏不過，倘使發現了有第三者加入，那還得了。所以諸天香一想到蔣碧釧，雖然沒有看過，但聽孔廣生說起，曾有西行之約，便不由得酸從中來，那肯就此讓孔廣生離去。

但孔廣生却沒有想到這些，一心祇惦記在爲諸天壽復仇上，怕誤了八月十五的大事，堅不肯留。諸天香到底不是現代兒女，臉皮沒有現在的「蜜司」這樣老，雖然心中有千萬甜言蜜語，嘴裡却一句也說不出來，方自在乾作急，正好諸公權這樣一說，那有不高興的道理，滿想孔廣生必會答應無疑。

那知孔廣生未加思索，便拒絕起來，說道：「大叔好意，小侄理當從命，但天壽弟目前無法回來，所以還言之過早，且等天壽弟回來了以後再說吧。」

諸公權道：「天壽回不回來，有什麼關係？你們的婚事，乃是他父親在世時所默許，他又不是不知道的，他不能回來，我也可以作得主，即就是他回來了，還不是一樣的要請我替你們主婚嗎？你們兩個的年齡也都不小了，尤其是搬回故宅之後，名份不正，豈不知人言可畏嗎？便是我也絕不容許的。」

諸公權剛說到這兒，突然有人來回，說是來了客人。

諸公權連忙起身向外走，到了門前，才回頭又對孔廣生說了一句：「你好好的考慮一下，我馬上回來，如果你不同意這樣做的話，我是不能讓天香搬過去的。」言畢自去。

孔廣生心中好不難怪，再看諸天香時，已是盈盈欲淚。心中更是不忍，因此說道：「姊姊！妳哭什麼呢？妳根本不知道我心中的難處。」

諸天香一看房中，就祇剩下了她和孔廣生兩個，因此強忍着羞說道：「我爲什麼不知道呢？你騙了我！」

諸天香說這話的意思，是指蔣碧釧而言，但孔廣生却以爲諸天香已經知道了諸天壽的事，識破了他的謊言，不由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我騙了妳？」

諸天香道：「難道還不是嗎？」

孔廣生一時間不覺心亂如麻，支支吾吾地說道：「姊姊！我也是不得已呀！」

孔廣生的這句話，諸天香却又會錯了意。認爲自己所想不差，心頭一陣發冷，淚珠兒早已撲撲而下。

哽咽說道：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你替我死去了的父親，完成了心願，我和天壽弟感激你就是，你也用不着再瞞我了，人家在等着你，你要去趕快去了吧，別再管我好了。」

孔廣生心中本來作急，但聽到諸天香的這一番話，却不像是指諸天壽的事而言。起初是一怔，但再一想，心中反而倒平靜下來，理出了一條思路，知道自己是誤會了。

因此挨近諸天香的身旁，問道：「姊姊！妳說的是什麼，我根本聽不懂，妳告訴我不好嗎？我又

幾會騙過妳的呢？」

諸天香道：「你還說你沒有騙我，那你爲什麼馬上就要走？而且不聽大叔的吩咐呢？我已經知道了，我絕不攔阻於你，祇希望你見到天壽的時候，告訴他一下，就說我已經當姑子去了，我一定會爲你們朝夕唸經，求佛祖保佑你們白頭到老，魚水和諧。」

孔廣生見她越說越不像是指諸天壽的事而言，也就想出了一些，眼看天香有如「一枝梨花春帶雨」，嬌艷欲絕，好不心痛，連忙打疊起萬般柔情，用手勾着諸天香的削肩說道：「姊姊！妳這不是寃枉死我了嗎？除了妳而外，我還有誰呢？好姊姊！難道這一點妳還不相信我嗎？」

接着又湊上諸天香的耳畔，「好姊姊」喊個不停。

諸天香也不躲閃，祇冷笑說道：「那麼你對蔣碧釧怎麼說呢？人家和你有西行之約，你又怎樣交代呢？」

孔廣生聽她說出蔣碧釧，這才完全明白，同時也把心頭上的一塊石頭放落，笑着說道：「姊姊！妳這是想到那兒去了，別說是妳我從小在一起長大，我決不敢負妳，便是我眞的如果和她有了什麼，還敢告訴妳嗎？姊姊！妳眞是太多心了。」

接着便又把和蔣碧釧相遇的事，前前後後，詳詳細細的說了一番，然後說道：「妳想想看，我對她連人都沒有弄清，那兒會談到別的呢？」

諸天香事情既已弄清，心上當然也就冰釋，但却依舊嬌情地說道：「我偏不信你的話。」

孔廣生又把她摟緊了一點說道：「妳爲什麼不信呢？妳要我怎樣才能相信呢？」

諸天香偎在孔廣生臂裡，小鹿兒已經怦怦在跳，想了一想，這才紅着臉說道：「那你爲什麼要走？爲什麼不聽大叔的話呢？」說完之後，已經羞不自勝。

有道是：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。」孔廣生雖然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，却也逃不過這一重美人關，眼對着這位師姐，還有什麼可說的，想了又想，知道不答應是不行的了，因此又盤算了一下，覺得時日還早，祇要能在六月以前趕出去，便不怕來不及。

盤算既定，這才對諸天香說道：「好姊姊！並不是我不聽大叔的話，而實在是因爲要去和人家結賬，並且也和天壽約定，在端午節前後，一定見面，所以現在我便依着大叔的吩咐，不過妳也得答應我兩件事才好。」

諸天香見孔廣生話音已活，心中暗喜，便問所以。

孔廣生道：「我祇希望姊姊能答應我，第一，在這幾天以內，馬上就趕辦婚禮，搬了過去。第二，我們成親之後，我却不能老待在家中陪妳，而是在一個月裡面，便要出去，妳答應不答應？」

這兩個條件，並不算什麼，諸天香那有不答應之理，便點頭說道：「你要去告訴天壽，我怎會攔阻你呢？」說完之後，剛一抬頭，正好把一個香腮，送到了孔廣生的嘴邊。

孔廣生爲人雖極正派，但到底是個人，尤其是個面對着情侶的少年人，有此機會，那肯放過，早就把嘴向前一湊，在諸天香的臉上親了一下。

諸天香沒防到他有這一手，更羞得臉如桃花，連忙用力一掙，掙脫了孔廣生的懷抱，站過一邊，半嗔半委屈的說了一句：「你膽敢欺負我，你這……」說到這兒，突然住口，在淚光瑩瑩之中，嫣然一笑，當然誰也不知道她要說的是句什麼話了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諸公權送客回來，一進門便問道：「賢侄，你思量好了沒有？」

孔廣生連忙回道：「全憑大叔作主。」

諸公權便大笑起來說道：「我早就知道，這事非你們二人當面去談，是不會這麼容易解決的。」

諸公權此言一出，孔廣生固然滿面飛紅，諸天香更是羞得避了開去。

從這一天以後，孔廣生也就祇好暫時收拾起思念諸天壽的心腸，打起精神來辦理婚事。

孔廣生手底下有的是銀子，打首飾，買粧奩，當然百事順遂，何況他贖祭田，贖故宅的事，在諸氏族中，早已宣揚了開來，那個不對他有好感，所以有那好管事的人，早已自告奮勇的來幫着他忙，一方面賣了人情，再則也就更從中掏摸幾個。

孔廣生人本敦厚，雖然明白，却也不在這些小地方介意，因此皆大歡喜地便把事情一一辦好。

好日子定的是四月二十八日。請帖也發了出去，喜筵也定下了，老宅子裡已經收拾得煥然一新。

諸天香固然有姊妹淘幫着她作嫁衣裳，忙個不歇。孔廣生更是兩頭跑來跑去，忙做一團。

這天已經四月二十五，再過三天，便是他們的大好日子了，孔廣生爲着和諸公權、諸天香見面商量，所以還住在諸公權的外書房裡，也是合該有事。

這天諸公權忽然想起，便來找孔廣生說道：「明天你就可以先搬回故宅去了，你在那兒主持，有人送禮等等，也好有人招呼收下，不致於走漏。雖然說，你不在乎這些，但禮簿上少不了送禮人的名字，將來寫謝帖的時候，滯了人家，便要被人家責怪了。」

孔廣生當然應是。第二天一早，孔廣生漱洗才畢，剛巧又有人來找，說是封嵩祝和封世莽已經聞訊來到，在故宅相候。

孔廣生一喜，也來不及再收拾東西，便連忙趕了前去，和封氏父子相見，好不高興。

當下便留封氏父子住下，幫自己的忙，封氏父子當然一口答應，封嵩祝更是牽髯笑道：「老夫不揣冒昧，想以長者自居，爲賢侄做個主婚人，賢侄看着怎樣？」

孔廣生當然高興，謝了又謝。

封嵩祝也不再客氣，又重頭把孔廣生所準備的，仔細檢查了一遍，他是大家人家出身，做起事來，當然又自不同，並且當用的就用，該添補的就添補，也不去徵求孔廣生的意見，祇在他合盛茶莊分號內支付。

並且他所帶來的人，也都一個個精明強幹，見過不少的大場面，所以不上半日，情形更是不同，花團錦簇，氣象萬，

孔廣生陪着他們說了半日話，又把諸公權請來，和他父子相見，也談得非常投機，便又提起要孔廣生先搬來住的話。

封嵩祝道：「這當然當該如此，可見老先生想得週到。」

孔廣生便立刻趕回諸公權家，打算取了自己的隨身行李，返回故宅。

那知剛踏進書房的門，便看到諸天香緊蹙蛾眉，悶坐在那兒，行李已經收拾好，放在一邊。

孔廣生這時心中高興，祇以爲是諸天香捨不得自己搬往故宅，一看左右無人，便笑着上前拉住諸天香的手說道：「姊姊！妳悶坐在這兒做什麼呢？我雖然馬上要搬回故宅，但是三天之後，妳不是也要去了嗎？更何況這幾天裡，我仍然可以常常回來看妳呢？」

諸天香也不答話。

孔廣生怔了一怔，實在想不出是會什麼事來，便挨着她坐下說道：「好姊姊！妳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？告訴我，我馬上就去替妳辦了來。」

諸天香仍不開口。

孔廣生無計，便伸過手臂，摟住諸天香的纖腰，打算以柔情打動於她，可是還沒開口，諸天香已經用力一推，把他推開，跟着站了起來，滿面艾怨地說道：「你別再騙我了。」

孔廣生一怔說道：「姊姊！我又騙了妳什麼呢？姓蔣的事，我已經完全告訴了妳，已得妳諒解，並且後天我們倆就要成親，名份既定，便是我有什麼邪念，人家也不會答應的呀，姊姊！妳爲什麼還這麼想不開呢？」

諸天香冷笑說道：「你別再跟我扯這些了，我祇問你，天壽他現在何處？」

孔廣生聽到諸天香忽然問起諸天壽，不由心下一驚，臉色也就一變，連忙佯若無事的說道：「我不是告訴過妳，他現在王屋山佟家嗎？」

諸天香見孔廣生面色一變，當然心中格外有數，便緊催着問道：「你再別騙我了，天壽他現在那兒？」

孔廣生本不會說謊，騙了諸天香這好些日子，已經感覺到非常慚愧，現在又被諸天香這樣一擠，那裡還說得出話來。

諸天香也看了他好半天，這才從懷裡掏出一封信來，向孔廣生面前一擲說道：「你不肯說也不要緊，你把這封信解釋給我聽好了。」

孔廣生把那封信一看，正是佟方寫給一位師叔門下的師兄弟，湖北漢陽江臯釣徒彭不疑的。

佟方寫給別人的信，祇不過是以賞月爲名，不言其他，惟有寫給彭不疑的信，却說是：「長壽峯之變，八卦眞人與師侄天壽，均不知下落，故望撥冗一臨，與天下英雄，共商大計。」

諸天香爲孔廣生收拾行李之際，發現了這封信，一看之下，那能不驚！這信上明明說是天壽已經不知下落，當然不會住在佟家，那麼孔廣生所說的話，不都全證明了是謊言了嗎？再把孔廣生回來以後的前言後語，仔細一想，便越覺得事情不妙，因此又急又怒，便悶坐在書房裡等起孔廣生來。

孔廣生見這封信落入諸天香之手，知道已不能再瞞，但又想起了這一陣子，自己所說的謊話，羞恨無地，因此更怔怔着說不出話來。

諸天香見他不語，越發生氣，厲聲喝道：「你說不說？天壽到底那兒去了？你如果還不肯說的話，却也不要緊，我自己去找他就是了。」說着立刻向外就走。

孔廣生急得連忙上前攔住，說道：「姊姊！妳且別走，我告訴妳就是。」

諸天香這才站定說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」

孔廣生祇好把諸天壽墀光寺脫險，隨八卦眞人上長壽峯，一直到桃花公主火焚朝聖宮，八卦眞人和諸天壽不知下落的事，說了一遍。

諸天香聽得兩眼圓睜，拉住孔廣生說道：「那天壽不是凶多吉少了嗎？」

孔廣生垂淚說道：「所以我已和佟師叔約定，大會天下群雄，八月十五在王屋山會面，共商大事，然後齊赴桃源，找桃花公主算賬，爲八卦眞人和天壽弟報仇。」

孔廣生這裡話未說完，那旁諸天香已是心中一陣絞痛，兩眼一插，向後便倒，人就昏了過去。

孔廣生連忙上前抱起，連喊帶叫，又推又拿。

可是這一喊叫，當然會驚動了諸家的人，諸大嬸走來一看，第一個就慌了起來，馬上命人去請諸公權。

不多一會兒，諸公權便和封氏父子，一起趕到，湧進書房，急問所以？

諸天香也在這時悠悠醒轉，痛哭不休。

還是封嵩祝老到，忙和諸公權商量，除了他們父子、諸公權、孔廣生和諸天香而外，其餘的人，一律都趕出門外，把門關上，然後才談起來。

孔廣生祇好又把這事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。

諸天香便鬧着一定要馬上出門尋弟。認爲孔廣生百般勸說，也是無用。

諸公權是個文弱書生，聽了孔廣生的話，已經嚇得手足無措，所以一句也插不上口來。

還是封嵩祝老到，想了一想，這才說道：「賢侄和諸姑娘且不要鬧，先聽老夫一言如何？」

接着便說道：「長壽峯之事，老夫也聽到了一點風聲，雖然不詳其實，但却知道桃花公主並未十分滿意，仍在戒備之中，由此忖度，則八卦眞人可能並未遭刼。當然，憑着八卦眞人功力之深，既然存心脫圍，再作後來報仇打算，便不一定不能脫出重圍了。那麼天壽既然和他在一起，那還有什麼問題呢？所以老夫認爲八卦眞人和天壽，一定還在人間，我們慢慢的打聽，自然是可以找得到的。」

諸天香哭道：「八卦眞人在亂軍之中，連他嫡傳的劍中四子，都沒能保得住，又那能照顧天壽呢？」

封嵩祝道：「此話不然，劍中四子是單獨作戰，而天壽身上，却帶有他們朝聖宮的傳山之寶，武林絕學。八卦眞人雖死，也是不願意把這些東西落入桃花公主之手的。」

諸天香猶自不能相信，便道：「老伯之言，也不過是忖測之辭罷了。」

封嵩祝道：「老夫在江湖多年，所忖測的事，倒還十有九中。別的不說，祇說如果桃花公主已經殺了八卦眞人，或是已經殺了天壽，得到了朝聖宮的傳山之寶，這該是多麼大的一件，那老妖還不會

藉此誇耀於天下武林，以顯顯她的威風嗎？今天她竟連這一場獲勝的事，都沒有誇大其辭的宣揚出來，由此已可見她並沒有得到眞正的勝利，仍有隱禍大患，潛伏其中，那麼不是八卦眞人和天壽突出重圍，又對她留下了話，還是什麼呢？」

諸天香見封嵩祝說得有理，這才止淚收聲，說道：「那麼天壽現在何處呢？」

封祝嵩道：「八卦眞人新敗之後，當然不願使桃花公主知道他的下落，以免被窮追不捨。現在既然有佟方出面，爲他邀約天下群雄，我相信他一定會知道這消息，到時親自帶着天壽，到王屋山去與會，也說不定。所以最遲，祇要等到八月十五，也就一定可以找到天壽了。」

孔廣生也道：「若非是老伯這樣一說，小侄也以爲天壽弟已遭不幸了呢？現在我仔細想來，天壽果然應在人間無疑。」

諸天香滿臉憂怨地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我提早出門，去尋天壽的下落。」

諸天香道：「天壽弟一天不回來，我是不能和你……所以我想即日和你一起出去尋訪於他。」

諸天香的話，當然大家都聽得懂，孔廣生倒也無所謂，反是諸公權作急起來說道：「怎麼！妳一個大姑娘家，也要海角天涯的出去走嗎？」

諸天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侄女打算今天就走，去尋天壽弟。」

諸公權道：「什麼，連喜事都不辦了嗎？你們年青人做事是怎麼搞的，現在帖子也發了，日子也定了，客人也請了，人家的禮也收了，你們這一走，可怎麼成呢？你們走了，也就罷了，叫我拿什麼去向親戚朋友交待呢？」

諸天香垂淚道：「侄女一天找不到弟弟，那有心情來辦這些事情呢？」

諸公權急得直是跳脚。

還是封嵩祝說道：「大姑娘不是這樣性急的事，依老夫看來，這喜事是非辦不可的。第一，誠如令叔之言，對親戚朋友有個交待，並且也免得驚世駭俗。第二，喜期至今，不過還有三天，便是事情再急，也爭不上這三天去，更何況姑娘要和廣生一起出去，以姑娘的武功來說，老夫雖然未曾見過，但從姑娘的神氣上看來，知道姑娘一定可以去得，不過若和廣生不先把名份確定，將來在路上難免要有許多不便，所以老夫認爲，姑娘還是暫忍一時之痛，過了喜期之後，再托辭和廣生一同出門好了。便是老夫，也必竭力幫忙。龍興鏢行，分號遍天下，黑白兩道，都有來往，消息最爲靈通不過，而四海雲龍金德彰又和老夫深交，所以老夫祇要發一封信給他，要他去打聽，那就比較你們自己去瞎撞，要便當得多了，大姑娘妳看如何？」

諸天香想了又想，知道人家所說，都是正理，這才勉強答應下來。

當時又和諸公權約定，這些話不能向任何人言及，以免消息傳出，惹起桃花公主的注意。

諸公權聽他們說那桃花公主殺人如麻，已嚇得不敢開口，這一聽說，當然連連點頭，說是：「你們放心好了，便連山荊面前，我也是不會提起一個字來的，我就說侄女是一時舊疾復發，也就是了。」

」

大家議定之後，諸天香又央求封嵩祝即日寫信出去，封嵩祝也就一口承諾，這才開門和封世萍、諸公權一起走出。

孔廣生又單獨安慰了諸天香好一陣子，這才離去，隨同封氏父子，搬回故宅。

封氏父子又責怪孔廣生，不該把這樣的大事，先瞞着他們。

孔廣生這才把自己意思說出，說是：「世萍弟新婚之初，弟婦又有了喜，所以不願意他去冒險，使弟婦擔心。」

封世萍那裡肯依，便是封嵩祝也不肯答應，說是：「不能叫江湖上的人說閒話，到時一定要去與會。」

孔廣生無奈，這才把佟方的書信檢出，交給他們。

三天易過，孔廣生雖說是心中不順，但也不得不打疊起精神，忙做新郎，一切親迎、交拜，合巹之禮，也都如儀做過，送入洞房之後，掀去蓋頭，夫婦相見。

孔廣生這才看出諸天香雖然是鳳冠霞披，塗脂抹粉，但却掩蓋不了那一付憔悴的面容，和失神的眸子，知道她是思念諸天壽所致。

心中好不難過，便拉住她的手說道：「姊姊！妳別難過了，一過三朝回門，我馬上就和妳一起出去，尋找天壽弟，也就是了。」

可是這一拉手之間，已經發覺諸天香的掌心滾燙，好像在發熱一般，連忙問道：「姊姊！妳生病了嗎？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？」

諸天香在聽到諸天壽的消息之後，心中一急、一悶，幾天以來，便下紅不止，她雖然和孔廣生從小情侶，並且又行過婚禮，但到底還是個剛進門的新娘，怎好意思把這種事說出，因此臉上一紅，祇點了點頭，又搖搖頭，並未開口。

孔廣生跟着諸公弼，原也讀過幾天醫書，懂得脈性，因此連忙坐了下來，把諸天香的手拉過，放在自己的膝上，切起脈來，兩邊切過之後，便也就把病認出來了，不由得大驚說道：「姊姊！這病是躭誤不得的，妳吃過藥沒有？」

諸天香搖搖頭。

孔廣生道：「那怎麼行呢？妳且躺下，我這就替妳抓藥去。」說着向外就走。

諸天香這才忍不住低低的喊了一聲：「弟弟！」

孔廣生又走向她的面前，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諸天香微微的抬了抬頭，說了聲：「你不要去，我不要緊！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種病怎能說是不要緊呢？姊姊！妳也太大意了。」說着轉身又要走。

諸天香一把拉住他說道：「你聽我的話，絕不會錯，現在已經夜靜更深，怎能再去鬧別人呢？再說今天是什麼日子，也不應該便動藥兒罐兒的啊，你別管我，讓我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明兒再說，也是

不要緊的。」

孔廣生無奈，祇好依着她，服侍她睡下，自已便坐在床前照應着，把千金一刻的春宵，虛渡了過去。

諸天香到底臉嫩，也不好意思叫他躺下，祇隨他去坐在那兒，不過一夜也未能睡得着。就這樣一直熬到天明，諸天香已經哼聲不絕起來。

孔廣生格外大驚，連忙抱住諸天香問道：「姊姊！妳怎麼了？」

諸天香那裡還能夠說得出話來。孔廣生偶一回頭，便看到被褥上已經殷紅一遍，這一驚那還得了，連忙起身，開門向外走去。

封氏父子是練武的人，一向起身極早，看到孔廣生臉色倉惶，忙問所以？

孔廣生便把諸天香生病之事，說了一遍。

封嵩祝也是一位醫中能手，便對孔廣生說道：「賢侄且不必着忙，待老夫先去看一看再說。」

孔廣生便把封嵩祝引入新房，替諸天香切了脈，也自皺眉搖頭，當時祇安慰了諸天香幾句，要她把心胸打開，不要亂想，然後和孔廣生一起走出，說道：「這病是由於憂鬱積勞而起，來勢不輕，幸虧侄婦體格素健，又練過內功，所以才能在前幾天中，勉強支持，但這一支持，却壞了事，昨天又勞累了一天，便變成為血崩之症了，即就是能望痊癒，恐怕也不是短時間內，所能起床的呢！」

孔廣生聽了，作急說道：「那便如何是好呢？她的脾氣，小侄知道，一向是外和內剛，個性特強

，她已經說了要和小侄一起出去尋找天壽，這一病倒，不是要把她急死了嗎？」

封嵩祝道：「這也是無法可想的事，所以賢侄還要善為辭令，好好的勸她不可哩！」說着便仔細的斟酌了一張方子，命人去抓了回來煎好，服侍諸天香吃下。

當然有那些丫頭僕婦，替諸天香換了衣被，收拾乾淨。

孔廣生忙進忙出，直似亂了神一般。

諸公權聞訊，也自趕了過來，還有那些姓諸的族人，又紛紛的推薦了不少的醫生，不是說這個是婦科聖手，便是說那個是祖傳名醫，再不然，乾脆說是什麼華陀再世，扁鵲重生，好像祇要經過他們一看之後，便會不藥而癒似的。

孔廣生也叫做病急亂投醫，凡是有推薦的，都不辭謝，一律請了來為諸天香診治。

反是諸公權看不過去，說道：「賢侄，你這樣做法是不對的，侄女之病，乃由勞瘁而起，你弄這麼些大夫來，莫說病看不好，便是這樣去煩勞她，也要把她煩勞壞了，我看封嵩翁，也是此道中高手，你還是請他替你作主為是。」

孔廣生一想也對，這才又去求封嵩祝。

封嵩祝也不推辭，便把那些大夫所處的方，一起取過，就着他們所立的脈案，逐一看去，仔細斟酌之後，祇留下了兩位，其餘的都打發了回去。

然後又把這兩位大夫請到一起，當面和他們談了一番，聽他們兩個人的意見，倒也相近，並且處

方用藥，也懂得君臣佐配，便重重托付了他們兩個。

一連幾日，諸天香雖然病勢站住，但還談不上便有立刻痊癒之望，連回門會親等等一切儀式，都祇好完全免去。

孔廣生固然是作急非常，諸天香尤是自怨自艾，日夜飲泣不休，那能放得下思弟之心。

諸天香的病，本來是從憂急而起，這樣一來，病勢又那能望癒。

封嵩祝看了不對，親便自向諸天香勸說了好半天，說是：「妳這樣憂急下去，不獨對妳的病好有好處，便是對尋訪天壽，以及八月十五王屋山之會，都有妨害，妳並不是個不明白的人，爲什麼倒這麼糊塗起來了呢？」

諸天香聽了這一番話，仔細一想，也想通了，知道自己一時無法痊癒，當然就談不到能夠出去尋訪諸天壽，因此轉而把孔廣生叫過，要他即刻動身，有什麼消息，便隨時寫信回來。

孔廣生對這位師姊，本是情深意重，又那肯把她一個病人撇在家裡，因此不肯答應。

諸天香便又哭了起來。

還是封嵩祝說道：「賢侄這就不對了，侄婦之病，本由思弟而起，一天找不到天壽，她又那肯痊癒的希望，所以我看你還是依着她的好，要說不放心的話，這裡有她大叔照應，便是老夫，也必定時常派人來照顧於他，銀子我吩咐分號，每月送來，隨時如有急需，隨時如數支付，你以後再和我結算，這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？老夫認爲，祇有你出去了，侄媳才能寬心，病也才有痊癒的希望吶。」

孔廣生見說得有理，雖然捨不下諸天香，也就無法，祇好答應，便收拾起來，又親自去拜托了諸公權一番。

第二天一早，這才依依難捨的和封氏父子，一起上了路。

可憐這一對年青夫婦，剛才完婚，雖有夫婦之名，還無夫婦之實，從此一別，便成永訣，這雖然是大數註定，但說起來總是一件傷心之事！

第二一章 九華山初會齊鳴鳳 黃鶴樓再遇蔣碧釧

孔廣生這次雖然是抱着一個沉痛的心情離開諸暨，但到底是個男子漢，幾天一走，穿山渡水，受着大自然的陶冶，心胸也就慢慢的開闊起來。

並且想到，徒自愁苦，無濟於事，倒不如及早把諸天壽找到的好，因此也就打叠起精神，用在這一方面了。

又爲着送信的關係，要先去安徽，九華山，再到江西鄱陽湖，然後上漢陽去找江臯釣徒。所以並沒去杭州，到了直埠，便和封氏父子分手，直奔富陽，轉臨安，越過天目山，便入了皖境，沿旌德、太平、石棣，來到九華山。

這九華山乃是中國有名的四大佛地之一，山有九峯，狀若蓮花一般，香火之盛，不下普陀。

還有一個傳說，說是當年張道陵得道之初，頗想找一個勝地安身，因此雲遊天下，一日來到安徽，遠遠的看到九華山，氣勢不凡，便飛身立上主峯，四面一看，數來數去，祇有八個峯頭，不成九九還原之數，便棄之而去。

可是走沒多遠，忽然想到，這是自己一時大意，忘記了自己立足之處，還有一峯，因此連忙回頭。

可是就在他這一走之際，目蓮僧已接踵而來，在九華住下，造成佛家道場，張道陵看了無奈，這才祇好上了江西龍虎山。

其實九華山原名九子山，乃是唐朝李白改的名，從這點看來，當然可以知那種傳說是無稽之談了。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

孔廣生這次到九華山來，却不是找和尚，而是找一位住在這兒的武林中人，名叫神拳紀登，和山西老佟是患難之交，也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人物。

所以孔廣生一問便知，尋到他家，取出佟方的書信，敲門進去，應門的乃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大姑娘，穿着一身黑衣，見着孔廣生，便冷冷的問道：「來此何事？」

孔廣生便把來意說明，那位姑娘把信接過，便命孔廣生在門前稍待，自行進去。

孔廣生把那姑娘一看，身形狡捷之至，便猜着她不是紀登的女兒，也是紀登的徒弟。

好一會兒，才見那大姑娘出來，向孔廣生招手，要他進去。

孔廣生便隨着她走進一個房中，抬頭看到一個鬚眉皆白的老者，擁被坐在床上，神態龍鍾不堪。

孔廣生不由一怔，想不到那老者便是神拳紀登。

可是那老者已先開口說道：「你是從王屋山來的嗎？你是佟方的什麼人？老夫便是紀登。」因

孔廣生這才上前見過禮，又自己報了名，說出和佟方的關係來。

那老者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自從老友病故，我去了一趟山西回來，到了家便自病倒，這半年多來，一天也沒起過床，若不是鳳兒孝敬，在這兒日夜的照顧着我，怕我不早就完了。」說着便又咳嗽起

來。

那大姑娘道：「師父！你說這些幹什麼！看你又咳嗽了。」

說着便奉了茶過去，一面蹲在床上，替老者捶背，一面示意要孔廣生告辭。

孔廣生看到那大姑娘滿臉嚴霜，心頭發冷，又見到紀登這種情形，知道他決不能前去與會，因此也就不想多留。

可是紀登却又開口說道：「佟賢侄現在喪服之中，怎的會忽然有此雅興，要你千里迢迢的來請老夫前去賞月，他是一個守禮的人，決不會這麼做的。一定是出了什麼事了吧？老夫雖然不能去幫他的忙，但你告訴老夫也不要緊，也好讓老夫放放心。」

佟方當初交代之時，本來就曾經說過，遞信的時候，如果能見着本人，便不妨把事情說出。所以紀登這樣一問，孔廣生也就祇好把長壽峯上的事情，大略的說了一遍。

紀登聽了，皺眉說道：「八卦老道和老夫，也是舊友了，他出了這種事，本來老夫絕不能置身事外，但老夫已成風中之燭，朝不保夕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那大姑娘本來是示意要孔廣生快走，但聽了這件事之後，便不由得眉飛色舞起來，反而對孔廣生問道：「八月十五，會有很多人要去王屋山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大概不會太少，因爲出面寫信的人，雖然祇是我佟師伯一個，但當時計較着這樣的人，却已有了十幾位哩。例如黃花山銀髯叟童老前輩父子，匡佛山玉佛寺了因大師，九龍山龍家九兄

弟，都是當時在場的人。後來又來了武鄉山小諸葛……。」

孔廣生話未說完，那大姑娘已經搶着問道：「是不是小諸葛郭英風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正是！」

那大姑娘立刻轉臉對紀登說道：「師父！你聽聽看，大家都去了，我們能袖手旁觀嗎？將來叫人家說起來多難聽呢？」

紀登道：「妳看我這樣兒，動都動不得，那裡能去？就是去了，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那大姑娘道：「你雖然不能去，可是還有我們呀！」

紀登道：「你們？妳的意思是要權兒去走一趟嗎？他能行嗎？」

那姑娘想了一想說道：「師父！這事我們以後再商量吧。」說着也不管紀登答應不答應，便對孔廣生說道：「請你回去告訴令師伯，我們一定會有人來就是。」

紀登也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是的，便對孔廣生說道：「這樣也好，老夫雖然不久人世，但他們將來還要出去走路，老夫也不能不爲着他們作想，你就這樣回覆你師伯吧，我也不留你了。」

說着撐持不住，躺了下去。

孔廣生起身謝過，仍由那大姑娘送出，到了門口，那大姑娘才對孔廣生說道：「我叫齊鳴鳳，外號人稱女殃神，還有一個師弟司馬權，今天却不在家，反正相見不遠，告訴了你，將來見面也好稱呼。」

說完之後，便自關門進去。

當時孔廣生祇覺得女殃神齊鳴鳳的脾氣很怪，但爲着趕路要緊，想了想也便放過，便下了九華山，取道往江西鄱陽湖，去找長風萬里杜元顥。

這倒是一找便着，當面把事說明，杜元顥也就一口答應，準時必到，孔廣生好不心喜，便向杜元顥告辭，打算直奔漢陽，去找江皋釣徒彭不疑。

這彭不疑水上爲家，終年住在船上，雖說是叫做住在漢陽，但也常常隨興之所至，沿江上下，說不定一兩個月，也不回漢陽來一次，所以極其難找。

這一來，可就苦壞了孔廣生了，今天打聽，有人說是已到武昌，孔廣生到了武昌一打聽，却又聽說是到了漢口，孔廣生就這麼在武漢三鎭，轉了五六天，依然沒能找到彭不疑的踪跡，心中好不作急。

這一天在武昌又撲了個空，心中煩悶，不覺信步到了黃鶴樓前，心想：「天色已晚，徒急無用，倒不如且在這兒小飲幾杯，以解鬱悶。」想着也就舉步上了樓，想在臨窗找一個座兒，但是窗口的座兒，都已經爲人佔滿。

方在踟躕之際，突然身後有人拍了他的肩膊一下，說道：「廣生兄！找不到座兒嗎？來和小弟同席好了。」

孔廣生一聽聲音很熟，再回頭一看，却又一時想不起來，便怔怔的對着那人發呆。

那人却笑着說道：「你好，你好！你竟不認識我了，還虧得我們還是本家呢？」

孔廣生一聽那人說是也姓孔，就格外的想不起來了。

那人已經把孔廣生拉到了他的桌前坐下，說道：「你的記性也眞是夠壞的了，上次你請了我，我不是還告訴過你，說是下一次該我請你的嗎？今天你放心好了，就我一個人在武昌，我叔叔再不會拉我走的了。」

孔廣生簡直被他越說越糊塗，祇好老着臉皮說道：「小弟實在因爲近來心事不順，所以腦筋非常不好，還請示知台甫如何？」

那人道：「小弟小字金川，難道你就忘得這麼快嗎？」

孔廣生這一聽，才想起了對面之人，便是從前在京口北固山脚下所遇到的那個書生，當然也就可能是那千面觀音蔣碧釧，但又不敢確定，因此不由一驚。

再仔細一看，雖然他還是書生打扮，祇是面貌却不太像，心中便越發的有了數。

又想到金川兩字拚攏起來，不正好是一個「釧」字嗎？這一想便又恰定了兩分。

孔廣生既然認爲面前之人，可能便是蔣碧釧，當然立刻又想到了諸天香曾經爲她吃過飛醋的事，心下便不由得存了戒備之心。

可是再一想到自己已經和諸天香結過婚，而且人家又曾兩次爲自己解過圍，一次看在自己的份上，放過王貴，這又不能不謝人家一下，所以心中這一陣亂想，口裡雖然沒有說話，眼睛却是死盯住對方，不瞬一瞬。

那人笑道：「你難道還想不起來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事情是想起來了，但看着你今天的臉，却有點和以前的不大相像似的。」

那人歪着頭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有點不像嗎？」說着好似無意似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，然後笑着說道：「人還是一個人，不至於會不像吧！」

就在他這伸手一摸之間，孔廣生再定睛看時，已又變得和在京口見面時，一模一樣了。

這一來，孔廣生當然就認定了他是蔣碧釧無疑，千面觀音的綽號，實在是名不虛傳。

孔廣生本來想立刻把他叫破，但再一想，叫破了他，反而不好辦，他既以假來，自己不如也裝糊塗，亦以假去，敷衍他一陣子，自己好去辦正事，因此也笑着一拱手說道：「小弟善忘，還請金川兄見恕。」

說着也就老實不客氣地，在他對面坐下。

各位，孔廣生既然不肯道破那人的眞名實姓，祇以孔金川相呼，那麼筆者也就祇好暫時跟着他這麼叫，免得「那人，那人」的，說起來麻煩。

孔金川還是那麼一付眞眞假假，放浪不羈的樣子，和孔廣生有說有笑地對酌起來。並問孔廣生來此何事？

孔廣生那肯說出眞情，祇敷衍着說是閑遊路過。

孔金川便大喜說道：「這不是好極了嗎？在京口時，小弟曾與兄台有西行之約，請你到舍下去玩幾天，這次不是正可以完成素願了嗎？」

孔廣生連忙改口說道：「小弟恐怕不能奉陪了，因爲在這兒還要找一個朋友。」

孔金川道：「你那朋友找到了沒有呢？」

孔廣生本不善說謊，便道：「尚未找着。」

孔金川道：「那也不要緊啊！我一年到頭在外面跑來跑去，人頭兒是再熟也不過的了，你把名字告訴我好了，我陪着你去找，包你一找就着。」

孔廣生又那裡肯告訴他，祇說是：「不敢勞駕，慢慢的自然會找得着的。」

孔金川好似也看出了孔廣生有躲避於他的意思，因此兩隻漆黑烏亮的眸子，在孔廣生臉上轉了幾下，然後笑道：「你是不用我幫忙了？你既然已經承認了我姓孔，爲什麼還要這麼客氣見怪呢？」說着一雙十指尖葱的手，又拉住了孔廣生的手。

孔廣生滿臉飛紅，連忙把手抽回，說道：「實在不敢勞駕。」

接着便站起身來說道：「今日叨擾，謹此謝過，後會有期，再見吧！」

說完之後，也不等孔金川回話，便匆匆地像逃也似的下了黃鶴樓。眼中似乎看到孔金川先是皺了皺眉，接着又笑了一笑，但到了江邊，回頭一看，孔金川並沒有跟了下來，這才放下了心，深深的噓了一口氣，自回旅店。

第二天也不敢再在武昌就擱，便又回到漢陽去訪問江臯釣徒的下落。問了一天，仍然沒有得到一

個確訊。

正在江干徘徊，百無聊賴之計，突然面前走來了一個老漁夫，鬚眉皆白，老態龍鍾，見着孔廣生便問道：「小哥兒敢莫不是姓孔？」

孔廣生詫異道：「老丈何人，怎會知道在下姓孔？」

那老漁夫說道：「老漁不祇是知道小哥兒姓孔，並且還知道小哥兒在尋找江臯釣徒彭不疑，你說是與不是？」

孔廣生這一聽之下，眞是又驚又喜，也顧不得再去查問老漁夫的來歷，便道：「老丈知道彭老前輩現在何處嗎？」

老漁夫笑道：「老漢如果不知道的話，那就再沒有別人能知道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老丈能把他的地址示知嗎？」

老漁夫道：「告訴你當然可以，但是等你找了去時，他可能又走開了，你不是會以爲老漢欺騙你嗎？」

孔廣生作急說道：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

老漁夫道：「老漢向有君子成人之美之心，可以馬上送你前去，但是却有一個條件，你得先告訴老漢，你這麼急着要找他，是爲了什麼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好不爲難，想了又想，這才說道：「事情我可不能告訴老丈，還請老丈原諒，如果

老丈能夠送在下前往，在下自當重謝。」

老漁夫又笑了一笑，兩眼在孔廣生臉上轉了一轉，然後說道：「好吧，你不肯說也不要緊，老漢遲早總會知道，你隨我來，現在老漢就送你前去就是。」

孔廣生見那老漁夫怪裡怪氣的，心中好生疑惑，但又爲着急於想和彭不疑見面，因此也就顧不得一切，便跟隨老漁夫走去。

老漁夫帶着孔廣生上了一條小船，操槳在手，略一划動，船向調頭便江中急馳而去。

這時已是六月天氣，夕陽雖然西下，而酷熱猶自未消，可是船行似箭，習習風來，涼生兩腋，孔廣生心頭立刻爲之一清，便又注意起那老漁夫來。

暗想：「這老漁夫也眞怪，看起來已經老態龍鍾，但架船的功夫，却又這樣輕快，莫不是也是一位隱居避世的奇人嗎？」

再一想到他既能和彭不疑相熟，當然必非等閑，因此存了一個接交之心，開口問道：「請問老丈貴姓？」

老漁夫一面搖船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問我的姓幹什麼？問了去能記得住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萍水相逢，慨蒙相助，那敢不銘刻五衷。」

老漁夫笑道：「這樣一說，你倒是個多情人了？可是老漢却不敢相信於你呢？」

孔廣生正色說道：「今日初次和老丈見面，老丈憑着什麼能夠這樣來衡量在下呢？」

老漁夫笑道：「嘴上無毛，做事不牢。老漢過去已對你們這種小哥兒上過當，幫了你們的忙之後，別說是謝一聲，後來見了面，反而要躲避不迭。所以老漢灰心極了，不過老漢倒眞是個多情的人，就是見不得人家有困難，知道了之後，如果不替人家解決，便問心難安，決不會像你們這種小哥兒，專做過河拆橋的事。不說也罷，好在老漢和彭不疑也不是外人，便再吃一次虧，也算不了什麼？」

孔廣生聽那老漁夫說了這一大堆話，眞是越聽越聽不懂，正在懷疑，船已向江邊靠攏。

老漁夫用手一指江邊上的一個村子說道：「彭不疑就在那家酒店裡喝酒，他的船也就繫在那裡，你不必亂想了，老漢是誰？你日後自知，且先去找他吧。」跟着便催促孔廣生下船。

孔廣生脚才上岸，回頭一看，老漁夫已經掉槳回船，駛出去了四五丈遠，去勢如矢。

孔廣生怔怔看了好一會兒，這才轉身進了那家小酒店，三五張桌子上都坐滿了人，祇有靠窗的一張桌子上，單坐着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者，兩目神光奕奕，一望而知便是一位內功精湛的人，同時又在身旁放着簑衣笠帽，當然更猜準了便是江臯釣徒彭不疑無疑。

連忙移步上前，躬身施了一禮，說道：「請問尊姓是彭嗎？」

那老者抬頭說道：「你是誰？問姓彭的做什麼？老夫正是姓彭。」

孔廣生知道已經無差錯，便拜了下去說道：「小侄孔廣生，乃奉佟師伯之命，特來與師叔下書。」

那老者果然就是彭不疑，這一聽說，忙把孔廣生扶起，說道：「賢侄免禮，起來說話。」接着又

問了孔廣生師承何人？

孔廣生也一一應過，這才把佟方的書信遞上。

彭不疑拆開，略爲一看，便連忙收起，對孔廣生說道：「此處非談話之所，你隨我來。」跟着起來，會過酒賬，把孔廣生領上了他自己的船，開出江心，這才向孔廣生詳細詢問起來。

孔廣生也就把長壽峯上之事，從頭到尾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

彭不疑沉吟了一下說道：「既然是你佟師伯出面，我當不能不去，你現在還打算到那兒去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信已送完，小侄打算先回王屋山，去向佟師伯覆命，然後乘着八月十五以前，打聽一下天壽的下落。」

彭不疑道：「這樣很好，我也先去一趟王屋山好了。明日便與你一同啟程。」

孔廣生聽了好不高興。彭不疑便又和孔廣生閑談起來，一談到孔廣生已經在武漢三鎭，連找了好多天都沒有找到的事。

彭不疑馬上想到，便問：「那後來你又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呢？」

孔廣生便又把遇見那老漁夫的話說了一遍。

彭不疑詫異道：「這兒一帶，那兒會有這樣的一個人呢？」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這老漁夫是誰？

也就在這時候，突然聽到船舷外面，好似有人「咯兒」笑了一下，這一聲彭不疑和孔廣生都聽了個清清楚楚。

彭不疑說了一聲：「不好。」人早穿出船篷。孔廣生也是跟踪而出，四面一看，江水接天，清暉四瀉，那兒有半點人影子，便連江水也看不出有一點痕跡。

這一來，便連彭不疑這樣一個老於江湖的人物，也不由得怔在那兒，說不出話來。

過了好半天，這才開口對孔廣生說道：「現在我且先送你到漢口去吧，你明天先動身好了，我不和你一起走了，我一定要把這個人是誰，打聽出來，不過我準定在八月十五以前，到王屋山去赴會就是。」

說完之後，也不再開口，便鼓槳掉舟，把孔廣生送到了漢口，催着孔廣生上了岸，立刻又掉舟而去。

孔廣生也早聽佟方說過這位師叔的脾氣，個性非常之強，別人最好不要干預他的事，所以也就一直沒有開口，祇自顧自去想心事。到了漢口之後，立刻找店住下，進得房間，洗了個臉，剛關好房門，打算脫衣就寢。

門外又有人叩門。

孔廣生問道：「是誰？你要找那一個？」

門外的人，並未開口回答。

孔廣生無可奈何，祇好去把門打開，那知抬頭一看，便不由得怔在那兒，不知如何是好？而來人已經一笑走進房來，孔廣生便越發的手足無措起來。

原來走進來的，却是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子，一身黑衣，身材婀娜，步履剛健，一望而知是一位武功超群的人。尤其是那一張粉臉，簡直就美到了極處。不過在眉眼之間，又隱含着一層殺氣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那女子也不客氣，進得門來，便自己坐下，看到孔廣生的那付窘勁兒，反倒一笑說道：「你也坐呀，難道你還不認識我嗎？儘這麼緊盯着我幹嘛？」

孔廣生雖然瞅着那女子的兩個漆黑烏亮的兩個眸子，好像在那兒見過，但却想不出來，同時又非常臉嫩。

因此怔巴巴的說道：「妳是……妳敢莫不是找錯了人了吧？」

那女子笑道：「找錯了人？那怎麼會呢？你不是孔廣生嗎？怎的連我這位同宗兄弟孔金川都會忘了呢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這才不由自主的叫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妳果然就是蔣碧釧？我認識妳了。」

千面觀音蔣碧釧笑道：「我也知道你早就認識我了，你在見到你那位寶貝師叔王貴之後，還會有不知道是我的道理嗎？現在既已認清，當然不必再疑神見鬼的了？請坐下來談談吧。」

孔廣生雖然坐下，但思潮起伏，却不知道該和她談談什麼是好？所以依然兩眼盯着她不放。

蔣碧釧笑道：「你這看着我，是覺得我很難看嗎？」

孔廣生被她這樣一說，滿臉飛紅，連忙把目光移了開去，窘得仍然沒有開口。

蔣碧釧便又笑道：「好哇！人家來了，也不開口說話，簡直都成了個大妞兒似的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我說什麼好呢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別的話不會說，難道連恭維人的話都不會說嗎？」

孔廣生又楞了半天，才想出一句話來道：「你找我來幹什麼的呢？」

孔廣生此言一出，蔣碧釧不由得把臉望下沉，但馬上又笑了起來說道：「我的話，眞的說得一點也不錯，你們這種小哥兒，嘴上無毛，做事不牢，專做過河拆橋的事，受了人家的好處，連謝也不說一聲，專做叫人家灰心的事。」

蔣碧釧這樣一說，孔廣生立刻心下一怔，說道：「那位老漁夫也是妳嗎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不是我，你能找到彭不疑嗎？」

接着又抿嘴一笑說道：「你可別忘了我是千面觀音呀！不然的話，一個大姑娘家，那能終年在外面拋頭露面的呢？告訴你吧，眞正見過我的眞面目的外人，你還是第一個啦。因爲我當着我叔叔發過誓，終身不以眞面目見人，除了……」

說到這兒，忽然停住，臉上也似乎紅了一下，但已接着說道：「這話還是將來由我叔叔告訴你吧。」

孔廣生心中在想着別的，也未注意，便又問道：「那麼在杭州和京口幫我忙的人，也都是妳了。」

蔣碧釧點頭笑了一笑說道：「你該怎麼謝我呢？」

孔廣生連忙起身作揖。

蔣碧釧道：「我才不要你這麼謝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那妳要我怎麼謝呢？」蔣碧釧道：「我要……我們做個朋友不好嗎？就是你師弟的事，有了我幫你去找，不是也要省事得多嗎？」

孔廣生奇怪道：「妳又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蔣碧釧一撇嘴道：「除非我不留心，否則的話，還有什麼事情能瞞得過我嗎？」

孔廣生再一想，也就想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妳是偷聽了我和彭師叔的話了，在船舷外面笑了一聲的人，也就是妳？」

蔣碧釧又笑着點了點頭。

孔廣生道：「妳這玩笑可開得不小，難道妳還不知道我彭師叔的脾氣嗎？他現在正在找妳呢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沒有關係的，他祇要在船上一留神，就會知道是我，那就一點也沒有關係了，說不定還要請我幫忙啦。」孔廣生猶自不釋。

這時已是三更，蔣碧釧也就站起身來說道：「好了，現在天已不早，我也要走了，夜這麼深，如果被別人撞上了，也不像話，咱們明兒再談吧。」

說完之後，用手一推窗戶，人也跟着飛出，轉眼無影無踪。

這一夜，孔廣生那裡還能再睡得着覺，翻來覆去，百思齊集，一會兒覺得這是一件奇遇，一會兒又想到諸天香，便覺得這事不妥，再不能和蔣碧釧交往下去，可是蔣碧釧的那張美麗的臉，却又不斷的出現在自己眼前，儘自對着自己笑，笑得那麼美，笑得那麼甜。

正自看得有點心旌搖搖之際，忽然的那張臉又變成了諸天香，自己也回到了諸暨，眼看到諸天香躺在床上，病容憔悴，垂着淚問自己道：「弟弟找到了嗎？」

但是還沒來得及回話的時候，蔣碧釧在不知什麼時候又已走來，拉住自己道：「走吧！你不是已經答應我，到我家去的嗎？」諸天香一急，兩眼一插，便自死去。孔廣生直嚇得大叫了一聲：「姊姊。」

將身坐起，四面一看，仍躺在漢口的旅舍房中，却已經淚下如雨，混身通濕，原來却是一場夢，心中好不難受，因此也就決定了要疏遠蔣碧釧。

第二天，剛起身不久，旅店裡的茶房便來說道：「孔客人，有人要來看你。」

孔廣生以爲又是蔣碧釧來了，不由吃了一驚，但再抬頭一看，却是江臯釣徒彭不疑，帶着一個不相識的年青人。

孔廣生連忙起身相迎。彭不疑便指着那個少年對孔廣生說道：「我來替你介紹，這位便是八卦眞人的高足小義士白官英。」

原來那白官英也是八卦眞人的寄名弟子之一，家住靈石縣秦王嶺下，便像摩雲手史楚臣一樣，替八卦眞人負責西邊一路。

這一天，忽聽人說桃花公主已經進犯長壽峯，他心中一急，便連夜趕去赴難，那知已經遲了好幾天，在半路上便遇見曉月，一談之下，才知道朝聖宮已經化爲焦土，便是孔廣生和佟方等也都已離去。

白官英聽了雖然既悲且急，但他却是個最細心不過的人，心想：「師父做事，一向周密，祇要尚在人間，便一定會在長壽峯左近，留下暗記，以便和本門中的人聯絡。」

同時又記起八卦眞人有一次，偶然帶着他走過後山的一條僻徑，當時還取笑說道：「萬一那一天有人來圍攻本山，而我又不敵的話，這裡却還有一條逃生之路呢？」

所以白官英便到長壽峯後山，這一條僻徑上去尋找起來，雖然費了他整整一天的工夫，但到底被他在一片石壁上，找到了八卦眞人所留下來的字，那是用黃土寫下的，上面三個字，清清楚楚的是：「我去妙」三個字，下面的幾個字，却已被山風山雨吹淋乾淨，變成一條泥跡，再也辨識不出任何字跡來了。

白官英想了好半天，也沒想出這「妙」字是個什麼地方來，因此便四出打聽，把所有附近認識八卦眞人的人都找到，誰也想它不出。

後來一直找到佟方，佟方想了一想，這才說道：「我倒想起一個地方來了，也許你師父去了那兒，也說不定。」

白官英忙問是那兒？

佟方道：「你應該也聽你師父提起過重瞳叟楊皓這個人吧？」

白官英一聽，便猛然跳起來說道：「對了，楊老前輩住的地方，便是妙峯山，他和師父的確有很好的交情，怎的我便這麼粗心，竟把他那兒給忘了呢？」說着便要告辭走去。

佟方道：「你且別忙，我還有事想煩你辛苦一趟。」

白官英便問何事？

佟方道：「我想請你先去武漢一趟，把這消息告訴我一個師侄一下，叫他也好安心，然後你們兩個再一同前往。」

接着便把諸天壽的事，和自己要孔廣生送信給江臯釣徒事，都告訴了白官英。

白官英當然未便推辭，因此才先到武漢，剛好就在那一天碰到了彭不疑。

當時彭不疑也已清楚了在他船旁偸聽說話的人，便是蔣碧釧，他一向頗清楚這位姑娘的爲人，因此也就一笑置之，祇帶着白官英來尋孔廣生。

孔廣生聽了這段情形，也高興非常，當即議定，和白官英即日北上，去河北妙峯山重瞳叟楊皓家中，尋找八卦眞人和諸天壽。

彭不疑道：「這樣很好，你們見到八卦眞人時，替我致意，就說我隨時聽候他的差遣，絕對幫忙到底。」

白官英先自謝過。

彭不疑又囑咐他們，要一路小心，最好先別把這消息對任何人說出。

彭不疑剛說到這兒，窗外已經有人接口說道：「不告訴別人是對的，却不能連我也瞞着，妙峯山之行，我也是非去不可的，少了我可不行，咱們三個做一路吧！」話聲才完，人已進來。

孔廣生一見，又不由得皺起眉來。

這一來不打緊，妙峯山上，又惹起了無限風波，把個孔廣生陷在苦惱之中，幾難自脫。

第二二章　無可奈何計難自脱　有心趨避節外生枝

原來那進來的人，不是別個，就正是千面觀音蔣碧釧。所以孔廣生不由得心頭煩躁起來，怕她任性胡纏，就誤了大事，因此現出滿臉不豫之色來。

蔣碧釧是個怎等樣人，那有看不出的道理，尤其是她一向驕慣，見了孔廣生的臉色不順，便自不悅，如果換做別人，對她這樣，她怕不早就要認爲是深仇宿怨似的上前動手了。

可是對孔廣生却又當別論，祇不過臉色微微一變，但立刻又轉了過來，露出編貝似的兩列瓠齒，笑向孔廣生說道：「你給這付臉色給我看做什麼？」

孔廣生眞恨不得她馬上就走得遠遠的，因此冷冷的說道：「我們現在有事，實難奉陪，還請見恕才好，容日俟廣生有暇之時，再爲陪罪吧！」

孔廣生說這話的意思，明明是在趕蔣碧釧快走。

蔣碧釧雖然也聽得出來，但那裡肯馬上就走，因此仍然笑着扯道：「你的事還不就是我的事嗎？幹嘛又這麼見外起來了呢？……」

蔣碧釧話未說完，孔廣生見她說話含情脈脈，毫無顧忌，怕她再說下去。自己不好意思，因此臉上一紅，連忙截住說道：「廣生與尊駕毫無瓜葛，實在不敢煩勞。」

蔣碧釧聽了，也不生氣，反倒笑了起來，指着孔廣生對彭不疑說道：「彭老頭兒，你說說看，這個人說話憑良心不憑良心？講道理不講道理？我幫過他不少的忙，別的不用說了，就說他這次到武漢來尋找於你，如果不是我幫忙的話，他能找到你嗎？現在可眞是好，他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來，這不是誠如我言；嘴上無毛的小哥兒，專門做過河拆橋的事了嗎？你是他的師叔，也有這麼長的一把鬍子，你倒是評評這個理看。」

江臯釣徒彭不疑本來就和蔣碧釧叔侄相熟，並且也知道他們叔侄的武功了得，能得他們相助去對付桃花公主，無疑的是兩個最得力的幫手，同時又還不知孔廣生對她的顧忌，是爲了何事。

因此開口笑道：「蔣姑娘，妳別理會他，他們年青人臉皮嫩，見了妳們大姑娘家，心中不知如何是好，說出來的話，也就不免楞頭楞惱的了，姑娘現在既然肯出面相助，這眞是再好也不過的事，老漢感激還來不及吶，不過令叔台前，姑娘對他陳明過沒有呢？」

蔣碧釧笑道：「那是我的事，你不用管了。」

彭不疑道：「老夫所言，並無別意，而是想問問姑娘，令叔是不是也可以在八月十五，屈駕到王屋山去一趟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家叔現在不在此地，不過你放心好了，祇要我出來了，他便不會不到的。」

他們兩人這一問一答，孔廣生聽了，好不作急，心想：「彭師叔這是怎麼搞的，我這裡要攆她走還來不及，你老人家怎的倒反而歡迎她去，這不是在替我找麻煩嗎？」

想着無法，因此便對彭不疑說道：「師叔！這事萬萬不能這樣做，因爲你老人家不知道……。」

孔廣生話未說完，彭不疑已攔住不叫開口，說道：「我都知道，這不妨事的。」

彭不疑這樣說法，却是錯會了孔廣生的意思，他祇以爲孔廣生不願意蔣碧釧前往，是由於和蔣碧釧不熟，而佟方又交代過，這事在未發動以前，絕對不能張揚出去，以免桃花公主聽到消息，有所戒備，甚至生出別的花樣來。

孔廣生被他這一攔，心中雖然作急，但彭不疑是他的師叔，而孔廣生又是一個非常拘謹的人，當然也就不好再開口了。

這一來，便又生出了無限的波折，這不是天數，又是什麼呢？

彭不疑攔住孔廣生之後，便又自顧自的去問蔣碧釧道：「姑娘既肯出面相助，打算怎樣去通知令叔呢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這是不用去通知的，家叔到時，自然會去尋找於我。」

白官英一直在旁邊沒插得上口，到這時才問了一句說：「這靠得住嗎？」

白官英本來是隨口而問，並無別意，那知蔣碧釧却已聽不順耳，以爲白官英是不相信她的話，因此柳眉微揚，輕輕的問了白官英一句，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白官英並不知道蔣碧釧已對他不滿，因此很自然，並且也很客氣地報了自己的姓名和師承。

蔣碧釧也不管別的，便接着問道：「你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白官英被她突然這一問，不知何指，立時怔住。

蔣碧釧的脾氣，本來壞到極點，根本就驕慣得近於無理，既仗着本身武功高強，又仗着屠龍居士蔣步雲的溺愛庇護，所以一味任性而爲，到處也不知道闖下了多少窮禍，什麼人都不放在眼下，什麼人也敢得罪，所以過去雖然明知王貴乃是山西老佟之徒，仍然不肯放鬆，這就可以想見其一斑了。

現在一個小小的白官英，又那裡還放在她的眼下，見白官英問話不答，怔在那兒，她不知道白官英是不知所答，反以爲白官英是故意不理，因此越發生氣，揚手便想打白官英幾個嘴巴，這才心裡舒服。

大概也是這天不該出事，她手剛一動，還沒揚出，孔廣生已經開口，她也就把眼光移到了孔廣生的身上。

孔廣生的開口，並非是看出她想打白官英，而上前攔阻，却是心中忽然想到：「這不是遣走她的機會來了嗎？」

因此說道：「我看這樣好了，還是辛苦姑娘一趟，現在先去找到令叔，便請他應八月十五之約，我們到時在王屋山再見好了，姑娘意下如何？」

蔣碧釧當然聽得出孔廣生的意思，臉色不由一變，心想：「你又想趕我走了嗎？」心下一酸，竟幾乎掉下淚來。

可是蔣碧釧尚未回話之前，彭不疑已經搶先開口說道：「廣生不必擔心，蔣姑娘的話是不會錯的，根本用不着煩她多一番不需要的跋涉，我們還是一塊兒走好了，先一同去王屋山，見過你佟師伯，

然後你們再一起上妙峯山好了。」

彭不疑的意思，是恐怕蔣碧釧回去之後，萬一屠龍居士不願意多事插手，反而不好辦，倒不如由着蔣碧釧一起走，到時候由屠龍居士自己尋來，大夥當兒着面請他出來，不給他以拒絕的機會，這樣做法，當然要好得多。

彭不疑這種做法，爲着大事着想，本來無可厚非，祇是他並不知道孔廣生的作難之處罷了。

而孔廣生至此，因爲彭不疑這麼說了，也就不好再開口，雖然心中不悅，怨這位師叔不明就裡，但又有什麼辦法。

蔣碧釧見彭不疑這麼說了，便得意地向着孔廣生一笑，連連點頭，意思是說：「你不願意我與你同行，我現在連開口都不需要，仍要和你一起走，看你還有什麼辦法能夠把我推得開？」

事已至此，孔廣生知道再說下去，也是白費，因此再不提此事，祇收拾起自己的行囊，還了店錢，便和彭不疑、白官英以及蔣碧釧一起上路，向王屋山趕去。

到得佟家，佟方接住，好不高興，尤其認爲藉着蔣碧釧能夠請得屠龍居士幫忙，更是意外的收穫，因此也對蔣碧釧非常好感，這樣一來，孔廣生便越發的無法可想了。

佟方和彭不疑商量之後，兩人一致認爲，不如乾脆便乘此請重瞳叟楊皓出面主持此事，不獨以他夫婦和一家人的武功，可以加強自己這一方面的力量，便是藉着他的名頭，也可以號召更多的人來參予此事，增加自己這一方面的聲勢。

所以兩人仔細斟酌了一封書信，又教了孔廣生一些話，這才讓他們啟程。

從王屋山到妙峯山，路本不近，但由於孔廣生急於想知道諸天壽的下落，而白官英也想知道八卦眞人的消息，所以腳下都不肯放慢。

而蔣碧釧行來流水浮雲，更不在意，尤其是因爲她一直都是作男兒打扮，因此孔廣生心中雖然覺得彆扭，但表面上却沒有什麼不便之處，所以一路之上，倒也安然無事地，便到了妙峯山。

這妙峯山在河北居庸關之南，北安河之西，山勢挺拔，半聳入雲，非常險峻。

重瞳叟楊皓一家，便住在峯頂之上，他家本是當地的一家大族，人丁繁盛，尤其是他們老夫婦倆的武功，更是登峯造極，雄冠燕冀，任何武林中人，祇要一提到「妙峯山楊家」。

都不由得肅然起敬，特別是那些黑道上的朋友，更是聞名喪膽，所以妙峯山百里周圍的人家，便仗着重瞳叟楊皓和九天玄女老夫妻兩人的大名，過着太平安樂的日子，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宵小，敢在那兒動上一草一木。

這天孔廣生等三人到達之後，孔廣生和白官英都先整理了一下衣冠，然後才具下名帖，起身上山。

祇有蔣碧釧依然漫不在意，若無其事，並沒把楊家放在眼下。

孔廣生這一向時來，已經知道了蔣碧釧的性情，就是這麼一個看不起任何人的傲慢勁兒，所以也知道就是勸說了亦無用處，反而可能生出別的事來，因此也不去管她。

孔廣生等剛剛上得半山，楊家便已有人出來問話。

孔廣生說明來歷，那人這才放行。

孔廣生等上得妙峯山頭，便看到千百間房屋的一個大莊院，矗立在山頭平陽之處，好不威勢，黑漆大門，八字門牆，門口坐着七八個人在那兒閑話。

孔廣生約住蔣碧釧和白官英，自己緩步上前，掏出名帖遞上，又把自己的來歷說了一遍。

那些人中，便有一個出來，把名帖接了，送將進去，沒過多久，門裡便走出了一位二十上下的少年人，一拱手對孔廣生說道：「不知大駕光臨，未曾遠接，恕罪恕罪，家父現在廳上恭候，敢請移玉。」

孔廣生把那人一看，雙目有神，劍眉入鬢，生得極其英俊，並且從神色氣度，舉止行動之中看來，內外功夫，也到了相當精深的程度，尤其是態度和藹可親，令人一見生喜，因此孔廣生也謙遜了幾句，又拱手請問台甫？

那人說道：「草字文學，還請閣下不吝指教。」

孔廣生還未開口，蔣碧釧已上前笑道：「你就是重瞳叟的小兒子，千里獨行客楊文學嗎？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孔廣生見蔣碧釧說話放肆，當着人子之前，直呼人父綽號，太不禮貌，怕楊文學聽了不高興，連忙對蔣碧釧以目示意。

那知楊文學並未生氣，仍然神態謙謹地向孔廣生問道：「這位是……？」

蔣碧釧仍不待孔廣生回話，又搶着說道：「我叫孔金川，和廣生是同宗兄弟。」

楊文學也就以「金川兄」相稱呼。

孔廣生又白了蔣碧釧一眼，却又不便當面把她說穿，雖然心裡不快，但也無可奈何，祇好又替白官英介紹了一番，然後便跟着楊文學，一起走進莊去。

來到客廳，遠遠的便看到廳上坐着一位鳳目重瞳，神采奕奕，鬚眉皆白的長者在那兒，不問而知，當然是重瞳叟楊皓無疑了。在他身邊，還有三四個年青人在着。

楊皓看到孔廣生等進來，也就起身走到滴水簷口來接，說道：「老夫疎懶成性，未曾遠迎，三位見恕吧！」

孔廣生和白官英連忙躬身趨前，以大禮相見。

楊皓笑着扶起，把孔廣生端詳了又端詳，笑着連說了幾聲好，便携着孔廣生的手，上廳入座。

蔣碧釧却祇向楊皓拱了拱手，稱呼了一聲：「老先生。」也就隨意坐下。

楊皓並未生氣，祇不斷的拿眼看着蔣碧釧，笑着問道：「這位是……。」

孔廣生一向拘謹，既不能戳穿蔣碧釧的謊言，又不願第一次和楊皓見面，便以謊言相欺，因此臉上不由一紅，怔住無法開口。

蔣碧釧却若無其事的仍以孔金川自居。

楊皓又把金川兩字唸了兩遍，然後仰天大笑說道：「好好好！幸虧老夫目力未衰，否則倒也要被妳騙過了吶，令叔近來好嗎？我和他雖然無緣相見，但亦已神交久矣。」

原來楊皓天生重瞳，目力迥異常人，所以蔣碧釧的化裝雖好，却瞞不過他去，當蔣碧釧一進門，他便已看了出來，並且看出蔣碧釧是女扮男裝，祇是一時想不起是誰罷了，所以這才發問，及至「孔金川」三字入耳，細一咀嚼，便識破了其中的奧妙了。

蔣碧釧雖然見已被楊皓識破，仍然若無其事，祇笑了一笑，並未回話。

楊皓又轉頭對孔廣生笑道：「二位恩愛，將來在武林之中，又可以傳下一番風流佳話了。」

原來楊皓又根據蔣碧釧自承姓孔，猜着她和孔廣生是恩愛夫妻，所以才這樣取笑。

孔廣生當然聽得出來，連忙紅着臉否認道：「老前輩不要誤會，晚輩和……和她不過是萍水相逢罷了。」說着又白了蔣碧釧一眼。

蔣碧釧仍祇笑了一笑，毫不在意。

楊皓也就放過不談，轉問孔廣生來此何事？

孔廣生這才把佟方和彭不疑擬就的信函奉上，又把長壽峯上的事，以及大家計劃消滅桃花公主的事，一一說了一遍，並問八卦眞人和諸天壽有沒有來到？

楊皓且不答話，先自把信看完，想了一想，這才說道：「八卦道友並未來此，此事既是大家的意見，又有令師伯和令師叔出面，老夫當然不能退縮不前，至於要老夫主持的事，還須從長計議。」

孔廣生聽說八卦眞人和諸天壽並未來此，一腔希望，立刻又告幻滅，所幸楊皓已經答應出來幫忙，因此也就祇好暫時打起精神，依着佟方所敎的言語，又說了一遍，一定要請楊皓出面主持。

楊皓又想了一想說道：「這樣好了，這事我必須和令師伯當面再談一次，才能決定，祇是老夫這兩日腿疾又發，不能親去王屋山一趟，當然也不能要令師伯移尊，所以你們且先在老夫這兒，小住一二日。容老夫仔細考慮一番，然後派一個人，代表老夫，去和令師伯當面商量一下，以做八月十五大會以前的準備好了。」

楊皓這樣一說，當然是等於已經答應出面主持一般。孔廣生又那能不暫時留下。

誰知在這一兩天當中，却又引起了另一個禍端。

原來蔣碧釧女扮男裝之事，楊皓告訴了老妻九天玄女，九天玄女笑着告訴了兒女們，立刻便傳開全莊，別人聽了，祇不過當做新聞傳說，也還罷了。

就中弟楊皓有一個徒，名叫俏二郎史原，却自作多情，對蔣碧釧一見鍾情起來。

論史原，就人品來說，他有俏二郎之稱，當然不惡；論武功，他是楊皓的得意弟子，更是不差，因此也就不免自視過高，到二十三四歲，還未授室，把婚姻大事，給就誤了下來。

雖然說，楊皓有一個侄女，名叫楊文靜，對他頗有好感，幾次示意，願意嫁給他，可是他却因為楊文靜品貌平平，不肯答應，祇一味的敷衍拖延，不肯答應。

現在這一看到蔣碧釧，雖然蔣碧釧並未露出本來面目，但是他已經為之夢魂顚倒了，所以在這一

兩天之內，便儘量的想辦法和蔣碧釧親近起來。

蔣碧釧一向不羈慣了的，也未爲意，而孔廣生怕的就是她的糾纏不淸，所以雖然也猜出了史原的心意，却不爲意，反而倒落得乘此淸閑。

苦就苦了一個楊文靜，眼看自己的意中人如此，心中好不作急，幾次和史原藉故爭吵，但史原那裡理她，而楊文靜又是一個未出閣的姑娘家，到底不便過份的暴露自己的心思，想了又想，仍然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。

衹有白官英却是一個非常之細心的人，他冷眼旁觀，便已看出了這事後果的不妙來，因此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廣生兄，你看得出我們要是再在這裡住下去，便要出事了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難道你還看不出史原對蔣姑娘的情形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，別人犯不着去過問的。」

白官英道：「話可不能這樣講，雖然說，你對蔣姑娘並無情意，不會和史原吃醋，但是你却不知道，楊老前輩有一位侄姑娘，却對史原有情，這樣一來，糾紛不是就要起來了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旁觀者淸，衹要稍爲一留意的話，還有什麼看不出來呢？現在我們是住在人家家裡，而蔣姑娘又是和我們一起來的，那麼萬一鬧出一點什麼事來，不是大家臉上都要不好看嗎？所以依我看來，還是趕快離開這裡的好，何況我們還要去天津呢？」

孔廣生一想也對，便去向楊皓說道：「晚輩急於想去天津龍興鑣行一行，以便拜託四海雲龍金德彰，打聽八卦道長和舍弟天壽的下落。」

楊皓並沒想到他們的急於要走，是爲着史原，衹以爲他們所說要打聽八卦眞人的下落是眞，因此說道：「老夫信已修下，就差派人前往，但不知你們去過天津之後，還有沒有別的地方要躭擱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晚輩當從天津直接回轉王屋，想不來再麻煩老前輩了。」

孔廣生的意思，是怕楊皓要他去過天津再回來一趟，所以才這樣說話，那知楊皓說道：「這就好了，老夫想你們在天津，也不會有多少躭擱，這就派人和你們同行就是。」

這時孔廣生衹要能立刻離開妙峯山就好，當然應是。

那知楊皓尚未派人之前，史原心中一動，認爲這是一個親近蔣碧釧的大好機會，因此便上前自動請命說道：「師父！徒弟去走一趟如何？」

史原在楊皓心目中，乃是得意門徒，平時極爲鍾愛，現在見他自動上前請命，已自高興，認爲史原是勇於負責，所以連考慮都沒加考慮，便已滿口答應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見了，不由一楞，暗想：「本來是打算避免麻煩，可是這麼一來，那麻煩不是格外麻煩了嗎？」

衹是事已如此，又不便上前說話，說是不叫史原前往，因此二人尷尬地相對看了一眼，衹有急在

心裡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史原却是高興萬分，聽了楊皓的吩咐，取了信之後，便自收拾去了。

白官英想了一想，便對孔廣生使了個眼色，然後對楊皓說是也要去收拾一下，回到房中，連忙低聲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孔兄！這事情可麻煩大了，越是想使他們離開，他倒反而越是跟上來了。蔣姑娘的脾氣特別，萬一姓史的把她惹火了，她是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，一點顧忌也不會有的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我看祇有一個辦法好想，除此以外，恐怕就沒有最好的辦法以策安全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你說說看。」

白官英道：「那就是我們四人分頭行事，我陪着姓史的回王屋，你和蔣姑娘去天津，這樣做來，蔣姑娘固然高興，而姓史的也無可藉口，一定非要死盯着蔣姑娘不可了。」

孔廣生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這可不妥，我絕對不能和她單獨相處，將來閑話一起，我就是跳進黃河裡去，也要洗不清了。」

白官英道：「事有經權之分，祇要自己坐得正，行得正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孔廣生祇是搖頭不肯答應。

白官英也知道孔廣生的脾氣固執，說不答應就是不肯答應，因此又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那麼依着你還是大家一起走了？」

孔廣生皺着眉頭說道：「我有什麼辦法吶。」

白官英道：「萬一竟出事了呢？」

孔廣生無話。

白官英嘆了口氣說道：「那麼在路上你就不該像以前那樣的對蔣姑娘過份冷淡，老是躲避着她，必須常常和她在一起，以減少姓史的和她單獨相處的機會不可。」

孔廣生仍有爲難之意。

白官英道：「好了，你也別太固執了，這並不是要你一定和蔣姑娘去好，而是避免出事啊，你想想看，萬一他們之間，鬧出點什麼事來，可怎麼辦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他們也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兩廂情願的事情，又與我們何干呢？」

白官英知道孔廣生又想左了，因此笑道：「如果他們是姻緣，你我當然可以不管，但你難道不知道，蔣姑娘心目中的人是你嗎？那麼姓史的如果對她過份殷情，而她又因爲你對她冷淡，心中一彆扭，把氣出在姓史的頭上，那可怎麼是好，他們二人的武功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誰的手下都不弱，出手之後，對方不死便傷，所以姓史的如果被蔣姑娘傷了，對楊老前輩固然不好交代，並且對桃源之事有礙，萬一再叫姓史的傷了蔣姑娘，你想想看，她叔叔屠龍居士，豈肯罷休，到那時，和桃花公主還沒見過高下，自己人便首先鬧了起來，那不是要叫親者痛而仇者快了嗎？孔兄！你依着我的話是不會錯的，祇要把這一路之上，敷衍過去，不叫出事，便沒有我們兩個的責任了，因爲回到王屋之後，你就可

以把這事的前因後果，呈明給令師伯佟老前輩，由他去處理了，更何況在路上時，也並不是要你單獨去和蔣姑娘相處呢？」

孔廣生聽了有理，沉吟了一番，這才說道：「那你也得答應和大家常在一起了。」

白官英道：「當然，當然。」

他們剛剛說到這裡，蔣碧釧突然推門而入，笑道：「你們在說些什麼，難道我不能聽聽嗎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我們在收拾東西，準備到天津去，妳也收拾好了嗎？」

蔣碧釧笑道：「我還以爲你們又在背地裡叨咕我吶，我的宗兄你說對不對？」

孔廣生不由得臉上一紅，不知回答什麼才好。

蔣碧釧又笑道：「你不告訴我，難道我就不會知道了嗎？你想想看，那一樁事能夠瞞得過我的呢？」

白官英連忙接上來說道：「其實告訴了妳，也沒有什麼關係，我們不過是在說，楊老前輩派史原和我們一路走，怕在路上不大方便而已。」

蔣碧釧仍然若無其事的說道：「他走不走，關我什麼事，我才懶得理他啦。」

白官英有心想多知道一點她對史原的觀感如何，因此又進一步的試探着問道：「姑娘妳看史原怎麼樣？」

蔣碧釧笑道：「他人不壞啊！」

白官英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所以楊老前輩的侄姑娘，就對他頗有好感了。」

蔣碧釧道：「我們那裡管得了人家的這些閑事。」接着又笑了一笑說道：「不過這傢伙恐怕有點用情不專，倒眞應該好好的給他一頓敎訓才對呢？」

蔣碧釧此語一出，孔廣生和白官英不由得對看了一眼，也就沒再接下去說什麼。

蔣碧釧不由得心中暗笑，這是因爲孔廣生適才和白官英所談的話，都已經被她偷聽了去，她心中一想，便也決定了要利用這個機會多和孔廣生親近，所以才說出這最後的一句話來，使孔廣生有所顧忌，而不敢躲避着她，孔廣生又那裡能夠知道。

當天孔廣生等便向楊皓告辭，和史原下了妙峯山，向天津出發，一路之上，孔廣生也眞的不敢離開蔣碧釧，使史原和她單獨相處，尤其是看到史原對蔣碧釧獻殷勤時，蔣碧釧老是若有意，若無意的給史原釘子碰，因此便越發的不敢大意了。

這一天來到天津，便去龍興鏢行拜訪四海雲龍金德彰，金德彰當然招待殷勤。

孔廣生便把來意說明。

金德彰道：「長壽峯上之事，我也早已聽到並且也已收到了，封老先生的信來。以愚見猜測，八卦道長和令弟一定尚在人間，未遭毒手，我也曾經派人四出打聽，結果除了南方的回信尚未收到，不知如何外，北方一帶，確無八卦道長的下落，因爲在北方一帶，所有和「妙」字有關聯的地方，我已經全都叫人打聽過了。」

孔廣生聽了，又是愁眉不展。

千里單騎陳長泰在一旁說道：「孔兄不必犯愁，且先在敝行小住幾天，等南方的回信來了以後再說好了。」

孔廣生這時已經心亂如麻，毫無主張。

還是白官英比較冷靜，想了一想。這才說道：「孔兄，我看還是先回王屋去的好，金行主這兒消息靈通，便是南方回信來到，也可以麻煩他轉到王屋去的。」說着又對孔廣生以目示意。

孔廣生當然也知道他的用意，是怕在路上耽擱太久，史原和蔣碧釧之間，會鬧出糾紛來，因此也便點頭同意，向金德彰告辭。

金德彰還想留他們多住幾天，但白官英早已推說是楊皓和佟方在事前尚有商量，非立刻趕回王屋不可，以免耽誤大會。

金德彰知道無可再留，便不再勉強，祇托孔廣生代向佟方致意，說自己到時，恐怕不能前往。

孔廣生也知道他們吃鏢行飯的人，四方玲瓏八面光，對誰都不肯得罪，以免發生麻煩，因此答應之後，立刻告辭，當天到得楊柳青，便已天黑，尋店住下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住一間，蔣碧釧獨住一間，史原又另外要了一個房間，各自歇息。

誰知睡到午夜，孔廣生一下驚醒，便聽到屋外院中，有男女爭吵之聲，孔廣生心中有事，祇以為是史原與蔣碧釧之間，發生了什麼事，連忙翻身坐起，又推醒了白官英，告訴於他。

白官英也自吃了一驚，連忙下床，走到窗前向外一看，可是這時那爭吵之聲，已經移進了史原的房中，根本就沒看得見是何人相吵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無奈，整好衣履，開門走出，打算去看個究竟，那知脚才踏出門，旁邊已經伸出了一隻手，拉住了孔廣生說道：「你們也醒了嗎？」

孔廣生定睛一看，不是蔣碧釧還有何人？心中也就放下了一半，說道：「原來不是妳在跟他吵啊！」

蔣碧釧笑道：「你說話眞奇怪，我和他風馬牛不相及，有什麼可吵的呢？你如果再這樣說話，我倒非和你吵不可了。」

孔廣生臉上一紅，又問道：「那麼是誰和他在吵呢？」

蔣碧釧且不答話，先把孔廣生又推回房裡去，然後說道：「你眞的猜想不到嗎？」

孔廣生搖搖頭道：「我又沒看到是誰，怎會知道啦！」

蔣碧釧道：「這人來了，你剛一看到，也許會作急，但再仔細一想，你就又要連高興都來不及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妳知道是誰了嗎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我當然知道是誰了。她一來到，我就發覺了，史原的房間，還是我告訴她的哩！」

孔廣生道：「她是誰呢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你眞的猜想不出嗎？」

孔廣生搖搖頭。

白官英忽然跳了起來，一拍手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這一定是她無疑。」

第二三章 糾紛迭起變生肘腋 大敵當前穩如泰山

孔廣生問白官英道：「你知道了是誰呢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那一定是楊老前輩的侄小姐無疑。」

孔廣生一想也對，便又看了蔣碧釧一眼，意思是問她對也不對？

蔣碧釧笑着點了點頭說道：「她這一來了，你不是就可以放心了嗎？要鬧，讓他們兩個人鬧去，沒有我的事，當然也就沒有你的事了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孔廣生一向拙於言詞，見蔣碧釧這樣說話毫無顧忌，簡直就拿她沒有辦法，窘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蔣碧釧笑着又推了孔廣生一下，說道：「你怎麼不開口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我……我實在聽不懂妳說話的意思。」

蔣碧釧笑道：「這還有什麼不好懂的，你們不是商量過，怕我給姓史的過不去嗎？那麼現在愛他的人來了，乾脆讓她和我們做一塊兒走，由她纏住姓史的，使姓史的不敢來跟我嚕囌，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嗎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知道自己在妙峯山上和白官英所說的話，已經被她都聽了去。

臉上雖然發訕，但也就不再顧慮地說道：「妳的意思是讓楊姑娘也和我們一塊去，她肯答應嗎？」

蔣碧釧笑道：「你們男人家是不會懂得我們女孩兒家的心的，這一切都由我來，你不用管好了。」說着起身便向外走。

孔廣生道：「妳上那兒去？」

蔣碧釧道：「去留楊文靜啊！」

孔廣生道：「他們正在吵架，妳去了便當嗎？」

蔣碧釧還未開口，白官英已先搶着說道：「孔兄！我也覺得蔣姑娘這個主意不錯，我們不妨一起先去聽聽好了。」

蔣碧釧立刻橫了白官英一眼，冷笑說道：「你的主意眞不少啊！依我看來，你還是閉着嘴老實一點兒的好。」

白官英碰了一個釘子，他不開口，三個人便來到史原的窗下，祇聽到史原在裡面說道：「我勸妳回去，可是好意，妳自己也不想想嗎？我是奉命下山，去王屋佟老前輩那兒有正經事的，而妳是偷偷的下來的，現在不趁早回去，將來又如何對師父回話，妳口口聲聲說是愛我，現在妳這樣做法，不是要連我都一起完了嗎？還是聽我的話，馬上回去吧，我沒有幾天也就要回來的。」

楊文靜道：「不！我偏不回去，我偏要和你一起走，一起回去，伯父就是爲這事要處分我的話，我也認了。」

史原直急得在屋裡搓手跺腳，說道：「好好！妳如果一定不肯回去的話，我當然也管不了妳，那就妳走妳的，我走我的好了。」

楊文靜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史原道：「我是說妳走妳的，我走我的，咱們誰也不要管誰，免得將來回山之後，要我跟着妳受罪。」

史原把話說得斬釘截鐵，楊文靜聽了，竟幾乎流下淚來，忿着聲音說道：「你走你的？我走我的？這是你對我說的話？」

史原仍然冷冰冰的說道：「是的，這是我說的，妳該聽清楚了吧？」

史原這樣對付楊文靜，窗外的三個人都不由得一起覺得史原太嫌薄情過份，替楊文靜抱起不平來。

尤其是蔣碧釧，平時一向任性慣了的，這時那裡還能再忍得住，早就一伸手推開了門，走了進去說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那有各走各路的理，這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嗎？」

蔣碧釧這樣突如其來的向裡一闖，不祇是楊文靜楞在一旁，便連史原也面紅耳赤起來。

蔣碧釧已走上一步，拉住楊文靜的手說道：「今天天已不早，有什麼話，等明天和他說好了，妳

今天就暫時和我住在一塊兒吧。」

說着便把楊文靜拉出了房，向她所住的那間屋子走去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怕羞了史原，也就悄悄的退回了自己的房間，靜悄悄的夜裡，祇聽到史原不斷地在自言自語，嘆息不絕，兩人也就乾瞪着眼，直陪了一夜。

第二天天一亮，孔廣生便對白官英說道：「不管如何，我們還是趕緊回王屋山去的好，絕不能再在路上多躭擱了。」

白官英也覺得事情越來越複雜，當然同意孔廣生的話，兩人又商量了一陣子，便去到市場買了五四馬回來，也不多話，便緊催着大家上路，從此起早帶晚的趕路，向王屋趕去，滿想早到一日，便好一日。

可是從楊柳青到王屋山，不下數千里之遙，在路總要一段時日，因此這路上的情形，便熱鬧了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是心中煩急，祇怕出事，一味的催馬趕路，尤其是孔廣生，又有個蔣碧釧在側，便是煩惱倍增。

蔣碧釧則是依偎在孔廣生的身畔，寸步不離，話短話長，自得其樂，偶爾也給個把釘子給史原碰。

史原雖然連碰蔣碧釧的釘子，却仍不死心，依舊一味的糾纏在蔣碧釧的左側。直把個楊文靜氣得要死。

而蔣碧釧又是個任性慣了的人，不說是史原薄情，却覺得楊文靜太過無用，所以不免有時也對楊文靜粗聲粗氣，重言重語的起來。

楊文靜又豈是個好說話的，一次受，兩次忍，三次四次如此，便是個木頭人，也覺得受不得了，因此不免反唇相譏。

她們兩個一鬥起口來，史原又總是幫着蔣碧釧，楊文靜便愈加的氣憤難洩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祇好做好做歹地，儘向旁邊拉扯，那一份憂急之情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一路上就這麼吵吵鬧鬧的，這一天已過了山西長治。

孔廣生心想：「這一下可好了，緊趕一陣，明天大概就可以到王屋，總算托天之福，並未出事，不過說什麼，這件事也得請佟師伯好好的處理一番哩。」

那知就在這天中午，楊文靜和蔣碧釧又吵了起來，孔廣生和白官英好容易才把她們勸開。

楊文靜心中一想：「妳姓蔣的是個什麼東西，勾引了我的意中人不算，還要給我氣受，這說得過去嗎？史原就更不是個東西了，你不要我，去盯別人，我也做點給你看看，也氣氣你們這兩個混賬東西，叫你們也知道姑奶奶不是好欺負的。」

因此也就向孔廣生賣起好來，儘盯在孔廣生身邊問長問短，笑語不絕，表示的親熱萬分。

楊文靜這樣做法，並不是真的把目標轉移到孔廣生身上，想把孔廣生奪到手，祇不過是想藉此，既可氣氣史原，更可給點顏色給蔣碧釧看看而已。

孔廣生又那知就裡，一個蔣碧釧，已經就擾得他心煩意亂，又那裡經得起再加上一個楊文靜，有意拿他來墊腰，心中當然格外煩悶。

蔣碧釧見楊文靜忽然地對孔廣生殷勤起來。心中不由大怒，暗罵一聲：「好個不要臉的東西。」雖然話未出口，但顏色早已不順。

總算有白官英在旁，做好做歹，又維持了一天。

當晚在陽城落腳，找店住下，誰知在吃晚飯之際，蔣碧釧和楊文靜三言兩言不到，便又爭吵起來。

孔廣生忍無可忍，便把桌子一拍，喝道：「妳們儘吵鬧什麼？妳們到底想怎麼樣呢？」

孔廣生這一聲喝，蔣碧釧倒也立刻住了口，不再說什麼。

這說也奇怪，蔣碧釧雖說脾氣壞，那祇是對別人而言，如果別人對她如此，那她不要了人家的性命才怪，可是她對於孔廣生却不然，別說是孔廣生對她喝這麼一聲，便是孔廣生打她兩下，她也會認爲是理所當然，心中祇有覺得格外舒服，所以在一路之上，雖然和楊文靜不斷的吵吵鬧鬧，而終於沒有動手的原因，便是因爲有孔廣生在其間阻止着的原故。

但楊文靜就不然了，聽到孔廣生這麼一喝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兩眉倒豎，喝道：「姓孔的！你這是對誰在說話？妳們妳們的，你嘴裡可得給我放清楚點。」

孔廣生也是在氣頭上，說話沒加考慮，道：「我勸妳們不要吵，還錯了嗎？這麼吵下去，難道妳們自己就不怕給人家聽了去笑話嗎？」

楊文靜這一向時來，受的氣也實在不少了，因此把所有的氣，藉此發洩到孔廣生的頭上，猛然站起，喝了一聲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膽敢教訓起我來了。」

說着便把手中一碗滾燙的稀飯，向孔廣生臉上潑去。

楊文靜乃是練過武，內外功都佳的人，這時孔廣生距離又近，所以稀飯出手，既猛且疾，孔廣生又沒防到她會有這一着，那裡還能夠躲閃得開。早被潑了個滿頭滿臉，淋漓盡致，燙得捧住臉直跳起來。

白官英、蔣碧釧和史原也都嚇得紛紛離座。

蔣碧釧一把便扶住孔廣生，連問：「怎麼樣？怎麼樣了？」

白官英去舀了一盆冷水來，替孔廣生洗臉。

史原也就責備楊文靜，不該如此冒昧動手了。

蔣碧釧親自用自己的手帕，蘸着水替孔廣生把臉上的稀飯洗淨，一看之下，雖然沒傷到眼睛，但一張臉已經被燙得紅一塊，白一塊的。

孔廣生雖然連說：「沒有關係。」

但蔣碧釧好不心痛，那裡還能忍耐得住，一個轉身，便到了楊文靜的面前，指着楊文靜罵道：「妳是個什麼東西，膽敢出手傷人，今天我要不替楊老頭子教訓教訓妳，妳也不會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

多厚。」

楊文靜也正被史原說得心中沒好氣，因此就冷笑說道：「難道誰又怕了妳不成？」說着便要上前。

史原雖說已對楊文靜無情，但楊文靜到底是他師父的侄女，而且又知道蔣碧釧武功高強，不敢叫楊文靜吃虧，怕回去之後，在師父面前，不好交代。

因此連忙橫身其間，向蔣碧釧陪笑說道：「姑娘不必生氣，一切都看在我的份上好了。」

蔣碧釧正沒好氣，因此罵道：「看在你的份上，你又是個什麼東西！還不與我滾開。」

話聲未了，纖掌一揚，史原臉上已經挨了一個大嘴巴，直被打得半個臉立刻腫了起來，滿嘴鮮血直流。

史原被打，也不由得氣上心頭，喝一聲：「大膽丫頭，妳竟敢打人。」說着兩指疾伸，便對蔣碧釧的曲池穴點到。

妙峯山楊家，武功蓋世，而史原又是楊皓的得意門徒，當然不同凡響，所以這一招出手，既快且狠，認穴極準，便連蔣碧釧這樣一個武功高強的人，也不得不縮手退身閃讓。

史原一着不中，翻腕變掌，便又擊出一陣罡風，同時左手又疾探而出。

蔣碧釧又一縮身，便出至院中，喝道：「妙峯山上死不了的畜生，有膽量的便出來和我見過高下好了。」

史原和楊文靜見蔣碧釧辱及家門，那還能忍，早就雙雙跟蹤縱出。

孔廣生一看不好，再顧不得臉上的疼痛，一幌身形，也搶了出去，打算攔阻。

那知史原已早出一步，和蔣碧釧動上了手，孔廣生祇攔住了楊文靜，向她央告說道：「姑娘暫請息怒，一切都由廣生來向各位陪罪好了。」

說著又轉身向蔣碧釧和史原叫道：「你們也請暫且罷手，有話好說。」

可是就在這時，蔣碧釧喝了聲：「着！」史原已自受傷。

原來史原雖然已得楊家眞傳，但到底是個外姓弟子，因此那裡能是蔣碧釧的對手，所以一交上手，就在這一瞬之間，蔣碧釧已展開「移形換位」身法，閃到史原的背後，舉手在史原背上一拍，拍個正着。

饒得史原發覺不妙，知道躲閃已經無及，連忙運功，打算硬挨一下，可是內腑已被震動，祇覺心中一絞，嘴裡一甜，哇的一聲，便噴出了一口鮮血，所幸他內功已有基礎，連忙強運眞氣，護住傷勢，腳下一點，便上了屋，穿房越脊而去。

蔣碧釧剛剛打算追擊，可是耳中又聽到了孔廣生一聲：「哎啊！」急忙回頭。

原來在蔣碧釧傷史原的時候，也就正是孔廣生回身要他們暫且停手的時候，楊文靜一見蔣碧釧傷了史原，急痛攻心，便也不加考慮的猛然揮掌，向孔廣生的背上擊下。

孔廣生這時背對着楊文靜，雖然耳中已聽到掌風，打算躲閃，又那裡還能來得及，背上也就着了

一下重的，哎呀一聲，摔倒在地。

蔣碧釧見了，當然心痛，那裡還顧得了再去追趕史原，早風一般的捲了回來，喝一聲：「丫頭該死。」便對楊文靜猛下殺招，二人鬥在一起。

若照楊文靜的武功來說，當然也不是蔣碧釧的對手，可是這時，蔣碧釧一面動手，一面還在不放心孔廣生，不住的要看看孔廣生的傷勢如何，不免分心，因此兩人才打了一個平手。

白官英這時，也已經從屋中趕出，扶起了孔廣生，問道：「孔兄你不要緊吧！」

孔廣生且不答口，先自運起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調息療傷，好一會兒，才咳出一口淤血來。

蔣碧釧一見，便知道孔廣生已不要緊，但對楊文靜却已恨極，因此喝道：「我今天如果不取妳的性命，便不姓蔣。」

楊文靜也喝道：「鹿死誰手，尚未可知，有本領祇管拿出來好了。」

說着也施展出了她楊家的不傳絕學，向蔣碧釧連攻三招。

蔣碧釧一閃過，又使出「移形換位」身法。

楊文靜有史原前車之鑑，知道不好，連忙一回手，拔出寶劍，舞成一道劍光，籠罩着自己。

蔣碧釧冷笑道：「妳今天莫說是以劍光護身，便是躲在鐵櫃子裡，看我能不能取妳的性命。」說時身如飛燕，突然離地，圍住劍光，飛舞起來。

孔廣生這時行功正急，也無暇分神。

白官英雖然一再高聲勸止，但她們又那裡肯聽。

沒上多久，蔣碧釧忽然落在楊文靜的面前，脚下一歪斜，人便像隨風擺柳似的，搖搖欲倒。

楊文靜一見，那識得蔣碧釧這是誘敵之計，立刻認爲有機可乘，嬌叱一聲，收起護身劍光，略一探身，劍尖便如蛇信一般地向蔣碧釧急吐而出。

蔣碧釧微微一笑，一小身形，讓過劍尖，便從下路鑽了進去。

楊文靜覺得不妙，連忙後退，可是蔣碧釧已經出手，伸指在楊文靜的「陽谷穴」上一點，饒是楊文靜讓得快，已被刮了一下，手臂一陣發麻，連劍也握不住了。

「嗆啷」一聲，寶劍落地，心中一寒，總算她家學淵源，輕功絕頂，一擰身便上了屋，沒命逃走。

蔣碧釧喝道：「妳還想逃得了嗎？」說着也就追了下去。

這裡白官英爲着要照顧孔廣生，不能離開，也就祇好隨他們去了。

又過了一個時辰，孔廣生這才勉強能夠開口，便問道：「他們人呢？」

白官英也是氣不過，說道：「誰知道他們那兒去了。」

孔廣生作急道：「你爲什麼不把他們追回來呢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一群瘋狗似的東西，我有什麼辦法？」

孔廣生便想自己去追，可是才一動身，便覺得胸膈間奇痛無比，哼了出來。

白官英知道他受傷不輕，便道：「我的老兄，你還是顧顧自己好了，他們要回來的話，終會自己

回來的，不肯回來的話，便是你去了又有什麼用？何況他們也走了個把時辰了，這時候你知道到那兒去找他們呢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也自無法，祇好命白官英把他送回房中，趺坐在床上，用功療傷不提。

一夜易過，到得第二天黎明時分，孔廣生的傷勢，已經大半痊癒，同時仍然未見蔣碧釧、楊文靜和史原三人回轉，因此便和白官英出外打聽。

白官英在這一帶，人頭本熟，不上多久，便已打聽出蔣碧釧追趕楊文靜，方向是向河北一路而去，所以判定楊文靜可能是逃回妙峯山，祇是誰也不知道史原的下落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商量了一陣，除了回轉王屋山向佟方報告而外，也就別無他策可想了，因此也不再躭擱，便回到店中，收拾了馬匹，連蔣碧釧等三人所留下的東西，也一起拾奪起來，帶回王屋。

孔廣生才一進門，便看到佟方和一位身材高大，滿臉虬鬚的老者，在一起坐着談話，再一細看，便正是在京口酒店中拉走蔣碧釧的那一位，那麼不是屠龍居士蔣步雲，還是何人？連忙上前見過。

佟方一見孔廣生回來，倒也高興，便問此行如何？楊酷答應出山與否？有否見到八卦眞人和諸天壽？

孔廣生一面看着蔣步雲，一面回話說道：「八卦道長和天壽弟並未去過妙峯山，楊老前輩也已答應出山主持其事，並且還派人同來，打算與師伯先做一次事前的商量。」

佟方道：「來人是誰？為什麼不請進來呢？」

孔廣生遲疑了好半天開不得口，祇拿眼去看蔣步雲。

佟方奇怪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說話呢？」

孔廣生那裡開得了口。

蔣步雲是個老江湖，老早已看出其中有事，同時又沒見蔣碧釧，更覺得這事必然與蔣碧釧有關，因此問道：「碧釧她現在何處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她……她……她也沒有回來。」

蔣步雲便知道不好，連忙說道：「這孩子又鬧了什麼事了。娃兒，你告訴我吧，我絕不會怪你的，碧釧一直就會生事，簡直就是我的魔頭星一般。」

白官英在一邊見蔣步雲這樣說話，心中這才稍為放寬，開口說道：「其實認眞說起來，這事也不能祇怪蔣姑娘。」

蔣步雲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們祇管說好了。」

孔廣生和白官英，這才大着膽，把這事的前因後果，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。

從上妙峯山開始，俏二郎史原如何追求蔣碧釧？如何下山？史原如何自動向楊皓請命，如何楊文靜追到楊柳青？如何做一路行走？她們如何在一路不斷爭吵？一直說到陽城大打出手為止。

佟方聽了，不由得驚得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這如何是好？」緊接着又對蔣步雲拱手說道：「孩子們不善處事，乃有此誤，還請蔣兄勿罪，小弟一定要親自來彌補這事的善後問題。」

蔣步雲倒是若無其事的說道：「佟兄不必介懷，這事與孔家娃兒何干？他已經盡了他的心力，並且還受了無妄之傷，又怎能夠再怪他呢？不過我事前祇以爲是碧釧任性胡爲，誰知楊家的娃兒却也比碧釧好不了多少，所以才鬧出這種事來。」

接着便又對孔廣生問道：「你知道他們現在都到那兒去了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史原的下落，不得而知；令姪姑娘，則聽人說是已經朝去妙峯山的方向追趕楊姑娘去了。」

蔣步雲「啊」了一聲，隨卽站起，說道：「那我倒也非去一趟妙峯山不可了。」

佟方一聽，以爲蔣步雲是要去妙峯山和楊家生事，因此又不由得作急起來，說道：「蔣兄要親自去妙峯山嗎？依小弟看來……。」

佟方話還未了，蔣步雲已從佟方惶惑的神色中，看出了佟方的心事，笑着說道：「你放心吧！我和楊老頭子雖然沒有見過面，但也都是聞名已久的人物了，乘此接交一番，又何嘗不佳呢？所以我是絕不會和他反臉的。」

佟方這才又放下心來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也想親去妙峯山一趟，以免因此妨碍了八月十五的大事，便與蔣兄結伴而行，你道如何？」

蔣步雲倒也同意，二人便又商量了一番，佟方主張，卽日啟程，以免蔣碧釧在妙峯山上吃了虧。

蔣步雲笑道：「這點閣下放心好了，步雲雖然不才，但碧釧却是家姊一手教導出來的，所以方今天下，她敵不過人家，不能取勝的事是有的，若說怕她吃虧，倒還沒有一個人能做得到吶。」

蔣步雲說話雖然這樣自負，但佟方却也相信得過，因爲武林之中，誰都知道天山神女蔣妙琹，是個最難惹的人物，武功之高，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大概普天之下，除了太虛神僧和心如神尼而外，便沒有第三個人能夠仰望其項背了。

所以佟方見蔣步雲並不作急，當然也就想到孔廣生受傷的事上去了，因此問道：「廣生！你的傷勢現在如何？能夠馬上隨同我們啟程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雖然背肋之間，仍然有點作痛，大概是沒有妨碍的。」

蔣步雲連忙笑着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年青人雖說身體好，可以強得住，但還是大意不得的，來吧，我贈你兩粒丹藥，這就是家姊所親製的『九天補元大還丹』。你服下去之後，再運功一轉，大概任何再嚴重的傷勢，也都可以沒有關係了。」

說着便從懷中掏出，交於孔廣生。

「九天補元大還丹」，乃是武林中有名的瑰寶，功能起死回生，常服之後，並能駐顏不老，因此孔廣生連忙接過，謝了服下，便自去運功不提。

等到孔廣生行功完畢之後，佟方也已收拾齊整，把家中之事，托了彭不疑，便和蔣步雲仍然帶着孔廣生和白官英一起上路，沿途打聽蔣碧釧的消息，果然問出蔣碧釧已去妙峯山，並且一過易水，便已聽說蔣碧釧已經在這幾天之內，連到妙峯山上去鬧過好幾次，雖未吃虧，但也未曾得手。

蔣步雲便笑着對佟方說道：「你看這孩子眞是膽大包天了，重瞳叟和九天玄女，是名震燕冀的人物，她竟敢累次前去侵犯於他，眞是太不知道輕重了。」

佟方聽蔣步雲這樣說話，那有不知道他意思的道理，便也附和了幾句。

蔣步雲便又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如果不是你已經完娶了的話，大概我這個姪女兒也就不至於辱沒了你了吧？不過現在你放心好了，我會對她說，叫她不再痴心和你糾纏，你們祇結個來生姻緣好了。」

孔廣生聽了，那有話說。

這天到了宛平縣清白口，妙峯山便已矗立在眼前，當時日才過午，大家便找了個飯店打尖，並且打算先在這一帶尋找一下蔣碧釧的下落，然後再說。

那知才一坐下，旁邊便走過來了一個人，拱手對蔣步雲和佟方說道：「二位想必就是蔣老前輩和佟老前輩了吧？」

蔣步雲雖說是老於江湖，經此突然一問，再把來人一看，却是一個素不相識，三十來歲，身穿一身白的人，因此也不由得爲之一怔，楞了一楞之後，這才反問道：「閣下何人？何以認識老夫？」

那人道：「後輩姓歸，名化元，奉家師之命，已經在這兒候駕了半天了，現在看到老前輩和孔白二兄同行，而孔白二兄，已是曾經在敝山上見過的，所以便猜想出來了。」

原來那人也是楊皓的門下，人稱白衣神君歸元化，自從楊文靜被蔣碧釧追趕回山之後，而蔣碧釧又來鬧過幾次，因此楊皓便猜着蔣步雲和佟方都會前來，所以這才派歸元化下山迎候。

蔣步雲見自己已被人家認出，因此也不否認，祇問道：「令師要你來等老夫做什麼呢？」

歸元化道：「家師並無別意，祇不過是命晚輩代替他老人家前來奉迎大駕上山一敍罷了。」

蔣步雲道：「這倒有勞了，好吧，老夫打尖之後，便請你帶路好了。」

這清水口一帶，還有誰不認識楊家的人，所以店家見了，也不待吩咐，便送上上等酒飯，招呼殷勤。

歸元化也陪着用過，飯罷之後，蔣步雲便起身說了一句：「我們走吧。」

佟方提醒他道：「蔣兄，我們不是還要在這兒兜一個圈子嗎？」

蔣步雲笑道：「現在用不着了，我們便去山上等她好了，遲早她總還是要去的。」

孔廣生當然聽得出他們所說，是爲着尋找蔣碧釧的事，但看到蔣步雲這樣有十分把握的樣子，當然也就不再去管，便跟着蔣步雲和佟方，由歸元化陪着，一同上山。

見着楊皓之時，楊皓却仍然是滿面春風地與蔣步雲和佟方敍話，再不待他們開口，便先自說道：「舍姪女胡鬧，逆徒可惡，這都是由於楊某家敎不嚴所致，依理來說，本應由楊某親造二位府上謝過，但由於楊某得訊較遲，猜出二位必已上路，怕在途中錯過，同時朽骨疎懶，便留在家中等候了，還請二位恕罪。」

佟方聽了，也就客氣自責了幾句，並且仍請楊皓出山。

楊皓道：「當然當然，楊某既已承諾之言，何敢反悔，況且這都不過是些孩子們不懂事，又怎能

牽扯到這種大事上去呢？」

接着又拉住孔廣生的手，着實安慰了一番。

蔣步雲見楊皓說話沖虛，也就說道：「老英雄不愧長者，步雲欽佩之至，那麼舍侄女累次冒犯之事，也一定會獲得寬恕的了？」

楊皓笑道：「令姪女眞不愧是將門虎女，而楊某又素仰威名，所以她雖累次前來，楊某又何肯與她一般見識，所以早就吩咐了家下人等，不許得罪於她，並且也曾由楊某親自向她開導，祇是她不肯聽楊某的話，所以楊某未能稍盡心意，使她息怒平氣，還望蔣兄恕罪。」

蔣步雲心想：「這老兒又吹牛了，恐怕便憑着你楊家這幾手，也奈何她不得呢。」

這話當然沒有直接說出，祇說道：「這是她承蒙老英雄的抬愛了，如果她再來時，有步雲在此，便用不到老先生再費事了。」

楊皓笑着說道：「她現在却正巧在此吶。」

蔣步雲一怔說道：「她在何處？要步雲去走一趟嗎？」

楊皓道：「我看不必了，因爲她現在非常安全，如果馬上就讓她出來的話，恐怕反而會對她不利。」

蔣步雲一聽楊皓的話，明明是說蔣碧釧已被他擒住，因此不由得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「果有此事？這倒出於步雲的意料之外了。」

楊皓連忙說道：「蔣兄不必作急，此事楊某也是出於不得已而爲之，並且完全是爲着令姪女好，所以這才把她暫時和老魔頭分開，因爲蔣兄還不知道，逆徒已背叛師門，和老魔頭一起來到，居心難測，而令姪女大概是也知道了這件事，所以預先潛進敝莊，打算乘機和楊某開個大大的玩笑，所以楊某祇好派人把她引到一處比較安全的地方去，暫時委屈她一會兒，等老魔頭走了之後，再由蔣兄去婉勸於她，並代楊某向她謝罪吧。」

蔣步雲作急說道：「你是說……。」

楊皓不等蔣步雲說完，便截住說道：「蔣兄放心，這次令姪女前來，在她乃是潛蹤而入，所以楊某也略施小計，祇派人把她誘引入彀，並未和她交手，所以便連她本人，這時也許還不知道是中了楊某的計，祇是一時不敢闖出來而已。」

蔣步雲道：「那你所說的老魔頭，又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楊皓道：「這老魔頭現在仍在後莊之中，由山荆在處理著，如果蔣兄有興趣的話，倒不妨去看個熱鬧吶。」

蔣步雲問道：「這老魔頭是誰呢？」

楊皓道：「藍犂老人這名字，蔣兄大概也聽說過吧？」

楊皓此言一出，不獨佟方，便連蔣步雲也都一起吃驚不小。說道：「怎麼會是他？」

第二四章 貪性命史原投魔教 較內功楊皓敗藍犂

原來那藍犂老人，便是靑海阿尼馬卿山上，魔宮中的老魔頭，武功之高，固然不必去談，並且從一部魔經之中，學到了不少的陰刻魔法，縱徒爲惡，虐害良民，實爲武林大忌，不過因爲他一向很少到中原來生事，所以武林中人也就沒去收拾於他。

現在楊皓說出藍犂老人竟來尋釁，當然就要吃驚了，忙問這是何故？

此事這時楊皓也還不能完全弄淸楚，所以不如還是有筆者來奉告各位吧。

原來俏二郎史原自從在陽城被蔣碧釧在背上拍了一掌，打傷之後，雖然當時憑着他的內功，護住傷勢，逃出客店，而蔣碧釧又顧着去將護孔廣生，和楊文靜交手，沒有追趕於他，留下了他的性命。但他出得陽城縣不遠，便覺得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一陣陣的血氣翻騰。迫得他頭昏目眩，萬分難忍。

史原也知道這時業已不能再走，勢非好好坐下，調息運功不可，否則生命堪虞，可是他又怕蔣碧釧跟踪追來，不敢不尋找一個較爲隱僻的地方，因此祇好強行忍住，捨命奔入一座樹林，正打算在樹林深處趺坐下來，那知人已不支，一口鮮血，奪喉湧出，緊跟着也就昏厥了過去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史原這才悠悠醒轉，耳中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在對人說道：「好了，他已經醒轉來了。」

另外有人說道：「師父！你既然知道了他是妙峯山楊家的人，爲什麼還要救他，乾脆隨他去死，不是也可以少一場將後的麻煩嗎？」

那蒼老的聲音笑道：「你們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嗎？祇要是我看上了的人，而他又願意歸入我門下的話，我是不需要做任何別的考慮的，妙峯山楊家又算得了什麼，祇要他果眞有膽量，敢爲此事來找我的話，我倒就要拿他來做個榜樣給大家看看，也好讓人不敢正視我阿尼馬卿山。」

史原微微睜目看時，便看到一個身材高大，相貌可怖的老人坐在自己身邊，一隻手正按在自己的命門穴上，旁邊還圍着五六個黃褐短袍，不俗不道打扮的人站着，却一個也不認識。

正在猶疑之際，那老人已自開口微笑說道：「娃兒！你說一句吧，這條命還想要不想要了。如果想要的話，老夫便救你到底，如果不想要了的話，老夫祇要將手拿開一走，你就非死不可了。」

俗語說得好：「蟻螻尚且貪生。」史原又那有不要性命的道理，並且也從老人的掌心之中，感到老人的功力不凡，恰有救治自己的把握，因此點頭作禮說道：「承蒙長者相救，史原感謝不盡，將來定要圖報大恩。」

老人笑道：「圖報大恩祇怕未必，恐怕老夫還要爲你招來不少的麻煩哩。」

史原聽了不懂，不由怔住。

老人似乎已經知道史原的意思，說道：「你聽不懂我的意思是不是？」

史原點頭。

老人道：「這也難怪你要不懂，我告訴你好了，你不是妙峯山重瞳叟楊老頭子的徒弟嗎？」

史原又點頭應是。

老人道：「那你知道老夫是誰呢？」

史原搖搖頭，但接着馬上說道：「敢請長者指示。」

老人道：「老夫便是阿尼馬卿山魔宮主人，藍犂老人，你聽說過嗎？」

史原當然也曾聽過他的大名，因此不由得吃了一驚。

藍犂老人笑道：「你倒是不必駭怕於我，因爲既然你遇上了我，而我又對你發生了好感，便是你的運氣來了。」

史原見藍犂老人這樣說了，這才寬心，便向藍犂老人說道：「長者慈愛，史原沒齒不忘。」

藍犂老人笑道：「不過要我救你不難，却有一個交換條件，因爲我的規矩，一向是『非徒不救』。所以你如果能離開妙峯山，從我爲徒的話，當然就不成問題了。」

史原聽了，好生爲難，因爲背叛師門，乃是江湖大忌，當然就由不得他不作難了。

藍犂老人又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，因此又笑着說道：「當然我絕不會強迫於你，還是要由你自己決定的，祇要你說一句不願意，老夫立刻就撒手不管，生死由你了，不過你也應該考慮一下，你的事情，老夫已經完全知道，你已經傷了楊老頭子的姪女兒的心，並且又得罪了蔣步雲的寶貝姪小姐，他們會答應你嗎？

你又怎能再回轉妙峯山呢？即就是你不回妙峯山，楊老頭子看在師徒的情份上，放你過去，蔣碧釧又豈肯輕易饒你，到那時，恐怕天下雖大，也沒有你的立足之處呢？

更何況你的傷勢，祇要老夫一撒手，便是大羅神仙下凡，也再不能救你了，你爲什麼不把這些事情。一一多加考慮呢？」

史原聽了，想了又想，果然覺得藍犂老人的話，很有道理，同時又面臨着死亡的恐懼，當然也就顧不得一切了，立刻向藍犂老人低頭說道：「弟子遵命，師父慈悲。」

史原這一貪生怕死不打緊，便不獨壞了自己的性命，並且也爲武林伏下了一個禍端，所以人之生死，本有天命，便應該看得淡，看得破。

尤其是在大難當頭之際，更應該以義爲重，把生死置之度外才好，否則的話，便不獨自己身敗名裂，終於難免一死，並且還要遺禍於未來，使後世的人也受自己的害，這又如何划算得來呢？

說到這兒，筆者倒又想起洪承疇的一個故事來了。

洪承疇當年在受命經略遼陽之前，曾經有一個日者替他算命，把他的過去都說得非常之靈，洪承疇又問日後如何？那日者道：「身寄封疆重任，死享百世蒸嚐，某年某月某日。壽終正位。」

後來洪承疇降清，進關之後，又遇到這一位日者，一算那日者所說的死期，早已過去，便以爲他言而無準，因此笑問那日者說道：「你說我早就要死，我怎的到今日還活着，不是你算得不準嗎？」

那日者正色說道：「我算得一點不錯，祇是你當死而不肯死，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洪承疇再一想那日者所說他該死的日期，便正是他兵敗被俘的那天，因此也不由得羞愧滿面了。

各位，洪承疇便由於那一念貪生怕死，結果弄得名列貳臣傳中，遺臭萬年，否則的話，又豈不足與史閣部相媲美呢？

所以還是文文山說得好：「人生千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

若說是自己姑息自己，則古今以來，又能有幾個厚道詩人，能夠吟出「千古艱難唯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天人」之句呢？閑話少說，書歸正傳。

史原既已低頭乞命，藍犂老人便又叫他發了毒誓，然後才又替他行功療傷，並且給他服了幾粒丹藥，幾個時辰過去，史原便已痊癒，起身向藍犂老人叩謝，重又行過拜師之禮。

藍犂老人道：「我本來是路過此處，現在就要回山，你還有什麼事要辦，現在可以說出，否則的話，回山之後，便不能再隨便行動了。」

史原想了一想，自己還有一個小兄弟史厚，仍在妙峯山，怕楊皓知道了自己已經背叛師門之後，會對史厚不利，因此也想把史厚叫出來，同歸藍犂老人門下，便對藍犂老人說了。

藍犂老人考慮了一下之後，當即答應，便也帶着門徒和史原向妙峯山走去。

這天來到門頭溝，落店住下，當晚便商議如何進行的事，最後藍犂老人決定，當夜一起上山，由史原去叫史厚，如果不被楊家的人發現的話，便作罷論，萬一行踪不密，也就說不得祇好動手了。

他們正在商議之際，又那知蔣碧釧就正住在他們隔壁，蔣碧釧內功已到落葉辨風之境，所以他們的話全聽了去。

而這時又正因爲累上妙峯山都未得逞，心中氣悶，而又無可奈何之際，因此不由大喜，一想：「他們既然要去，那我何不事先潛往，等他們動起手來，我再乘機鬧他一個大的，不是正好嗎？」

蔣碧釧這種想法，雖然不錯，但她却就是低估了楊家了，在她以爲幾次闖山，雖未得逞，終能全身而退，這是自己的能耐，殊不知却是楊皓不願意把事情鬧大，而是故意留路給她的，否則的話，恐怕就憑蔣碧釧，要想進出妙峯山而無所阻，還是辦不到的啦！

更何況楊家耳目極靈，佈置週詳，所以也早就有人在監視着她的行動，並且在藍犂老人一到之際，便已有人報上山去了。

所以蔣碧釧這次闖山，楊皓所用的辦法就不同了，過去是當頭迎阻，留下後路，祇把她逼退下山便算完事，而這一趟恰巧相反，祇等蔣碧釧前脚上山，後面便已斷了她的退路，一步步的把她逼入莊內。

蔣碧釧一起初因爲目的便是潛伏莊內，所以也未在意，就這麼一步步的被楊家誘至花園，躲進了山洞，方自得意，那知楊家的人已把洞口封住，再也出不來了，這才作起急來。但又有什麼辦法好想，也祇有空自作急而已。

再說楊家，把蔣碧釧禁住之後，便全力準備對付起藍犂老人來，可是也就在這時候，山下又有人報來，說是蔣步雲和佟方亦已來到，大概午前可至淸白口。

因此楊皓又派遣歸化元前去迎接，以免在和藍犂老人動手之際，他們來了，無暇解釋，又生誤會。

果然在天色未明之前，藍犂老人便已到達，也正由於是史原帶路的關係，所以完全抹過了沿路上的卡子，直到山頭莊前，方才被人發現了他們的踪跡。

楊皓和九天玄女起初還不知道史原的事，所以不由得大吃一驚，連忙雙雙上前擋住，問藍犂老人何事犯山？

藍犂老人一向是目空一切，獨斷獨行的脾氣，那裡把楊家放在眼下，因此說道：「楊老頭兒，你我素無嫌隙，當然此來就談不上有什麼惡意，所以你儘管放心，祗要能夠答應我一件小小的要求，我也就立刻下山了。」

楊皓武功雖高，但一向涵養極好，從不與人輕易反目，因此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閣下不妨言明好了，祗要能夠辦得到的，當可如命。」

藍犂老人便把史原的事，一長一節的說了出來。

楊皓聽了，一怔說道：「別的事或可如命，惟有此事不能答應了，閣下與楊某都是在江湖行走之人，這種規矩是不能破壞的，所以楊某仍希望閣下，能看在江湖道義份上，把敝門逆徒交還楊某，由楊某以家法處治，向天下武林謝過，楊某自當承情不淺，日後有機緣時，再爲圖報好了。」

藍犂老人是個魔宮人物，那裡肯講這一套，所以仍然若無其事的笑着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呢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徒弟了，你要我把他交還給你，我的面子上又怎能過得去呢？你這不是自說自話嗎？依我看來，還是你馬虎一點算了吧，就作爲是你把他們兄弟二人逐出門牆算了，那麼我所收的，不過是你的兩個棄徒，這還不就完了嗎？不然的話，萬一你我繃起臉來，那就要大家都不好看了。」

楊皓雖說是涵養好，但聽了這種說話，又那裡能夠忍受得下，早已氣得滿臉飛紅。

而藍犂老人又已回頭對史原說道：「你兄弟是誰？他出來了沒有呢？如果已在這兒的話，那倒便當得多，你把他現在就喊出來一起走吧。」

史原雖然早已就看到史厚站在楊皓身側，但當着楊皓和九天玄女的面，那裡還敢開口。

那史厚倒是個頭腦清楚的人，見自己的哥哥竟做出這種事來，因此不由氣得淚流滿面，向楊皓面前一跪，反手釋下兵刃，放在地上，說道：「師父！弟子有兄如此，罪不可恕，請師父處罰吧。」

楊皓一把把他拉起說道：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這是不關你的事情的。」

史厚道：「那弟子想對家兄說幾句話，師父答應不答應呢？」

楊皓點頭說道：「你去好了。」

史厚便對史原高聲說道：「哥啊！你怎的竟這麼糊塗起來？師門恩深如海，你那能做出這種事情來呢？藍犂老人，不過是魔道妖孽，一向倒行逆施，天必不容，你就不爲師門作想，難道還不爲你自己作想嗎？多想想吧，乘此迷途未深，及早回頭，求師父從輕發落，才是正路，否則的話，便是師父能寬恕於你，我也決不肯再認你爲兄的，哥啊！你是個聰明人啊，難道還想不開嗎？」

史原聽了，那還開得了口，藍犂老人見史厚當面罵他是魔道妖孽，也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大喝一聲

：「小子該死。」

同時又回頭對史原冷笑道：「我祇道你兄弟和你一樣，却誰知是這麼一個東西，膽敢當面辱罵於我，這還了得，你既然歸我門下，便得聽我的話，你馬上去與我把他的首級取來吧。」

史原聽了好不爲難。

可是藍犂老人催逼得緊，說是：「你可別忘了你發的誓啊！」

魔宮門徒拜師所發的誓，概由藍犂老人所指示，一律奇毒異常，史原既是個貪生怕死的人，那能不怕，因此祇好說了一聲：「兄弟！我現在也顧不得你了。」說完之後，便拔出寶劍，向史厚走去。

史厚不由得既驚且痛，掩面大哭起來。

這時早惱了楊家其餘的子侄門徒，一個個咬牙切齒，有兩個脾氣急躁一點的，早就飛身上前，一個拉回了史厚，一個便向史原撲去。

史原眼看史厚一哭，心中不覺得一慘，也就在這一怔之際，手中兵刃已被對方摘去，同時兩臂也被對方用擒拿手法制住，等到察覺不妙時，空具一身武功，早已毫無動彈餘地。

這也是史原該死，如果這時他甘心俯首被擒，不開口也就好了，那麼將來在楊皓面前苦苦哀求一番，也許能夠保得命在。

那知他心中一急，竟回頭向着藍犂老人高聲喊起：「師父救命」來。

史原這樣出聲一喊，妙峯山的人，任誰都覺得聽來刺耳，同時藍犂老人也已風一般的捲到，打算從那人手中，把史原奪回去。

這一來，妙峯山的子弟們，又那裡還能忍受得住，早已紛紛向前，來堵截藍犂老人。

擒史原的那人，當然也是好手，叠指一伸，便點了史原的痲啞兩穴，然後向楊皓請示，如何辦理？

依着九天玄女的意思，當時便想廢了算了，還是楊皓不忍，祇吩咐先關起來再說。

九天玄女還想堅持，那知就在這一刹那之間，上前去堵截藍犂老人的幾個人，已在藍犂老人的魔功之下，一連好幾個受了傷，九天玄女看了，好不心痛。

因此也顧不得再和楊皓說話，閃身上前，便把藍犂老人接住，一面吩咐弟子退後，一面對藍犂老人喝道：「老不識羞，竟和孩子們動起手來，這老臉往那兒放呢？」

藍犂老人笑道：「老夫祇道妙峯山楊家有什麼了不起，原來所教出來的，竟全是一些草包，老夫眞後悔不該要那個姓史的呢？現在這樣好了，老夫給你們一個便宜，姓史的老夫也不要了，祇要你們把他牽出來，當着老夫的面把他宰了，老夫便也算過，立刻下山如何？」

九天玄女的脾氣，可比不得楊皓好說話，莫說是藍犂老人已經傷了她好幾個弟子，便是單憑着藍犂老人上門來口發狂言這一點，她也不肯輕易罷休了，因此也冷笑說道：「老妖孽口出狂言，也太過不知自量了，你要殺人不打緊，祇要你能夠贏得你老太太手中的這支拐杖，莫說是要殺我的一個逆徒，便是要毀我姓楊的全家，也都全可憑你行事了。」

藍犂老人新勝之餘，那裡還把九天玄女放在眼下，便又笑着說道：「那麼老夫便來教訓妳兩下好

了，妳出招吧。」

九天玄女接着規矩，道了聲：「請。」拐杖一橫，斜擧而起，便對藍犂老人打下。

藍犂老人見九天玄女完全是一個老太太打人的可笑樣子，心中便格外輕視起九天玄女來，但他又那裡知道，九天玄女是明知藍犂老人難惹，故意驕敵，這才做出如此可笑的樣子來。其實却已把她數十年所浸淫的內家功力，潛藏在內，蓄勢待發，這一來，藍犂老人一出手便差一點吃了大虧。

藍犂老人既然輕視了九天玄女，所以也就隨手一揮，對着拐杖迎去，在他的意思認爲，這一揮之下，九天玄女便非撒手丟杖不可。

那知事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兒。

九天玄女一看藍犂老人擧手揮來，心中不由大喜，暗罵一聲：「老妖孽，這下可有你受的了。」所以就在杖勢和藍犂老人的手掌，將接未接之際，突然發出神功，力透杖端，直擊下去。內功傷人，進退不過在分寸之間，所以藍犂老人的手掌才和杖頭一接觸，便覺得杖勢如山，壓下來的力量，又何祇千鈞。

藍犂老人不由得心下一驚，暗說一聲：「不好！」饒得他撒手得快，也已經被震得半臂酥麻了。

九天玄女一招佔了上風，又那裡肯就此罷手，杖勢跟着藍犂老人撒回去的手，已經變擊爲點，直送出去，其疾如電。

藍犂老人那裡還能抵擋得住，祇好縮身後退，倒跳出去五七尺遠，同時回手拔出寶劍，舞成一團劍光，護住身形，就怕九天玄女乘勢追擊。

誰知落地一看，九天玄女又已收杖，立在原地，並沒有動，祇笑着對藍犂老人說道：「老太太祇道你這老妖孽是個怎樣了不起的人物，却原來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個不經打的膿包貨，老太太也眞後悔對你出手哩，現在這樣好了，老太太也給你一個便宜，祇要你跪在老太太面前，叩頭認錯，老太太也就不爲已甚，高抬貴手，放你下山逃命就是。」

這簡直是「六月債，還得快。」藍犂老人馬上就被九天玄女在這兒找補上了，臉上一紅，心頭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妳還敢和老夫再鬥三十合嗎？」

九天玄女笑道：「漫說是三十合，便是三百合，你老太太何懼於你，祇怕你這老妖孽不經打，沒過三招，便要縮頭逃跑了。」

藍犂老人喝了一聲：「少要大言逞能，妳接招吧。」說罷已經揮劍如風，向九天玄女捲去。

九天玄女接住，劍來杖往，便廝鬥起來。

這一下，藍犂老人固然是存有戒心，不敢大意，而九天玄女也志在除妖，爲武林除害，所以兩人直殺了個難解難分，杖風劍影，直盪出去三丈方圓，逼得四面的人，都一起遍體生寒起來。

兩人這一陣惡鬥，經過了兩三個時辰，猶自勝負未分。

楊皓在旁，一看日影，便不由得作急起來，這是因爲他雖說爲人謙虛冲和，但仍然是個死要面子

的人，現在一算，蔣步雲和佟方已快來到，如果讓他們看到藍犂老人迫在自己門前作戰，這也是一件丟人的事。

並且當着藍犂老人的面前，更不便向蔣步雲解釋，因此略一沉吟，便另外想出一個計較，決定先把藍犂老人引到後莊去，以便讓出時間來，使自己好和蔣步雲說話。

楊皓想定之後，便發出暗號，通知了九天玄女，自己便先帶着弟子，退入莊中。

九天玄女當然明白楊皓的意思，因此虛掩一拐，跳出圈子，說了一聲：「老妖孽，你敢到我莊內來走一趟嗎？」說時也就上了莊牆。

藍犂老人雖然也想到九天玄女不敗而退，可能別有用心，但他這時已經殺得性起，那裡還肯放手，喝了一聲：「莫說是妳這一個小小的莊院，便是龍潭虎穴，老夫又何懼哉！」

說完之後，也就帶着手下五六個門徒，跟了進去，就這麼被九天玄女引向後莊厮拚去了。

楊皓又做了一番佈置，把藍犂老人師徒困住之後，自己便帶着三四個弟子坐在大廳之上，靜等蔣步雲等來到。

蔣步雲原本自視極高，對楊皓，也不過把他看成和自己相仿而已，現在忽見楊皓大敵當前，竟能安然不驚，這不由得起了敬佩之心，既聽楊皓說是要自己去看熱鬧，因此也就暫時不再提起蔣碧釧之事。

祇起身說道：「理當奉陪，如有用得着蔣某之處，亦當效命。」

楊皓笑道：「藍犂老人雖然凶狠，但老夫還不須要把他放在心上，現在不過是由山荊在與他周旋取笑罷了。」

說着也就起身，把蔣步雲等領到後莊。

這時藍犂老人已和九天玄女在此拚內功，兩人相距丈許遠近，空手遙對，各伸兩掌，遙遙相抵，如果讓一個不懂得武功的人看了，根本就不會知道他們在做着什麼把戲。

可是事實上，這時兩人都已到了生死關頭，因爲他們都已各憑內功，發出罡氣，在那兒拚命了。

藍犂老人抬頭看到楊皓和蔣步雲、佟方並肩而來，他也是認識蔣步雲和佟方的，因此不由吃驚，就怕他們上前夾擊，那自己就非落敗受傷不可了。

因爲他在這時，和九天玄女相敵，也不過就是勢均力敵而已，二人鬢邊，都已微微出汗。

楊皓當然看得出九天玄女一時間勝不了藍犂老人來，略一轉念，計謀又生，因此高聲叫道：「你們且請住手，老夫有話要說。」

藍犂老人和九天玄女，這才一齊收回罡氣，各各分開，楊皓笑對藍犂老人說道：「藍犂老兒，老夫看你，也當累了，現在時已過午，便由老夫請你一餐，飽食之後，休息一番，然後由老夫來陪你玩兒幾下，你看如何？」

藍犂老人行事，向來心氣一動之後，便會不顧一切，因此笑道：「要老夫叨擾於你，倒也不敢當呢？」

楊皓道：「這又何妨？」說着便吩咐人取來酒菜，殷勤相勸。

藍犂老人和九天玄女比拚半日，也正饑餓，因此也不客氣，帶着徒弟，便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飽，立刻覺得精神一震，碗箸一放，便起身對楊皓說道：「你過來吧，老夫也試試你的功行如何好了。」

楊皓就是巴不得他如此，因爲以內功相較之人，久戰疲乏，乃是眞氣耗損之故，這時便應該趺坐調息，才能恢復，絕不是飽餐一頓，所能生效的。

這一點藍犂老人並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他目空一切，一時疏忽，就上了楊皓的當了。

楊皓說話，更是深沉，笑着問道：「你行了嗎？不要多休息一會兒嗎？」

楊皓這樣一說，藍犂老人是個好強心最甚的人，縱使想要多休息一下，也不好意開口了，因此祇好笑道：「對付你們這等虛盜浮名的人，還能累得着老夫嗎？」

楊皓笑道：「那老夫就要不客氣，你請先過招吧。」說着一拱手，立下門戶。

藍犂老人也就一拱手，然後猛然大喝一聲，腳下一錯，兩掌一分，一招「白鶴掠翅」，右掌便對楊皓斜削而來。

楊皓心有成竹，不避不讓，右手緩緩而起，「烘雲托月」，便向藍犂老人架去。

這一招看來雖緩，其實比電還疾，一下子便和藍犂老人手掌相接，扣個正着，發出內家眞力震壓過去。

藍犂老人沒想到楊皓一出手，便以內家功力相拚，這才覺得不妙，可是手掌巳經和楊皓相接，便

想撤回，也自來不及了，因此也就祇好發出眞氣，手指微扣，把楊皓敵住。

這時楊皓是有心而爲，所以一切都是有計劃的行爲，出手既然控制了先機，腳下也相准了實地站好。

相反的，藍犂老人雖然動手在先，但巳完全被迫處於被動地位，同時以疲乏之身，以當楊皓久蓄之勢，這強弱之分，巳不待戰而後明，所以藍犂老人功力雖高，這場虧也就不由而由的吃定了。

他們兩人就這麼站在那兒比拚，不多一會兒，便看到藍犂老人慢慢的矮了下去，臉色立變。

這是因爲楊皓謀定而行，立腳之處，剛好是兩根地樁的所在，而藍犂老人却站在浮土之上，同時兩人兩掌相接，又和遙遙相對不同，遙對比拚，所比拚的完全是氣，而實掌相接，則是氣與力，同時並行的了。

藍犂老人腳下既是浮土，所以拚着拚着，力道下沉，把土壓實下去，兩腳深入土中，人當然也就矮了下去了。

這一來，藍犂老人固然大驚，便是蔣步雲和佟方，也不由得爲之訝然失色，因爲他們都不知道楊皓腳下所踏之處，乃是地樁，祇以爲楊皓功力深厚，所以浮立不下，若果以之運用到輕功上去，那就達到「履空蹈虛」之境了。

內家較量，強弱本在毫厘之間，藍犂老人到了這時，那裡還敢再拚下去，因此大喝一聲，猛然運足力量，一推一摔，把手掙脫，同時身形離地，對着他的門徒，喝了聲：「我們走吧！」便領頭向莊

外衝去。

剛好蔣步雲等所站的地方，擋着藍犂老人的去路，所以藍犂老人瘋虎似的對他們遙遙打出雙掌，想把他們衝開。

蔣步雲見了，本能地閃身上前，發掌迎擊，兩下一碰，立刻轟然一聲大震，藍犂老人被震得退後幾步，轉頭便跑。

而蔣步雲也幌了幾幌，這才立定身形，同時也感到了雙臂發麻，心中不由得就想到了藍犂老人，果然厲害，當然也就聯想到了楊皓，因此又格外把楊皓看高了一層了。

蔣步雲正要去追藍犂，那裡楊皓已經喊住說道：「窮寇何勞大駕，容孩子們去處理，把他們逐了出去，也就算了。」

蔣步雲也就落得住手。

楊皓仍然十分安閑地把蔣步雲等重行邀到廳上，分別落座，不上多少時間，便有人來報，說是已把藍犂老人師徒驅逐下山，落荒而去。

楊皓也不再問，祇對蔣步雲笑道：「僥倖能把這老魔頭逐走，實在楊門大幸，現在老夫便派人前去，把令姪姑娘請來，還請蔣兄代爲致歉如何？」

蔣步雲這時既已對楊皓發生敬佩之心，因此也沒考慮，便答應了，說道：「有步雲在此，自應使她向閣下道歉陪罪才是。」

楊皓跟着又嘆息了一聲，對蔣步雲和佟方說道：「逆徒之事，家醜不可外揚，還請二兄代爲包荒，楊某感且不盡，當然楊某對他，也還是要依照家規處理，以向天下朋友謝罪的。」

說完之後，便又吩咐人去把史原帶來。

那史原這時已是心膽俱裂，除了軟癱在地下，直喊：「師父饒命」而外，早已面無人色。

楊皓臉色鐵青說道：「你還叫我師父做什麼？你的師父到底是誰呢？」說着便從懷中取出一把鋒快雪亮的小七首，向地下一擲，喝道：「現在你大概也無話可說了吧？是自己去自裁呢？還是要我派人動手。」

史原是個貪生怕死的人，已駭得祇剩下直打哆嗦的份兒。

楊皓看了，好不生氣，便向左右吩咐了一聲：「把他牽下去，我實在不要看他的這種樣兒。」

接着又道：「誰去代我執法？」

歸化元突然上前說道：「弟子願意前去。」

楊皓點頭答應，歸化元也就從地下拾起七首，跟着走了。

楊皓低頭沉思，祇是不語。

那知沒多一會兒，便一連來了兩撥人，急匆匆的說道：「師父！不好了。」

楊皓抬頭問道：「何事？」

有一撥人說道：「蔣姑娘不肯前來，已經走了。」

另一撥人說道：「歸化元存心叛師，打算把史原救走。」

這話一出，大家都不由驚得站了起來，尤其是楊皓和蔣步雲，更是窘不可當。

第二五章　一再叛離懊悔成疾　空勞點化定數有天

蔣碧釧的不肯前來和大家相見，倒也在蔣步雲的意料之中，所以蔣步雲站起身來，對楊皓非常抱歉的說道：「閣下不必爲這個丫頭關心，一切都是由我一時疏忽所致，因爲這丫頭的脾氣一向如此，從不肯向任何人低頭服輸，失禮之處，容我日後親自帶她前來向閣下陪罪吧！」

祇有白衣神君歸化元的忽然發生了叛背師門的行爲，倒眞的把大家嚇了一跳，甚至連重瞳叟楊皓都搞不清楚是會什麼事了。直氣得楞住在那兒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原來楊皓一向對於子侄門徒，非常慈愛，而妙峯山又仗着有他這一塊金字招牌撐着，沒有人敢來對他招惹，因此這些子侄門徒一直過着太平無事的日子，和外界絕少來往，因此自然十足表現出各個人的本來個性來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家貧顯孝子，板盪識忠臣。」這兩句話的確不錯，否則的話，以歸化元那樣胸有城府的人，又焉能常在楊家門下，而不爲楊皓所發現呢？

可是，歸化元因爲俏二郎史原乃是楊皓的得意心愛門徒，所得最多，因此歸化元盡量地對楊皓討好，想藉此從史原那兒，多得一點眞才實學，時日一久，兩人倒眞的熱絡得很，便暗地裡結爲生死的弟兄，這些事本來都是瞞着任何人的，所以楊皓也不知道。

這天史原既然叛師被擒，事情當然不小，而歸化元直等迎接蔣步雲等回來之後，這才知道，又那有不作急的道理，祇是仍還仗着楊皓對下慈愛，所以打算等客人走了之後，再找出人來，大家一起向楊皓懇求，從輕發落。

却萬沒想到楊皓由於史原在被擒之際，又喊了藍犂老人一聲：「師父救命！」而藍犂老人又傷了好幾個門人。

所以楊皓氣憤史原不過，爲着要當著蔣步雲的面前，嚴正家法，以挽回臉面，當時就發作起來，要處死史原。

歸化元一見，知道原來的計劃，已經萬萬來不及了，但他是個城府極深的人，略一轉念，便又計生，也不表露聲色，祇搶着上前討命，去對史原執行家法，而其實却是打算把史原放走。

便是楊皓查問起來，自己還可以推說是史原藉着自裁爲名，乘機逃走，而自己的功夫敵不住史原所致，那麼自己雖然仍免不了要受處罰，也就沒有什麼了不起了。

所以歸化元便把史原帶到後莊，平常子弟犯錯受罰的所在，立刻對史原輕輕的說出了自己的意思，並且解開了史原的穴道，要他反點自己，然後立刻逃走。

那知史原從被擒之時，被點了穴道，到這時已有半日之久，血脈一時活動不轉來，依舊混身痲木，那能動彈得了，歸化元無奈，依好又替他混身按摩。

可是就在這時，守在門外的弟子，見歸化元好久不出來，心中犯疑，便走進去探看。

史原大概也是命中犯絕，一見有人進來，便嚇得對歸化元叫道：「化元！你我是共生死的好弟兄，你既然答應了救我，你就趕快揹着我逃走吧，你看他們已經有人來了。」

史原如果不這樣叫喊，雖然有人來探看，歸化元還可以推說是史原已同意自裁謝師，所以這才爲他解開穴道，打通血脈，來人也就不好阻止了，那麼等到史原血脈通暢之時，兩人再全力冷不防的發作起來，也未嘗逃走不掉。

可是，史原這一叫喊，把事情說破，便連歸化元也沉不住氣了，同時又下意識地覺得他如此地叫喊開來，連累自己，因此突然之間，竟把史原恨了個死，那裡還肯救他，歸化元一縱身，衝着來人，發招打出。

走進來的兩個人，本沒想到歸化元有這樣的打算，所以雖然聽到史原叫喊，一下子衝來，又那裡經得起歸化元這樣變生突然之間，所以連還手閃讓，都沒有來得及，便被擊倒在地。

歸化元當然不敢停留，立刻飛身出屋，展開輕功，忘命地向莊外逃走去了。

等到被打倒在地的兩個人爬起來叫喊，另外再有人趕來，把事情弄清楚之後，歸化元却早已出了莊門。

楊文靜這時恰好在場，因此一面命人發出信號，命令沿山各處防守的人堵截，並向楊皓去報告，一面命人把史原看牢，自己也就帶着人追了下去。

楊皓一聽，當着蔣步雲和佟方等人的面前，這臉上那裡還能夠掛得住，早氣得老臉通紅，軟癱在

椅子上，直嚷：「該死！」其餘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蔣步雲和佟方知道他的心意，當然未便開口，大家面面相覷。

還是九天玄女走來說道：「現在生氣又有什麼用呢？棒頭出孝子，慣養忤逆兒，平時我說過多少次，你全不信，現在作急也無用了，還是乘此整頓一番吧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，還不能說遲哩。」

楊皓直看着蔣步雲和佟方，一語不發。

九天玄女當然也看得出來，便道：「你不必覺得這是丟人的事了，所幸他們兩位也不是外人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蔣步雲和佟方也才乘此上前，安慰了楊皓一番，說是：龍王九子，賢愚不等，這總是有的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楊文靜已回來報道：「歸化元雖被自己傷了，祇是未能便擒回來，現在已被他逃走下山，是否要立刻派人四出兜捕？」

楊皓想了半天，這才說道：「隨他去吧！」接着傳命令所有子弟人等，一起集合，然後當衆宣佈說道：「過去所有一切人等的錯誤，都是由於我管教不嚴所致，所以要由我完全負責，不過今後各人却要萬般小心，如果再有錯誤發生，便當重責不遺。」

說着便又把家規取出，重新朗讀了一遍，然後再接着說道：「這規定從明日開始，便要嚴格執行，所以現在如果仍然有人覺得難以遵守的話，儘管在今日下山，從此斷絕關係，我也絕不再攔阻於他。」說完之後不覺老淚橫流，洒滿衣襟。

其餘的子侄門人見了，也都心酸，一個個哭出聲來，跪滿當前，發誓學好，祇求楊皓不要傷心難過。

蔣步雲和佟方也不由爲之黯然，又勸了楊皓一陣。

楊皓這才命大家起來，又要命人把史原放走。

還是九天玄女和門下子弟一定不肯答應，說是：「史原乃是禍首罪魁，如果也這樣輕輕放過的話，將來再有人拿他做榜樣，又將奈何？」這才把史原當衆廢了。

楊皓到底還是命人替他買了一口大大的棺材，厚爲殮葬，才算了事。

蔣步雲也爲着不放心蔣碧釧，便向楊皓告辭，說是八月十五一準在王屋見面，下山而去。

楊皓又和佟方商量了一陣子之後，也就約好，由楊皓發信通知天下英雄，而由佟方先回王屋準備，楊皓隨後再去。

這時已是七月中旬，佟方雖想請楊皓一起走，但却也知道楊皓還有家事需要處理一番，所以也就沒有提起，祇携着孔廣生和白官英，先回王屋去了。

筆者記得小時作文時，不管任何題目到手，也不管用得上，用不上，開頭總喜歡用上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」，或是「光陰如白駒過隙」等這些句子，想起來雖然幼稚可笑，但仔細推敲，又何嘗有誤，三十年彈指卽過。而今自己也兩鬢飛霜，時日過去得之快，又何待言。

所以佟方等回到王屋，從七月中旬到八月十五，也不過就是三十天的功夫，過起來還不是眨眼就到嗎？便何況他們又要忙着爲來人作一切的安置準備呢？

到了八月初十左右，便已開始有人來了，第一批到的，便是武鄉山小諸葛郭英風，墨鳳凰申素芬、匡佛山玉佛寺長老了因、九龍山龍家九兄弟，以及黃花山銀髯叟童濟舟，小哪吒童烈父子等人。

接着九華山神拳紀登的徒弟女殃神齊鳴鳳也到了，說是：「師父因病起身不得，而師弟司馬權又有事在身，不克前來，所以命晚輩前來，聽候驅使。」

佟方並不知道她前來的主要目的，是在小諸葛郭英風的身上，並且因此將來又生出風波來，所以當時也殷勤招待。

封嵩祝和封世萍，也在十一趕到。

出山虎馬鴻飛和三道溝司徒陽城，也一齊聞訊趕來。

四海雲龍金德彰祇命人送了一封信，大家也都知道他的爲難之處，並未責備於他。

其餘來的武林好手，何下一二百人，一時間，王屋山上，便陡然的熱鬧起來。

正好曉月和八卦眞人其餘未遭難的門下寄名弟子，也都適時趕來，便和孔廣生、佟雲以及小義士白官英等分頭負責招待。

八月十三，重瞳叟楊皓和九天玄女也帶着四五個子弟來到。

佟方接進，一看楊皓的氣色，非常不好，知道他是爲歸化元生氣懊惱所致。

原來歸化元叛師逃走下山之後，因爲被楊文靜傷了他，所以不免懷恨在心，而一向隱藏在心底的惡性，也就發作起來，雖然他不敢去向妙峯山生事，但是腦筋一動，便又生出毒計，明目張膽地打着妙峯山的旗號，在宛平易縣一帶做起案來，強刼姦殺，無惡不作，鬧了個天翻地覆，俗語說得好：「生死有數，名譽難當。」

這一來，楊皓那裡還能受得了，尤其是當他派人去擒捕之時，歸化元已經又銷聲匿跡，逃得不知去向，幾經打聽，才知道他已經上阿尼馬卿山去投藍犂老人去了。

楊皓當時，便被這消息氣得昏了過去，醒來之後，依着九天玄女，便要立刻到阿尼馬卿山去，可是楊皓一算時日，如果去了，便絕對要趕不上八月十五王屋之約，而這事又是自己答應過出面主持的，不能說了不算。

所以祇好強忍心頭怒氣，先到王屋山來了，同時也想乘此請大家幫忙，在桃源事了之後，立刻轉向阿尼馬卿山，一鼓消滅魔宮。

所以到了八月十五日集會之時，首由佟方宣佈了長壽峯上之事，以及下桃源爲朝聖宮報仇之目的，請求大家同心合力，共襄盛舉。

武林之中，凡是正派人士，又有那一個不是恨透了桃花公主的，當然異口同聲，毫無異議，並且也立刻便推擁楊皓，主持其事。

這些事也都是事先說好了的，所以楊皓也不推辭，祇對群雄說出自己的要求，希望大家能在桃源

事了之後，轉向阿尼馬卿山去消滅魔宮。

武林中人，那個不是血性漢子，平常本就以除暴安良爲目的，這時當然滿口答應，並且決定在八月二十，便先往桃源動手。

接着便開出酒筵，大家暢飲。

這時屠龍居士蔣步雲也趕了前來，一見面便向楊皓告罪，說是：蔣碧釧天生牛性，自己也無奈她何，祇好以後慢慢再說吧。

楊皓當然不會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，這一席酒，便直吃到明月西下，這才住手，各自休息。

那知楊皓到底上了幾歲年紀，已是九十開外的人，加上這一向以來，心中懊惱，而這天夜裡又多飲了幾杯酒，更受了一些風寒，因此諸般一齊發作，第二天便一病不起。

雖然他本身功力極深，而當時又有很多高手在側，可以助他行功，但到底由於年齡太大了，用盡方法，依然無濟於事。

楊皓自己也就知道是大數已到，無可挽回的了，因此便對群雄說了，不能再和大家共事，非立刻返回妙峯山不可，否則便一定會客死途中。

群雄見了，當然無法挽留，祇好由着九天玄女和他帶來的門下子弟，伴送他回去。

不提楊皓到家即死，九天玄女也相繼亡故，上阿尼馬卿山找歸化元清理門戶的事，也祇好擱置下來，（此事在拙「河嶽流雲錄」中，另有交待）且還說王屋山上，群雄見楊皓一走，當然不能不再推

舉一個人出來主持其事，商量之下，有人便主張由佟方繼任，可是佟方一定不肯，並且改薦蔣步雲擔任。

大家聽了，也就同意，一致鼓掌擁護。

蔣步雲心裡雖然高興，但表面上却不能不客氣謙遜一番，說道：「兄弟樗櫟之材，實在不克當此重任，勉強而爲之，恐終難免隕越，還是請各位多多考慮一下，另選賢能，以免貽誤大事才好。」

群雄又那肯答應，正在紛紛勸他勉爲其難之際，那知人叢中發出一種聲音來，這聲音聽上去雖然並非是在高聲喊叫，但却已蓋在所有人的聲音之上，任何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那聲音說道：「對！蔣步雲的話是對的，他眞有自知之明，我第一個贊成他別攪進這混水坑裡去，這的確是他聰明的做法。」

這幾句話一入群雄之耳，群雄不由得都爲之大吃一驚，一個個連忙循聲找去，立刻便發現到有一個非常看不起眼的老和尚擠在人叢之中，這幾句話就正是出於他的口中，可是不獨沒有人認識於他，甚至連他從那兒來的，也都無人知道。

剛好這時，銀髯叟童濟舟和小哪吒童烈都在這老和尚的旁邊，他父子兩個，本來就是兩個性如烈火的人，一聽老和尚所說的話，拂逆衆情，心中早已不耐煩，因此也不問老和尚是誰，便開口喝道：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老和尚漫不經心的說道：「難道老僧還說錯了嗎？你們去問問他自己吧，是隨着你們去找麻煩好

呢？還是隨老僧去出家，做老僧的徒孫好，你們叫他自己衡量好了。」

小哪吒童烈已經怒不可遏地喝道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竟敢說出這樣的話來，莫不你是桃花老妖派來的奸細，想搗亂不成？」

老和尚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老僧爲着要消滅這老妖，已經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，你這娃兒竟敢對我說出這樣無禮的話來，不過你已經是個快死的人了，老僧當然也就祇好隨你說什麼去，決不與你計較便了。」

童烈聽老和尚罵他是個快死的人，越發大怒，一抬手，便對老和尚臉上打去。

照理說，童烈和老和尚當面而立，近在咫尺，這一巴掌打下去，老和尚說什麼也非挨上一下不可。

又誰知童烈這一掌打去，大家也沒見到老和尚閃讓，童烈的手便滑過了老和尚的頭，反而幾乎打到旁邊人的身上去。

童烈還想再打時，老和尚已開口說道：「老僧跟你說也是白搭，有什麼用呢？還是和蔣步雲當面去談好了。」

說時便想推開人叢，向蔣步雲走去。

童烈那肯放他就走，早也猛伸出手，從老和尚的背後抓老和尚的領頭，嘴裡還喊着：「你不跟我說話也不行，你已經罵了我，就想這麼一走了事了嗎？」

話聲才了，手已抓出，正好抓在一個領頭之上。

誰知被抓住的人却喊了起來說道：「小哪吒，你瘋了嗎？你抓住我的衣領做什麼？」

童烈再定睛一看時，手中抓住的，那裡是什麼老和尚，却明明是鄱陽湖長風萬里杜元顥，這一來，不由的楞了，連忙撒手，奇怪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兒，我明明看準了那老賊禿動手的，怎的會抓到你身上去了呢？這不是見了鬼了嗎？」

說時再抬頭四面去找老和尚，却已看到老和尚已經立在蔣步雲的身邊。

老和尚是怎樣從人叢之中擠過去的，不獨童烈未曾看清，便是在塲所有的群雄，也沒看出，甚至連蔣步雲，也祇覺得眼前閃了一閃，老和尚便已站在當面了。

群雄本來都非弱者，這樣一來，當然都已看出老和尚決非常人，因此一個個悄沒聲息地都被怔住了，立刻鴉雀無聲。

老和尚開口對蔣步雲說道：「你拿定了主意沒有？願意的話，馬上就跟我走，我的徒侄還在外面等着啦。」

蔣步雲心中好生爲難，雖然眼前的這個老和尚，自己已經看出，決非常人，但如果就憑着他一句話，馬上就跟着他去出家，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，尤其是老和尚開口閉口，總說是去當他的徒孫，這就格外的不像話了，說什麼，自己也是六十開外的人了，在江湖上萬兒，也不算小，又怎麼能夠掉過頭來，去當人家的徒孫呢？

況且楊皓一病，群雄公推自己主持桃源之事，又正是一個領袖群雄的好機會，更那裡能夠放過，

因此想了一想，這才故作大方地笑着說道：「老和尚一番美意，蔣某自應領情，更何況蔣某也早已有心向佛，以居士自居了呢？」

老和尚道：「這不就好了嗎？我們現在就走吧。」

蔣步雲道：「可是桃源之事，承蒙在場各位見愛，我又焉能撒手不管呢？所以你的美意，我也祇好暫時心領，日後再說了。」

老和尚道：「你眞的要去找麻煩嗎？」

蔣步雲道：「我實在無法拂逆衆情。」

老和尚嘆了一口說道：「老僧爲着愛護你，想以人力來勝天命，那知你依然大夢未醒，眞要叫老僧非常灰心了，不過總希望你再多想一想，老僧此次把我師侄找來，確是不易，他對我說，和你的緣份尚未到時，不應提早見面，還是老僧許他，願意幫助他完成宿願，他這才勉強回來，如果你再錯這個機會，將來不祇是要躭誤三十年正果，還得多招惹來一身推卸不開的麻煩啦，你這划得來嗎？」

蔣步雲聽了，心中也不由爲之一動，然而群雄又已開起口來，異口同聲的叫蔣步雲別聽老和尚的鬼話，蔣步雲想了又想，才又對老和尚問道：「老和尚的上下還沒有見示呢？」

老和尚道：「在你沒答應跟我去出家以前，是不能告訴你的，如果告訴了你，你便又落入貪字途中，不是眞心出家，那所生的魔障，便要格外不堪設想了。」

蔣步雲默然不語。

老和尚道：「你還不能決定嗎？」

蔣步雲也不開口，祇拿眼睛看了看群雄。

老和尚點點頭，又嘆了口氣說道：「刼運前定，天命難違，你善自保重吧，等到了時候，我再命人來指點你好了。」

也就在這時候，突然郭英風滿面倉惶地奔了過來，好像有什麼急得不得了的事要說似的，但尚未開口，一轉眼就看到了老和尚，不覺一楞，連所要講的話都忘了，祇「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怎麼你老人家也來了？」

老和尚也沒等他再說下去，哈哈一笑，聲音未了，人已無踪，竟連誰都不知道他是怎麼走的。

蔣步雲忙問郭英風道：「這老和尚你認識於他嗎？」

郭英風點頭說道：「他老人家不就是湖南太子廟中的太虛神僧嗎？」

蔣步雲聽了，不由楞住，連群雄也都一齊訝然。

原來太虛神僧在江湖之上，已成爲可望而不可卽的人物，武功之高，固然沒有人能夠忖測高深，而平時又絕少出來，所以識得他的人，也是極少極少，便連蔣步雲這樣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也都從來沒有見到過他。

十年之前，蔣步雲也曾慕名往訪，但太虛神僧始終不肯相見，祇叫人傳話給他，說是：「來意雖誠，動機不正，如果眞要相見，便應該皈依佛門，先自懺悔過去殺孽，廣積善因，到時自有相見之期

。」

蔣步雲知不可強，因此怏怏離去，但也就從此學佛，以居士自居了，這也就是說，仍對太虛神僧，深懷景仰之忱，那知今日相見，竟又失之失臂，在他心中，又怎能不後悔呢？

可是蔣步雲此刻塵孽未盡，雄心猶在，所以當着群雄面前，也不肯過份的表露出來，懊惱了一陣子之後，也就算了，立刻又注意到郭英風的倉惶臉色，知道必然有事，便問何故？

郭英風也才定過神來，皺着眉對蔣步雲和佟方說道：「我也實在沒有辦法了，還是請你們二位老人家去解勸解勸吧。」

郭英風這樣沒頭沒腦的一說，蔣步雲和佟方依然不明所以，便道：「你把事情說清楚了吧，要我們解勸誰呢？」

郭英風這才說出一番話來。

原來郭英風和墨鳳凰申素芬是師兄妹，並且也等於是未婚夫婦，這事作者在前面已曾說過，各位當然知道，所以他們一雙兩好，倒也恩愛，滿想在桃源事了，報了大仇之後，便可以合巹成婚，同偕白首了。

那知半路上忽然又殺出了一個女殃神齊鳴鳳來。

各位總還該記得，在孔廣生去九華山請神拳紀登之時，開門接話的人便是齊鳴鳳，一上來是冷冰冰的對付孔廣生，並且有不管閑事的表示，可是及至孔廣生在紀登面前，提到郭英風的時候，她才態度一變，變得非常熱情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原來女殃神齊鳴鳳和郭英風本是同鄉，兩家對門而居，從小青梅竹馬，在一起玩兒，一起長大了的。

這兩家的尊長，也就時常拿他們開玩笑，說他們是小兩口子，雖然當時他們年紀都小，不懂什麼，但小心靈上，已都深深的受了影響，郭英風總以丈夫自居，而齊鳴鳳也是對他親愛體貼。

及至到了齊鳴鳳十一二歲的時候，偶然被神拳紀登看中，認爲弟子，帶回九華習藝，這才把他倆分了開來。

郭英風到底是個男孩子，最初雖然也有點念念不捨，但時日一長，加之又來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師妹，墨鳳凰申素芬，也就在不知不覺之中，移情別戀了。

可是齊鳴鳳却依然念念不能忘懷於郭英風，最初還想在學藝完成之後，再回家向父母說出心事，那知她父母竟在一場瘟疫之中雙雙亡故，弄得齊鳴鳳成爲無家可歸的孤兒，祇有跟着師父過活了。後來武藝學成，正要出道走上江湖，心中正喜，認爲這一下便可以藉此自己去找郭英風了，那知就在此時，神拳紀登，又病倒了下來。

神拳紀登一生無兒無女，妻室又早已亡故，所以家中除了兩個徒弟而外，並無他人，而司馬權當時父母俱在，常常要回家探視，所以服侍神拳紀登的事，便無形之中，落到了齊鳴鳳的身上。

在平時，無人提起郭英風，齊鳴鳳倒也罷了，及至聽到孔廣生說郭英風在八月十五，準去王屋集

會，這就像一池靜止的春水之中，突然被投下了一粒石塊，泛起了一圈圈的漣漪一樣，齊鳴鳳當然會立刻意馬心猿，恨不得馬上就去和郭英風見面了。

所以在孔廣生走了之後，她便千方百計地硬把司馬權留下，照應着神拳紀登，自己反趕到王屋來了。

在齊鳴鳳的想法，她和郭英風見面之後，這婚姻大事絕對不會出什麼問題，所以一路之上，高興非常，焉知到了王屋一看，郭英風身邊，却已經多出了一個墨鳳凰申素芬來。

女兒的心，別的都能忍受，惟有此事，又怎麼能夠忍受得了，不過如果郭英風和申素芬這時已經成了親的話，齊鳴鳳也許便會死了這條心了。

可是她一打聽之下，知道郭英風和申素芬也不過和自己一樣，祇是口頭上有過這樣一句話而已，因此又不由得生出希望來，所以再三考慮之後，便找了一個機會，和郭英風單獨相處，一開口便開門見山的對郭英風說道：「英哥！我知道你絕不會忘了我們過去的事的，你現在打算何以處我呢？」

郭英風眞沒想到她會這樣單刀直入，不由怔住，怔了好一會兒，依然說不出話來。

齊鳴鳳便又接着說道：「難道你就忘了嗎？你要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，你欺負我，我也忍着，尤其是在分別的時候，你不是還一定拉住我不肯讓我走的嗎？一直到我答應了你，武藝學成之後，就回來嫁給你，你才放手的嗎？這些事也不過才過去了十年啊，你便忘得乾乾淨淨了嗎？」

郭英風想了好久，這才說道：「鳳妹，這些事都是小孩子時代的事，那能作準呢？何況我現在又已經和申師妹訂了婚呢？」

齊鳴鳳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「小孩子的事？你知道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嗎？若說你現在已有婚約，可是我們的婚約還要在先啊。」

郭英風道：「我這次的婚約，是先父做主的。」

齊鳴鳳道：「難道我們的婚約便不是由兩家父母做主的嗎？郭英風，你好啊！我聽了你的話，等了你十幾年，可是你今天竟對我這樣，我這算是認識了你了，我要把這件事當着大家說出來，叫大家來評評這個理。」說着淚抛粉腮，掉頭就走。

郭英風連忙一伸手，拉住了她說道：「鳳妹！妳不能去，妳這樣一做，叫我能拿什麼臉去見人呢？」

齊鳴鳳道：「我管不着。」

郭英風祇好拉住她不放，又千妹妹，萬妹妹的叫個不停，說是：「千萬別嚷出去，慢慢的再商量好了。」說着又拉着齊鳴鳳依偎坐下，打算慢慢的勸解於她。

誰知窗外突然「哼」了一聲，跟着門開處，申素芬已經滿臉不屑地當門而立，身後正跟着飛天豹子申福，在那兒說道：「姑娘，妳看看，這沒有錯吧！」

原來就在齊鳴鳳約郭英風單獨談話的時候，申福便留了心，暗暗的跟在他們身後，把話都聽了去了。

申福是申素芬家中的家生小廝，並且也和申素芬出生入死，一起受過災難，當然對申素芬忠心非常，所以心想：「這還了得，這樣一來，不是要害苦了我們姑娘了嗎？」因此連忙回身，便去把申素芬找了前來。

申素芬初猶不信，可是一見之下，郭英風正好和齊鳴鳳依偎而坐，一股酸勁兒，當然也就立刻上透頂門，放下臉色，對郭英風冷笑說道：「你好！我今天才算是認清楚了你了，原來你竟是這樣的一個人。」

說完之後，轉身就走。

郭英風這一急，就越發的厲害了，喊了一聲：「素妹！」便想起身去拉住申素芬。

可是齊鳴鳳想來，又那裡能容他這麼做，早已暗暗的制住了郭英風，不許他動。

在齊鳴鳳想來，申素芬這一氣走，對她無疑的非常有利，可是却沒想到，申素芬才一轉身要走，申福已經當門把她攔住。

說道：「姑娘！妳怎麼能走呢？妳就這麼讓了他們嗎？天下那有這樣的道理呢？」

同時郭英風也掙開了齊鳴鳳，上前拉住申素芬說道：「素妹，妳不要走，妳聽我說。」

申素芬這時已經氣透了郭英風，連忙一甩手說道：「你替我放正經點，我可不是那些下作女人，能容得你輕薄胡來的。」

齊鳴鳳聽了，心想：「這不明明是在罵我嗎？」因此立刻臉上一紅，柳眉倒豎，上前一步，對申素芬嬌叱道：「妳說什麼？妳知道我和他的關係嗎？妳給我嘴裡放乾淨一點的好。」

申素芬是個大家小姐出身的人，所以也是一個一向高傲慣了的脾氣，冷笑說道：「妳是個什麼東西，妳那配和我說話。」

申福一心祇知道幫助自己的小姐，也就跟着對齊鳴鳳大罵起來。

郭英風這一來可就難壞了，雖然他是個有名的小諸葛，但這種事情臨到了他的頭上，也會把他鬧了個手足無措起來。

第二六章　四路齊進入谷陷伏　一念差錯斷臂結仇

申素芬和齊鳴鳳二人，越吵越兇，又夾着一個申福在內，簡直大有一觸卽發，非動手不可之勢。

郭英風無可奈何，左一個揖，右一個揖，勸了這個，勸不了那個，勸了那個，勸不了這個，一急之下，也就掉下淚來說道：「妳們兩個到底要我怎麼樣呢？這樣吵鬧下去，我們又都有什麼臉去見人呢？」

申素芬到底出身不同，想了一想，也覺得這樣不是個意思，因此喝住申福，不叫開口，回頭對郭英風說道：「你好，你做得好，我讓你們也就是了。」說完便喝命申福，一同離去。

申福見申素芬動了眞氣，也就不敢再多說了。

郭英風連忙追去，可是申素芬已經把門關好，任憑郭英風在門外如何解釋，始終給他一個不理不睬。

剛好這時，齊鳴鳳又走了過來，在齊鳴鳳意思，本來是想來向申素芬解釋，不惜讓步，與申素芬化恨爲好，共效英皇，同事郭英風。

可是郭英風沒容她開口，便指着她叫道：「這都是妳，都是妳鬧出來的，這可叫我如何是好？」

齊鳴鳳一聽，也就立刻覺得賽如冷水澆心一般，心想：「他已如此無情無意，心中祇有別人，全忘了我，我如果再去向人家低頭，那不是要自討沒趣嗎？」

因此一陣心酸，血氣上湧，張口便吐了一口鮮血，人也就昏倒了過去。

郭英風嚇了一跳，無可奈何，祇好伸手抱起了齊鳴鳳，打算把她送回房中。

可是身後却又傳來了申素芬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你走吧，你這一走了，就再也不要來了。」

郭英風這時那裡還顧得了許多，祇好硬着頭皮，把齊鳴鳳送回房中，救醒轉來。

齊鳴鳳睜開眼，看了郭英風一會兒，這才流淚說道：「你走吧，這本是我錯了，我不該來的，現在我休息一下，就要走了，我師父還病着啦！但願你們能夠一雙兩好，白頭偕老，我也就高興了。」

郭英風聽了，心中雖然高興，可是仍怕齊鳴鳳心中難受，連忙打疊起萬般溫柔，安慰於她。

齊鳴鳳也不理睬，祇緊閉着眼睛，催他快走。

郭英風這才退了出來，立刻向申素芬那兒趕去，打算把這情形告訴給申素芬知道。

誰知申素芬已在打點行李，說什麼也不容郭英風開口，祇道：「你走吧，你們本是從小伴侶，有約在先，而我大仇在身，一日不報，一日心中難安，所以雖然和你有過口頭婚約，但却是出於萬不得已，現在她既然來了，正好做我的替身，我這馬上就要離開這兒，但願你們宜室宜家，我也就高興了。」

說完之後，更不容郭英風開口，便把郭英風趕了出來。

郭英風這一來那得不作急，空有一肚子的計謀，祇因爲心亂如麻，竟一點主意也想不出來了，因

此這才萬般無奈，來找蔣步雲和佟方幫忙。

蔣步雲和佟方便連忙趕去，先勸申素芬，要她以親仇爲重，縱有任何問題，也須在桃源事了之後再說。

郭英風也顧不得有蔣步雲和佟方在側了，早已連連打躬作揖，妹妹喊不離口，指天誓日，表露眞心，申素芬這才打消了走意。

蔣步雲便又和佟方去看齊鳴鳳，這邊的話就好說得多了，先贈了她一粒「九天補元大還丹」，讓她服了下去，接着又隱約吐露了一點意思，表示願意幫她的忙，使她能夠和申素芬共效英皇，不過事情却作急不得，總須在桃源事了之後再說，而在這一段時間之內，最好能夠不露聲色才好。

齊鳴鳳聽了，那有不願意的道理，便也打消了走意，同時她本來也不過是一時急怒攻心，發動虛火，吐出了一口血，並無大碍，所以「九天補元大還丹」服了下去之後，也就立刻痊癒了。

從十五到二十，前後也不過五天光景，而王屋雖說離桃源不遠，但也有一兩天的路程，所以動手的日期雖然定在二十，但啟程的日期，却非在十八不可了。

因此這三天之內，王屋山上爲着準備一切，好不忙碌，直至十七日晚間，才算完全就緒，應用各物，固然一起齊全，人也分派定了，一起分做四路八隊，包圍而上，前面的一隊負責攻擊頭陣，後面的一隊，負責增援堵截，佈置之週詳嚴密，誠無異與天羅地網，其志也就在於想把桃花公主一鼓聚殲。

當日晚上，西路的人馬便首先出發了，因爲他們要從潼關回頭，向東包抄，所以非早點上路不可

，這一路的負責人，便是江臯鈞徒彭不疑和長風萬里杜元顥，分領前後兩隊。

第二天黎明，其餘六隊，也都分別上路，南路的領隊，是銀髯叟童濟舟和小諸葛郭英風，北路的領隊是玉佛寺長老了因，和龍家九兄弟的老大金龍龍瑞。

西路是主力，所以由蔣步雲和佟方親自率領，浩浩蕩蕩，直奔桃源而去，各路連絡的人，都是輕功上選的人。

依照原來所知道的桃源的情形，桃花公主的魔宮，雖在閿鄉華山之陰的一個深谷之中，但在閿鄉、盤頭、閿底以及恒農河一帶，都有她放出來的哨卡，以張耳目。

可是這次四路八隊人馬，沿途搜索前進，並未發現到任何阻碍，便已直達華山脚下，不由得都一起猶疑起來，不敢直逼魔宮，四面連絡之後，重又聚會到一起，再做商量。

有人便認爲是桃花公主已得到風聲，逃走去了。

但再一研究之後，却又認爲不致於如此，因爲桃花公主的魔宮，是她幾十年來所辛苦經營起來的，隱僻之至，所以決不至於就這樣輕易放棄，因此商量到最後，還是蔣步雲做了最後的決定，認爲：「既已來此，不論如何，總應該見一個眞章才是，不入虎穴，又焉能便得虎子。」所以還是決定，不顧一切的向魔宮前進，祇是把四路人馬重新做了一個安排，由西路蔣步雲領着大家爲第一撥，在前開路。

南北兩路，合做第二撥居中，西路人馬作殿，前後呼應，步步謹愼向前，踏上華山之後，翻過兩

座山頭，便來到一座山口。

這山口平常絕少人至，鳥道崎嶇，極其難走，蔣步雲自己領先，來到山口，便約住大家，暫勿輕進，把當地的形勢相了一相，才轉身對大家說道：「這裡已經到了，進入出口，不上十里，便是桃花公主的魔宮所在地……桃花谷。」

佟方也是個心細如髮的人，略一計算之後，便對蔣步雲說道：「蔣兄認爲進谷之前，是否還應該再做一次佈置呢？」

蔣步雲道：「我也正在考慮，怕桃花公主在這山口兩旁的山上，設有埋伏，如果我們冒昧進谷，他們居高臨下的發作起來，那我們就非吃虧不可了，尤其是她把沿途多處哨卡撤走之後，很有集中力量和我們孤注一擲之勢，所以就不得不格外的小心從事了。」

佟方道：「小弟也正是這樣想法，現在該怎麼辦呢？」

蔣步雲道：「我想首先佔住這兩邊的山頭，然後再行前進，以策安全。」

說話之間，後面的兩撥人馬，也已陸續來到，大家合在一處。

蔣步雲便把這番情形，又對大家說了一遍，大家當然贊同，當卽由佟方帶着孔廣生和二十幾個高手，去佔領左面山頭，玉佛寺長老了因帶人去佔領右面的山頭，並且約好，其餘的人暫時留在谷外，聽候消息，再行進山，同時也全體戒備，準備接應。

孔廣生便隨着佟方，和大家一起向左面山頭上，搜索過去，直到山頭之上，依然不見任何人影。

縱目向山裡一看，山口之內，便是一個奇大無比的山谷，谷中桃林遍佈，景色宜人，桃林深處，魔宮隱約可見，並且極目看去，也依稀看到宮前人影，來去走動。

孔廣生便說給佟方聽了。

這時了因也已帶着人上了右面的山頭，兩下一打招呼，所見大致相同。

佟方想了一想，便命孔廣生把這些情形，去告訴蔣步雲知道，請他作主。

孔廣生飛奔下山，對蔣步雲說了。

蔣步雲略一沉吟，便道：「這是我們的機會來了，山口既然無人，我們當然可以省掉不少事，而魔宮前面，既有人影走動，就格外證明了桃花公主並未離此他去了。」

小諸葛郭英風到底心細，便道：「老前輩所說這些，都有道理，但又怎樣去解釋老妖撤去哨卡之事呢？依晚輩看來，這其中恐怕還有蹊蹺，倒不得不妨着她點兒啦。」

蔣步雲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縱使老妖有所安排，難道我們有這些人在，還怕了她不成？」

郭英風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法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，所以還是謹愼一點的好，因爲……。」

郭英風本來想說：「因爲先父臨終之前，曾經算過，此行可能有險。」

可是申素芬心恨殺害父母仇人，怕郭英風再說下去，打擊了大家的銳氣，大仇不能立報，因此連忙一拉郭英風，不容他再說下去，便對郭英風說道：「蔣老英雄江湖前輩，難道還不曉得這些嗎？要

你多嘴做什麼？」

郭英風自從申素芬前天鬧着要離開他，這幾天以來，便費盡心事去與她周旋，方才能使她回心轉意，言歸於好，所以這時見申素芬一阻攔，當然也就不敢再說下去了，祇好連忙把話頭截住。

蔣步雲雖然也追問了一聲：「你說因爲什麼？」

郭英風看了申素芬一眼，便扯到旁邊去，說了一句無關緊要的話道：「老前輩做主就好。」

蔣步雲道：「我當然也要防着她的，現在雖然進山，但原先的西路人馬，仍請彭賢弟和杜仁兄帶着，分別守住山口兩端，一面防止谷內魔宮之中，有人逃走，一面防備谷外有人來與老妖增援，也就是了。」

大家聽了，都覺得這樣佈置，週密之至，郭英風當然也就沒有再說什麼。

蔣步雲便命孔廣生再上山頭，通知佟方，並招呼了因，一起注意戒備，自己便當頭領先，帶着群雄進入出口，向桃花谷內走去。

沒有多久，便已安全進了桃花谷，佟方和了因也都從山頭上下來，又聚在一處。

蔣步雲道：「你們兩位還是多辛苦一點吧，各帶原有的人，認定魔宮方向，分從兩旁向前搜索，如果發現有警，立刻大家連絡，如果沒有什麼，便在到達魔宮里餘外停止下來，等我們大家到時，再一起上前好了。」

佟方和了因便又帶着人分頭向前走去。

在路上，孔廣生便緊隨在佟方身側，輕輕的把郭英風的情形告訴了佟方。並且說出自己和郭英風也有同感。

佟方道：「小諸葛沒說出爲什麼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申姑娘把他一攔，他便不開口了，但我已看出他的神色有異，恐怕一定有什麼事故在內啦。」

佟方想了又想，然後說道：「他父親乃是有名的神算子，如果他父親在時，或許會算出什麼來，但他父親已死，而且我也知道，他父親並未把那一套算法，傳授於他，所以他雖然機智過人，却是不會算的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焉知他父親不會有什麼遺言交代於他呢？」

佟方道：「如果有的話，這種大事，他又怎能不說出來呢？我看也不至於會有什麼了不起的。」

他們這麼說着，早已走了差不多有一半路程了，魔宮雖然已經清清楚楚的在三五里外，但依然毫無動靜可言。

這時已來到一片桃林之前，佟方仍然照樣的領着大家，覓路上前，但孔廣生已看出不善，一把拉住佟方說道：「師伯且請止步，我看這裡似乎有點不對呢？」

佟方道：「你看出了什麼了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師伯請看，現在已是八月深秋天氣，而這裡的一片桃林却異乎尋常的繁花似錦，不

是顯得有點蹊蹺嗎？」

佟方道：「山谷深暖，也許是氣候使然罷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不然！這山谷之中，到處桃林遍佈，過去五七里地中所見的桃樹，雖然枝葉茂盛，却無花，爲何到了這裡，便要特殊起來了呢？」

佟方回頭一看，果然不同，便也懷疑起來。

孔廣生再仔細一研究之下，便又發現了可疑之點，對佟方說道：「師伯，你瞧，這一片桃林每株樹間的栽種的間距，也似乎有道理在其中哩！你看它不都是攢三聚五，一簇簇地，都非常整齊嗎？莫不是這竟是一座陣勢，就像魚腹浦的八卦陣一樣呢？現在我倒明白了，大概桃花老妖便是仗着有此陣勢在此，所以這才若無其事，故作悠閑的了。」

孔廣生說完，佟方方在點頭不語，研究沉吟之際，身後群雄之中，已有兩個脾氣急躁的兄弟說道：「魚腹浦的八卦陣，雖說乃是諸葛武侯所留，但我兄弟也曾去過，祇不過是幾十堆石塊而已，並無奇處，因爲我兄弟也曾進去走過，完全進出自如，根本就不像書上所說的那麼神乎其神，諸葛武侯的玩意兒，也不過如此，這一片桃林，又怎會有什麼了不起呢？你別疑神見鬼的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魚腹浦的八卦陣也許是年月過久，在江潮衝擊之下，殘破不全了，所以這才失去了它的靈敏，而這片桃林，却明明是攢三聚五，暗合三才五行在內，況且桃花公主又是曾得到過一部『桃花魔宮』，我們又怎能夠不謹愼而行呢？」

那兄弟二人，乃是有名的兩個怪貨，天生成的一付死不服人的脾氣，你說是東，他就偏偏要說是西，不抬杠就好像活不下去似的，所以江湖上送了他哥兒倆兩個綽號，老大叫做瘋牛林濤，老二叫做蠻牛林波。

林氏兄弟個性如此，那肯服輸，早就跳起來對孔廣生說道：「你才多大一點的娃兒，難道就能比咱們哥兒倆懂得多？照你這樣畏首畏尾的不敢向前，乾脆回到娘懷裡去吃楂兒去好了，江湖上是沒有你走的路的，你說這片桃林有鬼，我們偏就是不信，進去走給你看看好了。」

說着也不再和別人商量，立刻排衆而前，直向桃林奔去。

孔廣生說聲：「不好！」連攔都沒有攔得及，林氏兄弟已雙雙突入桃林之中。

這也是林氏兄弟，命該如此，進得桃林，沒上三五步，眼前一花，立刻景物全非，那裡還有什麼桃樹桃花，所有看到的，儘是嵯峨怪石，惡水窮山而已。

林氏兄弟這時，才不由得慌張起來，四面亂竄，打算退出，可是那裡還容得他們自己做主，一陣狂風過處，祇聞到了一陣奇香，沁入腦海，當時便是一陣昏暗，撲地便倒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

孔廣生等在林外的人，也祇不過看到林中起了一陣輕烟，便立刻失去了林氏兄弟的踪影，好不駭然，那裡還敢再進去。

佟方立刻命大家速退，去和蔣步雲會合，商量如何應付，一面命孔廣生去通知了因，要他們注意。

孔廣生展開輕功，去找了因，剛好到得正是時候，了因等也都到了一片桃林的邊緣，如果孔廣生遲到一步，也許就要不堪設想了。

了因等聽說林氏兄弟已經遇險，因此也不敢向前，隨即和孔廣生後退，與大家會合。

這時蔣步雲已聽到了佟方的報告，正皺着眉頭在沉思，好一會兒，才又抬頭來說道：「我們且去看一看好了。」

說着便又領着大家，來到那片桃林之前，仔細一研究，又飛身上了身後樹梢，極目看去，便看到這座桃林，竟把魔宮圍在當中，除了在西南和西北兩個角落之上，各有一條空隙，似乎是兩處進出的通路而外，其餘都延綿成了一片。

蔣步雲下得樹梢，對大家一說這情形，便主張分開兩路，從那兩個口子進去，攻擊魔宮。

但群雄之中，也有比較穩健的人，便認爲這樣未免太過冒險，主張先破了這座桃林，然後再進去不遲，否則的話，桃林不破，縱使能夠僥倖進入魔宮，萬一竟是中了桃花公主的誘敵之計，那不是要弄成後路斷絕。束手待擒的情形了嗎？

那知大家正在商量之際，突然山口外面，已經傳來了一陣喊殺叫喊之聲。

蔣步雲聲才入耳，便立刻大驚，叫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

緊跟着說道：「我們已經中了老妖之計了，大家速退。」

可是他們還沒退上多遠，便已看到原來守在山口兩邊的人，紛紛逃來，一個個面色大變，氣喘不

休地說道：「糟了，我們上了老妖的圈套了。」

就在這時，彭不疑也已揹着杜元顯奔來。

大家搶前一看，杜元顯已經奄奄一息。祇說了一句：「兄弟已矣，請各位代我報仇，」元顯死也瞑目了。」說完之後，便已死去。

大家都不由得驚慌失色，忙問所以？

原來那桃花老妖在群雄王屋聚會的第二天，便已得到消息，知道群雄是挾憤而來，倒也吃驚不小，尤其是巫山陽台峯陰陽洞的陰陽叟和天魔女葉半紅夫婦，大同玄牝老妖伍平，以及呂梁山七指伽儺凶僧閑情這幾個妖孽，格外心驚。便勸桃花公主他遷，暫時躲避風頭。

可是桃花公主仔細盤算之下，一則捨不下這多年的辛苦經營，二則時日已極急迫。搬遷之事，根本措手不及，尤其是她仗着魔宮佈置嚴密，桃林變化神奇，便決定留下，和群雄一拚，並且爲安群魔之心，又當面把桃林的變化，表演給群魔看了一遍，群魔這才放下心來，幫助桃花公主，桃花公主也就定下計策。

撤去所有哨卡，除了自己親自帶着人在山口外面埋伏之外，其餘的人，都一起留在魔宮之中，打算等群雄進入谷中之後，然後自己從谷外殺進，封閉谷口，來一個一網打盡。

所以就在彭不疑和杜元顯帶着人守住山口，蔣步雲率衆進谷不久之後。桃花公主便已帶人突出，三面包圍上來。

杜元顥扼守外口，他雖然也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但却不是桃花公主的對手，尤其是桃花公主忽然從谷外殺進，更是大出於他的意料之外，所以心中早慌，略一接觸，便告不支，一步步的被迫着向谷內退去。

及至彭不疑聞訊，率衆來援，但依然無濟於事，眼看跟着自已的群雄，已經死傷了好幾個，心想：「於是再硬撐下去，徒多死傷，而無補於事，倒不如乾脆退進谷中，和大隊會合的好。」

主意想定，便和杜元顥打了個招呼，雙雙死纏住桃花公主，一面命群雄先行撤退，等群雄去遠，這才撤下桃花公主，轉身飛跑。

桃花公主雖然沒有追趕，但放出了一條「桃花赤線蛇」來，杜元顥便被那蛇在脖子上咬了一口，彭不疑一見，連忙搶着把杜元顥向背上一揹，捨命而行。

杜元顥雖死，蔣步雲仍替他檢查了一遍，轉身對大家說道：「他所中的乃是桃花公主的『桃花赤線蛇』，這蛇的毒液，奇毒無比，中上之後，祇要毒氣攻心，便無可救藥了。」

這時旁邊還有一人，也是腿上被咬了一口，正在呻吟挨命，孔廣生心中一動，連忙從懷中掏出蛇寶。

走向那人，也不開口，便把蛇寶按在那人的創口之上，在孔廣生的意思，也不過是因爲聽司徒陽城說起過，蛇寶可以拔毒，所以這才姑妄一試，誰知說也奇怪，那中毒之人，本來已有一條赤線在肉內，從創口向上漫延，一條大腿也跟着赤線腫成巨桶粗細，痛苦不堪，可是這蛇寶一按上去，便自動吸緊，不再脫落，眼看那條赤線，又好像被什麼力量拉住了似的，又拉了回來，黃水從瘡口排出，沒上一盞茶時，蛇寶自動落地，那人不獨痛苦全失，便連腫也消了，一躍而起，好不高興。

蔣步雲沒想到孔廣生身邊會有這種寶物，而群雄見了，也不由得精神爲之一振，齊聲說道：「現在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蔣步雲道：「奪回山口，留下出路，然後再說好了。」說完之後，便立刻帶着群雄，向山口趕去。

但沒走多遠，便看到山口附近，發出了一連五支訊號，蔣步雲知道不妙，便又命群雄停了下來，找了一塊空濶之地，結成一個陣勢。

然後說道：「現在山口必然已被老妖封鎖無疑，我們與其不知虛實，前去冒險，不如乾脆在此，以逸待勞的好。」

群雄當然無話。

果然沒過多久，便看到四面人影，密如蔴林，一步步的向群雄逼將過來，爲數何下數百，而且穿着怪異，一律短衣短褲，魔裝打扮。

桃花公主當頭持劍指揮，把群雄四面包圍定了之後，這才躍身向前，對蔣步雲笑道：「你們眞是些不怕死的東西啊，八卦賊道的收場，難道你們還沒看到嗎？今天你們竟敢撞到我這兒來，那不是你們自己找死，還有什麼呢？現在你們已在我的包圍之中，是識相的，乾脆乘早投降，入我門下，我便

饒過你們不死，否則的話，現在山口已經被我封住，你們成了甕中之鼈，想突圍逃命，也是辦不到的了。」

蔣步雲見勢已如此，也不理她，孔廣生更是急於想知道八卦眞人和諸天壽的確實消息，便想了個主意，暗暗的對蔣步雲說了。

蔣步雲一想也對，便開口向桃花公主笑道：「老妖無恥，口出狂言，妳知道我們今天是怎麼來的嗎？妳又何嘗能夠奈何於八卦道友呢？」

蔣步雲這樣含糊其解的一說，本是有意如此，所以說完之後，便注意起桃花公主的神色來以便確定八卦眞人到底是已遭毒手，還是尚在人間？

果然桃花公主一時不察，說道：「老牛鼻子當時雖然僥倖逃出性命，把你們搬了來，但又能奈我何，還不是要你們也把性命賠墊在裡面嗎？」

蔣步雲聽了，好不高興，便是群雄，既然知道了八卦眞人並未遭到毒手，心中也自放心了不少，因此士氣又不由得爲之一振，一個個的便指着桃花公主大罵起來。

桃花公主又怎麼忍受得了，喝了一聲：「你們既然不接受我的好意，要自己找死，那也就怨不得我了。」說時伸手向後一抬，命群魔一湧上前。

群雄見了，也就不敢怠慢，立刻一場鏖戰，便已展開，殺聲震天，慘風四起，兩邊不免互有傷亡。

蔣步雲本想自己去鬥桃花公主，但却已被七指伽儺凶僧閑情截住，殺做一堆。

佟方和孔廣生雙戰大同玄牝老妖。

郭英風和申素芬帶着申福與桃花太歲、小桃紅等幾個小妖殺在一起。

了因大師和天魔女殺了個難解難分。

龍家九兄弟圍住陰陽叟和夭桃，以及陰陽童子。

其餘群雄，便衝向那些小妖窩中，砍瓜切菜似的大殺起來，非常得手，半個時辰之後，幾百個小妖，便被去了一半。

桃花公主這時正和銀髯叟童濟舟，小哪吒童烈以及女殃神齊鳴鳳，小義士白官英殺得難解難分，眼看到小妖紛紛死亡，好不作急，跟着又看到魔宮之中，一把大火，衝天而起，更是心神大亂，竟幾乎爲齊鳴鳳所傷。

就在這一亂之中，孔廣生和佟方已經奮起神威雙劍齊舉，把玄牝老妖劈做三半邊，橫屍在地。

蔣步雲也發出「屠龍功」，打了七指伽儺一掌，七指伽儺掉頭放腿便跑，蔣步雲也就追了下去。

可是龍氏九兄弟和陰陽叟父子以及夭桃動手，以九敵三，但仍然不是人家的敵手，早被傷了兩三個。

佟方一見，便又帶着孔廣生上前相助，這才把形勢穩住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申素芬已殺了半面娘子，郭英風砍了紅豆仙姑，申福打死了龍陽生，桃花太歲和

小桃紅嚇得心膽俱裂，捨命飛逃而去。

郭英風要追，申素芬拉住說道：「殺死我父母家人的仇人，是桃花老妖，我們還是去找她吧！」說着便向桃花公主這一邊趕來。

那知到得面前之際，正好是桃花公主大發雌威，一劍取了小哪吒童烈的性命。

童濟舟見童烈被殺，心中大痛，那裡還顧得了去厮殺，已老淚横流，抱起了小哪吒的屍體，退過一邊，把桃花公主祇交給了齊鳴鳳和白官英。

白官英雖然不是桃花公主的對手，但齊鳴鳳却能勉力支持，死纏住桃花公主不放，一面看到郭英風趕來，便又高聲呼喊，要他上前幫忙。

郭英風一見，便想上前，可是申素芬忽然想起了在王屋山的事，一縷酸氣，又復燃起，一把拉住了郭英風，不叫上前，並且不知不覺的說了一句：「我們別去管她的事。」

這話一入齊鳴鳳的耳中，好不痛恨，手下一鬆，便被桃花公主抽出手，放起「桃花赤線蛇」來，對着齊鳴鳳飛去。

白官英見了，嚇得大聲急叫，要齊鳴鳳注意，可是那裡還來得及，「桃花赤線蛇」早就箭也似的，叮上了齊鳴鳳的臂膊，咬了一口，並且又沿着手臂，向上遊行。

齊鳴鳳大吃一驚，不由慘叫起來，用力一摔，却又沒能摔得脫，所幸她神志未昏，又知道「桃花赤線蛇」奇毒非常，因此咬着牙，自己横劍一揮，硬生生的自己把一條左臂，砍落地上，可是眼看桃花公主又是跟踪殺到。

郭英風見了，那裡還能再忍耐得住，連忙摔脫申素芬，搶上前去，截住桃花公主，這才在千鈞一髮之際，救下了齊鳴鳳的性命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孔廣生聽到了白官英發喊，轉頭看到，便也捨了夭桃，趕來搶救，可是郭英風已經快一步接住了桃花公主，和白官英兩人，向桃花公主兩面夾攻。

孔廣生見齊鳴鳳斷了一臂，痛得在那兒直轉，連忙上前扶住她，說道：「妳這可怎麼是好？」

齊鳴鳳臉色蒼白，咬緊牙關，說道：「你且別跟我說這些，我百寶囊裡有一個小白玉瓶，你替我掏出來，倒兩粒藥給我好了。」

孔廣生依着做了，又替她把藥瓶放回百寶囊。

齊鳴鳳服藥之後，似乎疼痛被止住了。

便又對孔廣生說道：「我所服下去的藥，乃是我師父的秘方，功能止血止痛，如果是普通的傷勢，生命也許可以無妨，但我所受的傷，乃是老妖的『桃花赤線蛇』所傷，是否毒已侵入，尚未可知，我知道你有一塊蛇寶，但不知你是否可以借給我用一用。」

孔廣生人本忠厚，見到齊鳴鳳這樣，連考慮都沒考慮，便把蛇寶掏出，交給了齊鳴鳳。

齊鳴鳳說道：「現在我在這兒無法使用，所以不能馬上就還給你，不過無論如何，我終歸會還給你的，你相信不相信得過去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沒有關係，等妳用了之後，再還給我好了。」

齊鳴鳳謝了一聲，便又把那個白玉瓶掏出，送給了孔廣生，接着便道：「那我要先走一步了，再見吧。」

跟着從地上撿起斷臂，對申素芬恨恨地說了一句：「申素芬！妳記住好了，此仇終於有一天是要報復的，妳等着吧！」說完之後，便展開輕功，飛也似的去了。

孔廣生一見，連忙喊道：「齊姑娘，妳且慢走一步，我還有話要對妳說。」

第二七章　合力同心膚功克奏　追踪覓跡訊息渺茫

孔廣生喊齊鳴鳳的用意，是見她傷勢過重，怕她奔跑之際，承受不住。

可是齊鳴鳳早已一縷烟似的突出重圍，走得無影無踪，也就在這時候，孔廣生一轉頭，便又看到郭英風已臨險境。

原來郭英風接住桃花公主之後，雖然他是滿腔怒氣，出手狠辣，但那裡能夠是桃花公主的對手。白官英又是僅僅能夠自顧，幫不了多大的忙。

而申素芬因爲由於自己一念私心，阻止了郭英風上前，致使齊鳴鳳受傷斷臂，心中正在懊惱，却又被齊鳴鳳在臨走之前，罵了幾句，不由得便怔呆在那兒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所以十招不到，郭英風便已被桃花的劍光逼住，陷入危險之中，而夭桃又已衝了過來，向郭英風夾擊。

孔廣生見到，那裡還顧得了再去追齊鳴鳳，連忙大喝一聲：「妖孽休要傷人，我來了。」說時揮劍而上，可是却被夭桃截住。

申素芬這才驚醒過來，帶着申福，打算向前助戰。

可是桃花公主沒等他們近前，便已猛下殺手，一招「廻風落葉」，盪開了郭英風的劍，緊跟着嬌

叱一聲，劍尖吞吐之間，已在郭英風的胸膛之上，刺了一個窟窿。

郭英風仰身便倒，連叫都沒有叫出一聲，便已死去。

申素芬見了，心膽俱裂，任什麼也顧不得了，慘叫一聲，衝上前去，便撲在郭英風的屍體之上，放聲痛哭起來。

桃花公主也眞狠毒，反手一掌，便對申素芬的背心拍下。

申福雖然在旁看到，抵死上前救護，但桃花公主的掌風，已在申素芬的背上刮了一下，把申素芬也打翻在地，兩眼發白，口吐鮮血。

申福一見不好，顧不得再去和桃花公主動手，乘着白官英一劍對桃花公主刺到，桃花公主反身去迎敵之際，連忙從地上一把抱起申素芬，向背上一揹，也自走了。

孔廣生這時好不作急，眼看白官英和桃花公主單打獨鬥，遲早便非送命不可，可是自己又爲夭桃纏住，無法分身上前相助。

那知就在這時，孔廣生突然覺得眼前人影一閃，耳中聽到一聲嬌笑，說是：「宗兄，別急，我來幫你。」

孔廣生定睛看時，不是蔣碧釧，還有誰人？

原來蔣碧釧從妙峯山負氣走後，到底不能忘懷於孔廣生，所以這次聽說群雄來桃源大擧，也就趕了來了，侵入桃花谷之後，便找到了孔廣生，立刻上前幫助。

蔣碧釧來勢如電，一出手便劍如暴雨，把夭桃罩住，根本沒等夭桃還手，嬌喝一聲，劍光向下一罩，夭桃便自了賬，屍橫就地。

孔廣生見了，好不高興，連忙轉身，搶上前去，幫助白官英，雙戰桃花公主。

蔣碧釧殺了夭桃之後，便也轉了過去，一面吩咐孔廣生和白官英住手，一面便把桃花公主接了過去，廝拚起來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都看到她殺夭桃的樣兒，知道她比自己要高得多，因此也就退過一邊，幫助了因長老去鬥天魔女和小桃紅以及桃花太歲去了。

原來小桃紅和桃花太歲被郭英風和申素芬殺敗之後，正在逃命，但一回頭又見郭英風和申素芬並未追來，便又幫着天魔女去鬥了因長老了。

了因長老雖然武功精純，單鬥天魔女時，頗能佔着上風，但小桃紅和桃花太歲這一參加進來，就有點感到吃力了。

時間一久，便不由得氣喘噓噓起來，若不是孔廣生和白官英及時上前搶救，恐怕他的一條老命，也就要靠不住了。

孔廣生奮起神威，纏住桃花太歲，並且運起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力透劍尖，使個粘字訣，便吸住了桃花太歲的兵刃，直壓下去。

桃花太歲內功也有基礎，起初倒也沒有放在心上，祇笑喝了一聲：「你想與本太歲比拚眞力，這

不是在自己找死了嗎？」說着也就發出魔功，與孔廣生相較起來。

孔廣生這時，已把「先天大乘神功」磨練得百尺竿頭，又進一步，而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乃是佛家護身降魔大法，進可以克敵，退可以自保，祇要深得其中三昧之時，則可以達到剛柔互濟，進退由心的境界。

孔廣生試了一試，知道足可應付桃花太歲而有餘，因此心中便生出欲取反予之心，假作功差一籌，略爲退縮，以驕桃花太歲之心。

桃花太歲果然就上了他的大當，狂笑說道：「這不就是你的死期到了嗎？」說着便運足功力，強壓過來。

各位當然也都知道：「善戰者，未進先留退路，然後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，如果躁急猛進，那就非身臨險境不可了。

所以桃花太歲這一猛進，孔廣生不由心中暗喜，立刻急退三步，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轉運左掌，同時劍尖一領，把桃花太歲的兵刃，引向一邊。

使他門戶開放，大喝一聲：「着！」腳下一停，左掌疾推而出，直向桃花太歲的胸前擊去。

這幾招之快，直似同時出手一般，桃花太歲雖說是桃花公主的得意門徒，但在驕敵之下，又何嘗能想得到，當然也就防不勝防了，立刻被孔廣生結結實實的在胸膛之上，打了一掌，悶哼一聲，倒彈出去二三丈遠，四仰八叉地甩在地上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四面八方，叱聲齊起。

原來蔣碧釧和桃花公主鬥着，竟自打了個平手，而蔣碧釧向來是得理不饒人的，見桃花公主並不能勝過自己，因此便一面手下殺招迭出，一面嘴裡冷嘲熱諷地，儘佔起便宜來，把桃花公主挖苦了個夠。

桃花公主眼看到手下妖徒，死傷大半，同時魔宮火起，知道已經又有能手進來，破了她的根本之地，所以她原先打算把群雄逼入桃林，憑魔法去傷人之計，也都用不上了，心中當然是恨怒萬分。

這一見蔣碧釧如此，那裡還能忍受得住，緊攻三劍，逼退蔣碧釧，一伸手，便又從懷中掏出了「桃花赤線蛇」，手揚處，桃花赤線蛇便箭也似的向蔣碧釧射到。

蔣碧釧不知道這是毒蛇，却以爲是一種暗器，所以她展開手法一撈，便把桃花赤線蛇撈在手中，入掌之後，方才覺得不對，但已被桃花赤線蛇緊緊的咬住脈門。

蔣碧釧雖說武功超群，人也膽大，但到了這個時候，連甩幾甩，未能把桃花赤線蛇甩脫，也就嚇得尖聲急叫起來了。

桃花公主見已得手，狂笑如梟，劍尖一順，便又向蔣碧釧刺到。

而蔣步雲這時也已收拾掉了七指伽儺凶僧閑情，並且也看到了蔣碧釧來到，在和桃花公主動手，怕她吃虧，正打算前來接過桃花公主，沒想到他人還未到，桃花公主便已放出了桃花赤線蛇，傷了蔣碧釧。

因此心頭一急，也就怒叱一聲，飛身前來，人未落地，掌風已對桃花公主劈去。

蔣步雲功力之深，已是一等一的人物，所以桃花公主無法再去取蔣碧釧的性命，祇好退縱開去，穩住身形，然後和蔣步雲動手。

若照平常說來，桃花公主也未見得便會輸給了蔣步雲，可是蔣步雲這時正在急怒之中，一招一着，莫非是以全力在施爲平生的絕學殺招，所以桃花公主便被迫得連連後退，心膽俱寒了。

孔廣生雖說是怕蔣碧釧對他糾纏，但在這時，眼看到桃花赤線蛇仍然死叮在她的手腕之上，又那能坐視不救，所以也就飛身上前，來到蔣碧釧的身旁，手起一劍，把桃花赤線蛇，揮爲兩段。

桃花赤線蛇這才一張口，跌落地上。

孔廣生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了，一把拉住了蔣碧釧的手腕，一看之下，那隻十指尖蕊的柔荑，已經腫成了一個肉饅相似，而且一條紅線，又已沿臂上伸。

孔廣生一想，蛇寶已被齊鳴鳳取去，心中好不作急，祇好暫時手上一用力，把蔣碧釧的袖口撕開，又從自己的衣襟之上，撕下了一條布條，攔在紅線前面，替蔣碧釧細緊，使血脈隔絕，暫時制止毒氣蔓延。

蔣碧釧在孔廣生的愛顧之下，又見孔廣生焦急於色，祇以爲是孔廣生對自己有情，心中一甜，不獨忘記了自己已經身臨絕境，同時連疼痛也都忘了，祇一歪身，偎倚在孔廣生懷中，儘情的去享受那一番溫柔去了。

孔廣生也祇道她是蛇毒發作，體力不支，因此又跌坐下來，把她擁在懷中。

蔣碧釧便格外的如了心願，仰着頭對孔廣生說道：「你別爲我作急，我是不要緊的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怎能不要緊呢？妳知道妳已經被桃花赤線蛇咬了嗎？而我的蛇寶，又已被齊鳴鳳借走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蔣碧釧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祇要你對我這樣，我便死而無怨了。」說着便探頭把櫻唇向孔廣生嘴上送到。

孔廣生本能地讓了開去。

蔣碧釧臉色一慘說道：「你還是……」說着淚珠兒拋滾而下。

孔廣生心腸本軟，一見這樣一個將死的人，對他如此情深，也不由得不忍堅拒起來，說道：「碧釧！並不是我不愛妳，而是我實在不能愛妳，因爲妳還不知道，我已經是個成了家，有了妻室的人了。」

蔣碧釧道：「那你還是愛我的了？」

孔廣生默然不知如何回答。

蔣碧釧道：「你能告訴我，我非常高興，不管你有妻室沒有，我還是愛你的，今生雖然已矣，我們便訂上一個來生之約吧。」

說着一伸那隻未曾受傷的手臂，勾住了孔廣生的脖子，四唇相接，甜蜜蜜的吻了起來。

孔廣生至此，也就不忍再拒，便也緊緊的把蔣碧釧抱住，但心頭之上，總有一個死的陰影存在着，因此眼淚也不由拋滾下來，落在蔣碧釧的粉腮之上。

蔣碧釧滿足地深深的噓了一口氣說道：「你別難過了，能這樣，我就已經非常的滿足了。」

也就在這時候，蔣步雲又奔了回來，看了蔣碧釧一眼之後，焦急萬分的說道：「廣生！你怎的還沒有用蛇寶替她醫治呢！」

孔廣生連忙回道：「蛇寶已被齊姑娘借走了。」

蔣步雲大驚說道：「有這事嗎？這便如何是好？她是向那一方面走的？」

孔廣生指了方向。

佟方這時，也已殺了陰陽叟，便把陰陽童子交給了龍家兄弟，自己趕奔前來。

蔣步雲便對佟方說道：「佟兄！這裡大勢已定，而舍姪女命在旦夕，所以我已無法再留下來，要馬上去替她療毒，善後之事，一切有勞，小弟謀事不終，亦請代向群雄婉為告罪，感且不盡。」

說完之後，便從孔廣生懷裡接過蔣碧釧，打算就走。

佟方道：「桃花老怪現在何處呢？」

蔣步雲用手遠遠一指說道：「那不是嗎？八卦道友聞訊，帶着一個姓諸的小徒弟趕來，首先破了老妖的魔宮和那片桃林，便出來把老妖從我手中接了過去，所以我才能來照應碧釧了。」

說完之後，祇道了一聲：「再見。」抱着蔣碧釧。幾個縱跳，便自走得無影無踪。

蔣步雲這一走，便是去追尋齊鳴鳳，打算取蛇寶為蔣碧釧拔毒，但結果並未找到齊鳴鳳，以致蔣碧釧終未得救，毒發死去，蔣步雲便又懷恨踏遍天涯，去找桃花公主報仇，也未找着，太虛神僧才又去渡化於他，並且為他說明前因後果，找桃花公主報仇之事，尚有一個時期，才能實現。

蔣步雲正當心灰意懶之時，便也跟隨太虛神僧出了家，由覺明大師替他剃度，收為弟子。

後來齊鳴鳳知道了蔣碧釧的死，是由於她取走蛇寶所致，所以對蔣步雲和天山神女感到非常抱歉，便曲意和他們姊弟接交，圖贖前愆，這些後話，都在拙著「河嶽流雲錄」中，另有交待，這且不提。

單說孔廣生聽蔣步雲說是八卦眞人已經來了，並且帶着一個姓諸的小弟子，便想到一定是諸天壽無疑，連忙依着蔣步雲所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便看到遠遠的八卦眞人正在和桃花公主交手，而跟在八卦眞人旁邊的人，不是諸天壽，又還是誰呢？

孔廣生心中一喜，忙喊一聲：「天壽弟！我在這兒。」但這時谷中到處在廝殺着，喊聲連天，諸天壽又正隨着八卦眞人在追趕桃花公主，那裡還能夠聽得到。

孔廣生正想追上前去，可是耳邊又已聽到了一聲慘叫：「廣生兄救我。」

孔廣生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小義士白官英，一個失手，已被小桃紅挑去兵刃，白官英正跳起身來，打算退避之時，小桃紅却比他更快，腳下一點，人已向前，舉劍一揮，便把白官英的雙腿齊膝以下，一齊削斷。

若不是佟方上前截住小桃紅，白官英的性命，便要不保了。

孔廣生見白官英斷了雙腿，痛得在地上直滾，那裡還能夠顧得去和諸天壽見面，連忙抱起白官英，又把齊鳴鳳所贈的藥掏了出來，倒出三粒，給白官英服下一粒，又嚼爛了兩粒，替他敷在斷腿的創口之上。

這藥果然靈效非常，敷上不久，便已止痛止血，孔廣生便又脫下外衣，撕成條條布片，一方面替白官英把兩腿包好，一方面便把白官英綑負在自己的背上，這是因爲他雙腿已折，無法行動之故，收拾妥當之後，心中到底還是放不下諸天壽去？

因此便又就這麼負着白官英？向諸天壽趕去。

可是這時桃花公主已被八卦眞人殺敗，正在忘命地向華山之上逃去，八卦眞人和諸天壽也就緊跟在後面窮追不捨。

孔廣生身上揹着一個人，當然速度快不起來，追着追着，便和前面的人，距離越拉越遠，心中好不着急，便一面追趕，一面高聲叫喊起來，但八卦眞人和諸天壽又那裡能夠聽得到。

白官英在孔廣生背上，心知孔廣生急於要和諸天壽見面，祇爲自己所累，走不向前，便道：「廣生兄！你放下我去追令師弟去吧。」

孔廣生又怎肯這樣做法，白官英連聲催促不已，孔廣生道：「朋友相處，貴在能共患難，如果我現在便把你放下不管，我還能算做人嗎？」

這時八卦眞人和諸天壽追趕桃花公主，已沒入萬山叢中，踪影不見，孔廣生也就停下了步來，不再追趕。

心想：「既然天壽未死，遲早總是會見得到的。」因此也就暫時忍耐下來，回身去找佟方。

佟方已經誅了小桃紅，並且也帶着群雄把剩下來的群妖，例如天魔女葉半紅，墀光寺中的九凶十惡，以及桃花公主的門下，一起殺了個乾乾淨淨，就祇逃跑了惡頭陀和陰陽童子兩人。

而群雄之中，也損傷了不少。

長風萬里杜元頴，小諸葛郭英風，小哪吒童烈，還有龍家的兩個兄弟以及曉月，都已喪命。

蔣碧釧受傷，爲蔣步雲救走，申素芬，爲申福救走，齊鳴鳳斷臂，自己走了，白官英斷了雙腿，由孔廣生揹着。

封世萍、佟雲、馬繼芳，也都受了傷，不過尚無性命之憂。

其餘各路英雄，死傷的當然也不在少數，不能一一敍述，正是：瓦罐不離井上破，英雄難免陣前亡。

不過這些死傷的英雄，功績却也不小，雖然沒有能夠馬上便把桃花公主除去，但却已犂庭掃穴，搗掉了她的窩子，使她在三十年內，深藏潛伏，不敢出頭，爲人間取得一度安樂太平了。

而他們自己的聲名，也從此傳誦在武林之間，膾炙人口，所以一個人的生死，並無分別，而是要生，便生得有價值，死，也死得有價值，這才是眞正了解生死眞諦的大英雄，大豪傑啦！閑話少說。

且說佟方帶着群雄，把桃花谷掃盪清楚之後，魔宮早已變成一堆灰燼，佟方又帶着人在那片桃林

之中，放起了一把火來，然後把魔宮中人的屍體，一一投入林中，焚化乾淨，以免掩埋麻煩。

其餘自己一方面人的屍體，除了林氏兄弟的兩具，喪失在桃林之中，遍尋無着而外，其餘的都一起帶出谷外，運到閿鄉，買棺材衣衾，厚殮起來，有人的便由他們自己人帶回去殯埋，沒有人的，便由佟方派人，送回他們的故鄉，交給他們的家屬。

群雄因爲事情已了，也就沒再到王屋山去，祇在閿鄉向佟方作別，各自散去。

孔廣生心中到底放不下諸天壽，便對佟方說明要走，佟方知道挽留不住，便自聽他。

白官英也急於要見到師父八卦眞人，所以要跟着孔廣生一起走，孔廣生不忍推辭，便也祇好仍然揹着他，向佟方告辭上路。

孔廣生和白官英商量之下，便決定先上華山，循着八卦眞人追趕桃花公主的那條路去打聽，比較容易得多，所以仍然折回桃花谷，然後向華山之上走去。

一路見人就問，果然有些人曾經看到他們三個人過，一路問去，便已到了華山頂上，這裡雖非華山主峯，但由於華山之陰，所以秋風颯颯，侵體生寒，晚露晨霜，尤爲嚴酷。

孔廣生揹着白官英，趕路心急，雖然冷月東上，仍然不肯休息，心想：「照這樣看起來，八卦道長和天壽弟，一定已經越過華山無疑，那麼早一點翻過山去，也許容易打聽一些。」

所以白官英一再要孔廣生休息，孔廣生祇是不聽，借着月色，仍向山頂上爬去，剛交子正，便已到了絕頂之上，抬頭一看，忽然看到十丈開外，有一個人，正趺坐在一株松樹底下。

白官英也自看到了，便對孔廣生說道：「這倒運氣，在這絕頂之上，夜半三更，會遇上了人，不是又可以打聽一番了嗎？」

孔廣生也自高興，正要向前，但白官英再仔細一看，便不由得對孔廣生低聲說道：「廣生兄且慢上前。」

孔廣生停下說道：「所爲何事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我看此人必非善類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你怎麼看得出來的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你看他不是赤身露體的坐在這寒風之中，伸着兩掌不斷的在搓揉嗎？我曾經聽我師父說過，魔道之中，有一種功力，名爲『寒風毒掌』，練習的方法，就正是這個樣兒，所以我們還是以不去招惹於他爲是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眞的有這回事嗎？」

白官英道：「我們既有正事在身，寧可無事才好，又何必去自找麻煩呢？」

孔廣生一想也對，便不再開口，打算繞道過去。

誰知孔廣生正在張望覓路之際，那人已經發現了他們，衣也不穿，便伸手從旁揀起了一把青銅蛾眉刺站起身來，赤身露體，幾個縱跳，便穿到孔廣生的面前。

起初的意思，好像立刻就要動手，但再一看到孔廣生背上的白官英，乃是一個斷了雙腿之人，因

此又停了下來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是誰？從那兒來的？」

孔廣生平生不善說謊，因此答道：「我們乃從王屋山而來，打算尋找八卦道長，但不知閣下高姓大名？有否看到八卦道長打從此地經過？能否見告？」

那人怔了半晌，兩眼在孔廣生的身上，不住的上下打量，好一會兒，這才開口說道：「依着我的脾氣便非殺了你們不可，但你們既然是王屋的人，而且和八卦老道又有往來，我便暫且饒過你們一次，你們乘早給我滾吧。」

白官英見這人說話，非常無禮，心中好生不舒服，因此說道：「閣下怎的這樣不近人情呢？這華山並非你們私有，便是我們路過此處，又沒有得罪於你，那裡就會犯上了死罪了呢？本來我們打算繞道過去，不與你打交道，但你這樣一說，我們倒不能不與你把事情弄弄清楚呢？」

那人聽了，立刻大怒說道：「你這是找死不成？」說着一順手中的蛾眉刺，便對白官英刺到。

孔廣生當然不能容他刺着白官英，一閃身形，便自讓過。

那人一連幾刺，招招狠毒，孔廣生揹着一個白官英，閃躲起來，異常吃力，而白官英又在背上叫道：「廣生兄！這東西萬萬留他不得，他在這兒，練習魔功，將來定會爲世人大害，所以還是乘他未練成之前，先除掉了他算了。」

同時那人也是一招比一招狠毒，一柄蛾眉刺，招招指向他二人的要害，所以孔廣生迫不得已，也就擧手還招，並且運起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憑掌風逼開了那人的蛾眉刺，同時伸手一點，便點了那人

的穴道。

這一來那人那裡還能動得了，早就泥塑木雕地站在那兒，一動不動，並且滿臉恐懼之色，盎然於面，嘴裡也不斷的向孔廣生告起饒來，說是自己從來沒有害過任何人。

孔廣生本無殺人之心，因此問道：「你不用怕，我決不殺你，祇要你能好好回我的話就是。」

那人連聲應是不迭。

孔廣生便問那人姓名？

那人說是姓冷，名洪冰。

白官英對於黑白兩道人物，却非常之熟，却也沒聽說過有這樣一個人過。當然也就是說，這人並沒有什麼惡迹可尋了，因此也不由得把殺心收起，沒再催孔廣生動手。

其實那人却是一個心地最爲狠毒的獨脚強盜，平時做案，永遠獨來獨去，殺人採花，無所不爲，祇因爲他行踪隱密，從不與江湖上任何人交往，所以無人識得他罷了。

這次是他偶然獲得了習「寒風毒掌」的方法，因此便一個人偸偸的走到這華山絕頂之上，練習起來，沒想到却又被孔廣生和白官英撞見，如果孔廣生眞的能夠就殺了他，倒也爲人間免去了將來的一些災難，可是這一念仁慈，便又留下了後患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言。

孔廣生便又勸了他一番，要他放棄練習魔功，轉入正道，眞的有意習武的話，可以改習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並且也把練習「先天大乘神功」的初步口訣，傳授給他。

冷洪冰這時祇想活命，所以無論孔廣生說什麼，他都無不應承。

孔廣生秉樂人爲善之心，也自高興，因此又擧手一掌，拍開了冷洪冰的穴道，並且告訴他自己現在有事，不能帶他同行，將來他在初步練好之後，儘可以再去尋找自己。

冷洪冰滿口答應。

孔廣生便和他作別，自行上路去了。

冷洪冰等孔廣生去遠之後，這才咬牙切齒的指着孔廣生的去路駡道：「死不掉的小子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膽敢教訓起老子來了，你記住好了，今天老子雖然栽在你的手裡，但祇要老子有一日把『寒風毒掌』練成之後，看有好的夠你吃的，你等着好了，如果老子此仇不報，也就不能算做人了。」

冷洪冰本是個心狠的傢伙，所以駡了一陣之後，仍怕孔廣生回來，再找自己的麻煩，因此立刻收拾，搬去別處，好在華山大極，群峯密佈，人跡罕至之處，隨處皆有，仍然練習他的「寒風毒掌」魔功去了，並且也眞的在魔功練成之後，踏遍天涯，去找過孔廣生一陣子，打算報仇，但却沒有找到。

所以直到三十年後，孔廣生的弟子干蔭宗在金馬嶺上和他相遇，他仍然記起前仇，要把這口仇報在干蔭宗的頭上。（事詳拙著河嶽流雲錄）這是後話，暫且不談。

單說孔廣生揹着白官英，翻過華山之後，仍然一路打聽，可是消息已經越來越不容易，即就是有人說起，也是模糊不清，沒有個準信兒。

不過孔廣生和白官英並不因此灰心，仍然向前追尋，這一天來到陝西藍田，忽然聽說南方長毛造

了反，聲勢浩大非常，並且有一路已經攻入江西，有向浙江進犯的模樣。

浙江乃是孔廣生的鄉梓之地，聽了之後，那有不作急的道理，同時又想起了諸天香臥病在床，一定尚未痊癒，那麼如果能夠把諸天壽確在人間的消息告訴於她，也就一定會對她的病情有利了，所以格外歸心似箭，眞恨不得能夠一步便從陝西跨到浙江，但又碍着有一個斷了雙腿的白官英在側，安置既無可安置，帶着走又實在累贅不堪，便格外的沒有了主意，所以憂慮惶急，簡直不知如何是好。

白官英本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，又在江湖上歷練多時，那有看不出的道理，並且心裡也久已想到，這樣長久的累着孔廣生，自己也實在覺得過意不去，更何況讓自己這樣累着孔廣生去尋着八卦眞人，也不便當，所以不如乾脆自己定居下來，祇讓孔廣生一個前去尋找，也許還要容易得多，現在又看到孔廣生爲着長毛侵浙的事，焦慮不堪。

因此便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廣生兄！你我相處，於今雖祇有三個月，但我却早已把你看成自己的親生兄長一樣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夠把我留在這兒，自己一個人立刻回鄉，去探視大嫂一番好了。」

孔廣生聽了，那肯答應。

但白官英又接着說道：「你依着我這麼做去，是絕對不會有錯的，更何況你將來還可以回來看我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天下那有這種道理，我孔廣生也絕不能做出這種無義之事，去叫江湖上的朋友笑駡於我。」

白官英道：「這是我的主意，又關你何事？」

孔廣生祇是不答應。

白官英道：「廣生兄！我之所以要你這樣做法，也不完全爲的是你，而是我想和恩師早日見面，你想想看，由你帶着我這樣一個殘廢，在這茫茫天涯去尋人，又那裡能夠尋找得到，所以不如讓你一人前去的好，找到我恩師之後，再來把我送到他老人家那兒去，不是你也有了個交待，我也獲得安身之所了嗎？否則的話，長久這樣拖拉下去，對你對我，都是沒有好處的。」

孔廣生仍然不肯答應，定要帶着白官英一起走。

白官英想了一想，故意作色說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呢？現在賊氛已起，而你又非回鄉不可，你叫我一個殘廢之人，身入險地，你就能夠有十分的把握，保護住我的生命嗎？萬一我竟遭到賊人的毒手，你又將如何對得起我呢？好了，我與其到那時候去送死在亂軍之中，倒不如乾脆死在這兒，還要安逸得多了。」

說時拔出寶劍，便要自刎。

孔廣生連忙一把奪過寶劍，擲在地上，抱住白官英說道：「賢弟！你怎能這樣做呢？」言畢淚流滿面。

白官英仍然故意作態說道：「誰叫你不肯答應於我呢？不然的話，隨時隨地，我總有辦法自裁，你是防不勝防的。」

孔廣生作急說道：「我又怎能讓你一個人留在這陌生無靠的地方呢？」

白官英說道：「藍田產玉，而我對這一門又有特殊的愛好，那麼我便暫設玉舖於此，並且雇用一個人爲我服務，也就是了。」

孔廣生爭執了半日，終於敵不過白官英的心志已定，祇好答應，取出兩粒蛇珠，一粒賣了，爲他買屋買貨，雇人安排，一粒便交給白官英，以備緩急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沒上兩天，便已一切舒齊，孔廣生又在這兩天之中，把「先天大乘神功」的口訣傳了白官英，並吩咐了許多話，要白官英在自己未曾回來之前，隱姓埋名，以免招惹是非。

白官英也都一一接受答應，兩人這才依依不捨的洒淚而別。

不提白官英在藍田一住便是幾十年，且表孔廣生單獨上路之後，心急如火，不分日夜的向浙江趕路而去，在路上也曾聽人說起過，八卦眞人已去浙江，所以格外加緊趕路，沒上多日，便已到了諸暨城外，眼望故鄉依舊，好不高興，因此便一直向自己家中走去，滿想諸天香已在眼前，可以暢敘一番了。

那知剛才走到門前，抬頭一看，便不由得大吃一驚，直似遭受了驚雷掣電一樣的打擊，眼瞪目呆，楞在那兒，那裡還能說得出半句話來。

第二八章　歸故里痛悼鼓盆歌
奮神威獨拉猪婆龍

這時候孔廣生所贖囘的諸公弼的故宅門前，人進人出，鬧烘烘地亂成一片，一口黑漆大棺材，正向宅裡抬進。

孔廣生心下一涼，立刻便意會不好，有心想奔進去看個究竟，但也不知道有一股什麼力量拉住兩隻脚，就是走不向前，站在那兒，眼看着亂烘烘的人群，心裡跟着大亂了起來，但若問自己在想些什麼？恐怕連孔廣生自己也說不出來。

孔廣生就這樣痴呆呆的站在路當中好一會兒，忽然有人從孔廣生身後撞了他一下，孔廣生本能地側身讓了一讓。

但撞着孔廣生的那人，已經開口罵了起來，道：「好狗不攔路，實在閑着沒事了嗎？人家死了人，有什麼好看的，眞要認爲是瞧着熱鬧的話，乾脆囘去也死上兩口子，慢慢地去瞧，不就得了嗎？」

孔廣生心中正亂，挨了這一頓罵之後，也沒生氣，掉頭一看那人，手中正抱着一大堆裝殮用的衣衾之屬，那人身後還有幾個抱着錫箔紙錁之類的人。

孔廣生也沒看出那幾個人是誰？反倒陪笑問道：「借問一句，這家子是誰不在了。」

那人見孔廣生說話和氣，不好意思不答，便道：「他家大娘子昨天去世了，你問怎的？」

孔廣生一聽，祇覺得耳朵裡轟然一聲，靈魂兒當時就出了竅，痴呆呆地跟着那人的說話便重複了一句，說道：「他家大娘子昨天去世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你認識他家嗎？」

孔廣生也不再開口。

那人道：「既然不認識人家，又問個什麼呢？這不是親家母哭家堂，多此一舉嗎？不過你既然問了，我便告訴你，讓你長長見識也好，這家人家就是名震江湖的大俠孔廣生的家裡，孔大俠現在不在家，他大娘子日夜想他不歸，等不及，便在昨天夜裡伸伸腿走了，我們是全盛茶莊上的夥計，奉了掌櫃的命令，來替他家辦事的，你這該完全明白了吧。」

這人話才說完，他身後的一個夥計，却是認識孔廣生的，便不由得「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不就是孔大爺囘來了嗎？」

那先前罵人的人問道：「孔大爺在那兒？」

那人一指孔廣生道：「這位不就是孔大爺嗎？」

說着便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孔大爺！你囘來啦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是的！我囘來了，我是趕囘來的。」

那人道：「您已經聽到了大娘不好的消息，才趕囘來的嗎？但您囘來得太遲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是囘來得太遲了。」

那先前罵人的人，一見自己所罵的便是孔廣生，便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拉開腿就岔了開去。

這時孔家的佣人，也都看到了，一齊湧上前來，哭着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大爺！你回來了，你早回來一步不好嗎？大娘在昨夜三更去世了，臨死以前，還喊着您和諸大爺的名字呢？」

孔廣生這時已經急痛攻心，痰迷心竅，所以祇睜着眼睛，毫無表情的說道：「她還喊着我和天壽的名字？」

那幾個佣人不知就裏，答道：「可不是嗎？自從大爺走後，大娘為着思念着您和諸大爺，日夜以淚洗面，幾個月來，就沒有起過一天床，每次您的信回來了，她沒拆開之前，倒是非常的高興。可是拆開看了之後，結果總是大哭一場，病勢也就一天比一天重了起來，到了最近一向時，又謠傳着說是長毛造了反，就要打到浙江來了，大娘便越發的焦急了起來，昨夜三更，人就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她……她就……。」

那佣人話未說完，孔廣生忽然煞神似的，一伸手握住了那人的脈門，大聲叫道：「她怎麼樣？她就死了是不是？」

孔廣生天生神力，又在急痛之中，那人怎能吃得消，早就痛得蹲下身子，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道：「大爺撒手，痛死我了。」

孔廣生這一出聲大叫，真氣上沖，恰巧把淤塞在胸口間的一塊痰，衝了開來，一張口，吐落地上，人也跟着清醒過來。

略一定神，便放下了那人，淚流滿面，一提腳，飛也似的衝進門內，到得上房，看到諸天香直挺挺的仰臥在床上，兩眼圓睜在那兒並未閉上。

孔廣生這時那還顧得什麼？早就飛撲上去，抱住諸天香的屍體，大哭起來，叫道：「姊姊！我對不起妳，妳死得太傷心了，我知道妳是不能瞑目的。」呼天搶地，左右的人便沒有一個不流淚的。

有幾個人便上前來勸說，但孔廣生那裡肯聽，祇自顧自的訴說着：「姊姊！妳為什麼不多留一天呢？妳能再多留一天，不是就知道了天壽弟的消息了嗎？姊姊！天壽弟的確沒有死，他還在人間，姊姊！這是我親眼看到的，我這次絕沒有騙妳，姊姊！妳相信我的話了吧！」

這時諸公權也已走來，他祇靜靜的在一邊看着，不住的點頭，直到孔廣生說完，他才緩步上前，輕輕的撫着孔廣生的肩頭說道：「廣生！別難過了，你應該做的事還多着吶。」

孔廣生一回頭，看到是他，叫了一聲：「二叔！」

說道：「這叫我怎麼是好？這叫我如何對得起她呢？」

諸公權道：「她是個明白人，不會對你不了解的，你看看，她聽了你的話之後，不是已經瞑目了嗎？」

孔廣生再把諸天香一看，果然双目閉攏，面帶微笑，心裡也就不由得安慰了許多。

諸公權又勸說了好半天，孔廣生這才止淚收聲，便和諸公權對坐下來，又問了一番諸天香的病況。

諸公權道：「自從你走了之後，舍侄女仍由那兩個醫生，每日前來診治服藥，我和內子，也時常前來走動，祇是她的病，三日好，兩日壞，始終就沒好起來過，十天以前，杭州全盛茶莊的小老闆封世兄來過一次，告訴她你在外面很好，並且也曾看到了天壽，祇是未曾說到話。

她聽了那裡肯信，封世兄費盡唇舌，又答應馬上寫信叫你回來，她這才稍為安靜了下來，可是誰想得到，到了昨天，吃晚飯的時候，人還是好好的，晚飯之後，這裡便有人去請我，說是她不好了，我走來一看，可不是嗎？連忙請醫生來替她瞧，醫生切了脈之後，也說不出個道理，祇搖搖頭吩咐趕快準備後事，連方子都沒有開一張便走了，果然到了三更時分，可憐她……」

說到這兒，歎了口氣，也是老淚橫流，洒滿衣襟。

孔廣生不由得又痛哭起來。好一會兒，這才又忍淚說道：「一切都煩勞二叔照拂，小婿不知如何才能報答於您吶。」

諸公權也拂淚說道：「都是一家人，還說這些做什？祇是舍侄女命薄，無福和你這樣的人同偕白首吧了。」

孔廣生又問：「曾否已向杭州封家去信報喪？」

諸公權道：「當時便已差急足去了。」

孔廣生也就不再多問，祇忍着悲哀，打點起精神，為諸天香辦理後事。

所幸諸公權也知道孔廣生夫婦情深，而且也不在乎多花幾個錢，因此所備辦的衣棺衾槨，都是極上等的東西，孔廣生看了，也都滿意了，所以當天便裝殮成禮。

一日易過，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封嵩祝同封世萍，也都趕了前來。當然他們這一來之後，所帶的手下之人，一個個都是辦事的能手，孔廣生便輕鬆得多了。

因此祇顧着陪同封氏父子談話，商量大事，如何去尋找諸天壽。

封嵩祝說道：「耳聞人言，八卦眞人和諸天壽有入浙之說，所以老夫看來，倒不如乘此大大的來一次開弔發喪，一方面老賢侄可以藉此和各路英雄拉攏一番，將來有個往來，再則也可以由此把這消息傳揚開去，或許便傳進天壽的耳中，也說不定，雖然他不一定馬上就敢回到諸暨來。但總有可能寄封信來的，到那時，賢侄既然有了他的地址，還不就好辦了嗎？」

孔廣生一想也是，便依言做了。

到了開弔的那天，各路來人，何下數百，這些人有些是和孔廣生見過的，也有些是慕名而來，願意和孔廣生拉上一個交情的，孔廣生都一一殷勤接待。並且也提起了自己決心要找諸天壽之事。

就中有兄弟兩個，家住八都楓嶺，人稱楓嶺双傑，老大名叫天機星陸質，老二名叫天智星陸賡，都有一身絕頂的武功，並且人也非常機智。

他們兩兄弟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諸天壽兄，雖然小弟等並不相熟，但八卦道長的大名，却是仰慕已久，祇是也未曾見過而已，不過却有一事，可供參考，或許從這一點線索上。可以找到他們，却也說不定吶。」

孔廣生忙問所以？

陸質說道：「事情是這樣的，十天以前，我兄弟去龍泉有事，偶然在路上遇到一老一少兩個人物，那位老者鶴髮童顏，道裝打扮，飄飄乎有神仙之概，那位年輕人，看上去不過二十多一點年紀，長得豹頭燕頷，虎背熊腰，威武非常，我兄弟在武林之中，雖然微不足道，但一眼看去，也還能看得出他們倆都是武功絕頂之人，因此便不由得多看了幾眼。

當時他們和兄弟都在一家飯舖裡打尖，吃着吃着，便聽見那少年叫了那老道一聲：『師父』。說是：『弟子不能回諸暨去看一下嗎？』那老道道：『大案未消，還以謹愼爲是』，又說什麼：待上方山事了之後，看情形再說吧？」

孔廣生聽了聚精會神，便道：「從樣子上看來，倒眞像是他們兩個吶，後來呢？」

陸質道：「後來在他們算賬的時候，我似乎記得那老道喊了那少年一聲：『天壽』，當時因爲並不認識他們，而且是過路匆匆，所以也沒留意，現在若不是孔兄談起，還眞會想不出是誰呢？」

陸賡接口說道：「現在這一兩相對證，便可以決定是他們兩個而無疑了，因爲那老道說的是一口山西話，而那少年却是本省天臺口音，這不是八卦道長和諸天壽兄他倆，還有誰呢？」

孔廣生好不高興，但想了一想，又懷疑起來說道：「他們到上方山中，又是爲着何事呢？」

孔廣生這一發問，在場的人，當然都回答不出來了。

封嵩祝想了一想，便又問陸氏兄弟說道：「賢昆仲以後有沒有聽到上方山中發生過什麼事呢？」

陸氏兄弟搖頭道：「這倒不曾聽說起有過什麼？」

孔廣生因此又陷入沉思之中。

後來還是封嵩祝說道：「現在這樣好了，老夫派人前去打聽一番，也就是了。」

陸氏兄弟也答應在回去之後，立刻去打聽消息。

孔廣生這才安心。

開弔既畢，接着便是出殯，當然又是一番忙碌熱鬧，且不細表。

喪事過後，封嵩祝派出去打聽消息的人，尚未有確信回報，可是長毛侵浙的消息，已經一天天的緊張起來。

封嵩祝和封世萍，本來還想留在諸暨，陪着孔廣生等候消息，但此訊一來，也就沉不住氣，打算回杭州去先做一番安排了。

孔廣生當然不便強留，在送他們父子上路之後，便也決心親自前往上方山中去打聽一番了。

孔廣生主意既定，祇把家中之事，拜托了諸公權一番，便又單劍上路，向南進發，沿途細節，也不多言，祇是賊氛愈急，孔廣生趕路之心，也就越發的作急而已。

那上方山便在龍遊西北，孔廣生在山中好幾天，百般打聽，也沒有問得出一點蛛絲馬跡來，好不心焦，這一天見實在沒有找到的希望了，便又信步取道下山，一面走路，一面不停的亂想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喊聲震耳，鬧成一片。

孔廣生抬頭一看，便看到前面已經到了一所大村子，那村子樹木蘢葱，屋舍相接，黑壓壓的一大片，何祇千餘戶人家，所以氣勢雄偉非常。

尤其是信安江的一條支流，正好繞村而過，更像是替這所村子築成了一道天塹相似。

這時在那江邊，正圍聚着上千的人在那兒，齊聲呼喊，却不知道所爲何事，孔廣生心下煩悶，也就走上前去，想看一個究竟。

到得江邊，擠進人叢，便看到有好幾百人正在用力拉曳着一根酒盃口粗細的長繩，那繩的一頭伸入江心，這裡幾百個人用力拉着，把那根長繩拉得筆直，祇是動也不動，好似江心之中，有一個千萬斤的東西壓着似的。

而那些拉繩的人，雖在交冬之初，却已一個個累得滿頭大汗，吃力非常。

旁邊還有幾人，正在呼喊着：「快把絞關修好，這東西還非用絞關不可吶。」

因此有一些人便忙着整理絞關，掘土埋樁。

另外一邊，有一位身穿魚皮水靠，手執魚叉的大漢，正在鬧着要下水去一看究竟，而被旁邊的兩個錦衣繡服的人阻攔着，說什麼也不肯叫他下去。

孔廣生不知他們鬧着的是什麼？剛好身邊站着一位老者，便請問所以？

那老者看了孔廣生一眼，說道：「客人有所不知，今天是我們村主定計釣怪之日，好容易那怪物上了鈎，却就是拉不上來吶。」

說着兩眼又急着注意到江心裡去了。

孔廣生道：「你們村主是誰？釣的是什麼怪呢？」

那老者又轉過頭來，一指那兩個穿錦衣的人說道：「他們兩位，便是我們村主兄弟，那位三十左右，白淨臉面，海下有兩根髭鬚的，便是我們龍村的大村主龍伯高，年輕幾歲，身材高大的，便是二村主龍仲平，那位穿水靠的，便是禹大官人，禹穎達，和我們二位村主是結義的兄弟，祇爲耳聽長毛要來，所以我們村主爲未雨綢繆之計，先自組織團練，以防長毛，同時又打算在本村四圍，重修城墻，有備無患。

那知這一角上的城墻，就是築不起來，今日築好，一到半夜，轟隆一聲，便又倒塌下去，一連好幾次，都是如此，後來還是禹大官人，下水去看，這才看出此處堤岸之下，有一個很大的窟窿，裡面住着一個水怪，奇大無比，若不是禹大官人的水性好，竟幾乎被那怪物吃掉。

禹大官人上得岸來，便把這事告訴了我們大村主，我們大村主一想之後，便得了妙計，打算把怪物釣起來，首先從這缺口之處，把猪羊推下江去，果然那怪物立刻便把猪羊吞下肚去了。

因此這才打了大鈎子，把整猪鈎在鈎上，放了下去，那怪物不知就裏，又來吞食，這一下可就上了當了，立刻便被釣住，但釣是釣住了，却就是拉不上來吶！」

孔廣生道：「那是個什麼怪物呢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除了禹大官人而外，誰也沒見到過，便是他吞食猪羊之際，也不過是水上起一陣漩

渦，那豬羊便被吸了下去了，不過據禹大官人說，那怪物頭如笆斗，可怕之極，雖然因爲洞中黑暗，沒能看清那怪物的身子，但却也看到了那怪物的兩隻前爪，直似蒲扇一般，而且還有鱗甲，大概是條龍，一定不會錯的。」

那老者說到這兒，前面拉繩的人，又都發起喊來，原來那怪物已又在水中，發起了威勢，反把幾百人拉得立不住脚，直向江邊滑去。

孔廣生略爲一想，已然得計，同時他既不能眼看着這幾百人被拖落下水，何況他又久聞龍氏兄弟的大名，有心接交。

因此趕上前去，運起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攔在衆人的前面，一把把繩拉住，脚下做勁，便賽如生了根似的，站定在那兒，把形勢穩住，衆人這才能緩過一口氣來。

孔廣生拉住繩試了幾試，便越發的得了計。

這時龍氏兄弟和禹顯達也走了過來。

龍伯高巨眼識英雄，一看孔廣生，雖然穿的是布衣布袍，但早已看出孔廣生內外武功，都已登峰造極，絕非平凡之人，因此一拱手說道：「請問大名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在下姓孔，現在尚非談話之際，祇請吩咐貴莊上的各位撤手讓開，容兄弟把這怪物拉上來之後，再說不遲。」

龍伯高聽了，好生疑慮，眞是不敢相信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絞關亦已按好，有些人便忙着把繩頭向絞關上繞。

孔廣生喊道：「這樣不行的，恐怕雖把繩子絞斷，那怪物仍然是拉不上來的，你們還是趕快放手好了。」

衆人那裡肯放。

孔廣生知道衆人是信他不過，因此一奮神力，便把繩拉上了尺許，立刻那幾百人便覺得手上一鬆，同時伸在江心裡的那一段繩子，也吱吱的叫了起來。

孔廣生連忙喊道：「你們看到了沒有，再不撒手，那繩子一斷，便要前功盡棄了。」

龍伯高仍不放心，問道：「閣下不用人幫忙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此物祇可智取，不能力敵，且待愚下試一下吧。」

龍伯高這才命令衆人放手。

孔廣生等人讓開之後，兩眼窺定江心，突然手上一鬆，便讓繩子從手上滑出去了二三丈長。

岸上的人見了，都以爲是孔廣生獨力難支；不由得又大驚叫喊起來。

那知就在這一刹那，江心中波浪一湧之際，孔廣生也跟着大吼一聲，把繩索向肩頭上一摔，掉轉身體，拔脚便跑，其疾如電，立刻之間，江水如沸，一個龐然大物，已出水面，三滾兩翻，便被孔廣生曳上岸來。

衆人定睛看時，却原來是一條兩丈多長的豬婆龍，龍身四爪，遍體鱗甲，祇是生了一個豬頭，上

岸之後，猶自奮竄張鱗，打算掉頭下水。

可是孔廣生那肯放鬆，早就掉頭轉身，拿樁站定，把繩拉得死緊，不肯放牠逃生。

禹顥達胆量素豪，早就一挺魚叉，跳上前去，窺定那怪物的眼睛，就是一叉，刺了進去。

禹顥達這一動手，龍仲平和一些胆大的人，也早就各挺兵刄，一湧上前，那猪婆龍雖說凶惡，但那價得住幾十般兵刄，週身亂砍亂戳，不上多一會兒，便已氣喘如牛，奄奄一息，軟癱在地上，再也不動一動了。

孔廣生也才釋手放下繩索，向龍伯高一拱手笑道：「幸不辱命，見笑見笑。」

龍伯高早已佩服萬分的說道：「孔兄神力，雖古之猛獲孟賁，恐也不能及此，伯高算是又開了眼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也不過是兄弟取巧而已，又何足道哉。」

這時猪婆龍已被大家殺死，所以龍仲平，禹顥達和龍村的人，也都湧上前來，圍住了孔廣生歡呼不已。

龍仲平和禹顥達，本是兩個性情最急的人，一見孔廣生，便一邊一個，拉住了孔廣生的手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還是龍伯高比較冷靜，說道：「兄弟龍伯高，這是舍弟仲平，這是義弟禹顥達，敢轉請敎台甫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兄弟草字廣生。」

孔廣生才說了這一句，龍仲平已跳起來說道：「你莫不就是在杭州鬪敗獨臂神魔，在東北斬錦蛇，斬竹牛，最近又去桃源，大鬧桃花公主魔宮的孔廣生吧？我剛才聽你說是姓孔，便已猜想到了一半，祇是沒說得出口，要不然的話，還有誰能有你這樣高的武功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兄弟無非是因人成事，龍二村主千萬別這樣說話才好。」

龍仲平叫起來說道：「你別客氣了，就憑你獨力拉上猪婆龍來的這一手，難道還用得着因人成事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就越發的不值得一提了。」

龍仲平道：「這種衆目睽睽的事，難道還有什麼話可以推托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二村主有所不知，照說起來，這是誰也做得來的事。」

禹顥達道：「我眞不信！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是非常之簡單的事，想那猪婆龍在吞鈎之後，必然的兇性大發，四爪入泥，踞在江底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又有誰拉得牠動，這便和我們日常釣魚時，釣到甲魚一樣，牠扒緊在水底之後，你便是拉斷釣絲，也決不可能把牠拉出水面的。

這時惟有你放鬆釣絲，牠爲着想脫鈎逃走，必然的會伸出前爪，在嘴邊亂扒一起，你如果能及時在這當兒猛力一拉，牠一負痛，起身水中，無法再踞土負隅，那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了嗎？」

龍仲平跳起來說道：「怪不得你要先把繩索鬆一下呐，原來却是這個道理。」

龍伯高道：「人生處處是學問，大小由之，所以孔老夫子說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，問題祇是在於我們能察不能察吧了。」

孔廣生聽了，但笑不言。

龍伯高便把孔廣生向莊裡邀，來到大廳之中，又介紹孔廣生和一位老者見面。

這位老者便是龍伯高的叔父，名叫龍禮經。

龍禮經開口說道：「孔大俠既已來此，正是敝村之福，當然應該留下助敝村一臂之力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却不可，兄弟雖蒙各位見愛，但有事在身，實無法爲貴莊效犬馬之勞呐。」接着便把自己要尋找諸天壽的事，說了一遍。

龍仲平說道：「大方山中，我們也有莊田在那兒，便由我們派人去找，不是要比孔兄自己前去，便當得多嗎？所以不論如何，孔兄總要先在我們這兒多住幾天的。」

龍伯高和禹顯達，也是交口挽留。

孔廣生情不可却，祇好答應暫住幾天再說。

龍家兄弟，好不高興，對孔廣生招待殷勤，自不待說。

孔廣生也才知道，這龍村乃是浙南的一等大村，人口近萬，大半姓龍，如果談起往事來，却還有一個頗饒興趣的故事在着。

原來在很久以前，龍村却祇是一個三五家人家的荒村而已，內中有一個姓龍的人，便是龍伯高兄弟的遠祖，當時以賣柴爲生，家境苦不堪言，甚至連個名字都沒有，別人都以龍大呼之。

龍大行年三十，也已娶妻，連生三子，有一天上山打柴之際，忽然看到有一個人倒臥林中，龍大上前一看，便知道那人已經爲蛇所咬，上山砍樵的人，多少總可以知道一些治療蛇咬的土方法。因此連柴也顧不得砍了，便去替那人治療蛇傷，並且用口爲那人把蛇毒完全吮出，又把那人背負回家。

龍大的妻子，倒也是個賢德之人，兩口子便專心一意的爲那人忙碌起來，服侍得無微不至，不上十天，便把那人治好，那人感恩圖報，便和龍大結爲金蘭弟兄。

原來那人姓杜，双名知幾，是個不走時的地理先生。他的不走時，並不是他的學問不夠，陰陽無準，而是他的時運不際，脾氣彆扭所致。

他自從和龍大結爲兄弟之後，首先便替龍大把住宅做了個法，叫龍大不要再去打柴，而去釣魚。

龍大倒也眞的依着他做了，每日價坐在河邊上垂絲釣魚，釣得的魚，賣出錢文，倒也勉夠生活，而且比打柴舒服，所以也就安之若素了。

這天龍大多釣了幾條魚，便留下兩條，又沽了一瓶酒，回家和杜知幾對酌，說道：「兄弟的主意，果然不錯，這釣魚確實要比打柴好得多了。」

杜知幾笑道：「還早還早，我爲報恩，非要讓你們發上一筆大財，使大哥大嫂舒舒服服過上一輩

子不可，這在我說來，也好發洩一下我這歷來所悶在胸中的怨氣，使世人知道，我杜知幾並不是沒有才學的人。」

龍大說道：「發大財我倒不想，祇要能夠每天多釣到幾尾魚，和老弟對酌一番，也就非常滿足了。」

杜知幾祇笑着說是：「還早還早，你等着好了。」

後來有一天，龍大忽然釣到了一條金色大鯉魚，剛剛打算把牠放進魚簍，那知這魚一掙，竟幾乎滑出手去，落入河中。

龍大連忙用力一撲，手下重了一點，便把那魚肚子給擠破了，連肚腸子都被擠了出來。

龍大方在可惜，那知再一看時，魚肚腸裡却有一個紅紅的東西在那兒發光，龍大拾起來一看，却是一粒珠子，心中狂喜，立即回家，告訴了杜知幾。

又把這顆珠子賣了出去，竟獲銀千兩，立刻便買田地，蓋房子，柴也不打了，魚也不釣了，安安逸逸的過起小康的生活來。

杜知幾却還認爲不足，便又爲龍大計劃着做生意，說也奇怪，生意做到那裡，便發到那裡，不上幾年，已積起了十數萬銀子，成爲一方富室。

龍大有了錢之後，人家固然不敢再以龍大相稱，便是他自己，也覺得龍大這名字不雅便起個名字，叫做龍漢儒，雖然他仍然是一個大字也不認識的人，可是他却已請了一位飽學的老夫子回來，教授他的三個兒子。

那三個兒子，阿大取名繩祖，阿二取名紹祖，阿三取名繼祖，繩祖和紹祖已經是十三四五歲的人，平時又是野慣了的，那裡還能唸得下書去。

祇有繼祖，雖然不到十歲，倒還知道用功，幾卷書固然是背得滾瓜爛熟，便是道理也大半能夠說得上口，所以又過了幾年之後，便博到了一領青衿，做起秀才來。

三弟兄當然也就娶親完備成了家，龍漢儒夫婦，直把個杜知幾恭維得無可無不可，一家人也被命令着，對杜知幾祇以大叔相稱，不准提姓。

龍漢儒又幾次三番的要替杜知幾說親，杜知幾却是不肯答應，到了後來，才告訴了龍漢儒，說他是一個天閹之身，根本無法人道，龍漢儒這才作罷。

杜知幾每天閑暇無事，便在鄰近的山水之間閑遊，早出晚歸，龍家雖不知道他在做些什麼？但習以爲常，也就不以爲怪了。

後來有一天，杜知幾忽然對龍漢儒道：「大哥現在雖然過得不壞，但這祇不過沾的是陽宅的光，而陽宅風水，三十年一轉，加上大哥的祖塋風水，又不見佳，恐怕在三十年後，子孫又要式微沒落下去了。所以要想長久富貴下去，便非把祖塋移挪一下不可吶！」

龍漢儒便請杜知幾代爲設法。

杜知幾又考慮了半天，最後却又說道：「以後慢慢的再說吧，反正時間還有的是。」

龍漢儒一向對杜知幾信任非常，所以也不再催，但龍繩祖和龍紹祖聽了之後，便不斷的向杜知幾催問起來，說什麼：「大叔神仙，既已看出，總不能不替侄兒們做主，眼看着侄兒們在將來去落泊吧？」

杜知幾道：「我幫了你們的忙，你們又怎樣來對待我呢？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沒口齊聲的說道：「侄兒們當然要把你老人家當做父親一樣的孝順了。」

杜知幾道：「好吧！我看幾天再說吧。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兩對夫婦眞的便對杜知幾百般的孝順起來，而杜知幾說也眞怪，從那一天以後，再不出門，脾氣也變得奇大無比，見了龍家兄弟的面，非打卽罵，並且常罰龍氏兄弟，跪在面前，好半天不叫起身，如果私自爬了起來，那簡直就非天翻地覆不可了。

龍漢儒有幾次看不過去，想和杜知幾去說，但龍繩祖和龍紹祖却反而上前攔住，死也不肯叫他父親前去。

龍漢儒好不奇怪。便問何故？

第二九章　報恩復仇堪輿神算　修堤備戰石碣兆機

龍繩祖道：「父親有所不知，大叔這是故意在試探於我們的。」接着便把和杜知幾所說的話，說了出來。

龍漢儒這才不再過問，龍繩祖和龍紹祖，也就對杜知幾越發的低聲下氣起來。

龍繼祖本來就和杜知幾處得最好，而杜知幾待他，又不若對繩祖與紹祖之烈之酷，所以也就相安無事。

如此一過半年，杜知幾簡直就越鬧越不像話了，不獨對龍氏兄弟變本加厲的，想出方法兒來折磨，便是對龍家大二兩個媳婦，也是一樣，甚至洗脚擦背，都要那兩個媳婦爲他服勞。

旁人有時候看不慣，對龍家大二兩房媳婦說上幾句，龍家兩個媳婦不獨不生氣，倒反而說道：「我們龍家能有今天，那一點不是大叔的賜予，別說大叔是個天生有缺陷的人，便是自己的父母老了，難道做子女的也應該存這些顧忌嗎？」

這話傳進了杜知幾的耳中，杜知幾便不由得大哭起來，別人前去勸他，他也不理，反把房門關上，任何人都不叫進去。

這一哭，便一連哭了三天，接着又是好幾天沉默不語，日夜祇在寢室裡來回不休的踱來踱去，歎

氣唉聲。

龍繩祖和龍紹祖也就日夜守在房外，勸告不休，大二兩房媳婦兒，更是不停的送茶送水，說是：「大叔有什麼不遂心的地方，儘管吩咐我們去辦，千萬不可自己苦惱自己，大叔的身體要緊。」

杜知幾沒等他們把話說完，忽然開門出來，手操木杖，沒頭沒臉的亂打一陣，把他們夫婦四個直打得頭破血流，委頓不起，這才仍回房中。

並還申言：「明日你們如果再來，我便非打死你們不可。」

可是到了第二天，大二兩房兒媳婦，仍然去替杜知幾送茶送飯，別人都替她倆作急，但她們依然不顧，走到杜知幾的房前，低聲下氣的說道：「大叔！您請把門開開，我們為您送東西來了。」

她們話聲才了，房門開處，杜知幾已走了出來，別人莫不大驚，但再一看杜知幾，却是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妳們公公現在何處？我要和他說話。」

這大二兩房兒媳婦，本是兩個極功心計的人，雖然知道大功已成，但却不露聲色，祇非常恭謹的答道：「公公現在上房，大叔既然有事，待兒媳前去請他老人家前來就是。」

杜知幾道：「這不必了，你去對他言講，請他在大廳上等我就是，並且你們兄弟妯娌，也要一同前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大二兩房媳婦應聲而去，等到杜知幾到得廳上，龍家的人早已到齊了。

杜知幾落座之後，便開口對龍漢儒夫婦說道：「知恩不報，非為人也，過去我杜某受你夫婦救命大恩，所以日夜思慮，將以圖報，同時也知道這關鍵在於你家祖塋之上。

因此幾年以來，四出探尋，果然被我找到了一塊牛眠吉地，如果你家能夠把祖塋遷了過去，要富有富，要貴有貴，並且可以歷數百世而不衰，不過却因為你家祖德太薄，恐怕難當此地，所以我若逆天而行，就要對我非常不利了。」

龍漢儒首先聽了，倒也高興，但再聽說是要對杜知幾不利，他夫婦都是忠厚之人，因此說道：「那就不必改葬，也就是了。」

杜知幾道：「不然，我對你家，雖殺身圖報，也當在所不惜，所以如果是葬下之後，當時我便死了，倒也罷了，祇是我却還有幾十年的日子，要活下去，因此我便不能不加以考慮了，當然大哥大嫂你倆，我是用不着考慮的，而考慮的是你的後人，能不能對我孝順，奉養我終生，所以我才儘情的對他們做了一次試驗，現在我已決志要替你們遷墳，搬遷之後，富貴立至，其勢決非你們所能想像得到。

不過我還有幾個條件，今天要當着你們，首先言明，在改葬之時，我一定非双目失明不可，這是天忌我多言所必然要有的懲罰，再無可逃，我也並不會因此傷心，祇是在我失明之後，第一：我便非終生居住在此，你們要為我另外蓋上幾間屋子，奉養我終身，不得有一絲一毫失禮之處，第二：從此以後，不管我用不用，每月總得給我一百兩黃金，讓我自己收存，第三：在你們老夫婦倆死後，奉養我的責任，便應該由他們三個負責，但我也保不住他們不會分家，所以便應該由他們三人，輪流負責

，每家以一個月爲期，及瓜而代，你替我問問他們，這辦得到辦不到。」

龍漢儒見他這樣說了，又聽說祇瞎眼睛，並不喪命，而且又是他自己願意的，因此也不再勸阻，便向他的三個兒子問話。

龍繼祖終覺得把自己的幸福，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，是件非常之不道德的事，所以儘自皺着眉頭，不肯答話。

龍繩祖和龍紹祖，却已是指天誓日的答應起來。

杜知幾看在心中，也不言語，便又問道：「你們是想富呢？還是想貴？這富貴最好是不兼而有之，否則的話，宣洩太過，反易招引造物生忌。」

龍漢儒夫婦，本是不學無術之人，便接口說道：「一字入公門，九牛拔不出，字且不能進公門，我們的人又那裡能夠進去呢？祇要多幾個錢，能過幾天安逸快樂的日子，也就算是莫大的福氣了，還要做官做什麼呐。」

杜知幾道：「好吧，話就這麼說定了，改葬的日期我也選好了，離今天還有七天，到時候再說吧。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，雖然也唸過幾天書，但却沒能唸得進去，所以也不懂得官該怎麼做法，因此也沒說什麼？龍繼祖心中正在難受，當然格外不會開口。

時日易過，一幌七天就到，在這前一天，杜知幾早已帶着人把龍家的祖柩起了出來，送到新看的那塊地上去，並且在那塊新看的地上，也已經蓋好了一個小小的土地廟。

這廟却也蓋得奇怪，別的廟都是坐北朝南，惟有這座廟，却是座南朝北，而且門窗俱無土地公公便被悶閉在廟裡面。

這天一早，杜知幾已和龍家的人，一齊到了這塊新看的地上，把一切的東西，都準備就緒。辰時開始，杜知幾便帶着人把坑挖好，一交巳正，杜知幾便命人把兩口棺木，放落坑內，羅盤分金，對了又對，直到一絲不差，這才歇手，在一旁椅上，盤膝坐下。歎了口氣說道：「一交午正，合土之後，我便要双目失明了，但願你們能夠言而有信才好。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這時的心，完全到了太陽影子上，祇盼望着午時快到，自已立發大財，也就沒聽清楚杜知幾的話，祇有龍繼祖一直依偎在杜知幾的身旁，聽了之後說道：「大叔，那你不做也吧。」

杜知幾點了點頭，接着笑道：「痴兒！祇要你能不忘本，日後別忘了我這瞎了眼的可憐大叔，也就是了，現在一切就緒，不做固然已經無及，更何況我之所以要這樣做，也不一定便完全是爲着你家，而是要證實我之所學，是否完全無誤而已，所以你也不必儘自爲我傷心，祇要記着對我的許諾，不要忘懷，也就是了。」

這時日已交午，晴空萬里，纖毫無雲，杜知幾眼看着日晷，一交正午，連忙一舉手，喊了聲：「合土，封柩。」

那些在一邊準備着的人，早就揮動鍬鋤，四面鏟土，向棺柩掩蓋上去。

說也奇怪，這裡泥土方才把棺柩掩沒，那裡太陽之中，突然暗了一暗，緊跟着便有兩粒黑子，從空疾射而下，快逾閃電，穿進杜知幾的目中。

杜知幾大叫一聲，翻身便倒，待人扶將起時，兩目已自完全瞎了，龍繼祖見了，連忙抱住，直喊：「大叔！」淚珠兒一滴滴的滴在杜知幾的臉上。

杜知幾握緊住他的手說道：「孩子，把淚擦乾吧，別叫我難過了，你現在應該爲我高興才是，因爲我已經證實了我之所學完全無誤了。」

龍繼祖道：「大叔，我先送你回家去吧。」

杜知幾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也好，反正這裡也沒有我的事了。」

從此杜知幾便擧止非人不可了。而龍家也從此以後，家道日興，做什麼發什麼，連打井都會打出銀窖子來，那份興隆氣象，當然也就不用談了。

龍漢儒在日，當然對杜知幾奉若天人，爲他蓋了幾間精緻的房子，供他修眞，並且每月也依着他的話，奉送黃金百兩，直到龍漢儒夫婦去世，敬禮不衰。

龍繩祖和龍紹祖當父母在日，財產沒有到手，倒也罷了，可是龍漢儒去世，他們分家之後，雖說是他們已經富可埒國，但要他們把上百兩的黃金，按着月從手裡拿出去，就不由得心痛起來，勉強付了一兩次之後，終於忍不住。

兄弟兩個商議之後，便找上龍繼祖，要他一起去對杜知幾說，把這一項蠲了。

龍繼祖本來不肯，但價不住兩個哥哥一再要求，不得不往，見了杜知幾之後，龍繩祖和龍紹祖便哭起窮來，說什麼家下人口日多，開支日大，簡直有點應付不上來的話。

可是他兄弟兩個還沒說上正文來的時候，杜知幾已經似乎知道了他們的意思，便先開口說道：「那就這樣好了，你們應該給我的那一百兩黃金，便從這個月起免了吧，你們省下這一筆開支之後，也就可以在其他方面貼補貼補了。」

龍氏兄弟眞沒想到杜知幾會這樣說，倒也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支支吾吾說道：「這怎麼可以呢？大叔的這個，乃是當初說好了的，當然是不能取消的。」

杜知幾笑道：「你們也不必客氣了，何況這又是我的意思呢。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這才笑了起來說道：「那就謝謝大叔了。」說完之後，便歡天喜地的走了。

龍繼祖却借了個題目，留了下來，對杜知幾說道：「大叔！你要用錢的話，我那兒有，因爲我那一房的人少，所以那金子，由我每個月與大叔送來就是。」

杜知幾笑道：「這也不必了，我要用的時候，再派人向你去要好了，否則的話，你那兩個哥哥見了，反倒不好。」

龍繼祖無奈，祇好作罷。

又過了幾年，龍繩祖和龍紹祖兩家，又把杜知幾看成了個眼中之釘，認爲這麼白養着他，所費太不值得，祇有龍繼祖家，仍然敬禮如常。

杜知幾的伙食，本來是由他們兄弟三個按月分送的，這個月剛輪到龍紹祖家，杜知幾一連吃了幾天青菜豆腐，便覺得嘴淡起來，因此命人傳話給龍紹祖，說是想吃個炒子鷄。

龍紹祖聽了，還沒開口，他媳婦却已經破口大罵了起來，說什麼：「死不掉的瞎子，簡直都成了我們家的活祖宗了，一天三頓飯，到時送時，還吃得不耐煩，又想起什麼鷄呀鴨呀的來，這不是有意折磨人嗎？說給他去，要吃就是這樣子，不然的話，自己有錢，儘管自己去買着吃好了，誰也不會攔住他的。」

龍紹祖的宅子，雖說和杜知幾的養眞所，並不相連，但也相隔不遠，龍二娘這一大聲叫罵，瞎子的耳朵最靈不過，早就隨風聽了個一句半句去，心中好生不快，加之那去傳話的小廝，也覺得龍二娘太不應該，便走了回來，把這些話一五一十的又說了一遍，杜知幾聽了，也未開口，祇悶在心中不響。

後來龍繩祖和龍紹祖兩家，越來越不像話了，送來的飯菜，不是冷的，就是餿的，有時候乾脆不送，硬讓杜知幾挨上兩頓餓，杜知幾知不可留，但仍不開口。

直到這事被龍繼祖聽了去，方才作急起來，去和兩個哥哥爭論，龍繩祖和龍紹祖那裡肯理會他，反倒連合起來，譏笑了他一頓。

龍繼祖無奈，祇好自己去向杜知幾賠罪，又每天派人替杜知幾送飯送菜。

杜知幾但笑不言。

剛好這時，龍繩祖和龍紹祖兩家，有小孩子出天花，一家死了一個，這事情被杜知幾知道了之後，便放出話來，說是：「這也是他們祖墳上的關係，應該在早一個月動一下手，便不會出這樣的事了，也是自己一時大意，竟把這事給忘了，如果再不動手的話，恐怕還要有人口接着損傷吶。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聽了，好不駭然，連忙又備了酒肴，來請杜知幾幫忙。

杜知幾根本不提往事，祇道：「這倒是個機會，雖然日期錯過了一個月，但現在再動手的話，不獨將來格外大發，而且還要公侯不絕呢？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做了幾年富翁，學會了不少官場習氣，早就有心想過一下官癮，聽了之後，那有不高興的道理，因此一時喜昏了頭，也沒細想，便求杜知幾趕快動手。

杜知幾也就答應了。

龍繩祖便問：「應該如何動手？」

杜知幾掐指算了一算，道：「明天的日子便可用，不過還非我自己前去一趟不可，那就明天一起去了再說吧，到時叫老三也去才好。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諾諾連聲，又許了許多感恩圖報的好話。

杜知幾道：「我已老朽，行將入木，還有什麼吶！祇要你們兄弟能夠過得好，我也就高興了。」

第二天，龍繩祖和龍紹祖果然死拉活拖的把龍繼祖拉了來，和杜知幾一同到了祖塋所在。

杜知幾問過日色，這才說道：「這事要你們三兄弟自己動手，在正午之前做完才好，老大和老二

在土地廟的南邊，把那堵墻上，鑽兩個洞，便算完事，老三則到墳頭上去，把墳頭上的土帽子，打落地上，罵一聲；我不是你們龍家的子孫，也就成了，不過這却是各家管各家的事，誰做得快，誰便發得快了。」

龍繩祖和龍紹祖聽完之後，立刻便去，搶着親自動手，祇有龍繼祖說什麼也不肯依着去做。

杜知幾急得直催促。

龍繼祖哭道：「爲人子者，那能做出這種忤逆不孝的事來呢？大叔不必再催我，叫我難過了，便是我這一房死盡，姪兒也是不敢這麼做的。」

杜知幾作急道：「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？」

龍繼祖道：「大叔別的話，侄兒不敢不聽，惟有此事，不能從命。」

兩人這一爭論，龍繩祖和龍紹祖已把那土地廟的南墻之上，開好了兩個窟窿。

這也眞怪，那裡洞一開好，這裡杜知幾也就立刻雙目復明，四面一看，歎了口氣，拉住龍繼祖的手說道：「孩子，我有心成全於你，但你却不肯聽我的話，這三十年的厄運，便怨不得我做大叔的了，不過你是個孝順的，大叔當然還要爲你安排一番的。」說完之後，也不再管龍氏兄弟，便一個人趕回家去。

龍繩祖和龍紹祖這時也才覺得可能已經上了杜知幾的當，相對發愣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第二天，杜知幾忽然叫人去向三家通知，說是自己馬上就要離開這兒，這幾間養眞的房子，是當年龍漢儒砌給他的，即就是他們三兄弟分家的時候，在分家書上，也曾載明過，所以屬於他所有，已無疑問。

現在他既然要走，這幾間房子當然已經沒有再保留的必要，因此打算賣給他們三兄弟，誰能出他三百兩黃金，或是誰能出價更高的話，他便把房子賣給那人。

龍繩祖和龍紹祖，這時正把杜知幾恨上了一個洞，又盤算着那幾間房子決値不了三百兩金子，因此誰也不肯理會於他。

祇有龍繼祖聽了之後，立刻帶了五百兩黃金去見杜知幾，垂淚說道：「大叔！你幹嘛要走？」說着便又把黃金奉了上去說道：「侄兒不是來買房子的，而是萬一大叔眞的非走不可的時候，便帶着留在路上零花吧。」

杜知幾歎了口氣說道：「唉！賢侄你是個好人，所以我很想保全於你，昨天要你在祖墳那麼做的原因，便是想要你免除此厄，可是你一定不肯這樣做，就辜負了我的一番苦心了。

不過從這裡也就可以看出你的天性純厚來，我倒也非常之高興，祇是你却一定不能免除這三十年的厄運了，不過你祇要能夠守死保住我這幾間房子，便不怕沒有翻身的餘地。你千萬要記住我這幾句話才好。」

龍繼祖這時的心，祇在杜知幾要走的問題上，哭着要求杜知幾不要走。

杜知幾又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我是再也不能再住在這兒的了，如果再住下去的話，可能連老命一起丟掉，也說不定，所以賢侄還是不必再勸我了，祇要緊記着我的話，在這三十年間，凡事忍耐，別

放棄這幾間房子，也就不愁沒有機會中興家業了。」

杜知幾幾次三番的說到不能放棄這幾間房子的話，龍繼祖也就注了意，說道：「大叔的話，侄兒是不敢忘記的，祇要大叔幾時回來，侄兒一定把房子交還給大叔就是。」

杜知幾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不過總還要當着三親六眷，做一個手續的好，否則的話，恐怕你也要保不住呐。」

龍繼祖無法，祇好尊命照辦，請來了三親六眷，當着大家的面，由杜知幾在賣契畫了押，交給龍繼祖收執。

杜知幾也就從此一去，既未回來，也無下落。

也就在杜知幾走後不久，一場天火，首先便把龍繼祖的房子，燒了個乾乾淨淨，所幸沒有傷人，龍繼祖一家，便擠到杜知幾的這幾間房子裡來居住。

接着龍繩祖和龍紹祖兩家，也全燒了個精光。

尤其是兩年之間，水旱相繼，病疫齊來，龍繼祖的田地家業，雖然一點不剩，但人口却幸而保全住了，祇是龍繩祖和龍紹祖兩家，却已家敗人亡，靡有孑遺。

可憐龍家興得快，敗得也快，四方之人，誰不太息。

總算龍繼祖還能死記住杜知幾的話，苦苦的挨過了三十年的苦惱，有一天，臥房中的地板壞了，龍繼祖祇好親自帶着兒孫修理，由於沒有錢買板抽換，便將地板一起拆去，那知地板一起，他父子幾個，便不由得驚呆在那兒，好半天也說不出話來。

原來那地板下面，儘是一塊塊的黃金，十兩一條，全是過去杜知幾從龍漢儒手中每月所要過去的，何下一萬餘兩，並且還有一塊小小的石碣。

杜知幾在上面刻着些字，說明自已早就算出一切，所以才把這些金子留下，做爲龍繼祖的復興之資，藉以報龍漢儒當年對自已的救命之德。

從此龍繼祖便仗着這些金子，恢復家業，並且三十年厄運已過，所以也就從此一帆風順了。

也不知道經過了幾多代，才傳到了龍伯高兄弟的手上。

龍伯高年青有爲，允文允武，並且還懂得一些奇門遁甲之類的鬼門道，乃是村中的第一人才，所以才被大家一致公推爲龍村村長，祇就是有一點不大好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寡人有疾，犯上了酒字下面的一個字，妻子而外，還有兩房美妾。

龍仲平才華雖然不及乃兄，但人却非常爽直，文武兩行，也都去得。

禹顯達是他們結拜弟兄，水中功夫，已臻絕頂，他尤其和龍仲平處得投機，這是因爲他們二人，都酷好杯中物所致，他們也都已娶妻生子。

這三人做一起，就格外的把一個龍村，治理得有條不紊，比以前更加興旺起來。

及至長毛勢起，侵犯江西，有入浙之說，龍村爲着自保起見，便立刻組織起了團練，日夜操練，並且又把圍在莊外的舊有土牆，重新修理，以備長毛來攻。

那知別處修理，一修卽成，惟有這一面的土墻，却是果築不就，日間剛才修起，到了當夜，便又塌了下去，三番兩次，都是如此，誰也想不出個道理來。

後來還是龍伯高一再研究，認爲這必然是水中有怪無疑，禹顯達聽了，便奮勇冒險下去，果然探得該處水中，有一個大洞，裡面藏着一個巨大無比的怪物，當時若不是仗着水性好，逃走得快，竟幾乎身喪怪口。

龍伯高這才又想出了一個釣怪之法，孔廣生恰巧路過，便大奮神威，把那豬婆龍給拉了起來。

龍伯高至此，便一發的發了狠心，打算把舊堤拆去，一律重修。

龍禮經在一旁聽了，忽然皺起眉頭來說道：「老賢侄！這恐怕有點不妥吧？你們年輕人也許不知道，而我在小時候，却時常聽人說起，說是這道堤是拆不得的，不拆的時候，村子還能夠保住太平，雖壞不妨修理，如果一拆之後，便要立見刀兵，因此自有堤以來，就一直是祇修不重建的。」

龍伯高年青好勝，主意既定，話亦出口，那裡還肯再改，便笑着說道：「這是爲何呢？」

龍禮經道：「這道理我也不知道，祇隱約記得，可能是與風水有關吧了。」

龍伯高笑道：「別的姪兒外行，若說風水之事，姪兒倒也略知一二，本村風水，姪兒也曾仔細看過，堤防重建之後，便祇有格外的好，叔父不必顧慮了。」

龍伯高不獨是一村之主，同時也是第一等人才，說過的話，十有九驗，所以龍禮經也就不再開口了。

龍伯高也就四出收購材料，畫好圖樣，分段施工，大興起土木來。

材料齊備之後，立刻便動手拆堤，邊拆邊砌，好不迅速，誰知拆到最後，却又在土中，掘出了一塊不大不小的石碑，上面所寫的，全都是蝌蚪文字，誰也識他不得，便抬到了龍伯高的面前。

龍伯高一看之下，也不由得皺眉不語起來。

孔廣生跟隨諸公弼多年，倒也識得碑上的文字，祇見碑上寫着的是：「始興者杜，重建者龍，此碑一現，禍不旋踵，屍山血海，靡有孑遺，定數如此，決不能違，知幾誌」的字樣。

孔廣生心想：「這知幾當然就是杜知幾無疑了。」但見他說得這麼可怕，因此問道：「這原來的土堤，便也是那位杜知幾老先生修築的嗎？」

龍禮經道：「可不是嘛！這碑上的字，孔大俠認得出來嗎？說的是些什麼呢？」

孔廣生還未開口，龍伯高已搶着對孔廣生一使眼色，說道：「這些字我也認它不出吶。」

孔廣生知道龍伯高的意思，是不要自己開口，當然不好再說什麼，因此祇敷衍了過去。

事後龍伯高便找了一個機會，和孔廣生單獨相處，說道：「此事最好孔兄不要說出，以免驚擾人心，有道是：『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』。便是長毛眞的來了，又有何懼，杜老先生雖然傳聞下來，有些神奇之說，但這些不經之談，到底不宜深信，若是堤防不修好，萬一眞的長毛來了，又將何以拒敵呢？」

孔廣生見他說得有理，當然也就不再說什麼了。

那知就在堤防修好之後，還沒三天，便有一批批的難民，源源不絕的奔來，起初的人，還祇說是長毛已從廣豐，北向玉山，有進入浙江地界的模樣。

後來竟是風聲日緊，沒上兩天，便已傳來了衢州被圍的消息，這衢州距離龍村，不上百里，朝發夕至，龍伯高也就不由得忙了起來，日夜備戰，不眠不休。

孔廣生在這緊要關頭之中，當然不好意思馬上提出要走的話來，祇好幫着龍氏兄弟，儘力佈置。就在當天夜晚，又傳來了更緊急的消息，說是衢州已經失陷，縣官不知去向，長毛已經越過衢州，向這邊衝過來了。

龍伯高便問來人：「長毛爲頭的是誰？共有多少人馬？」

那報訊的人說道：「賊衆不下萬人，乃是僞侍王李世賢的部下，爲頭的人，聽說姓熊，叫做熊鬍子，乃是一個大盜出身，尤其是他手下有一個女將，名叫紅娘子，更是兇狠惡毒之至。不可輕敵吶！」

龍伯高爲安衆心起見，被斥那人說道：「這些無名小卒，又何堪一擊，有我在此，管叫他們有來路沒去路就是。」說着便命龍仲平帶領二百人，多備金鼓，伏在上方山中，祇聽到這裡戰爭一起，立刻先鳴金鼓，以擾賊心，然後窺定賊勢潰亂之際，殺出夾攻，又命禹顯達帶着他手下的漁夫，駕船潛伏在信安江心，蘆葦之中，多帶火炮，祇等上方山中，金鼓一響，立刻繞出賊後，發炮轟擊。

龍仲平和禹顯達領命帶人去訖。

龍伯高便又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孔兄也說不得要辛苦一趟了，便請你幫着我巡城如何？」

孔廣生見龍伯高調遣有度，也自佩服，便道：「龍兄吩咐，謹當一切如命。」

這一夜中，龍村的人，那裡還能睡得着覺，到了當夜四更左近，果然看到廿里之外，燈球火把，照澈重霄，漫山遍野，直向龍村撲來。

龍村中人，雖然也有些會武功的，但又幾曾見過這等陣仗，因此不免有點作起慌來。

龍伯高連忙安慰他們道：「大家沉住氣，有我在這兒，還有什麼關係呢？」說着乾脆傳下命令，叫偃旗歇鼓，除了那旗桿頂上掛着的一串九盞燈而外，全村立刻黑成一片。

又過了個把時辰，長毛已經蜂湧而來，一片亂糟糟，龍伯高站在城牆上向下一看，就像一群蝗蟲也似，你推我擠，那裡還像個什麼隊伍，並且一個個尖聲怪叫，聲勢雖大，却也不過祇能夠嚇唬嚇唬鄉下人而已。

龍伯高見了，心下越發篤定泰山，剛好這時天猶未曾大亮，正是拂曉用兵之際，因此暗暗傳下令去，叫大家準備。

長毛一直湧到龍村濠外，見到村子裡鴉雀無聲，也不免有點生疑，連忙停住。

龍村之中，有幾個性急胆大的，便想就此動手。

龍伯高止住，叫他們再等下去，說是時間未到，不過也就叫大家準備了刀石火帋，準備隨時點燈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賊兵中一陣紛亂，搶出了兩騎馬來，一匹黑馬上，坐着一個凶神惡煞也似，滿嘴鬍鬚的黑胖子，頭裹紅巾，另一匹桃花馬上騎着一個千嬌百媚的美貌嬌娘。

龍伯高一入眼，認出是熊鬍子和紅娘子，便和孔廣生打了個招呼，說了一句：「擒賊擒王。」

孔廣生點頭會意。

熊鬍子到得濠邊，定睛四面看了一看，立刻開口大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這村子裡的人，眼看着都睡死了，你們還疑神見鬼的怕他何來，還不與我衝過去，殺他娘的一個痛快，老等着，打算等人家大開莊門，備下牛酒香案來迎接咱們進去嗎？」

熊鬍子這一發喊，群賊剛打算要動，可是龍伯高已經一舉手，發出了暗號，頃刻之間，城牆之上，燈火齊鳴，旗幟鮮明，一面「龍」字將旗，隨風在旗桿頂上飄揚。

龍伯高勁裝打扮，上手站着龍禮經，下手站着孔廣生，哈哈大笑對熊鬍子說道：「你想殺進我莊來嗎？別夢想了，恐怕你連想逃走也來不及了呢，乘早把頭顱交納下來吧。」

熊鬍子打州刼府，也攻陷過不少的城池，却還是第一次見到龍村的這等聲勢，也就不由得伸手自己摸摸腦袋，弄了個丈二的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楞在那兒，手脚無措。

龍伯高不等他定過神來，早又命人一連發出三聲大炮，直響重霄。

緊跟着上方山中，也是金鼓齊鳴，喊殺連天。

同時在信安江中埋伏着的禹顯達也發動了，火炮成排地向賊衆窩中打去，一時間，賊勢立刻大亂，熊鬍子首先撥轉馬頭，直喊：「趕快逃命！」

第三〇章　却賊寇初破熊鬍子　求人才誤納賀耕原

賊勢一動，龍伯高那肯坐失良機，立刻振奮而起，大喝一聲：「此時不殺賊保家，更待何時。」

接着一拍孔廣生的肩頭說道：「孔兄助我一臂之力，殺賊立威，以遏阻他們的兇焰吧！」

孔廣生道了一聲：「龍兄放心。」

這時早有人帶過了兩匹白馬，村門開處，龍伯高一根槍，孔廣生一柄劍，飛躍而出，在他們身後，遊龍也似的兩條隊伍，刀鎗耀眼，喊殺連天，直向賊陣殺去。

連龍禮經這老先生也沒閒着，在城牆之上，帶着老弱婦孺，擂鼓助威，眞是三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萬衆一心，百邪披靡，這一場殺，龍伯高和孔廣生固然是兩條大蟲也似，馬蹄過處，血濺塵沙，刀鎗起處，人頭滾滾。

又加之龍仲平從上方山中，奮勇殺出。

禹顯達的火炮，更是無情。

所以賊衆雖有近萬，但本是烏合之衆，被熊鬍子裹脅而來，怎價得住這三面夾攻，早已棄甲抛兵，抱頭亂竄，直恨不得把前面的兩條腿也放下來才好。

熊鬍子和紅娘子，算是他們馬快，沒被龍村的幾條大蟲碰上，這才逃出了性命。

龍伯高揮衆追殺了二十餘里，見賊已去遠，這才收兵，檢點之下，竟是傷亡毫無，獲了一個全勝，而沿途所棄賊屍，何下數千。

所以在奏凱囘村之際，龍伯高，龍仲平和孔廣生三匹馬頭相竝，村中的人，齊來歡迎，把他們捧鳳凰似的，接進莊去，歡聲雷動。

不上多久，禹顯達也是全師而囘，村中的人，愈加歡喜。

龍伯高立刻又傳下命令，一面派人打掃戰場，掩埋屍體，一面派人備酒慶功，同時也沒絲毫鬆弛下來，該守哨的守哨，該巡城的巡城，該出去打聽的，出去打聽。

到了這天下午，掩埋屍體的已經囘來，並且帶囘來了無數的兵器旗幟，牲口糧草。

龍伯高便命清點入庫。

打探消息的人囘來報說：「賊衆已逃過衢州，仍向江西囘竄去了。」

龍伯高這才完全放下心來，當晚這一場酒，直吃到更殘漏盡，這才罷休。

龍仲平和禹顯達早已醺醺大醉。

龍禮經是個年高穩健的人，在其間看到龍仲平和禹顯達鬧酒之際，也曾向龍伯高說過：「賢侄！你勸勸他們少飲幾杯吧，賊人離去，難保不會再來，這鬧酒之風，是萬萬不可開的，你們在上面的人如此做了，上行下效，將來就難保不會誤事了。」

龍伯高笑道：「今朝是第一次獲得全勝，借酒正好助威，便讓他們痛快一日算了，將來之事，我

自然有所打算的，叔父也請多飲幾杯吧。」接着反倒傳出話去，命大家儘情暢飲。

龍禮經見了也就不再多說。

那些村衆，沒有龍伯高的話，已經就喝得不肯丟手了，現在龍伯高這樣一說，當然就格外的喝得起勁起來。

不過龍伯高倒還是個非常細心的人，窺個空，便對孔廣生使了個眼色，自己起身向外就走。

孔廣生跟出，問他何事？

龍伯高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我祇不過是想和你出來走一趟，一方面也瞧着他們，不要倚酒鬧事，所以我們祇暗暗的前去，不必給他們發現，以免他們敬起酒來，推辭不開。」

孔廣生也就不再開口，祇和龍伯高並肩而行。

祇見各處人等，「五奎手」、「八匹馬」，喊成一片，好不熱鬧，同時也有人在儘吹這次作戰的經過，龍伯高和孔廣生也就佇足側耳，靜聽他們說的是些什麼？

祇聽到有一個人說道：「我昨天新磨的刀，想不到今天便發了利市，一口氣砍了翻四五個賊，連刀口都沒有捲，如果打牌的話，這才叫做手順吶。」

又一個說道：「你這又算得了什麼？那些賊一窩蜂的逃走，我窺着那人多處，一槍戳了出去，便從一個賊的背心裡直戳進去，馬上耳朵裡聽到了兩聲慘叫，你們猜是怎麼着？原來我這一槍，竟像穿糖葫蘆似的，一下就穿上了兩個賊在槍頭上了。」

又一個說道：「你不用胡吹了，我倒覺得小斗子今天可真怪，平常叫他殺一隻雞，也會手抖，今天竟也一連殺了兩個賊，還若無其事的又追了上去呢？我們倒不妨請他說說，這是個什麼道理？」

大概是那名叫小斗子開了口說道：「你們問我爲什麼？便連我也不知道啊，本來聽說賊要來，我還眞怕，後來在城上看到了賊的火光，我簡直就有點打哆嗦了，本來嘛，誰又見過這種打仗的事呢？可是後來不知怎的，我忽然想到，家中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兒，如果我不殺賊，賊便必然的會來殺我，我若被賊殺了，父母妻兒不是也保不住了嗎？所以心裡不由得大怒起來，剛好這時，莊主下令出莊，我也就跟着大家衝了出去，眼前的賊，都好像成了我的殺父仇人似的，所以我也就不要命的揮動兵刃，對他們殺了過去，你們問我是怎麼回事兒，我還眞的說不上來呢。」

另一個笑着說道：「你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嗎？這就叫做『賊我不兩立』啊！」

又一個人說道：「其實說眞果的，打仗並沒有什麼可怕的，祇要能夠沉住氣，也就是了，所以將來如果賊再來時，我一定不會再像這次一開頭時的那樣怕了。」

又有人說道：「你能不怕，還不是我們村主指揮的功勞，村主一匹馬已把賊兵衝動得掉頭飛跑，你趕在人家屁股後頭追殺，人家又不掉頭還手，還不是由得你殺一個痛快嗎？」

又有人道：「我們村主眞是天神一樣的，那一桿槍，舞弄起來，簡直就像是一條大蟒在那兒伸腰，可憐那些賊，凡是在他馬頭前的，就沒有一個能夠逃出性命。」

又有人道：「還有孔大俠不也是一樣，我親眼看到的，他伏在馬鞍上，揮劍向賊衆排頭殺去，也

沒見他怎樣動手，便祇看到賊頭滾滾落地，依我估計，少說一點，怕不有三五百個賊，死在他的手下，我還眞沒想到，他這一身俊功夫，是怎樣練成的呢？」

又一個說道：「就憑孔大俠拉豬婆龍的那一手功夫，我們幾百人拚了命也拉不動分毫，人家一個人便拉了起來，那還會在乎這幾個毛賊嗎？我看祇要有他在此，便不怕賊來得再多，也休想活着回去了。」

又一個道：「對！所以萬一孔大俠將來要走的話，我們爲着妻子老小，是絕對不能放他走的。」

龍伯高聽到這兒，便回頭對着孔廣生會心地一笑。

孔廣生也沒說什麼，二人又去別處巡視了一週。

過了一天，龍伯高便又把幾個爲首的人聚在一起，說道：「賊兵雖去，難保不來，而我們徼幸贏了一陣，已經鬧得名震遐邇，四面八方都有人來和我們聯絡，俗語說得好：『人怕出名豬怕壯』，更何況打聽消息的人回來報說，熊鬍子祇停在玉山一帶，擄人補充，並未遠去，而且還透出話來，說是非重來我村報仇不可，所以我們也不能不在事先，有所準備，各位有何高見，不妨說出來大家商量好了。」

禹顯達道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幾個毛賊罷了，這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好商量的。」

龍伯高笑道：「話却不能這樣說法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，何況以我們一村之力，來應付賊勢，也嫌單薄，所謂獨木難支，倒不如和鄰近的村子聯絡起來，互爲犄角之勢，這樣做法，於己於人，都有好處，賊衆再來之時，也可以立收夾擊之效，不知各位以爲如何？」

大家聽了，俱都點頭稱善，因此便又決定，命鄰近各村，派人來龍村實習，回去之後，模仿龍村的樣子，組成團練，以圖自保。

祇是各村之人，武功好的人不多，所以又向龍伯高要求，派人前往。

龍伯高心想：「本村之中！也不過就祇自己等三四個人，可以獨當一面，現在既與賊衆爲仇，當然猶嫌人手不夠，又那能再分撥得人出。」因此頗爲作難。

龍禮經想了一想說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我們乾脆傳話出去，以聘請教習爲名，就不愁沒有人前來應徵了。」

大家在無法之中，也覺得祇有這個方法，可以行得通，因此也就即刻決定，並且爲着攏絡起見，首先由各村聯名，聘請孔廣生爲總教習。

孔廣生固辭不獲，同時也想到那夜所聽到的話，知道自己決走不脫，也就祇好答應下來，從此名正言順，日日操練各隊頭目，和各村派來實習之人，倒也忙得他暫時把思念諸天壽的心，收了起來。

接着便有一些武師，前來應徵，孔廣生和龍伯高試過，眞正的好手，也不見多，但也祇好在這些人裡，挑出幾個比較過得去而且忠厚可靠的，分發到各村去迄。

龍伯高和孔廣生等，也不時的到各村去巡視指點，所以這一帶立刻便名聞全浙，成了拒賊的主要根據地了。

所以後來熊鬍子雖然又帶着人來侵擾過兩次，但每次還未入境，便都叫龍伯高殺得狼狽逃竄而去，當然龍村的威名，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大了起來，而江西境內的難民，也聞風湧至，直把龍村擠得滿谷滿坑，到處是人。

這一來，別的倒還在其次，糧食馬上就發生了恐慌，龍伯高無法，祇好派人四出收購，以資應付。

以龍村的這種情形看來，用以拒賊，本來倒還可以無慮，誰知天數已定，龍村該遭一場大刧，所以事情便生出來了。

原來有一天，龍仲平正在村口巡查，突然從村外路上，來了一個彪形大漢，身高七尺開外，滿臉虬鬚，相貌非常猛惡，手中柱着一根鐵鎗，標明他的武功不弱，祇是混身破敝襤褸不堪。

硬着頭，便向村上直撞，守村的人，連攔也攔不住。

原來自從賊衆累來之後，龍伯高已定下規矩，凡是要進村的人，總要經過一番檢查登記的手續，以免賊人混入，但這個大漢却不管這一套，村上的人攔阻他時他一伸手，便推倒了五六個，還說什麼：「我不與你們計較，祇找姓龍的去說話就是。」

衆人見他如此說話，當然越發的不肯叫他進村，但又那裡能夠阻得他住。

龍仲平見了，連忙上前，可是他還沒來得及開口，禹顯達不知道從那兒撞了來，見到這種情形，早已攔在龍仲平的前面，搶上前去。

這時那大漢正把村口的人，推得翻翻滾滾，禹顯達看了心中生氣，所以也不打話，一出手便向那大漢推去，滿想把那大漢推開之後，再和他打話。

誰知那大漢身手狡捷之至，眼看禹顯達一掌推來，也沒避讓，祇順手用兩指在禹顯達的脈門上，疾如閃電地一點。

禹顯達連躲閃都沒來得及，便陡然覺得半身酥麻起來。

所幸龍仲平已緊跟而至，他已看出禹顯達是中了那大漢的點穴手法，因此連忙伸手在禹顯達的背心上一撲，替禹顯達解開了穴道，同時一斜步，便穿到那大漢的面前，双手連伸，虛實並用，對那大漢上中兩路分別擊出。

那大漢見了，倒也略一退身，問了一句：「你是龍伯高嗎？」

龍仲平道：「你找他做怎？」

那大漢還沒來得及開口，禹顯達已又縱上前來，一揮拳便對那大漢攻去，同時口中喝道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敢到我們這兒來撒野，今天非叫你認識我禹大爺的厲害不可。」接着又對龍仲平叫道：「二哥！上！我們擒住他，給他一頓好的受用。」

那大漢一面還手，一面開口喝道：「既然你們倆都不是龍伯高，那我就先拿你們做個樣子好了。」說話之間，禹顯達又已挨了那大漢兩拳，痛得怪聲大叫。

龍仲平實在氣不過了，也就拼命地向那大漢夾擊起來。

他們雖然是兩個，打一個而那大漢一手握着的鐵鎗，却並沒有使用，祇憑單掌迎敵，仍然把龍仲平和禹頴達兩個，逼得團團亂轉，並且口出狂言，笑道：「人言龍村多麼厲害，今天一見，却也不過如此而已。」

龍仲平和禹頴達兩個，雖然氣得牙根咬斷，但藝差一着，又有什麼辦法可想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突然人影一閃，龍仲平和禹頴達耳中便聽到孔廣生的聲音說道：「二位仁兄別急，待小弟來與他見過。」

話聲才完，孔廣生已穿過他二人中間，硬插了進去，一起手，和那大漢的手掌交了一下，那大漢便立刻被震退一步。連忙拿樁站定，望着孔廣生直翻眼。

龍仲平和禹頴達看見孔廣生來了，精神不由一震，連喊：「孔兄收拾這窮小子一頓，免得他上門欺人。」

那大漢道：「你姓孔？」

孔廣生笑道：「兄弟乃是龍村中的微末之人，姓名實在不足見告，既然閣下有意想見識見識龍村人物，便請賜招如何？」

孔廣生平時對人，本極謙遜，但這時也是由於見了那大漢盛氣凌人，心中不免有氣，所以也才這麼說了幾句。

那大漢聽了，那裡還能受得了，見孔廣生空着一双手，便也把鐵鎗向地下一插，說道：「那我就領教幾招也好。」

說完之後一拉門戶，緊跟着便出招對孔廣生猛擊過來。

孔廣生一見那大漢出手，便知道他武功不弱，因此也就使出少林絕技，還手過招。

他們二人這一動手，早把旁邊的人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。

原來他們在最初幾手，旁人還看得出是一招一着，可是十招一過，便祇看到他倆拳足紛紜，快逾疾雷閃電，再到後來，簡直就祇剩下了兩團人影，連誰是誰，都分不清了。

這時龍伯高和龍禮經亦已來到。

龍伯高是個行家，當然看得出那大漢武功不弱，便不由得拍手叫起好來。

祇有龍仲平和禹頴達心中不憤，直恨不得孔廣生能夠一招便把那大漢打死，這才稱心，所以仍然不停的在一旁亂叫，要孔廣生快下殺手。

那大漢聽了，好不煩心，同時還不知道孔廣生這時已經在有意相讓，因此求勝心切，猛然大喝一聲，脚下直進一步，双掌一錯，左掌疾伸而出，明是伸向孔廣生的双目，其實右掌已暗向孔廣生的小腹擊出。

孔廣生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，因此也就將計就計，双手齊擧，看上去好似打算封鎖上路門戶，但才到半路，早已變成一招「黃鶯掠翅」，兩手各奔上下，那大漢沒防到孔廣生變招得這樣快，進攻孔廣生小腹的右手，早已被孔廣生拂了一下。

那大漢吃了這個苦頭之後，倒也厲害，不獨沒有撤招退後，反倒一進身，貼向孔廣生，左手化虛爲實，眞的對孔廣生的双目點來，右手一翻，便去扣孔廣生的脈門。

同時連環進步，膝蓋一起，對孔廣生的襠下頂去，這三招同時而出，眞是既毒又狠，如果換個別人，恐怕就非喪命在他的手下不可了。

孔廣生見那大漢出手狠毒，氣也大了，隨卽展開身法，一幌之下，便脫身讓了開去，並且沒等那大漢有週轉的餘地，一掌便拍在那大漢的肩頭之上，乘勢向下一按，滿想把那大漢按躺下去。

可是那大漢也非弱者，知道不好，連忙順着勢向前一衝，所以肩頭上衹被孔廣生拂了一下。

不過他連遭挫折，這個氣可就大了，剛好又正跳到他的鐵鎗之前，所以順勢一把，便把鐵鎗拔了起來，一轉身，抖起一個斗大的槍花，向孔廣生紮去。

孔廣生這時仍然空着一双手，所以旁邊的人，都不由得齊聲驚叫起來。

可是孔廣生會者不難，難者不會，一招「分花拂柳」，空手一伸，便握住了那大漢的槍頭，同時發出「先天大乘神功」。

那大漢用力一繃，沒能繃脫，孔廣生的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已順着鐵鎗，傳了過去。

那大漢立刻感到不對，也就運起內功，和孔廣生相抗。

要知道家交手，在拳脚上的高下，雖然双方不等，但多少還可以撐持一個時候，才會分出勝負，至若說到這內家功力的較量，却是一絲兒也搭不了纙的，功差一分，敗亡立至。

所以那人的內功，雖然不弱，但又怎能和孔廣生的「先天大乘神功」相比，沒上多一會兒，便已兩鬢見汗，氣喘噓噓的了。

孔廣生却仍然是神色不變，笑嘻嘻的看着那大漢。

那大漢見了，急怒攻心，猛然大喝一聲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又是向上一繃。

孔廣生也沒動上一動，衹是那根鐵鎗，已經彎成弓把子一般，同時那大漢又被「先天大乘神功」逼住，不敢撤手，那頭上的汗，就更是黃豆一般的滾了下來。

龍仲平和禹顯達見了，好不高興。

但龍伯高却忽然又起了一個憐才之心，走上前去說道：「二位且請住手，伯高有話要說。」

孔廣生這才把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緩緩收回，那大漢也才能夠釋手，立刻一轉身便想走去。

孔廣生却又已攔在他的面前笑着說道：「朋友！你此來不是要見龍村主有話要說的嗎？現在龍村主來了，你爲什麼又要走？而且臨走連這支鐵鎗都不要了呢？」

說着兩手用力一拉，便把鐵鎗仍然拉直，遞向那大漢的手中。

那大漢怎受得了這等的折辱，也就面紅耳赤的吼起來說道：「你別欺人太甚！須知我賀耕原也不是好惹的。」

賀耕原一說出名字，孔廣生倒也曾聽見說過，便道：「閣下原來便是摩雲掌鍾老前輩的門下嗎？失敬失敬。」

原來賀耕原便是北道上有名的武師摩雲掌鍾恩的門下弟子，學成了一身武功之後，別的毛病倒還沒有，祇是好色如命，成天的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後來有一次竟在酒醉之後，持強奸汚了隔壁一家大戶人家的婢女，而這家大戶人家，又和鍾恩頗有交情。

所以雖然查問之後，那婢女也有不好，不該冶容誨淫，去對賀耕原挑撥，但賀耕原平時性情不佳，人緣不好，所以那些同門，便火上澆油地把他平時的劣跡，一齊向鍾恩告發出來。

鍾恩一氣之下，便狠狠的把賀耕原責打了一頓。

賀耕原懷恨在心，夤夜懷刀，把那兩個告發他的同門殺了，逃出鍾家，從此流浪江湖，既不敢出頭露面，同時一點良知，尚未全泯，所以也未曾墮落到黑道裡去，以致鬧得非常之落泊。

這一次到了富春，聽說龍村招賢，心想：「這裡天南地北，和師父相隔得遠，不怕他會追尋而來」，因此便來到龍村，想找一個安身之處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窮人氣大」，所以他一上來便和龍村的人鬧翻，後來龍仲平和禹顥達上前，他也還沒想出手傷人，祇存心把他們戲耍一番，好使自己露一個臉，所以連手中鐵鎗，都沒有用，祇以單手應敵。

却沒想到會碰上孔廣生這樣的一個硬點子，雖未吃虧，却已丟人不小，因此這才打算離去。

但龍伯高又那裡肯讓他走，死扯活拖的把他拉進了莊，首先便命人帶着他去洗澡換衣。

賀耕原見龍伯高如此相待，也覺得有了面子，同時又想到了在江湖上的一番苦處，當然也就不再堅持要走了。

就在賀耕原前去洗澡之際，龍仲平忍不向龍伯高問道：「大哥，你把他留下，打算做什？」

龍伯高道：「人材難得。」

禹顥達跳起來說道：「你打算把他留下是不是？這可不行，我看這傢伙不是個好東西，留下來準是個禍根，難道你還不知道他是爲着什麼才落泊在江湖上的嗎？」

龍伯高也是個好色之人，所以並不覺得這是個缺點，祇認爲更足以代表一個英雄人物的個性，因此笑着說道：「食色性也，孟老夫子也曾說過太王好色的話，這也算不了什麼呀！」

龍禮經倒也懂得三分麻衣相法，便道：「以我看來，這人還是不要留下的好，你看他鷹視狼顧，腦後見腮，決非能夠講道義，交朋友的人，所以還是厚贈盤纏，送他出村，祇要不得罪於他，也就是了。」

龍伯高也是個外和內剛，頗有個性的人，主意既定，便不容變更，因此說道：「不然，世無不可教化之人，也無不可用之材，我以道義待人，人必不棄我，即使棄我，彼亦不祥，更何況現在賊勢正熾，像這等懷才不遇的人，不能爲我所用，便必將爲賊所羅致，我們既然以殺賊自許，又任能把人才逼上粱山去？」

說着轉頭對孔廣生問道：「孔兄以爲如何？」

孔廣生身在人家作客，固然未便多話，同時也一向有樂人爲善之心，當然不便多表示意見，祇含

糊其詞的說了一句：「龍兄高見。」也沒再說下去。

恰巧這時賀耕原已經沐浴更衣而出，俗語說得好：「人是衣裝，佛是金裝。」賀耕原這一換衣，便祇見其威武，不見其醜惡，人也就沒有初見面時的那樣討厭了。

更何況他一出來之後，便笑着對龍仲平和禹顥達拱手陪罪，要他們原諒自己的魯莽，並且也道出自己是慕名而來，有心投效，甘為馬前小卒。

有道是：「伸手不打笑臉人」，賀耕原這樣一做，龍仲平和禹顥達縱有十分不樂，也就要被消除去一大半了，所以龍仲平和禹顥達的臉色，也就和緩了下來，和賀耕原客氣敷衍了幾句。

賀耕原對孔廣生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龍伯高也就乘着這個當兒，說出自己決定要留賀耕原幫忙，聘請賀耕原為副總教習之意。

賀耕原當然求之不得，因此祇謙遜了兩句，也就答應下來。

這一來，事實既成，大家面對面的堵着，便是再不願意，也不能不給龍伯高一點面子了，所以也就祇好算數，從此賀耕原便進入龍村，而他也表現得非常之認眞賣力，所以龍仲平和禹顥達對他的印象，也就改了過來。

祇有龍禮經仍然不能放心於他，隨時對他注意，並且向龍伯高進言，叫龍伯高千萬不可授權於他，舉凡一切，仍完全交付孔廣生做主的好。

龍伯高笑道：「叔父祇管放心好了，侄兒自有主張，孔兄的能力為人，侄兒當然是完全信任得過的。」

過不多久，熊鬍子便又糾合了人來犯，並且打破了鄰近一個小村，圍住了龍仲平，最後還是孔廣生和賀耕原双騎齊出，一口劍，一根鎗，把賊衆殺退，救出了龍仲平。

尤其是賀耕原，斬獲最多，並且幾乎把熊鬍子生擒過來，因此孔、賀兩教習的大名，立刻轟傳遐邇，四方聞名。龍仲平也因此對賀耕原的成見，又輕了幾分。

可是賀耕原本來就是個好色不能安分之徒，「幾天飽飯一吃，加上又被人一捧，得意之餘，不免故態復萌，有點耐不住孤衾寂寞了。

同時這時的龍村，又因為難民太多，難免魚龍混雜，加之匆忙逃難之際，誰又能夠帶得了多少銀兩，用光之後，當然還要繼續生活下去，因此有些有女之家，便做起暗門子這種不正當的生意來。

賀耕原已經有的是錢，也就常常避着人，在這些地方進出起來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賀耕原雖然自己認為這事做得隱秘，但也已經落進了一個人的眼中。

這人不是別個，便是那龍禮經。

龍禮經本來就對賀耕原不能信任，這一發覺之後，立刻就告訴了禹顥達，禹顥達馬上找了龍仲平，三個人一齊去對龍伯高說話。

龍禮經先把這一長一節說了一遍，然後接着說道：「十條人命九條姦，村子裡有了這些事情發生

，將來便難免不會鬧出漏子，所以不如及早處理，把凡是有這種行為發生的人，都趕了出去，以清禍原為妙。」

龍禮經這麼做的原因，本是知道明言驅逐賀耕原，龍伯高必然的不會答應，祇要他能夠這麼做了，賀耕原看了，當然會意到是因自己而發，到那時候，站不住脚，自己一走，也就完了。

却沒想到龍伯高已先開口說道：「這樣不好，賀兄既然常向這些地方走，我們一做，不是對他臉上太難看了嗎？更何況那些人家做這種買賣，也不過是為賊所害，要活下去，不然的話，雖又忍心叫自己的女兒去操皮肉生涯呢？所以我們如果把他們攆走，又叫他們如何活法，終必轉乎溝壑，那不是成了我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了嗎？」

龍禮經聽了，雖然無辭反駁，但一片不滿之情，已經盎然於色。

龍伯高當然也看得出來，因此笑道：「叔父放心，賀兄既有此疾，也是年青人在所難免之事，容我過一天，親自挑選兩個女孩子送給他，這樣一來，不獨可以免掉他再去那種地方，同時也就更加能夠籠絡住他的心了。」

後來這話不知怎的傳進了賀耕原的耳朶裡去，賀耕原倒也檢跡了許多。

可是龍伯高事情太忙，說過之後，一岔也就忘了，並沒有挑選女孩子給賀耕原送過去。尤其是龍伯高的兩個愛妾，因病在短短的兩天之中，相繼亡故。

這一來，便不由把個龍伯高弄得心灰意懶，村中大事都懶得再去過問，又那裡會想到賀耕原的事上去呢？

也就在這時候，衢州知州，忽然派人來說：賊衆又有東犯模樣，請龍伯高派人前去增援。

這位新來的知州，倒是一個愛民如子的好官，並且也頗有膽識才華，祇是衢州已經失陷過，遭受過一次蹂躪，精壯都被賊衆擄走，府庫也被搶掠一空，因此這位知州雖具雄心，但在人才兩缺的情形之下，他也就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感覺了。

所以這才派人來向龍伯高乞援，龍伯高當然義不容辭，尤其是大家計議之後，認為衢州乃是賊衆進攻龍村的必經之路，祇要衢州能夠守得住，龍村便可以安如泰山，所以情據據理，都不能不派人前往，而這位派出的人，也必須能夠獨當一面，擋住賊勢的才行。

禹顯達便建議派賀耕原前往，他的意思也不過是想乘此送鬼出門。

可是這次龍禮經又反對起來，因為他怕賀耕原前往，作威作福，誤事不說，對龍村的面子也有關係，所以計議到最後，還是請孔廣生去辛苦一趟。

孔廣生當然不便拒絕，受命即行，帶着五百人人馬，向衢州出發。

那知還沒能到衢州，熊鬍子和紅娘子便已帶着人馬，攻陷了衢州，可憐那位知州，到任不久，便已殉城而死。

，孔廣生聞報之後，當然不便再進，便一面派人飛馬報與龍伯高得知，一面急急退回。

那知賊勢來得更快，早已緊跟在孔廣生的後面，追了上來，孔廣生不敢再走，便找了一個山口，

相定地理形勢，把隊伍紮住，據山與賊相拒。

賊衆一看到是龍村的旗號，並且又聽說孔教習在此，那裡還敢前來輕捋虎鬚，隨卽一部份人虛聲勢的停了下來，等候後面大隊來到再說，另一部則已岔下別處去燒殺搶掠去了，剛好附近便有一個小小的村子，首遭其殃，被賊衆突入，燒得半邊通紅，殺得哭喊連天，聲聞數里。

孔廣生是個慈悲心腸的人，又那能見死不救，便對跟隨他的人說了，要他們仍然守住山口，自己單身往援。

那些人對孔廣生本有好感，那裡肯讓孔廣生單身去冒這種大險，因此一齊鬧着要去。

孔廣生無奈，衹好一聲令下，當先領着人衝殺過去。賊衆本來是虛張聲勢，見孔廣生忽然殺來，摸不清頭底，早就反身逃走，前隊反衝後隊，一時大亂，那裡還能煞得住脚。

孔廣生也不窮追，衹進向那遭刼的小村子，殺了過去，一到之後，便看到村子已成一片焦土，衹剩下少數幾十個人，跟着一個年青人在那兒和賊衆拚命。

孔廣生一見，首先是一怔，接着便不由得悲喜交集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一拾馬便奔了過去。

第三一章　馳援擊賊巧救天壽　解悶閑步偏遇淫娃

孔廣生對那年青人喊了一聲，但這時在亂軍之中，喊殺連天，那年青人根本沒能聽得到，仍然在那兒對着長毛猛衝狠殺，直殺得屍橫滿地。

那年青人自己，也被濺得滿頭、滿臉、滿身，鮮血斑斑，手中的一柄劍，却依然晶瑩雪亮。

孔廣生見喊那人不應，只好一拎馬韁，衝開賊衆，殺到那青年的面前。

那年青人的身手好不敏捷，口中喝着：「來吧，不管你們上來多少，少爺要是讓你們逃跑了一個，也就算不上是英雄好漢了。」

話聲未了，「唰唰唰」，一連三招，向孔廣生猛攻過來，狠辣非常。

孔廣生根本沒想到那年青人會有這一手，若不是應付得快，連躱帶閃地讓了過去，竟幾乎爲那年青人所傷。

那年青人見孔廣生連避過他三招，心中更氣，正打算繼續猛下殺手之際，可是孔廣生已經開口叫道：「天壽弟，是我啊！你怎的連我都不認識了呢？」

原來那年青人就是孔廣生日夜思念，踏遍天涯，尋找無着的諸天壽。

諸天壽被他這麼一喊，也才認了出來，連忙停手，高興得滿臉綻笑，喊了一聲：「廣生哥！原來

是你，你是怎麼來的？你是知道了我在這裏才來的嗎？我也正打算要找你去呢。」

孔廣生一看賊勢，有增無已，來不及慢慢敍話，便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我們且先把這些賊解決了以後，再慢慢的長談好了。」

諸天壽也覺得在這亂烘烘的環境之中，不是敍話的所在，隨卽應是，發起神威，和孔廣生併肩，對群賊猛衝殺起來。

本來以諸天壽一個人，群賊對他就已無可奈何，這時他看到孔廣生來臨，欣喜之餘，當然振奮得精神百倍，更何況又加上了一個孔廣生，兩人更像是猛虎突入羊群一般。

群賊那裏還能夠架受得住，直被砍瓜切菜似的，殺得人頭滾滾，血雨橫飛，齊聲驚叫，抹轉頭掉臉就跑，只恨爹娘沒替他們多生兩條狗腿。

孔廣生和諸天壽也就帶着龍村的五百人馬，和那小村裏的殘餘人衆，緊跟在群賊後面，追殺起來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兵敗如山倒」，群賊這一敗一逃，後面的大隊立刻就被衝動，也都跟着潰退下去，你推我擠，各顧性命要緊，那裏還能立得住脚。

孔廣生和諸天壽直把群賊追殺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同時龍伯高因爲不放心孔廣生，怕他人少吃虧，又命龍仲平帶領援兵來到，兩下這一會合，聲勢格外大震，直把賊衆追過衢州。

眼看着賊衆向江西潰退而去，這才收兵，進入衢州，把那位守土殉城的知州的忠骸找出，以禮卜葬在高崗之上，立碑記功，永垂不朽。

孔廣生又替諸天壽和龍仲平介紹見面，龍仲平當然也替孔廣生高興，同時龍仲平和諸天壽都是爽直無比的個性，所以格外的談得投機。

孔廣生便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，一一告訴了諸天壽，諸天壽聽說到諸天香已經去世的時候，便不由得呼天搶地的痛哭起來。

孔廣生和龍仲平勸了好半天，這才止淚收聲，也就把他自己的經過情形說出。

原來諸天壽自經決心爲父報仇，私自出走，到諸曁，把過天星關德一家大小殺光，再上山東井家崗去找井武貴，未曾找到，在赴王屋山的途中，由於路見不平，仗義救援張老實父女，却反而把自己失陷在墀光寺中，幾乎喪命，幸被史楚臣救走，得入八卦眞人門下，以及桃花公主逞毒長壽峰等等一長一節，作者在前面均已交代清楚，這裏不再贅述，只從當時在長壽峯上，八卦眞人拉着諸天壽向後山說起。

原來八卦眞人當時一看桃花公主約來好手太多，眼見大勢已去，知道自己如果再硬撐下去，便非全遭毒手不可，將來連個報仇的人，也都沒有了。

所以這才決定各自突圍，能夠走脫一個，便好一個，自己也就不再去照顧別人，只拉着諸天壽，便向峰後衝去。

桃花公主看到，那肯放鬆，也就緊追不捨，轉眼便及。

八卦眞人正在無策，打算返身應敵之際，突然鐵扇童子向旭初打從旁邊突出，截住桃花公主，便

猛攻起來。

向旭初之所以這麽做的原因，倒不是因爲他有意捨命阻擋桃花公主一陣，好讓八卦眞人能和諸天壽脫身，而是自從史楚臣死後，他便把這殺師之仇，存在心中，早就想找桃花公主算賬，替師父報仇，所以這一搭上手，根本就沒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，扃開鐵扇，儘出絕招，着着向桃花公主的致命所在攻去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一人拼命，萬夫莫敵。」桃花公主雖說武功比向旭初不知道要高上多少倍，但在向旭初這樣的捨命狂攻之下，倒也不由得被鬧了個手忙脚亂起來，等到她穩定形勢，抬頭一看，八卦眞人和諸天壽早就走得無影無踪了。

當然以向旭初來和桃花公主動手，終非其敵，所以過不多久，便遭了桃花公主的毒手，但桃花公主也就無法再去追尋八卦眞人和諸天壽了，只好恨恨而回。

八卦眞人和諸天壽見桃花公主被向旭初擋住，也就不再回頭，只向後山急奔，雖說沿途仍有桃花公主的門下阻擋，但那裏還能阻擋得住，便已被他師徒兩人殺出一條血路，來到那條秘徑之前。

那秘徑的入口，堪堪只能容納一個人扁着身子進出，而諸天壽背上揹着兩個大包袱，又怎能走得進去，因此只好動手解結。

那知越忙越亂，解了那包武林經典，却怎麽樣也解不開那個衣裳包袱，直急得諸天壽滿頭是汗，同又有兩個小妖孽追尋了過來。

八卦眞人一看，知道不能再躭擱下去，因此手起一劍，把諸天壽背上的包袱挑破，隨着山風，飛落峯下，同時脚下一點，身如旋風，一招「連環鴛鴦腿」，把那兩個小妖孽也掃了出去，跌下山峯，直摔在山下岩石之上，跌成肉餅，後來屍身也被大鷹啣去，這就是以後孔廣生所看到的血跡和包袱的來源，反以爲是諸天壽已經傷了性命。

八卦眞人這才和諸天壽捧着經典包袱，進入秘徑，走到山下，側耳一聽，峯頭之上，喊殺之聲，猶未停止，不由長嘆一聲，淚如雨下。

諸天壽道：「師父，既然有此秘徑，我們何不再回去多救幾位師兄出來呢？」

八卦眞人搖頭說道：「這條路他們也都知道，要逃出的話，自己也會來的，我們走吧！」

諸天壽道：「我們到那兒去呢？」

八卦眞人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欲報此仇，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如願，所以我暫時仍以不出面爲是，免得那老妖追尋前來，又添麻煩，現在我想和你南下，暫時住到普陀山妙音台去，那兒我還有一個老朋友在着，到了那兒以後，我就要暫時閉關，花上四十九天的工夫，練成一種功夫，然後再約齊武林好友，到桃源去找桃花公主算賬，也就是了。」

諸天壽道：「師父到妙音台去，師兄們又怎麽知道呢？」

八卦眞人因此隨手撿起一塊黃土，在石壁上寫下「我去妙音台」，五個大字，當時也是心亂如麻，沒有注意到那裏不蔽風雨，寫完之後，便携帶着諸天壽匆匆上路，所以後來白官英找到秘徑中看時

，也就只能看到「我去妙……」三個字了。

八卦眞人帶着諸天壽急急趕路，日夜不停，尤其是打從山東出海，雇船南下，直放普陀，所以佟方伕義聚會天下武林，爲他報仇的事，他一點都不知道，尤其是到了妙音台之後，立刻就閉關練起功來，在他閉關之前，又事先告訴過諸天壽，絕對不能驚擾於他，不論任何天大的事情，也非要等他出關之後再說，所以當佟方聚會天下英雄，約定八月十五在王屋集會的消息，傳到普陀之後，諸天壽已無從說與八卦眞人聽了。

直到八月初九，八卦眞人功成出關，聽了這個消息之後，這才作起急來，連忙帶着諸天壽向王屋趕去，可是普陀距離王屋太遠，等他們趕到王屋之時，已經是八月十九，群雄已經在前一天分頭出發了。

八卦眞人聽到這個消息之後，也沒再到佟家去，便立刻帶着諸天壽，又向桃源華山桃花谷趕去。八卦眞人想到群雄進谷，一定是打從山口進去，桃花公主也必然會在那一帶和群雄相持，所以他就決定打從另一方面，翻山越嶺，偷襲而入，給桃花公主一個防而不備，先去搗毀了她的魔宮主要陣地，然後再和群雄會合。

所以八卦眞人進谷之後，並未被人發現，同時他這次閉關所練之功，也就是專門爲對付魔宮用的，所以那片桃林，也沒能阻得住他，一舉手便把桃林破了，帶着諸天壽直闖進魔宮，一陣砍殺之後，又放起了一把大火，立刻把一座魔宮，燒得火光熊熊，烈焰冲天，這才又帶着諸天壽返身突出，來尋群雄。

諸天壽也就縱目注意看孔廣生何在？

可是桃花谷周圍十里，遍地桃樹，而兩邊動手的人，又不下數百，亂成一片，一時間又那裏能夠找得出人來。

更何況這時又正好是桃花公主傷了蔣碧釧，打算逃走而爲蔣步雲追趕之際，正好和他們迎面相逢。八卦眞人一見桃花公主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早已咬牙切齒，一擺寶劍，喝聲：「妖孽還往那裏走，山人在這裏找妳多時了。」說着便把桃花公主截住，動起手來。

諸天壽本不認識蔣步雲，同時蔣步雲的心，又在蔣碧釧的身上，一見八卦眞人截住了桃花公主，他是向來自視過高的人，絕不肯以二敵一，落下一個群打聚毆的話柄。

因此也不動手，只和八卦眞人打了個招呼，簡單地說了幾句話後，便又返身去照顧蔣碧釧去了。

諸天壽却怕八卦眞人吃了桃花公主的虧，所以也就挺劍上前，幫着八卦眞人向桃花公主夾擊起來。

八卦眞人也是恨透了桃花公主，決心要取桃花公主的性命，以報前仇，所以並未阻攔諸天壽。

而諸天壽在普陀的四十九日當中，雖然無事，却也沒有閒着，早把那兩包袱經典，看了一遍，憑着他自己的聰明領悟，刻心苦練，所以功力劍道，又自大大的進了一步，而桃花公主和八卦眞人的功力，本在伯仲之間。

這時桃花公主是傷敗之餘，心慌意亂，八卦眞人却是挾憤而來，怒氣如山，所以桃花公主在形勢

上，已經就屈處下風，更何況又加上了一個活龍活虎似的諸天壽，因此沒上十招，桃花公主便已量定自己不能再支撐下去，於是捨出性命，猛向八卦眞人緊攻三招，同時抽出手來，發了一把「桃花飛芒」。

八卦眞人這才被逼退後了幾尺。

桃花公主也就乘此轉身，忘命地向華山山頂上逃去。

八卦眞人又那裏肯捨，立刻展開輕功，飛趕上前。

諸天壽當然也就只好緊跟在後面，而顧不得再去尋找孔廣生了。

這一陣狂逃窮追，直維持了一晝夜，依着八卦眞人的脾氣，仍然不打算住手，可是他不能不顧慮到諸天壽的體力，這才停了下來，放走桃花公主，和諸天壽休息了一陣之後，本來打算回轉王屋，向佟方以及群雄道謝，誰知道就在此時，又聽到了桃花公主有向武夷山逃走的消息，因此立刻又帶着諸天壽向武夷山趕去。

進得武夷山之後，果然又遇上了桃花公主。

桃花公主這時已成驚弓之鳥，那敢和八卦眞人動手，因此又被八卦眞人從武夷山趕到了上方山中，這便是被楓嶺雙傑陸氏兄弟所看到的那一次。

八卦眞人進入上方山之後，桃花公主自思這樣下去，必難倖免，因此暗暗的伏在道旁，等八卦眞人到時，猛然暴起，發出魔功，打了八卦眞人一掌。

八卦眞人猝不及防，當時受傷，可是桃花公主也沒敢停留，便又落荒而去，這一走之後，便又去

到湖南桃花源，隱姓埋名，重新佈置，以便與天下武林爲敵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八卦眞人受傷之後，好不憤怒，一起身便追上桃花公主拼命，可是脚跟才起，便覺得受傷之處，疼痛不堪，便是想去追趕桃花公主，也已力不從心了，不由得一個踉蹌，跌坐在地。

諸天壽見了，連忙上前攙扶。

八卦眞人搖了搖頭，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天乎，命乎，天乎，命乎！」

諸天壽知道八卦眞人受傷不輕，只好先把八卦眞人扶正坐好，說道：「師父！你先休息一會兒，我在旁邊照應着。」

八卦眞人點了點頭，便自閉目用起功來。

一晃便過去了兩個多時辰，八卦眞人却始終未能把所受的傷，逼出體外，連用了好幾種方法，依然無濟於事，只好睜開眼睛對諸天壽說道：「你扶着我起來，找一個地方住下吧！我須要好好的休息一番了。」

這時他們已深入上方山，所以諸天壽找了好久，才找了一間破廟，四無人煙，把八卦眞人扶進廟裏。

八卦眞人一連用了三天功，依然無濟於事，自知已無可挽回，便對諸天壽說道：「天壽，我已完了，這裏便是我的葬身之地，你等我死後，便自己去吧！雖然你佟師伯和屠龍居士都已出面，並且已搗毀了魔穴，那你就替我去拜托他們，請他們去找桃花公主，也就是了。」

諸天壽是個重情的人，聽了之後，不由得熱淚盈眶，拋滾而下。

八卦眞人也覺黯然，好半天這才勉強笑着說道：「傻孩子，生死有數，修短無常，人生百年，又焉能逃過一死，這還有什麼値得難過的，現在我自己知道，還有幾天好活，所以我想在這幾天之中，把我門中的絕學武功，一起傳授給你，雖然說時間有限，我不能助你練成，但把方法傳給你，日後你自己去修練，也就是了。」

諸天壽哭了一場，也沒別法，只好便依着八卦眞人的主意，每天除了打些飛禽走獸充饑而外，其餘的時間，都由八卦眞人按着那些武林經籍，一本本的講給他聽。

而且是講一本，便燒一本，這是八卦眞人怕諸天壽功力有限，一個保護不了，反落入他人之手的原故。

他們就這麼埋首深山，根本連外面的長毛造反，殺到眼前的事，都未聞知。

這一天八卦眞人剛想把他門中的鎭山絕學——「呼星叱月神功」，傳授給諸天壽的時候，但已經力不從心，一頭躺倒，只吩咐了諸天壽幾句最後的話，便自撒手人世，羽化登仙，也從此把「呼星叱月神功」，帶回天上，不再留傳在人間。

諸天壽哭了一場，把八卦眞人的遺體掩埋之後，這才出山，一到那個小村之後，才聽到了長毛造反的消息，並且也聽人說起龍村孔、賀兩教習的威風，只是傳說的人，都是鄉愚，根本就說不出孔、賀兩教習的名字來，不過諸天壽也已想到，可能有孔廣生在內，只是拿不準而已，因此也想親去龍村打聽一番。

那知就在這個時候，長毛又已殺到，並且攻入村子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爲。

諸天壽是個血性漢子，那肯袖手不管，因此便帶着村中精壯，和長毛血戰起來，只是村人本來有限，而長毛有增無減，因此直戰了好半天，依然未能把長毛殺退，直等孔廣生到時，這才爲他解了圍。

孔廣生和龍仲平聽諸天壽說完這段情由，眞是悲喜交集，喜是喜的諸天壽迭遭艱危，卒能轉危爲安，兄弟重新相見；悲是悲的八卦眞人爲桃花公主所暗算，以致使罪魁漏網，將來又多麻煩。

不過到底還是手足情深，過了一會兒，也就暫時把那些不快之事，暫且撇開。

三人這天便在衢州城裏歇了，不過衢州經過兩次兵燹之後，不獨活着的人，所餘無幾，便是城廓房屋，也殘破燒燬殆盡，因此已無防守價値，所以第二天便撤回龍村，沿途居民，也就跟回來了不少。

龍伯高接着，當然又是一場高興，一連擺了三天酒，爲諸天壽接風，那付興高采烈的樣子，是他自從兩個愛妾死後所未曾有。

而同時，賀耕原却面色沉重，一付若有重大心思一般。

孔廣生是個心細如髮的人，當然看得出來，便悄悄地向人打聽，却沒聽出是個什麼原因，不過孔廣生從此也就對他們兩人，留了一份心。

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各位總該記得，龍伯高固然寡人有疾，而賀耕原更是一個好色之徒，原來他們兩個已經走到一塊跳板上去了。

賀耕原常在那些暗門子裏進出，便結交上了一個姑娘，名叫白蘭花，長得秋水爲神玉作膚，桃花春泛汗生香，尤其是男人一上她身，便立刻變成柔作無骨，給男人以無窮奇趣。

賀耕原本來是個色中餓鬼，嚐新之後，認爲是不世奇遇，便儘情的報銷起來，雖然自從上次聽到大家的閑話之後，稍爲斂跡，但白蘭花這裏，却沒肯割斷。

我們也不必說「女人是禍水」這樣的話，大概也是龍村該遭一次刼數，所以才生出這樣一個禍胎來。

有一天，龍伯高獨坐在家，眼看空幃冷帳，便想到玉人何處，不免萬分傷心，因此再坐不住，便信步走到後花園中去閑逛。

但這時已是深秋九月，更那經得起黃葉西風，空林寂寞，尤其是兩枝憔悴了的黃英，冷落籬角，倍覺傷神，因此又打開園門，走向長街，但又覺得街上熟人太多，招呼起來，不勝其煩，於是又轉向小巷，信步走去。

這大概就是鬼使神差了，龍伯高一步便到了白蘭花的門口。

那白蘭花的房子，乃是一幢精緻小巧的樓房，這時白蘭花正在臨街窗前，調脂弄粉，賣弄風騷。

龍伯高偶一抬頭，立刻覺得眼前一亮，不由佇下足來。

白蘭花看到，當然認得於他，便對他嫣然一笑，盈盈作禮，這一來，龍伯高的靈魂兒，也就被勾了去了。

正在打算打聽一下，是怎等人家，沒想到白蘭花的母親白大娘，早已開門出迎，走到龍伯高的面前，深深地福了一福，說道：「村主爺，貴人不踏賤地，今天是陣什麼風，把你老人家給吹了來，進去坐着歇歇腿，喝杯茶吧！」

龍伯高也是花月場中常來常往的人，把白大娘一看，從她的那付打扮上，也就看出來了，因此不再猶豫，一笑之下，便跟着白大娘進了屋。

白大娘捧寶似的，把龍伯高捧進客堂坐下，又匆匆的去關了門，然後才當面洗手，奉上香茶，推下了一臉笑，說道：「村主爺，我們姑娘在樓上梳洗，待我去催她一下，再來伺候村主爺。」

龍伯高點首微笑。

白大娘上了樓，對白蘭花低低的說道：「丫頭！妳的運氣來了，妳知道樓下來了誰？」

白蘭花一抿嘴，笑道：「人家比妳可知道得還要早得多吶，不是人家，他會進來嗎？」

白大娘笑着在白蘭花的粉肩上拍了一下笑道：「死丫頭，妳倒比老娘還要鬼靈精呢？」

接着又說道：「他這一來，咱們娘兒倆就不愁不大發一票了，如果妳能把他敷衍好了，進了他家的門，咱們也可以快活地過一輩子，免得這麼零打碎敲的了。」

白蘭花也不開口，只抿着嘴兒直笑，一面用梳子把額前的流海，又理了一下。對着鏡子照了又照，又抹了一次胭脂，點了唇，這才站起身來，重新換了一套衣服，然後倚着床，坐了下來。

白大娘相了一相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就是呂洞賓下凡，也是絕不肯再走的了，我這就去請他上來。」

說着又蹬下了樓，剛剛走下一半，忽然又翻身上了樓，對白蘭花說道：「丫頭，那話兒常來的事，妳可千萬別說給村主爺知道，不然的話，他們是朋友，要存下一個不肯割腰邊的心，就是我們的大損失了。」

白蘭花做了個不屑之色說道：「我還不比妳知道嗎？就怕妳的嘴不穩，見了銀子，便像是見了親生爹娘似的，什麼話都倒出來了。」

白大娘聽了，也不生氣，便又笑着返身下樓，走到龍伯高面前說道：「勞村主爺久等了，我們姑娘在她房中候駕，請村主爺移玉吧！」

龍伯高一笑，也就上了樓，白蘭花接着，盈盈拜了下去，口稱：「白蘭花替村主爺叩頭。」

龍伯高一把拉起，携着她的柔荑，進了香閨。

白蘭花把龍伯高安置坐下，自己也就偎在一旁，敘起話來。

白大娘便去厨房整治酒菜，送上樓去，剛剛踏進門房，已看到龍伯高歪身橫躺在床上，白蘭花也把臨街的窗戶關好。

白蘭花轉身對白大娘笑道：「娘！妳把酒菜放下，就下樓去吧，這兒用不着妳伺候了。」說着又對白大娘使了個眼色。

白大娘是個吃什麼飯的人，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，連忙退出房外，反手爲他們扣上了房門，自去樓下調弄狸猫，看牠們打架去了。

龍伯高和白蘭花這一頓酒，直吃了三四個時辰，方才罷休。

白大娘耳聽白蘭花招呼，叫她打水。

白大娘連忙送了一桶熱水上樓，放在房門口，說了一聲，便又到樓下坐定。

又過了好半天，這才聽到白蘭花喊茶。

白大娘應聲泡了送去，走進房門，便看到龍伯高衣冠齊楚的坐在棹前。

白大娘趕忙上前奉了茶，又低低的笑着說了一句：「恭喜村主爺。」

龍伯高笑了笑，也未回話，便起身要走。

白大娘還想挽留。

白蘭花攔住說道：「娘！妳別留了，村主爺的事情還多着吶。」

說着便挽住龍伯高的手說道：「爺，我送你下樓，不過你答應我的話，可別失信啊！」

龍伯高在白蘭花的粉腮上擰了一把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妳也不必下樓了，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吧！我過一天有空，再來看妳就是。」說完下樓自去。

白大娘跟着下來，把門關好，才又急匆匆的趕上了樓，笑得鼻子眼睛嘴巴都擠到了一塊兒去了，對白蘭花一拍手說道：「丫頭啊！我眞沒想到你們一見面就纏上了呢，這不是大喜事從天而降嗎？」

白蘭花正在整理床上零亂了的衾枕，打算好好的睡一覺，休息休息，所以也不答理白大娘的話，只笑了一笑。

白大娘馬上搶上去替她收拾，又換了一條床單，舖好被窩，一面做，一面問道：「丫頭啊！妳跟他說了些什麼呢？沒向他要銀子吧？」

白蘭花一面解衣，一面說道：「妳就是認識銀子，他今天沒帶來，並沒丟下，妳該怎麼辦呢？上他門上去討賬嗎？」

白大娘連忙說道：「怎麼能這樣做呢？我的意思是怕妳開口向他要銀子，惱了他，可就斷了線兒了，咱們要線兒放得長，魚兒才能釣得大，萬萬不能爲着貪個三兩五兩，把這樣的大主顧給放跑了。」

白蘭花不屑地說道：「難道我比妳還沒見過世面？」

白大娘笑道：「妳瞧妳，我是妳親生的娘，妳對我竟這樣說話，不過我也不怪妳，只要妳將來別忘了我，也就是了。」

白蘭花把外面衫褲一脫，向白大娘的手上一丟，坐上床沿，去解鞋帶子，一面說道：「人家是財神爺，說什麼也虧待不了妳的，妳還不放心嗎？」

白大娘一面蹲下身去，替白蘭花脫了鞋子，又替她脫了外褲，笑道：「這我當然相信，不過你們說了些什麼呢？」

白蘭花一滾上床，向被窩裏一鑽，說道：「話多着呢？現在我要睡了，回頭再告訴妳吧！」

白大娘一面伸手替白蘭花把被頭掖好，一面笑道：「妳就現在告訴了娘吧！」

白蘭花撒嬌說道：「妳又不是不知道人家現在有多累。」

白大娘笑道：「這個娘還不知道嗎？妳現在不說，妳知道娘又有多麼作急呢？好丫頭，妳是個孝順孩子，就先說給娘聽聽，也好讓娘放心去替妳燉雞湯去。」

白蘭花無法，這才說道：「他已經對我說了，回頭就叫人給咱們送銀子來。」

白大娘道：「還有別的嗎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有了銀子妳不是就高興了嗎？」

白大娘道：「那他明天還來不來呢？」

白蘭花搖搖頭。

白大娘道：「後天呢？」白蘭花又搖搖頭，說道：「妳不是也聽到他臨走的時候說過了嗎？過一天有空的時候，才會再來吶。」

白大娘的一顆心立刻冷了下去，說道：「照這麼說，也還是零打碎敲的了。」

接着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妳這個丫頭，我只道妳敏明過人，却原來還是個雛兒，幹嘛不多灌他些迷湯，跟他敲定一個長合同呢？如果妳把這情形早一點告訴我，說什麼我也不會讓他這麼輕輕鬆鬆的就出門的，說什麼也要把他留下來過夜，再教妳幾句話也就好了。」說着嘆氣不已。

白蘭花道：「妳想要怎麼樣才心滿意足呢？」

白大娘道：「再怎麼說，我們也不能聽着他這麼愛來不來啊！」

白蘭花笑道：「妳的意思是說，只要他能常常來，妳就滿意了嗎？要是眞的只是這樣，我才不幹

呢？」

說完之後，立刻翻身向裏，閉目裝睡，不再言語。

白大娘聽白蘭花話中有話，連忙又把白蘭花拉轉過來，笑着問道：「丫頭，妳也別再難爲我了，就趕快告訴我，他許了妳些什麼了吧！」

白蘭花這才說道：「他已經答應了我，要把我討回去了，妳還不滿意嗎？」

白大娘這一聽，不由得樂得直跳起來，說道：「是眞的嗎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我還騙妳做什麼，難道皮鞭子還沒挨夠嗎？」

白大娘連忙抱住白蘭花安慰她道：「好丫頭，妳這說的是什麼話？娘又幾時打過妳呢？就是那一次，還不是爲着肚子餓，而妳又不肯聽話，這才嚇唬了妳幾下罷了，妳就這麼一輩子也忘不了嗎？好丫頭，這些都不要談了，等將來妳進了他的門，做了村主爺的太太，妳再打我還不好嗎？現在妳告訴我，他什麼時候派人來接妳過去呢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一個月以後。」

白大娘道：「爲什麼要這麼久呢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他剛死了姨太太還沒幾天，怕別人笑話於他，所以要等幾天。」

白大娘道：「那我們在這一個月以內，就不能再接別的客了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那怎麼行呢？他已經說過，這件事暫時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，所以我們最好能像平時一樣，免得叫人生疑，又要飛短流長。」

說到這兒，又接下去說道：「尤其是那個主兒，當然就格外不能讓他知道了，否則的話，他凶神似的，一鬧起來，我們還受得了嗎？」

白大娘知道所指的那個主兒，就是賀耕原，也就連連點頭說道：「對對！這是絕對不能讓他先知道的，不過，妳已經把和他的事，告訴了村主爺了嗎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我又不傻，要告訴他這個，他聽到了，還肯要我嗎？」

她們母女剛說到這兒，樓下已經傳來了一陣急迫的敲門之聲，白蘭花母女，不由怔住。

白蘭花翻身坐起，吃驚說道：「娘，別是那……」說到這兒，已經花容失色。

白大娘也是驚得手足無措。

樓下敲門的聲音，也就更加猛急起來。

第三二章 薄怒佯嗔消熔怒火
欲擒故縱引起疑心

俗語說得好：「十條人命九條姦」，所以世間禍事，常由男女之事所引起，我們只要翻開歷史一看，便可以看到無窮無盡的例子在那兒擺着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，爲着女人，小則亡身，其次亡家，大則亡國，所以不論何人，都應該在這件事上，有所警惕才是，閑話少說。

且還說白蘭花母女在樓上聽到有人敲門，而且聲音很急，便也猜出了是誰？白大娘不由得面色大變，怔在那兒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還是白蘭花想了一想，推白大娘說道：「妳去開門吧！別跟他說什麼，我有辦法，妳只叫他來見我好了。」

白大娘只好硬着頭皮下了樓，把門打開，果然門外站着的便是賀耕原。

賀耕原這時已經鐵青着一張臉，好不怕人。

白大娘只好大着胆子，堆下一臉笑，對賀耕原說道：「賀大爺！姑娘在樓上呐！」

賀耕原一脚跨進門，這才說道：「妳們做的好事。」

白大娘那敢開口，只去關門。

也就在這時，樓上已經傳下來了哭聲，好不傷心。

賀耕原聽了，顧不得和白大娘說話了，連忙飛步上樓，走進白蘭花的房間，一看之下，白蘭花躺在床上，已經哭成淚人兒一般。

賀耕原看了，怒火立刻變成了心痛，連忙走到床前，歪身坐下，一把抱住了白蘭花說道：「是他欺負了妳嗎？不要緊，妳告訴我好了，我有辦法。」

白蘭花一掙，把賀耕原推開，說道：「你別再理我，你隨我去好了。」說着格外的哭成「一枝梨花春帶雨」似的。

接着說道：「我們是什麼人家？靠着什麼吃飯？你大爺就是欺負了我們，我們還敢說什麼？算了吧！賀大爺，你也別再來騙我們娘兒倆了，我們本來就是配不上來侍候你大爺的，你請吧，隨我們娘兒倆餓死凍死了，你再去找好的，也就是了。」

賀耕原被白蘭花這樣一陣胡攪，一時也就變成了丈二的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原來的一股怒氣，早嚇得不知道逃到那兒去了，那裏還發得出來，連忙說道：「我又什麼事得罪了妳了嗎？」

白蘭花一翻身坐了起來說道：「你還沒有得罪我嗎？不是你還有誰呢？」

賀耕原張着嘴，就僅剩下伸手搔頭的份兒，過了好半天，這才說道：「我眞不知道妳說的是什麼意思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你問我嗎？我還要問你呢？你爲什麼一來便擂鼓似的把門敲得震天價響，難道你不知道人家已經病了一整天，飯也沒吃嗎？這時剛剛才睡着了，你便又跑來把人家吵醒，還罵我娘，本

來是嘛，我們吃上這碗可憐飯，又拿了你大爺的銀子，還不是應該由着你大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嗎？」

說着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痛哭起來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女人的淚水，可以熔鋼。」又何況是賀耕原這樣一個色鬼，所以賀耕原這一見之下，也就立刻被熔化得軟癱了，癱在白蘭花的胸前，氐聲下氣地只怪自己不好。

又道：「我原來不是氣的別的，而是聽人告訴了我，龍老大剛才來過了，到底有沒有這回事？」

白蘭花理直氣壯的說道：「有的，我還正爲着這件事要找你算賬吶。他不是你叫他來的嗎？」

賀耕原詫異道：「我叫他來的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你不來我這兒的話，他會來調查嗎？一見面就擺出一付村主爺的面孔，一開口就是一大頓官腔，說什麼：長毛當前，全村人的身家性命，都得仰仗着你們幾位教習，這意思還不是說我不該纏住你嗎？」

白蘭花這一陣胡說，賀耕原倒反而完全消了氣，說道：「這麼說，他沒有和妳……？」

白蘭花不等賀耕原說完，便截住說道：「他和我怎麼樣？差一點沒把我娘兒倆給揍了，你以爲人家都像你一樣的，叫花子吃死蟹，隻隻好的嗎？」

賀耕原深深地噓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這我就放了心了。」

白蘭花道：「你放心何來？」

賀耕原道：「我和他是朋友，如果他想剷我的靴邊的話……」

說到這兒，只輕輕的哼了一下，也就沒把底下的話說出。

白蘭花做了個不屑的眼色說道：「話倒說得奇怪，我們做了這行下賤的買賣，朝秦暮楚，送舊迎新，你賀大爺又不是不知道的，你賀大爺既沒有買下我，又沒有包下我，也不過就是每次來時，多給個三錢五錢銀子，憑着這樣，就不許我另外接客，難道還想叫我們娘兒倆喝西北風充饑嗎？」

「眞的大爺喜歡吃醋的話，何不乾脆花上幾千銀子，把我們娘兒兩個買下，在門口冠冕堂皇的貼上『賀公舘』的字樣，打金的，買綢的，把我給包裹起來，讓人家喊一聲：『賀太太』，到那時候，又還有誰敢來輕薄我呢？賀大爺，你說我的話可沒有錯吧！」

賀耕原聽了，下意識地用手在腰間摸了一摸，然後臉上一紅說道：「蘭花，我要娶妳，已成定局，並且還要明媒正娶，熱熱鬧鬧地把喜事辦得像個樣兒，妳急什麼呢？」

白蘭花把頭搖得貨浪鼓似的，說道：「我不要聽，這些話我都聽膩了，你眞的要娶我，咱們馬上就辦喜事，不然的話，我是沒辦法攔住人，不能進我的門呀！」

賀耕原苦着臉說道：「我又幾會管過妳的呢？」

白蘭花聽賀耕原說出這樣一句話來，心中簡直就起了一陣噁心，看了他幾眼，然後笑道：「這是你答應了我的？以後可別再拿出這付嘴臉來給人看了。」

賀耕原面對美人，那能按捺得住，早又想向上膩。

白蘭花一把推開他說道：「算了吧！一個當大爺的，做事這麼不爽快，還充什麼英雄好漢呢！」

賀耕原臉上又是一陣發紅，說道：「蘭花！這妳又不是不知道的，一個作客在外的人，又剛好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……這些話我不是早就跟妳說過了嗎？妳再等上幾天，又有什麼要緊呢？」

白蘭花笑道：「那你既然和村主爺是好朋友，幹嘛不向他借幾千銀子呢？」

賀耕原道：「這個……我來的時間還短，爲了這種事，到底不好意思馬上就開口。」

白蘭花道：「你不是說過，村主爺打算送兩個人，專門侍候你，那你就把我告訴於他不好嗎？」

賀耕原仍然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我到妳這兒來，現在還沒到公開的時候，以免被別人閑話。」

白蘭花歪着頭，嘴角上掛着一絲笑，說道：「那麼我等村主爺再來的時候，由我單刀直入地告訴他，你覺得怎麼樣呢？」

賀耕原想了一想，帶笑說道：「這也許還可用。」

可是白蘭花已經又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「我才不這麼幹吶。」說着反倒高興萬分笑起來。

賀耕原道：「妳笑什麼？」

白蘭花道：「我倒另外想起一個主意來了，但不知你答不答應。」

賀耕原道：「妳說說看。」

白蘭花道：「反正我現在也不只你一個人的，倒不如乾脆在他再來之時，我也不再拒絕於他，便把他當做一隻肥羊，大大的敲他一筆，銀子到了手，我的還不就是你的，到那時候，你在這兒娶我也好，我馬上跟着你走，離開這兒也好，反正我又不會少了什麼，人還是你的，你看如何？」

賀耕原起初是楞了一楞，但接下去也就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，我們慢慢地再商量好了。」

白蘭花聽了，便越發的把個賀耕原看扁了，但又不敢不暫時敷衍着他，所以這天賀耕原還在白蘭花那兒住了。

一幌之間，就又過去了好幾天，龍伯高固然是三天兩頭的偷偷地向白蘭花那兒跑，食髓知味，當然精神百倍起來。

而賀耕原雖說是已經和白蘭花有了默契，白蘭花也把龍伯高所給的銀子，一封封給他看過，以安他的心，但他心裏終究不大好受，因此臉上也就掛出來了。

這些事除了他們而外，並無人知，所以也沒有鬧開，不過隱禍已經潛伏下了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諸天壽跟着孔廣生到了龍村之後，龍伯高也就聘請他當了副總教習，和賀耕原一般兒大小，尤其是龍禮輕、龍仲平和禹穎達，又特別和他投機，因此不免使賀耕原又多了一份嫉妒之心。

而諸天壽也是個爽直的脾氣，經過禹穎達等一說，便也對賀耕原有了成見，非常看他不起，賀耕原當然也就格外的恨上了諸天壽，總還算因爲碍着孔廣生對他還好，沒好意思馬上發作出來。

後來有一天，突然村前起了一陣旋風，把掛在旗桿頂上兩面大旗，一起吹落下來，大家都不由得吃了一驚，認爲是不祥之兆。

龍伯高本懂得一些六丁六甲的玩意兒，連忙卜了一課，說道：「此乃主有賊來犯，雖險無妨，我

們只準備了一下，也就是了。」大家聽了，也都忙了起來。

賀耕原乃是個有心的人，眼看着村人在那兒重新結繩，準備把那兩面旗子再升上去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笑對諸天壽說道：「諸老弟，你瞧繩索已被吹斷，而這旗桿不下四五丈高，如果要讓他們做去，不獨躭誤時間，而且也太吃力，倒不如由你我兩人，去幫他們一次忙，諸老弟還有這個興趣沒有呢？」

賀耕原說這話的意思，本來是看着諸天壽的年齡太輕，看他不起，暗存較量之意，想當着人給諸天壽丟個臉，以發洩自己的積憤。

諸天壽還未答應，龍仲平和禹穎達已經叫起好來說道：「這可好極了，諸兄在此，還沒露過一手給大家看看呢！」說着便慫恿諸天壽和賀耕原比賽一下。

孔廣生連忙上前攔住說道：「這樣不可，如果眞要諸天壽去做的話，便讓他一個人做好了，和賀兄比賽，是絕對不可以的。」

孔廣生一向謹愼，不願無事生非，所以覺得一有比賽的話，不管誰輸誰贏，總有一方面不合適，可是又那裏架得住龍仲平和禹穎達在一旁起鬨。

而賀耕原又說道：「這並非比賽之意，只不過是取個笑罷了！」

孔廣生爭不過大家，只好不再阻擋。

村中的人聽說兩位副總教習要比賽，那肯放過這場熱鬧，所以就一齊湧來。

賀耕原已經把外面長衣脫去，結束停當，然後對諸天壽一拱手說道：「老弟請吧！」

諸天壽也不脫衣，便想上前，但又爲孔廣生攔住說道：「天壽，你慢一點，先讓賀耕原做個樣兒給你看看，然後你學着做一遍，也就是了。」

孔廣生雖然外表與人無爭，處處謙讓，但好勝之心，並不後人，他看到事由賀耕原發起，不知道賀耕原的輕功如何，所以也怕諸天壽丟人，這才要分先後去做。

如果賀耕原所做的樣兒，諸天壽能夠照樣敷衍過去，當然沒有什麼，萬一賀耕原竟有一套絕頂的輕功，那就要另想別法了。

賀耕原又那裏知道，只以爲孔廣生是給他面子，因此也不再謙遜，便高高興興的走到左邊一株旗桿底下，接過旗子和繩頭，向腰帶上一掖，然後猛然吸了一口氣。

只見他兩手兩脚，貼住旗桿，人便游了上去，轉瞬到頂，跟着一個金雞獨立，在旗桿頂上亮了亮相，接着彎下腰來，穿好繩索，掛好大旗，然後頭下脚上，倒游了下來，離地丈許遠近，這才一個翻身，站穩在地。

這前後之間，也不過一會兒工夫，眞稱得起是手脚乾淨俐落，而且面不紅，氣不喘地，向四面一拱手，說了一句：「獻醜。」喝采之聲，也就跟着響了起來，賀耕原好不高興，便面帶驕色地走到諸天壽的面前說道：「老弟！現在可該你了。」

諸天壽笑了一笑，也就舉步上前，孔廣生並未攔阻，原來就在賀耕原上去之際，孔廣生已向諸天

壽說道：「他用的是壁虎功，你能嗎？」

諸天壽笑着點頭說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。」孔廣生這才放下心來。

諸天壽緩步走到旗桿前面，接過旗子和繩索，拿在手中，既未作勢，更未止步，別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打算怎麼上去，但才一恍眼，諸天壽就已經上去了一半，在場的人，便不由得一個個都看得目瞪口呆起來，甚至連賀耕原都不例外。

原來諸天壽並未用手，就這麼憑着兩隻脚，已經飛一般地向旗桿上面走去，兩隻脚就好像有鈎子鈎在旗桿上一般，直上桿頂，這才用兩隻脚底夾住旗桿，把大旗懸好，跟着一提氣，也就踏上了桿頂。

賀耕原在桿頂上是金雞獨立之勢，而諸天壽却只是兩隻脚同時落在桿頂之上，悠然負手，這就要難上加難了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諸天壽回頭看了看另外的一根旗桿頂，身形一恍，便又挪了過去，姿勢不動。

這兩根旗桿，相距不下一丈五六，諸天壽一恍便到，龍村中人，又何曾看到過這種身手，本來都已看得怔住，還是龍伯高先喝了一聲：「好！」這才使所有的人立刻瘋狂了似的暴喝起來。

諸天壽在旗桿頂上，來回了幾趟之後，這才飄身而下，落地之際，塵土不驚。

龍仲平和禹穎達早已衝上前去，一邊一個，把諸天壽給抬了起來。

賀耕原本來想要諸天壽在衆人之前，丟一次人，沒想到諸天壽已完全得到了八卦眞人的眞傳，反使自己吃癟，因此羞得滿臉通紅。

表面上雖然仍裝着隨衆向諸天壽稱讚不止，其實却連孔廣生都一起恨上了，只是沒有露出神色，大家都不知道罷了。

果不其然，到了第二天，便有探馬回報，說是熊鬍子和紅娘子又已率人來犯，並且這次所帶來的賊衆，不下兩三萬人，其勢不可輕侮。

龍伯高和大家計議之後，也就把原來分散在村外，守着外圍據點的人馬，一起撤回村中，以暫避賊鋒，準備在讓過賊衆的這一陣銳氣之後，然後再一鼓作氣，開村出擊，以減少死亡殺傷。

所以熊鬍子和紅娘子領着賊衆，一直逼到村外來挑戰，但村中偃旗息鼓，根本置之不聞不問，只在熊鬍子揮衆上前，打算用雲梯爬城之際，這才强弓硬弩，火箭灰汁，一齊暴雨似的打出。

熊鬍子連攻幾次，死傷了不少賊衆，這才無可奈何的退後三四里遠近，安下營寨，打算等龍村中人出來再說。

那知一連三日，龍村始終不聲不響，毫無動靜，弄得熊鬍子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，便打算在第二天拚死再來攻村。

可是就在這天夜晚，龍村已四路出動，刼了熊鬍子的營寨，雖然熊鬍子未吃大虧，也就再也忍耐不住了，立刻傳下命令，緊跟在龍村人馬的後面，又逼上來索戰。

龍村人馬退入村中之後，仍然給熊鬍子一個不理不睬。

熊鬍子氣得無法，但又不能接近爬城，便只好親自帶着人，對村中亂罵一陣，一直亂到天色大亮

，紅日東昇，龍村中依然一點反應都沒有。

熊鬍子這時，也就罵得累了，便下馬休息進餐。

那知他飯才到嘴，村門啟處，人馬早已湧出，旌旗對對，刀甲鮮明。

熊鬍子一嚇之下，連忙把飯碗丟了，翻身上馬，可是龍村中的幾隻大蟲，早已躍馬如風，撲了過來。

熊鬍子站不住脚，只好又敗了下去，還幸虧紅娘子及時率領大隊來援，龍伯高眼看賊兵太多，恐怕自己這方面吃虧，才又收衆進村，自己帶着龍仲平、禹穎達、孔廣生、諸天壽和賀耕原在城上紮定。

熊鬍子又率領賊衆湧到村前，指着龍伯高咬牙切齒的大罵道：「姓龍的，你是個有種的，便開村下來，和你熊爺爺規規矩矩的見個高下，似這等縮頭藏尾的行徑，你還配得上稱什麼英雄，道什麼好漢。」

龍伯高也不生氣，只笑着回道：「難道你還沒被殺怕嗎？你等着好了，你這顆賊頭，遲早我總會替你拿下來的。」

熊鬍子聽得怒火如焚，七竅生煙，便又破口大罵起來，龍伯高儘自由他，也不理睬。

龍仲平和禹穎達可就忍耐不住了，便向龍伯高要求出戰，說是被熊賊這等當面辱罵，傳揚出去，豈不丟人？

龍伯高仍是不許，笑道：「你只聽他去好了，這些瘋狗，還有什麼好計較的。」

龍仲平道：「話怎能這麼講呢？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賊來了，我們不出戰，這算什麼呢？」

龍伯高道：「你不懂得的。」

龍仲平急得頭上青筋畢現，說道：「大哥！你這不是要逼死我了嗎？」

龍伯高笑道：「你再忍耐一下吧！遲早是會讓你去殺一個痛快的，不過現在還非其時罷了。」

龍伯高乃是一村之主，說話就算，所以龍仲平雖然作急，也無可奈何。

就這樣相持了大半天，已到黃昏時分，熊鬍子眼看無計，便想暫時退回營寨，那知命令才傳下去，後隊剛剛行動，龍伯高在城上看到，便對龍仲平說道：「你不是要殺敵的嗎？現在已經到了時候了，我們一齊上馬吧！」

說着也就傳下命令，叫大家一起準備。

龍村中人，不只是龍仲平悶了一天，便是其他的人，也是如此，就好像一團火悶在罏子裏燃燒一般，蓄勢已久，這一聽到出擊的命令，誰不精神百倍？開村之處，早已風一般的，捲上前去，齊聲喊殺。

熊鬍子只好又穩住陣勢，略略後退，然後帶着大小頭目，上前迎戰。

龍仲平一匹馬，一支槍，搶在最前，直似猛虎出柙一般，直向人多處殺去。

龍伯高接住熊鬍子，殺了個平手。

賀耕原和紅娘子，戰作一塊。

其餘孔廣生、諸天壽和禹穎達，也都放馬衝殺起來，這一場厮殺，好不怕人，直殺得黃塵滾滾，日色無光，晚霞照處，誰還分得出是血還是什麼呢？

別的暫且不提，單說賀耕原和紅娘子搭上手之後，以賀耕原的槍法武功來說，便是十個紅娘子，也絕不是他的對手，可是紅娘子也是一個人間的尤物，生得杏眼含春，柳眉帶魅，櫻桃小口，菰齒編貝，粉球球的一張皮膚，細嫩嫩的一扭腰肢，更何況她本來是江湖上的一個賣解女人，在養父母的淫威之下，做着白天賣技藝，夜晚出賣皮肉的生涯，一向會的是眉目傳情，色授魂與，後來被熊鬍子硬搶了去，做了壓寨夫人，但她還是不能安於室，守於一。

熊鬍子雖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，但在這一方面，倒是非常之大方的，聽憑紅娘子亂來一陣，絕不過問，尤其是他們當上了長毛之後，就格外的不像話了。

所以賀耕原一看到紅娘子之後，那裏還忍心去下殺手，心下只一味的在盤算着，如何能把這娘兒們給弄到手才好？

所以手下也就不過在隨便比劃着而已。

這時熊鬍子已被龍伯高和諸天壽殺敗，勒馬逃走，賊衆看到熊鬍子一逃，當然也就跟着狼突豕奔起來。

紅娘子也就捨了賀耕原，回馬疾遁。

賀耕原想縱馬追趕，可是龍伯高因天色太晚，怕中了賊衆的埋伏，鳴金收兵。

賀耕原無可奈何，也就只好跟着回村，這一夜之間，賀耕原又幾曾能夠睡得着覺，上床之後，眼睛一閉，便看到紅娘子的一張嬌艷欲滴的粉臉，呈現面前，翻來覆去，不肯離開，好似還笑着在說道：「自古英雄愛美人，你愛我不愛呢？」

賀耕原不自覺的說道：「我愛妳，我當然是愛妳的。」說着伸手一抱，便把個紅娘子抱滿懷中。

但再一看，却又不是紅娘子，而是白蘭花，瞪着一雙俊眼在說道：「賀大爺，你請吧！玩兒不起，就乾脆別來，我們這兒是靠皮肉換飯吃，施捨不起，不是做好事的地方，你大爺還不明白嗎？誰賞得多，誰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啊！」

賀耕原不由大怒，隨即把白蘭花推躺在地上，打算拔刀相向，可是再一轉眼，又看到紅娘子在一邊笑盈盈的向他招手，要他過去，並且轉身向外就跑。

賀耕原也就顧不得再殺白蘭花，拔腿想追隨上去，但又不知道爲了什麼，拉腿不動，半步難移，不由得心頭大急，猛然一掙，這才跳起了身，睜眼一看，一盞孤燈，已欲向盡，在斗室裏吐出三寸來許的燈花，搖幌不停，那兒還有什麼紅娘子、白蘭花。

賀耕原再也睡不着，一瞧更漏，已近四鼓，因此也就起身，把燈剔亮，又取出一瓶酒，一個人坐在案前，邊飲邊盤算起來。

心想：「我與其要討白蘭花，倒不如乾脆把紅娘子生擒回來，不是更妙的事情了嗎？眼看這小娘兒們，面帶桃花，必有奇趣，不是比花錢受氣，要划算得來嗎？更何況自己一念之差，上了白蘭花的

當，信了她，由她去向龍伯高騙錢，這不是自搬磚頭自打脚了嗎？弄得現在自己不獨不能常去，反倒眼看着龍伯高一個勁兒的跑得勤，只連話都不敢說一句，這又是何苦來呢？倒不如乾脆便把白蘭花讓給了龍伯高，自己擒紅娘子回來受用，這還不是一樣的嗎？」

賀耕原想到這兒，便越想越覺得有理，一瓶酒喝完之後，天色也就大亮了，因此也不再睡，梳洗之後，便出來了。

剛好這時紅娘子又帶着人前來索戰，賀耕原不待別人開口，便搶先上前，對龍伯高討令，說道：「小弟願意出去，把這賤婆娘擒捉回來。」

龍伯高答應。

賀耕原好不高興，立刻上馬出關，和紅娘子戰在一起。十合不到，紅娘子那能是賀耕原的對手，早已露出敗象，賀耕原使了個「敗槍」，把紅娘子的一對綉鸞刀一起逼開，伸手便去拉紅娘子的鸞帶，打算把她擒過馬來。

可是就在這手將及未及之際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想：「我這時便把她擒了回去，萬一她不肯順從，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前，又不便用强，强迫於她，這不是白費一番心血了嗎？倒不如把她趕到落荒無人之處，再擒住她，先和她成其好事，然後再帶她回來，不是要好得多嗎？更何況還可以拿她來和白蘭花比上一比，看到底是那個的滋味好呢？」

想到這兒，伸出去的一隻手，又猛然收了回來。

紅娘子却已嚇出了一身冷汗來了，正想抹頭逃跑，可是賀耕原又已經把她逼住，紅娘子這時，也可眞是急了，逃既逃不回去，戰又實在戰不過，雖說賀耕原的槍尖，並未想取她的性命，但賀耕原力大槍沉，招架之際，也就累得香汗如雨，粉黛淋漓了。

紅娘子這時，委實難再支持，而熊鬍子又不見前來救援，因此只好虛閃一刀，拍馬落荒而逃。

這一來，便正好如了賀耕原的心願，也就跨下一夾，催馬趕上前去，兩騎馬，流星趕月似，轉眼不見踪跡。

且慢說賀耕原追趕紅娘子，單說這時龍村城上，龍伯高和孔廣生正在那兒研究賊勢，龍仲平、禹穎達和諸天壽都在觀戰，龍仲平和禹穎達，武功本來就不如賀耕原，所以賀耕原雖然在和紅娘子虛與委蛇，他們還沒看得出來，但却瞞不了諸天壽。

諸天壽看着看着，便不由得說了一聲：「奇怪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龍仲平和禹穎達忙問所以？

諸天壽道：「你們沒看出嗎？以那賊婦和賀耕原來比，根本相差很遠，早該被擒，然而賀耕原却屢次不肯下手，只一味的虛纒住她，這不是奇怪嗎？」

諸天壽這一解釋，龍仲平和禹穎達也就看了出來，禹穎達道：「從這傢伙一來到，我就看他不順眼，禮經老叔也說他的相貌，鷹視狼顧，腦後見腮，不好相與，莫不成這傢伙竟是賊派來的，我們倒不能不防着他點兒呢！」

剛好這時，賀耕原已把紅娘子逼得落荒而逃，隨後追去，因此龍仲平作急說道：「對！現在他們走了，我們也跟着去瞧瞧吧！」說着便向龍伯高討令出村。

龍伯高並沒聽到他們前面的話，只怕賀耕原吃虧，也就答應。

孔廣生也沒注意到他們的用意，反建議讓諸天壽和龍仲平、禹穎達同去，這就格外的如了他們的願了，三人出村上馬，略一商量，龍仲平和禹穎達對這一帶的地形極熟，因此認定方向，便抄近路趕去。

再說賀耕原追趕紅娘子，追着追着，便下去了十來里地，來到無人之處，賀耕原這才開口叫道：「紅娘子，妳還不下馬投降，等待何時？」聲猶未了，賀耕原已到了紅娘子馬後。

紅娘子無可奈何，只好回身拼命，但那裏能是賀耕原的對手，三招不到，便被賀耕原橫着槍桿一按，跌下馬來。

所幸紅娘子是個江湖賣解的出身，馬上功夫，頗爲了得，才覺得不好，便拋鐙離鞍，順勢翻身下馬，就地一滾便站了起來，抹頭就逃，剛好旁邊是一片茂密的樹林，紅娘子一頭便闖了進去。

賀耕原見了，無法在樹林之中縱馬，便也把馬棄了，連槍都不要，拔出寶劍，跟踪追入，那知就在這一耽擱之間，紅娘子已經跑得無影無踪。

賀耕原四面一找，但他却不死心，又伏下身去，用耳朵湊在地上一聽，立刻聽出了紅娘子的脚步之聲，微微一笑，便又起身，認準方向，追了過去。

一面口中大喊：「紅娘子，妳還能往那兒跑，某家來了。」

原來伏地聽音，乃是北方馬賊的玩意兒，他們不必露面，便可以聽出客商車隊的聲音來，有那本領好的，不獨可以聽得遠，並且還能分別得出，車輛距離多遠，共有多少輛，車上裝的是什麼東西，另外有多少人馬在保護，百無一錯。

所以賀耕原學會了這一套之後，加之他又是一個練過內功的人，當然就能夠聽得出紅娘子的脚步聲音來了。

紅娘子正在慌張逃命，被這一喊，越發的不敢回頭，這一快跑起來，賀耕原不用伏地，也就聽得出來了，因此趕得更急，轉眼便穿林而出，再一抬頭，却依然不見了紅娘子的踪影，飛身上樹，四面一看，也是沒有，連忙又跳下了樹，伏地一聽，這一次可格外的奇怪了，連紅娘子的脚步聲，都已失去。

這一來，賀耕原便不由作急起來，像個沒頭的蒼蠅一般，四面亂鑽亂找起來，可是又焉能尋找得着，無可奈何，只好又站定下來。

如果賀耕原這一次找不着紅娘子，或者可以免去龍村的一場浩刼，也未可知，但刼數既已天定，又焉能便這麼免除掉呢？

所以賀耕原站定之後，神志反而清醒了，一想：「她的脚步聲沒有了，當然就證明了她，並未走去，那麼也就不過是躲在這裏那兒，可是這裏是一片平陽之地，她又能躲到那兒去呢？」

賀耕原正在尋想，無意之間一回頭，便又看到樹林旁邊，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在着，這房子一入眼，賀耕原便不由得自己打了一下自己說道：「我眞成了五台山上的菩薩，照遠不照近了，怎的連這座房子在這兒，都沒有看得見？她不在這座房子之中，還會到那兒去呢？」想着便向那座房子的門前走去。

原來那座房子，本來是一個小小的和尚廟，自從長毛時常來犯，和尚也是性命要緊，便搬入龍村去住了，所以現在正是空着。

賀耕原來到門前，略爲一看，見廟門虛掩在那兒，也就微微一笑，一面伸手推門，一面便舉步跨進。

就在這個當兒，突然門背後一聲嬌叱，雪亮的刀光，已從隨聲向賀耕原的頭上劈了下來，其勢既疾且猛，眼看着已到了賀耕原的頭頂之上。

第三三章　無恥苟合沾污佛地　倚酒洩憤大鬧華堂

賀耕原也眞是會者不難，難者不會，眼見刀光閃來，並不慌張，脚下一錯，使個身法，讓過刀鋒，嘴裏說道：「小乖乖，我早就看出了妳會有這一手了，還有什麼用呢？」

說着劍已遞出，湊上綉鸞刀，一絞之下，便把一把綉鸞刀絞飛了出去。

原來賀耕原一到廟前，便已聽出紅娘子嬌喘之聲，知道她必然藏身在廟門背後，儘等自己進去，暗下毒手，這一看出之後，不由得微微一笑，仗着藝高人胆大，也不遲疑，胸有成竹地便去推門，紅娘子當然就砍他不着了。

紅娘子一刀不中，反被把刀絞脫出去，心中更慌，正想向廟裏逃走，可是賀耕原已經擠身進了廟，橫着劍，正擋在紅娘子的面前。

笑着說道：「小乖乖，事到如今，妳還有什麼輒兒呢？乖乖兒的替我把刀放下，我有話要和妳說，絕不傷妳的性命就是。」

紅娘子雖聽賀耕原這樣說了，因爲不知道賀耕原的目的何在，所以並未相信，仍然一舉手中的那一把綉鸞刀，又對賀耕原拼力撲來。

賀耕原笑道：「這有什麼用呢？妳是不相信我的話是不是？我若想要殺妳，便是十個妳，也早就

殺了，還用得着來騙妳嗎？」

說時一招「披雲摘月」，早已又把紅娘子的綉鸞刀，摘到手中，向地上一拋，連自己的劍也捨了，欺身而上，兩手一伸，便把紅娘子攔腰抱住。

紅娘子一驚之下，本能地尖着嗓子急叫了一聲，又伸手向賀耕原的臉上亂抓起來。

賀耕原既然擒住了紅娘子，又那裏還在乎她的這一套，因此一面笑道：「這裏四無人煙，妳便喊死了也不會有人來的，還是乖乖兒的不要動，免得自己多討苦吃。」一面又使了個擒拿手法，把紅娘子的兩隻手，一齊制住，抱着紅娘子，便向佛殿上走。

紅娘子至此，也就瞧出一半來了，因此放大了胆問道：「你打算要對我怎麼樣？」

賀耕原笑道：「還有別的怎麼樣嗎？以妳這樣的美貌，陷身賊中，儘和熊鬍子做一起，固然是一朵鮮花，插在牛糞裏，而我這樣的一個人，也不見得就會辱沒了妳，說什麼也要比熊鬍子强，妳道是與不是呢？現在這裏四下無人，我們……」

說到這兒，便又湊上了紅娘子的紅腮之上，親了一下，賊忒忒的一雙眼睛，儘瞧着紅娘子直笑，脚下也並沒停住。

紅娘子在賊營之中，對於這些事，本來就是跟喝茶喝水一樣的，是家常便飯，並不認爲奇怪，何況又眞的見識過賀耕原的武功，確實要比熊鬍子高明得多，並且雖然賀耕原也是個絡腮鬍子，但比起熊鬍子來，却已經漂亮得多了，更何況又年輕的多呢？

所以心下早就願意，因此說道：「那爲什麼還要制住我，給我苦頭吃呢？」

賀耕原知道她是肯了，並且也不怕她逃走，因此便釋手放她下地，二人廝摟着走上佛殿，依着賀耕原，便想唱一齣玉堂春裏的關王廟，還是紅娘子不肯，便又找到了一間禪房，裏面有床有椅，雖無衾枕，倒也可以將就。

一陣事了之後，雙方都覺得非常之滿意，便又親熱了好一會兒，這才相偕起身，又商量了一陣子，便決定了由紅娘子先回賊營，去打埋伏，然後賀耕原帶人前去刼寨，殺了熊鬍子，一則免除掉紅娘子的後患，再則紅娘子也就成了龍村中的有功之人，誰也不能阻止他們二人的好事了。

二人計較既定，這才相將出廟，尋回了武器馬匹，戀戀不捨地各人上馬，分道各自回營的回營，回村的回村。

這說按下紅娘子不談，單說賀耕原一人打馬回轉龍村，心中眞是越想越覺得高興，心想：「眞的把熊鬍子殺了，我這場功勞，也就不小了，到了那時，龍村便等於是我保了下來，還不是我想怎麼樣，便能夠怎麼樣嗎？又何況我還可以暗暗的示意龍伯高，表明白蘭花是我讓給他的，他當然也就要對我另眼相看，認爲自己了。」

賀耕原就這麼一路之上，自我陶醉的想着，信馬而行，所以直到日沒之後，方才到了村頭，抬頭一看之下，不由大驚。

原來有一個女人的人頭，正懸在莊前高竿之上，血跡猶新，再仔細一看，不是紅娘子的，還有誰的

？因此心頭大亂，連忙進莊，看到龍伯高，便跳脚說道：「這是誰做的事，這不是誤了大事了嗎？」

龍伯高本來尚未知道一切，便問何事？

賀耕原道：「是誰把紅娘子殺了的，我已經和她約好今夜我們前去刼營，由她做內應，準保可以取到熊鬍子的頭顱，這一把她殺了，不是就誤了大事了嗎？」

龍伯高道：「竟有這樣的事，那仲平他們的確是殺錯了她了，不過事已如此，賀兄也就不用再作急了，因爲熊鬍子看到了紅娘子的頭顱之後，立刻拔營遁去，現在賊圍已解，目的已達，賀兄只準備暢飲慶功酒吧！」

原來龍仲平、禹穎達和諸天壽出村之後，便追了上去，不久之後，也就來到那片樹林之前，一眼便看到了賀耕原和紅娘子的馬，三人不由得相顧一視，依着龍仲平，便想立刻去找他們。

但諸天壽却把龍仲平和禹穎達拉到一邊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是要去，也不能就這樣前往，必須暗地裏前去，才是道理。」

龍仲平和禹穎達當然同意，三人也就把馬藏好，穿進樹林，四處尋找，結果賀耕原和紅娘子沒有找着，却找到了另外一個人，這人正慌慌張張地向前急奔。

龍仲平一看，便認出是村子裏的一個人，也姓龍，名叫小毛，便上前喊住，問他何事這樣驚慌？

龍小毛一看是龍仲平，連忙說道：「二叔，你過來，我告訴你們一個新鮮消息。」

說着便把龍仲平向一邊拉，禹穎達和諸天壽也就跟了上去。

龍仲平問他有沒有看到賀耕原？

龍小毛說道：「你聽下去就會知道了。」

接着便說道：「今天該我出來打柴，我知道這裏輕易不會有人前來，因此就獨個兒來了，那知正在砍柴之際，忽然聽到了有馬蹄之聲，遠遠傳來，當時我正爬在樹頂上，所以一看便看到了正是賊婦紅娘子，把我嚇得從樹上跌了下來，連忙奔進廟裏去躲避，因爲廟裏別的都沒有了，無處躲藏，只剩下東廂屋裏還有一米囤子在那兒，我躲了進去，根本就不會被人想得到。

那知我才進去之後不久，便看到那賊婦也進了廟門，手舉鋼刀，在門後等着，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等的是誰，但已爲追她的人担心，只是我又不敢出去。

那知就在這時，廟門一開，賀教習又閃了進來，那賊婦也就當頭一刀，對賀教習劈了下去，我一看之下，竟幾乎嚇得叫出聲來，可是賀教習不知怎麼一來，便把那妖婦的刀給磕飛了，後來……後來………」

龍小毛說到這兒，竟呑呑吐吐再也說不下去。

龍仲平是性急的人，連忙問道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

龍小毛道：「我不敢說，說出來怕以後使賀教習聽了去，會要我的命。」

龍仲平道：「你告訴我們，我們不說出去也就是了。」

龍小毛這才接着說道：「後來賀教習便把那賊婦擒住了，要賊婦嫁給他，那賊婦也就答應了。」

龍仲平道：「竟有此事？現在他們人呢？」

龍小毛道：「還在那廟裏快活呢？我看到他們走進了和尚的房間，又等了一會兒，直到聽到他們兩個都在喘氣，知道他們這時一定不會有空來注意到我，這才壯着胆子，爬出囮外，躡着脚向廟外開溜，到了門口，回頭偷看了一下，他們不就正在和尚的床上嗎？

「我怕被他們看到會送命，又想着這事不小，所以打算趕快趕回村去，向村主大叔報告去呢？」

龍仲平等三人聽了，都不由得面面相覷起來，依禹穎達，便恨不得立刻趕去廟中，殺了他們才稱心，還是諸天壽攔住，說道：「且慢，我們應該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說，如果他眞的要通了賊，當然可以殺了他，如果他只是玩弄個賊婦，我們便不妨把這事報於伯高兒，由他去處理好了。」

說着便又問龍小毛道：「你還聽到他們說了什麼沒有？」

龍小毛搖搖頭道：「再沒聽到他們說什麼了。」

禹穎達問道：「他有沒有說過要通賊的話呢？」

龍小毛道：「我不懂，我也沒有聽到。」

龍仲平等三人又商議了一陣子，依然毫無結果，可是這時賀耕原已經和紅娘子手挽着手，親親熱熱的出了廟門，向林中走來。

龍仲平等三人看到，便連忙帶着小毛，將身藏起，直等賀耕原和紅娘子分道而行，這才出來。

禹穎達已急不能待的說道：「這事萬分蹊蹺，如果說他們沒有陰謀，爲什麼紅娘子不跟他一起回村呢？我看不如先下手爲是。」

龍仲平聽了也作急起來，認爲有理。

還是諸天壽比較謹愼，說道：「不可，現在他惡行未彰，且無證據，我們那能隨便殺人，倒不如先把紅娘子擒住，問個明白爲是。」

龍仲平就同意了，三個人便向紅娘子趕去，見面之後，沒上幾招，紅娘子便被諸天壽打下馬鞍，摔倒在地。

諸天壽正要打前捆縛，那知禹穎達別有用心，早就起手一刀，把紅娘子一顆伶伶俐俐的頭，割了下來。

諸天壽想攔都沒來得及，便埋怨禹穎達魯莽。

禹穎達笑道：「這種淫婦，留下她做什？便是賀耕原不想投賊，萬一把淫婦弄進村中，終是禍胎，倒不如砍了乾淨，我們還是趕快回去，報與大哥得知吧！」

龍仲平和諸天壽也就無可奈何，只好帶着人頭，上馬抄近路趕回龍村，把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龍伯高。

龍伯高也覺得禹穎達做事，太嫌任性了一點，但事已過去，悔已無及，便叫人把紅娘子的首級，號令城上，賊衆一看，連忙報於熊鬍子，熊鬍子嚇得那裏還敢再留，當卽率領賊兵，紛紛遁去。

所以等到賀耕原回到莊上，向龍伯高一說，龍伯高覺得沒有什麼，也就輕描淡寫的把事情扯了過去。

賀耕原雖說心中氣憤，但已無可奈何，不過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的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也極微妙，所以俗語說得好：「有三個和我好的，當然也有三個和他好的。」

賀耕原雖說居心不正，但面前總還有幾個人，因此沒有幾天，這事的詳細情形，便傳進了他的耳中，從此不但把龍仲平、禹穎達和諸天壽恨得要死，便連龍伯高也都一起恨上了，有心想離開龍村他去，但一則無路可走。

同時，也還捨不得就把白蘭花給輕易丟下，總想白蘭花對他能有一份眞情，在龍伯高手裏，把銀子騙足以後，和他一同私奔，因此這才又耐心耐意的住了下來，其實白蘭花母女是個怎等樣人，別說龍伯高在地位上，在家財上，都要比賀耕原强，卽就是在人品上來說，龍伯高是個翩翩佳公子，賀耕原又那一點能比得上他。

因此在「妓兒愛俏，鴇兒愛錢」的這兩大原則之下，白大娘固然巴不得白蘭花能夠嫁給龍伯高，而白蘭花也就早已對賀耕原的那一臉的絡腮鬍子，感到厭惡萬分了，只不過是怕他的狠，才暫時還不敢得罪於他罷了。

這也是合該要出事，剛好龍遊縣又有信前來，請龍伯高派人去替他看看所組織的團練如何？龍伯高當然不能推却，正在考慮誰去，而賀耕原已聞訊趕來，上前請命說道：「此事讓小弟前去一趟吧！近來小弟無事可做，感到非常煩悶，便乘此出去走一趟，藉此散散心也是好的。」

龍村對於賀耕原，本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，就是不讓他單獨出去，這當然也就是不太相信於他所致，只是現在賀耕原既然當面向龍伯高要求，龍伯高實在不便拒絕於他，但腦筋一轉，便已得計。笑着說道：「這就再好也沒有了，我本來已決定請廣生兄前去辛苦一趟，廣生兄客氣，說是恐怕一人能力有限，怕辦不好事情，現在既然耕原兄不辭勞苦，便請你們兩位同去一趟，不是要好得多了嗎？同時廣生兄回來的時候，還有很多的米要帶回來，有耕原兄相幫照應着，也就要安全得多了。」

龍伯高要孔廣生和賀耕原同去的用意，孔廣生當然知道，是在拒絕不得之下，要他前去監視賀耕原，孔廣生本來不大願意，但再一聽到龍伯高提起米的事來，也就不便再拒絕了。

原來龍村這幾個月以來，由於不斷與賊相拒，開支既大，而農事又廢，原來種下去的，也被賊糟蹋無餘，所以不獨口糧發生了恐荒，便是在經濟上，也有點捉襟見肘，接濟不上起來，直把個龍伯高急得走投無路。

這事被孔廣生聽到了之後，便想起了自已懷中的蛇珠來，雖然說已經爲着合藥，用去了幾粒，但還有十幾粒存在身邊，算起來也還値十幾萬銀子，這時拿出來，不是正好派上用場嗎？因此立刻去和龍伯高說了。

龍伯高也是個非常爽快的人，又知道孔廣生做事實在，並非虛語，因此大喜，立刻把這份人情接受了下來，只說了一句：「等賊氛過去之後，再容設法歸還吧！」

然後立刻命人帶着珠子，到城裏去找到了一個大主顧，把珠子脫了手，收購了三萬擔糧米，另外還帶回了幾萬銀子應用，這糧米搬運起來，當然並不簡單，既怕饑民，又怕盜賊，所以早就計定，非

孔廣生親自前去接運不可。

這事交代明白，不必多贅。

單說孔廣生和賀耕原到了龍遊之後，便幫着那位縣太爺把團練整頓了一番，也沒有什麼可說的，總算一直平安無事，十天以後，就又接到了龍伯高的來信，催他們緊快回去，信上並沒有說明是爲着何事，孔廣生只猜想是村中可能是口糧不繼，因此連忙向龍遊縣告辭，把糧米裝運上路，和賀耕原兩人押回龍村。

龍伯高聞訊，早已春風滿面的老遠的接出莊來，笑向兩人道了辛苦，接着又說道：「兩位兄台回來得正好，今晚便請賞光，小飲三杯，一來爲兩位兄台洗塵，二來替小弟增光如何？」

孔廣生不知何事？便問所以。

龍伯高笑道：「這事說來慚愧，小弟素有寡人之疾，平生不耐孤衾獨宿，所以自從兩個小妾相繼亡故之後，便覺得鬱鬱寡歡，剛好村子裏有一家人家，知道了這事，自願把女兒送給小弟爲妾，小弟情實難却，也就只好老着臉來個受之有愧，却之不恭了，今晚便是吉期，兩位兄台不是回來得正是時候嗎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倒無所謂，只向龍伯高賀了一聲，也就算過，自去沐浴更衣，休息不提。

而賀耕原聽了，立刻心上一驚，便知道不妙，雖然當時也一般的向龍伯高道賀，答應晚上一定準時前去，但心裏早就亂成一團糟了，在向龍伯高告別之後，也等不及沐浴更衣，便放開脚步，向白蘭

花的家中走去，到得門前一看，果然門上已經是鐵將軍把門，白蘭花母女都不知道何處去了。

雖說如此，賀耕原仍未死心，還存着一線希望，希望白蘭花已經銀錢到手，離開了龍村，那麼自己還可以前去尋訪，重新聚首。

那知向左鄰右舍一打聽之下，白蘭花不是爲龍伯高娶了去，還是什麼？因此一方面好似冷水澆頭，一方面又不由得怒火中燒，外冷內熱，人也就變成矛盾非常，又是心灰意冷，但又恨不得立刻便把龍伯高和白蘭花殺死刀下，這才覺得暢心。

因此在白蘭花的門前，站了好一會，又轉了幾個圈兒，然後這才一咬牙，一跺脚，掉頭匆匆便走，可是走沒幾步，就又慢了下來，信足而行，來至一家酒店門前，抬頭看了一陣子。

店家的人本來認識於他，連忙迎了出來，陪笑說道：「賀教習，你回來啦！這趟可辛苦你啦，想喝幾杯嗎？請進來坐吧！」

賀耕原只點了點頭，並未進去，反說了一句：「給我送一罎好酒，配幾樣可口的小菜，送到我的下處去。」說完之後，丢下了一塊銀子，掉頭就走了回去，這且不談。

再說龍伯高的家，已經佈置得喜氣洋洋，人來客往，道賀的絡繹不絕。龍伯高更是裏裏外外忙個不停。

龍仲平和禹穎達兩個，是見了酒就是命的人，這一天早已拉住諸天壽，痛喝了一天。

就只有龍經禮有點愁眉苦臉，好像隱藏着一腔心事似的，一直等到孔廣生來時，這才把孔廣生拉

到一邊去說道：「賢姪！我把你當做自家子姪，才和你商量，你看這事應該怎麼辦才好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叔父有事，但請明示，小姪無不盡力。」

龍經禮道：「難道賢姪還不知道目前恐怕就要出事了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小姪出去多日，難道這些日子當中，又發生了什麼事端來了嗎？剛才看到伯高，他怎的未見說起呢？」

龍經禮搖頭嘆氣說道：「此事由來久矣，而伯高當局者迷，他也正在神魂顛倒，又怎麼會知道什麼呢？再說卽使就是他明明知道了，恐怕也未必便肯就此歇手吶。」

龍經禮這麼一說，孔廣生大概也就有了一點數了，便問道：「叔父所說，莫非是指着伯高今日納寵之事而言嗎？」

龍經禮道：「你也聽到了什麼話了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姪兒這不過是猜測之辭，並未聽到有什麼言語，便是新婦何人，姪兒還不知道是誰吶！」

龍經禮這才把龍伯高納白蘭花為妾的事情說了出來，並且又說出，白蘭花曾和賀耕原相好之事，因此說道：「你瞧，伯高這不是做了一件糊塗極頂的事了嗎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也不由得皺起眉來說道：「叔父既然知道此事有這許多麻煩，為什麼不早告訴伯高得知，我相信伯高兄雖說是寡人有疾，但也未必肯强奪朋友之所好，而做出這種糊塗事來的。」

龍經禮道：「我若早知道了，又那有不說之理，別說是有這許多顧忌在內，便是伯高要想納妾，我雖然未便加以禁止，但他要取這樣一個粉頭回家，我也非加以干涉不可了，只是這事却來得突然，一直到今天早上，那粉頭進了門，我才得知，等我覺得不妥，去找伯高時，他又接你們去了，及自他回來之後，來客已經滿堂。

我當然要替他顧點面子，不能當着人給他難堪，所以到現在還沒撈住機會和他開口呢？老賢姪，你看這事如何是好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那麼伯高兄知道不知道白蘭花和賀兄之間的事呢？」

龍經禮道：「這却不得而知。」

接着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恐怕事已如此，他就是知道了，也未必肯聽勸吶。」

孔廣生又想了一想，這才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叔父空自作急，也無用處，我們大家多擔一份心，防着點兒，也就是了，不過剛才伯高去接我們的時候，也曾說起這事，賀兄好像若無其事的還向伯高兄道了喜似的，這些風月場中的規矩，小姪雖然不懂，但憑理而論，賀兄也許不至於會因為一個粉頭，去惱掉一個朋友吧！」

龍經禮道：「眞的賀耕原答應了來喝喜酒嗎？」

孔廣生點頭應是。

龍經禮才放下了一點心，又和孔廣生談了一些將來整頓之事，仍認為長把賀耕原留在村中，終是

禍根，且在不經意之中，又說了一句：「他是一個外人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誰又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些什麽鬼主意。」

龍經禮這話，雖然是衝着賀耕原而言，但孔廣生也是在龍村作客，雖然聽了不至於便多龍經禮的心，但到底再接不下話去，不便表示自己的意思了。

好在這時華筵已張，龍伯高派人找了來，請他們去入席，孔廣生也就乘此收場，來到大廳之上，只見人頭鑽湧，笑語喧嘩，都已坐下，只剩下當中一席，尚缺着好幾個座位。

這席上已經坐着的，便是龍村二三兩父老，和諸天壽、龍仲平和禹穎達幾個，禹穎達的兒子小達，死賴在諸天壽的懷裏不肯走，一定要和諸叔叔坐在一起。

堂上紅燭高燒，琉璃燈也一律點齊，照得堂上堂下，如同白晝，在旁侍候斟酒上菜的人，更是往來穿梭一般，好不熱鬧。

龍伯高一看到龍經禮和孔廣生，連忙招呼說道：「大叔和孔兄快來，現在就等着你們了。」

白蘭花打扮得滿頭珠翠，低頭帶笑，手捧酒壺，緊隨在龍伯高的身邊，見龍經禮和孔廣生來到，立刻上前斟了酒，又低低的說了一聲：「大太爺請入席。」

龍伯高便推孔廣生上座，孔廣生那會肯，又拉了半天，還是由龍經禮坐了首席，白蘭花又斟了一巡酒，這才告辭，退進後堂，堂上的人，也就開懷暢飲了起來。

孔廣生是個細心人，四面一看，未見賀耕原來到，便開口說道：「怎的賀兄還沒來呢？」

龍伯高聽了，也才發覺，忙道：「我已命人去請過好幾次了，怎的還不見來？」說着便查問是誰去請的。

早有人上前回道：「賀教習在他的下處，一個人把房門關上，在裏面喝酒，我們已經去過好幾次了。」

龍經禮和孔廣生聽了，便不由得相互對看了一眼。

龍伯高不知就裏，還催人立刻去請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麽話？我這兒有喜酒不來喝，要一個人關在房裏喝悶酒，這怎麽可以呢？你們趕快與我前去，拉也得替我把賀教習給拉了來。」

龍伯高話聲才了，庭前人影一閃，已從屋簷上飛下來了一個人，狂笑說道：「你打算請我喝喜酒嗎？不用去請了，我已經自己來了。」

大家一看，不是賀耕原還有何人，這時他已喝得滿面通紅，醺醺大醉，手裏還提着一個空酒罎子，搖搖幌幌地便向廳上走來。

龍伯高見了，笑着說道：「賀兄，你怎麽到這時候才來呢？不是太不夠朋友了嗎？現在別的也不必說了，來遲罰酒三杯，你快來先把這三杯罰酒喝了下去再說吧！」

賀耕原仍是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你伯高兄是個夠朋友的了？好吧！該罰多少，我喝多少好了，不過我的酒已完了，你先替我把這個罎子裝滿了，我來喝就是。」

說着一伸手，便把手中的空酒罎子，對着龍伯高的頭顱，直拋過來，來勢之猛，疾如閃電。

龍伯高沒想到他會有這一着，竟幾乎被酒罈子砸個正着。

幸虧賀耕原一照面，孔廣生看他神情不對，早就對他留了心，所以一見他用酒罈子對龍伯高砸來，連忙伸手一拍，把個酒罈子拍落地上，打了個粉粉碎碎。

賀耕原來此，本來就是倚酒三分醉，打算來大鬧一場，好出出心中悶氣，正感到無題可借，一看到孔廣生拍碎了他的酒罈子，因此立刻衝到孔廣生的面前。

指着孔廣生罵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你也狗仗人勢，胆敢打碎了我的酒罈子，你賠我的來，否則我便要你的命。」

孔廣生也不動氣，只笑着說道：「賀兄請坐，這裏有的是好酒佳餚，你請坐吧，愛吃什麼，便有什麼，小弟奉陪就是。」

賀根原那裏肯坐，眼睛一瞪說道：「你不肯賠嗎？好，你問我想吃什麼是不是？告訴你吧！我想拿你的腦袋來下酒，你就給了我吧！」說着用手把另一桌上的一個人一推，推倒在地，隨手拾起了那張椅子，便對着孔廣生直劈下來。

大家看了，都不由得驚的哄叫起來。

孔廣生又那裏能夠讓他砸到，一伸手便把那張椅子接住，賀耕原奪了幾奪，並沒能奪得回去。

禹穎達早已忍耐不住，在旁邊跳了起來，指着賀耕原大罵道：「姓賀的，你別倚酒三分醉的前來生事，是識相的，乘早替我回去安安穩穩的挺屍去，再鬧下去，便說不得要給你丢人了。」

賀耕原立刻又放下椅子，捨了孔廣生，撲奔禹穎達，說道：「你想挺屍嗎？大爺便成全了你吧！」話未說完，遙遙一掌，便對禹穎達打去。

還是孔廣生運起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把賀耕原的「排雲掌力」擋住，禹穎達方才沒有吃虧。

賀耕原便又瘋狗似的，轉向孔廣生，孔廣生也不還手，一味躲讓。

諸天壽也就忍不住了，把禹小達交到禹穎達的手上，一閃身便到了賀耕原的面前，把他截住，不准他再對孔廣生胡鬧。

賀耕原狂笑說道：「你們都一起上來好了，大爺如果懼了你們，再不姓賀。」說着一招「指路問樵」，便對諸天壽喉頭點到。

諸天壽見賀耕原出手狠毒，也就動了真火，喝了一聲：「姓賀的，對付你，還用得多人嗎？」說着也就還手出招，略一閃身，便已讓過，跟着出手如電，疊伸兩指，便對賀耕原胸前點去。

賀耕原的武功，本來就不如諸天壽，何況他這時酒也真的喝多了一點，更何況諸天壽的這一招，乃是八卦掌中的絕着。

賀耕原又那裏招架得開，同時四面都擠滿了人，連閃讓的餘地都沒有，眼看着便非被諸天壽點着不可了。

孔廣生在旁看了大驚，連忙喝道：「天壽弟，不准傷他。」

諸天壽聽了孔廣生的這一聲喝，方才在間不容髮之間，撤招收回，否則的話，賀耕原便是不死，

也非帶傷不可了。

賀耕原雖然從死裏逃生，但並沒有就此罷手，手脚並用，連推帶踢，便一連推倒了十幾個人，打翻了好幾張桌子，那些人看到賀耕原凶狠，早已嚇得紛紛向外逃走，那裏還敢再留。

頃刻之間，一個極熱鬧歡樂的場面，立刻變成捲堂大散，走了一光，就只剩下了龍伯高兄弟，龍經禮和孔廣生、諸天壽、禹穎達等五六個人，由諸天壽纏住賀耕原，不使他過份放肆。

龍伯高已經氣得滿臉鐵青，直道：「這簡直豈有此理，這從那兒說起。」

龍經禮正要開口，孔廣生連忙拿眼色把他止住，說道：「賀兄不過是喝醉了，其實也沒有什麼？我們便讓他再鬧一會兒，等他酒湧上來，人睡着了，也就沒有事了。」

孔廣生說這話的意思，是他已猜出了龍經禮所要對龍伯高說的是什麼？而覺得這時來說這些話，並非其時，同時也看準了賀耕原的用意，不過是借酒出氣，所以也就遞話給他，要他自己下台。

果然賀耕原又鬧了一陣，把廳上所掛的燈，所結的彩，一起打落在地之後，人也就一個歪斜，倒了下去，一陣嘔吐，狼籍滿地，跟着便呼聲如雷，躺在地上，就像死狗樣的睡着了。

龍伯高道：「我眞沒見過酒德有這麼壞的人，你們有誰知道，他到底是爲了什麼呢？剛才我去接他的時候，他不是還好好的嗎？」

龍經禮又想開口，依然被孔廣生用目止住，說道：「我們先派人把賀兄送回去休息，然後再說吧！」說着便招呼龍家的佣人進來，吩咐把賀耕原送回下處。

那些佣人仍怕賀耕原發瘋，不敢動手。

孔廣生道：「不要緊的，你們只管送他回去就是，有什麼再回來告訴我好了。」

龍伯高道：「要不要你去照應他一下？」

孔廣生當然知道龍伯高的意思，便道：「用不着的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那些佣人這才大着胆，取過一張躺椅，把賀耕原抬在躺椅之上，送了回去，沒有多時，便回來報說：「已經送回去了，並且替他脫了衣服，上床睡了，並未鬧事。」

龍伯高這才放下心來，這一頓酒，當然也就沒有心情再吃了，便把大家邀進書房，落座說道：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龍經禮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伯高，你的年紀也不小了，這事還要來問我們嗎？我眞不知道你是眞的不知，還是明知故問呢？」

接着便把白蘭花和賀耕原之間的事說了出來。

龍伯高聽了，急得直跳起來，說道：「這事我一點都不知道，如果我知道了，又怎能奪人所好呢？」

龍經禮道：「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龍伯高想了一想，憤然說道：「我絕不能對不起朋友，你們請等我一會兒，我馬上就來。」說着便匆匆向後走去。

大家也就靜靜的等着，好半天這才看到龍伯高皺着眉頭，走了出來。

龍經禮問道：「你已經決定了嗎？」

第三四章　龍伯高貪色起禍因　賀耕原賣身鑄浩劫

龍伯高雖然走出來了，但大家一看到他臉上的那股表情，也就猜透了一半，因此大家都沒有開口，只用眼睛看着他，等他自己把所做的決定說出來。

龍伯高看看這個人，又看看那個人，僵在那兒好一會兒，始終沒有開口，當然也就待不下去了，一轉身又打算向後面走去。

龍仲平見他要走，這才喊了一聲：「哥哥。」

龍伯高只好停下問道：「何事？」

龍仲平道：「哥哥！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龍伯高又把大家一個個都看了一眼，仍然含含糊糊的說了一句：「我絕不能做對不起朋友的事就是。」

龍經禮當然看得出來，這是龍伯高被白蘭花灌了一陣迷湯之後，才改變了原先的主意所致。因此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伯高！你且坐下，我們好好兒的談一談吧！莫爲小而失大，這事情並不簡單吶。」

龍伯高雖然是坐下了，但始終低着頭，兩手搓弄着，一句話也不開口。

龍經禮道：「伯高！你有沒有想一想，賀耕原的這一場一鬧，是緣何而發嗎？」

龍伯高連頭都沒有抬一抬。

龍經禮便又接下去說道：「現在賊勢猖獗，雖去必然還要再來，而你是一村之主，幾萬人的身家性命，都在你一個人的肩上，所以別人做錯一點事無妨，而你却萬萬錯不得，一着之誤，滿盤皆輸，再後悔也就來不及了。」

龍伯高依舊無言。

龍經禮又說道：「天下不乏好女子，卽就是本村沒有，也未嘗不可以派人帶着銀子到別處去挑選一個好人家的女兒，說什麼也要比一個暗門子裏的粉頭强得多，難道你還想不過來嗎？所以我覺得你還是應該多多考慮一下，懸崖勒馬的好，別說是今天已經有了這種事情發生，卽就是沒有這些麻煩存在，一個窰姐兒，誰又保得住她能夠從一而終？萬一將來再鬧出一點什麼事來，我們是怎樣的人家，臉上還能掛得住嗎？所以我覺得，你還是把她……」

龍經禮剛說到這兒，龍伯高猛一抬頭，截住說道：「叔父，你是要我……」

龍經禮道：「我不用說出來，你也會明白我的意思。」

也就在這時，後面隱隱的傳來了一陣婦人哭泣之聲。

龍伯高聽了，立刻斬釘截鐵的說道：「我不能依着你老人家這樣去做，這樣做了，我的臉上也是掛不住的。」

龍仲平這時也忍不住了，說道：「哥哥！我也同意大叔的話，你還是捨了她吧，女人自古是禍根，喜妹禍桀，妲己亡商，褒氏亂周，董卓因貂蟬而殃及其身，石崇以綠珠而禍及其家，這些例子，舉不勝舉，哥哥難道就不能想一想嗎？」

龍伯高臉色一變說道：「二弟失言了，白蘭花不過是一個落難在風塵中的女子，固然比不上喜妹、妲己，愚兄又何至於便成爲桀紂之徒呢？二弟可謂比之不倫了。」

龍經禮道：「仲平的話，並無別意，却是幾句好話，在這個時候，賢姪不必咬文嚼字的推敲這些小過節，仍應以大事爲重，萬莫推卸責任才好。」

龍伯高聽了，又低下了頭，再也不開口了，大家勸了他好半天，仍然得不到一個結果，而更鼓已深，只好暫時作罷，各自散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龍經禮便又派人，把龍仲平、禹穎達、孔廣生和諸天壽一起請到他家，說道：「各位賢姪，我想了一夜，仍然認爲這事必須要得出一個結果來不可，絕不能拖延下去，便可以不了而了的，伯高已爲那粉頭所迷，我想他是再不肯讓步的了，所以我們必須想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出來才好，各位賢姪有何高見呢？」

禹穎達一向爽直，說道：「這還不簡單，乾脆把那粉頭殺了，不就完了事了嗎？」

龍經禮搖頭說道：「這樣不妥，別的不說，單說如何下手呢？」

禹穎達道：「我和仲平去做就是了，大叔別怕伯高要發脾氣，我們兩個是不怕的，殺了她之後，

伯高又能奈我們何，這不是一了百清了嗎？」

龍經禮連連搖頭，只說不妥，孔廣生也覺得這樣做法，不是一個好辦法。

禹穎達道：「那麼依你們之見呢？」

龍經禮道：「我倒有一個主意在此，只是要廣生和天壽不要多心，並且要努力促成才好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叔父吩咐就是。」

龍經禮道：「你這兩位，雖然也是在此作客，但我却從來沒有把你們兩位，當做外人看過，所以本村一切機密，也從來沒有隱瞞過兩位，而兩位對本村之事，也是竭盡心力而爲，幫忙不少，只是我覺得廣生始終存有界限，每次我說到要請賀耕原離開本村之際，廣生總是默默無言，不加可否，難道你還以爲我們也把你看成賀耕原一樣嗎？」

「這是萬萬不該如此作想的，所以今天在我對伯高建議之先，却必須要先把廣生心中的這種想法打破不可吶。」

孔廣生被龍經禮一語道破心事，也不由得臉上有點發訕，幸虧龍仲平在一旁說道：「我相信廣生兄是不會有這樣想法的，大叔不必顧慮太多了，只把你老人家的打算先說出來吧，是不是仍然打算請賀耕原走路呢？」

龍經禮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正是如此，因爲留下此人，終究是靠不住的，所以不若乘此多送他一點盤費，請他離開本村，我相信他在這一陣大鬧之後，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再在這兒躭擱下去了，各位賢姪以爲如何？」

龍仲平和禹穎達當然贊成，禹穎達還直說：「這樣做法，未免太便宜於他了。」

孔廣生在龍經禮解釋之後，也就未便再不表示自己的意見，因此也道：「叔父這樣安排最好。」

諸天壽當然惟孔廣生馬首是瞻，因此事情便這樣決定了，跟着又商量了一番言語，便一起去找龍伯高敍話。

那知到了龍伯高那兒一看，賀耕原早已先在，並且和龍伯高兩個笑語不絕，非常親熱，大家都不由爲之楞住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？還是龍伯高說出，這才明白。

原來賀耕原酒醒之後，已經親自走來，向龍伯高道歉，說是自己不該酗酒，要龍伯高原諒他，同時又向龍伯高道賀。

龍伯高是個英雄人物，胸襟一向濶大，見到賀耕原如此，當然也就把昨晚的事，一筆勾銷，仍然對賀耕原以禮相待，一如平常。

而龍經禮等來時，賀耕原又不待大家開口，便笑容滿面的向各人一個個的深深道歉，因此把大家所想好了要請他離開龍村的話，一句也沒說得出，不過龍經禮到底不肯死心，便在賀耕原離去之後，仍把這番意思對龍伯高說了出來。

龍伯高笑道：「事情已了，又何必再提這些不快的事做什？更何況在這兵荒馬亂之秋，又叫他到何處去？」

龍經禮道：「不然，其變愈速，則其心愈不可測，還是乘此請他離開的好。」

龍伯高拗他不過，只好敷衍說道：「那也得要稍爲過幾天再說，才是道理，姪兒放在心上就是。」

龍經禮見龍伯高已經原則答應，當然不便再逼，而賀耕原自從這天以後，恰似變了一個人似的，不獨傲氣全消，並且連酒也一起戒了，整天只忙碌着訓練工作。

所以龍經禮再向龍伯高提起前事的時候，龍伯高又那裏肯聽，事情也就這樣一天天的拖延了下來。

一幌又是一個多月，已到年殘歲底，龍村之中，當然又是一番熱鬧，尤其自從紅娘子被斬之後，熊鬍子就一直沒敢前來騷擾過，只在幾十里外盤旋，並且一見龍村的旗號，便四散逃竄，所以龍伯高志滿之餘，也就決定了要痛痛快快的過一個年。

還是龍經禮謹愼，硬爭着非要比平常倍加戒備不可。

龍伯高這才又把從新春到元宵節這半個月來當中的戒備工作，作了一次分配，六個人分做三組，每組負責七天，第一組由孔廣生和禹穎達負責臘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的警戒責任，第二組龍仲平和諸天壽，從初五到十一，第三組則是龍伯高自己帶着賀耕原，從十二到十八，落燈過後，年事已了，當然也就可以恢復正常了，這計劃不能說是不嚴密，但龍村大數已到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就在臘月二十五這一天，賀耕原負責巡查，卸班交代，回到下處之後，正打算解衣休息，那知忽然進來了一個人，賀耕原一看那人，不由高興起來，叫了一聲：「師弟！怎的你會來了，你又怎麼知道我在這兒？」

原來那人便是賀耕原的同門師弟，姓卜，名長普，外號人稱飛老鼠，練就一身超人的輕功，只是也不肯至正，所以在賀耕原以前，早被逐出師門了。

卜長普且不答話，便先自低聲說道：「師兄這裏，還有別人沒有？」

賀耕原不知他有什麼機密的話要談，便把門房掩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這裏並無他人，你有什麼話，但說不妨。」

卜長普道：「師兄在這裏很得意吧？」

賀耕原聽了，不由得低下了頭，嘆了口氣，過了好久才說道：「寄人籬下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」

卜長晉道：「我也聽說師兄在此，時常受氣，心中眞有點不甘，以師兄的本領，到何處不能出人頭地，又何必一定要在這裏呢？」

賀耕原聽卜長晉話裏有話，因此問道：「師弟最近落足何方呢？還能攜帶一二嗎？」

卜長晉見賀耕原這樣一說，不由得面露笑容，說道：「小弟此行，便是專爲師兄而來。」

說着就從背上解下包裹，從裏面取出玉帶一條，黃金十錠和珠寶數項，放在賀耕原面前，賀耕原道：「師弟這是爲何？」卜長晉說道：「師兄請先把這些收下，我再告訴你吧！」

賀耕原看着那些金珠珍寶，閃閃發光，焉得不愛，尤其是那條玉帶，格外顯眼，不由說道：「我又不做官，要這玉帶做什？」

卜長晉道：「難道師兄不想封侯嗎？不做官又焉能出人頭地呢？」

賀耕原笑道：「師弟也開玩笑了，這封侯之事，又豈是容易的事情，愚兄落泊江湖，由糊口不易，那裏還敢做什麼封侯的夢呢？」

卜長晉正色說道：「這可不然，像小弟這種無用之人，也做了將軍，師兄又何嘗不可以封侯，便是封王，也算不了一回事啊！」

賀耕原聽了，不由一楞，心中也就想出了一半，說道：「賢弟你……」

卜長晉不等賀耕原說完，便截住說道：「小弟說明了吧，小弟現在侍王帳下，官拜將軍之職，頗得寵信，自從熊翦子在這裏累次失敗，回去之後，王爺不由大怒，立刻就想親率大軍前來，把這裏踏平，只是因爲小弟聽說師兄也在這裏，恐怕到時玉石不分，所以這才向王爺要求暫緩。王爺也是愛才如命之人，一聽提起師兄，便高興得不得了，立刻不惜以侯爵相封，要小弟前來敦請，這眞是千載一時的機會，師兄當然不會放過的吧，否則的話，王爺大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，便是小弟，到那時也無能爲力了。」

賀耕原本來就不是個什麼好東西，加之正對龍伯高怨恨入骨之時，所以略一思量，便決定要借長毛之力，以洩私憤，當卽答應下來，又和卜長晉仔細的商量了一下如何下手的方法。

卜長晉聽說賀耕原當值之期，是十二到十八，便道：「這樣好了，王爺大兵，準在那幾天之內前來，到時小弟再來與師兄聯絡就是，不過這事却要做得機密，所以小弟在此不便，這就告辭了。」

賀耕原也不再留他，便讓他自去，而龍村之中，也並無一人能夠得知此事。

轉眼便是新年來到，從除夕到正月十二，都平安度過，絲毫無事，龍村中人，便一發的大了胆，準備過元宵，賀耕原也得到了卜長晉的來信，說了侍王大軍，準備在元宵節晚上，來到動手，要賀耕原準備接應。

賀耕原想了一想，鬼計又生，立刻向龍伯高說道：「上元燈火，伯高兄有什麼打算沒有呢？」

龍伯高也是個喜歡熱鬧的人，便笑着問道：「賀兄有何高見？」

賀耕原道：「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小弟也不過偶然想到故鄉鰲山之盛而已。」

龍伯高聽賀耕原提起鰲山，立刻說道：「這也容易得很，我們照樣做一個，也就是了。」

說着便傳下話去，大家見是龍伯高的意思，當然照辦，立刻動手，在村中央空地之上，用千萬盞燈火，搭起一座十丈上下的鰲山來，鰲山之前，又紮起綵台，表演百技，好不熱鬧。

從十三上燈開始，便燈火高張，日夜不息，這一來，龍村中人，都不由得忘了兵荒馬亂，儘情的享樂起來。

龍仲平和禹穎達一向好酒，得了這樣一個機會，那裏還肯輕易放過，早就杯不離手的暢飲起來，他們本來還要拉住諸天壽，一起玩樂，還是孔廣生謹愼，推說另有事情，一定不叫前去，這才放過。

原來孔廣生在這一個多月以來，也對賀耕原的突然改變，發生了懷疑，又聽說這座鰲山的興建，也是由賀耕原而起，便越發的生了心。

雖然還不知道賀耕原已和長毛勾搭上了，但總怕賀耕原再像上一次的那樣大鬧一場，尤其是看到龍伯高處處大意，所以便在暗中戒備起來，以免發生意外。

到了十五的早晨，孔廣生便聽說長毛大軍，有向龍村移動之勢，連忙對龍伯高說了，要他注意。

龍伯高笑道：「他們如果敢來，還不是自尋死路嗎？這事我也命人去打聽過了，賊踪仍然像過去一樣，只從三十里外抹過，並未敢向本村逼近，孔兄只管放心就是。」

賀耕原這時也在旁邊，心中一動，連忙不等孔廣生再開口，便接着說道：「我認為廣生兄的顧慮是對的，有備才可以無患，賊兵既已游戈於三十里外，當然說到就到，所以我們還是準備一下，以防萬一的好。」

賀耕原的這種說法，表面上看來，天衣無縫，其實却是作用重重，別人又那裏能夠知道。

因此當時孔廣生聽了，也就對他減少了三分疑慮，雖然龍伯高也就依着他，重新做了一番佈署，由他自己和孔廣生、諸天壽以及賀耕原分擔四面巡邏之責，並且還叫龍經禮和賀耕原做了一路，這也是孔廣生的主張，隱含監視之意。

賀耕原若無其事的，好像並未察覺似的。

筆者說到這兒，各位也許要問了，既要監視賀耕原，就應該派一個能手，為什麼放着龍仲平和禹穎達閑着，反而讓龍經禮這樣一個老頭子來負責呢？

原來各位有所不知，這是因為龍仲平和禹穎達三天以來，杯不離手，手不離杯，早就醺醺大醉的了，這也眞是龍村該遭此刼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

當時分派的是龍伯高坐鎮西村門，以當賊兵正面來路，孔廣生居南，諸天壽居北，作為兩翼，俾便策應，賀耕原則被安置在西村門。

一日易過，倒也無事，到了日落黃昏之際，又有探馬報使，說是賊兵已分道三路散去，主力西撤其餘南北兩路，可能是回擾掌山和江山一帶去了。

龍伯高聽了，格外放心，因此在防範上，又鬆了許多，便命人燃亮起鰲山燈火，並備下酒菜，分別送予孔廣生、諸天壽和賀耕原受用，自己也把白蘭花叫了前來，在城樓之上，飲酒觀燈，一時之間，鰲山萬燈齊燃，把龍村照得裏外通明，管弦絲竹，妙舞穠歌，同時大作，好不熱鬧。

龍村中人這時，只顧得盡歡，又那裏知道這鰲山燈火，就是賀耕原和長毛之間所約定的暗號呢？

長毛的向西撤退，又那裏是眞退，只不過是欲進先退，做了個樣子，擾亂龍村的耳目而已，所以退沒一二里遠，便又停了下來，但等訊號，立刻以輕騎疾進，使龍村來一個措手不及。

所以就在龍伯高擁着白蘭花，啣杯得意之際，突然村外的探馬氣喘吁吁的奔來報道：「村主！不好了，賊兵來襲了。」

龍伯高聽了，還不相信，但再抬頭一看，三五里外，塵頭起處，無數人馬，早已飛一般的捲了前來，龍伯高這才大驚，說了一句：「他們來得好快啊！」便連忙一面命人送走白蘭花，一面吩咐招集守兵登城，加緊防範。

同時南北兩方面，孔廣生和諸天壽派人來報說，也已發現賊踪，只有賀耕原不見報來，龍伯高不敢大意，便又派人前去通知賀耕原，叫他注意。

就在這一陣忙亂之中，賊兵已壓到城下，火光中只見熊鬍子躍馬揚鞭，指着龍伯高大笑說道：「姓龍的，今天便是你的末日到了，老子非和你把以往的一筆帳，清算清算不可，你殺了老子的紅娘子，老子便非殺了你的全家，血洗龍村不可。」

龍伯高臨危不驚，也就笑道：「鼠賊大言不慚，你有什麼能耐，敢進我的龍村，恐怕這一趟你就是想逃，本村主也不能輕易的放你過去了。」

熊鬍子笑道：「你說我進不得你的龍村嗎？你且回頭看看，恐怕侍王爺已經進村多時了。」說着便揮衆猛攻起來，而後面的賊兵，漫山遍野，如潮而來，聲勢好不驚人。

龍伯高連忙率衆抵擋，同時略一回顧，便看到村北門一帶，已經起火，一遍哭聲，隨風隱隱而來，龍伯高不由大驚，連忙差人前去打聽，看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可是就在這時，已有人奔了過來說道：「村主，賊兵已進村了！」

龍伯高大驚道：「何由而入？」

那人道：「從北門而入，是賀教習斬關放進來的。」

原來賀耕原自從卜長晉來過以後，便不斷的和賊取得連絡，約好元宵節動手，所以賊兵一到，他起手便殺了龍經禮，斬關開門，把賊放入，親自率領着，在村中燒殺起來，這一來，村中的人，那裏還能夠抵擋得住，直被殺得屍橫滿地，血流成河。

賀耕原會見卜長晉之後，卜長晉告訴他道：「侍王爺已親自前來，正在村外小山丘上，等着和師兄相見。」

可是賀耕原仍然放不下白蘭花，只說了一句：「賢弟在村口等我，我往龍伯高的家中去轉一轉就來。」

卜長晉便給了賀耕原一面小旗，叫他插在肩上，以爲標誌，使群賊認識是自己人，以免麻煩。

賀耕原便率領着群賊，一路燒殺，來到鰲山面前，又點起了一把火，把鰲山燒着，那鰲山都是紙絹和竹木之屬搭建而成的，這一點着，那還得了，立刻火光衝天而起，全村都亂成一片了。

賀耕原一進龍伯高的家，別的都顧不得了，只向裏直衝，去尋找白蘭花，誰知找到裏面一看，白蘭花早已懸樑自盡。

原來白蘭花聽說賊兵已經進村，到處姦殺，她還不知道這是賀耕原帶進來的，就怕身入賊手，慘遭輪姦，最後還是不免一死，因此一條繩子，在房樑上打了個活結，把頭伸了進去，兩腳一踢椅子，便香魂飄渺，飄風而去了。

賀耕原一見白蘭花的屍體，心中大恨，隨手一陣亂劍，把白蘭花砍了個稀爛，同時還把餘怒發洩到龍伯高一家人的頭上，殺了個雞犬不留，這才罷休，和卜長晉去見他的新主子侍王去了。

再說諸天壽在村北門，被賊兵從後湧來，站不住腳，只放棄了村門，回頭來找孔廣生。

那知賊兵早已把整個村子塞滿，殺不勝殺，諸天壽一看無法，只好運起輕功，飛身上了屋，冒煙突火，來到南門，抬頭一看，南門也成了賊的天下，那裏還有孔廣生的影子。

諸天壽四面尋找，才找到了一個村中負傷的人，一問之下，那人說道：「孔教習已殺向村西，大概是去找村主爺去了。」

諸天壽也再顧不得那人了，便又向西門殺去，才走到半路，便看禹穎達站在他自己的門口，手舞青銅刺，力拒群賊，已受重傷，遍體血污，依然奮戰不休。

諸天壽再一細看，原來禹小達便站在禹穎達的身後，因此連忙飛身上前，高喊一聲：「禹兄莫慌，我來救你。」

說着劍出如雨，殺開一條血路，衝到禹穎達的身前，護住他父子兩個。

在諸天壽未到之前，禹穎達還自能夠瘋虎似的把群賊擋住，奮力作戰，及至諸天壽來到，禹穎達心中一安，銳氣立洩，反跌坐在地，對諸天壽說道：「賢弟來得是時候，我已別無要求，一家八口，就只剩下小達這一點骨血，便拜托賢弟了吧！」

說完之後，雙目一閉，人已不支，倒了下去。

諸天壽道：「仲平伯高何在呢？」

禹穎達道：「仲平酒醉，已遭毒手，伯高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原來禹穎達和龍仲平兩人，都已喝醉，賊衆進村之後，龍仲平業已爛醉如泥，所以連手都沒還，便爲賊所害，禹穎達在賊衆湧到他家之後，還率領家人，和賊衆拼命，可是寡不敵衆，沒有多久，便除了他父子兩個外，其餘的人，全都喪命。

禹穎達一看情形不好，便護着禹小達，打算突圍，可是那裏能夠，走到門口，便被群賊截住，惡鬥起來，身受重傷，但他還奮起餘威，捨死的保護住禹小達，直到諸天壽來到，方才氣絕身死。

諸天壽也知道無法在此停留，連忙一把抱起禹小達，飛身上屋，來到西門，只看到熊鬍子高踞在城頭之上，那裏還有龍伯高的影子。

耳中只聽到說：「千萬別叫姓龍的和姓孔的給跑了，趕快派人前去圍追吧！」

諸天壽身在屋面，縱目一看，便看到村外遠處，賊潮紊亂，好似有人在那兒厮殺似的，心想：「這大概就是伯高和廣生哥在那兒了。」

因此連忙找了一個無人之處，把禹小達在背上縛好，然後飛身突圍，出至莊外，便向賊窩裏衝殺進去，打算和龍伯高孔廣生會合在一起。

可是村外一片平陽，便和村裏有房屋可以搭腳不同了，加之村外之賊，漫山遍野，到處都是，因此才衝沒多遠，便也叫賊群裹住，四面圍攏，困在垓心。

諸天壽只好大發神威，拼命衝殺，可是賊群愈殺愈多，那裏還能夠殺得進去，同時也就在這時候，一支流矢飛來，又傷了背上的禹小達，把個禹小達痛得直哭起來。

諸天壽一想：「揹着孩子已經無法作戰，更何況這又是故人之子，臨終所托，當然更不能大意。」

因此連忙放棄了和孔廣生會合的念頭，從斜刺裏殺出重圍，走進一座樹林，先替禹小達裹了傷，然後再登高一望，那裏還有什麼龍伯高和孔廣生與賊衆動手的跡象可尋。

不過諸天壽仍然並未死心，便又生出一計，擒了一個長毛過來，剝下他的衣服，自己穿上，然後帶着禹小達，大模大樣的走進賊群，到處打聽。

這時天還未明，所以賊群也沒看出他是假冒的來，反而告訴了他，龍伯高已經戰死，就只跑了個孔廣生，不知去向。

諸天壽聽了這話，好不痛心，但再回頭一看，龍村已成了一片火海，知道已經無望，同時又想到孔廣生也許已經突圍走了，因此也就不再停留，帶着禹小達走出賊陣，去尋找孔廣生去了。

只是從此以後，浙南一帶，便成了賊的天下，前後不下十年。諸天壽又那裏能夠再找得到孔廣生，兄弟一別，就是四十年，直到孔廣生臨終之時，才能再見一面，這事在拙著河嶽流雲錄中，另有交待，這且不談。

且說孔廣生在南門，眼看賊兵撲來，便一面派人去通知龍伯高，一面率衆拒賊，村前賊衆，雖然被他擋住，但又那裏經得起賊群從北門入村，打身後湧來。

孔廣生一看不好，便連忙自己斷後，命村衆放棄南門，向西撤走，去和龍伯高會合，兩人見面之後，龍伯高也已聽到了賀耕原降賊的消息，便對孔廣生自責自怨起來。

孔廣生道：「這時事已緊急，再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了，現在全村已經失守，徒死無益，倒不如暫時突圍，再圖報仇，何愁無日。」

龍伯高也已得到了家人都被殺盡的消息，因此也就同意孔廣生的說法，兩人帶人下關，各自上馬開門殺出。

可是這時，他們手下已不過剩了兩三百人，而賊衆不下十數萬之多，雖說孔廣生武藝超群，賊衆擋他不住，但到底寡不敵衆，不上多久，手下的人，便已死亡殆盡，並且兩個人也被賊衆擠得慢慢的分了開來，越離越遠，誰也照顧不了誰了。

孔廣生一看情形不好，連忙大發神威，一口劍，賽如蛟龍出海一般，寒光四射，冷灎翻飛，賊衆首級落處，血光奔騰如雨，直殺得賊衆紛紛後退，誰也不敢近前。

可是由於人太多了，前面的雖然向後退却，但後面的賊，並不知道，依然向前擁擠，加之又在黑夜之間，所以孔廣生始終就沒有能夠找到龍伯高，一直殺了半夜，忽見面前來了一賊，騎在馬上大呼：「你們讓開，待我來收拾這小子好了。」

孔廣生一看那賊，紅巾纏首，生得好不凶惡，而馬頷之下，掛着一顆人頭，就正是龍伯高的。

孔廣生這一見之下，不由得心如火燒，那還顧得一切，驚叫一聲，一擺手中寶劍，便對那賊撲去，招招都是殺手絕着。

這一來，那賊雖然凶狠，可是又怎擋得住孔廣生，十招不到，自知不敵，便想跳出圈子，拍馬逃生。

可是孔廣生那裏還肯放鬆於他，早就縱馬追上，待馬頭和那賊的馬尾相接之時，脚下一抽，拋開雙蹬，略一提身，便已上了馬背，再一點縱之間，早已跳上了那賊的馬臀。

只因爲孔廣生輕功絕頂，所以那賊並未知道，仍舊在縱馬狂奔，企圖逃脫性命。

孔廣生也是恨透了那賊了，手中寶劍，指定那賊的後背，用力猛戳下去，立刻直透出前胸，那賊連哼都沒哼得出來，便已向地獄裏去報到去了。

孔廣生殺了那賊，收起龍伯高的首級，掛在腰間，便又想起諸天壽來。

他這時候，並不知道諸天壽也已衝了出來，正在找他，只以爲仍然陷落在龍村之內，因此連馬也不要了，只展開輕功，從群賊的頭頂之上，飛縱入村，去找諸天壽去了。

這也叫做寃枉湊巧，孔廣生入村之際，也就正是諸天壽進入樹林，爲禹小達裹傷之時，所以兩面錯過，等諸天壽再出來尋找的時候，孔廣生已經入村，當然就再也看不到孔廣生的踪迹了。

孔廣生進入龍村之後，整個龍村，已經燒得上下一片通紅，別說是村人了，便是賊衆，也已存身不住，紛紛向村外躲避。

這時熊鬍子却仍然耀武揚威的在城樓之上，指揮搶殺，孔廣生一看到他那種樣子，那肯放過，早就搶上前去，手起劍落。

熊鬍子正在得意，連做夢都沒想到孔廣生這時會闖了來，等到發覺不好，想回手已經來不及，情急不擇，便伸手護得頭顱，但那裏還能夠護得住，早被孔廣生連臂砍去，半個天靈蓋，當然就和身體分了家，眼看着是活不成了。

群賊見到熊鬍子被殺，也就一烘而逃，孔廣生並不追趕，也就回身下了城牆，沿途冒煙突火，去尋找諸天壽，但又那裏尋找得到，只見滿地都是斷顱折臂，慘不忍睹。

孔廣生從村西尋到村北，又從村北轉到村東，依然不見諸天壽何在，正在焦急之際，猛然又看到村外小丘之上，黃羅傘下，正有兩個人在那兒飲酒，指着村中大火，談笑風生。

孔廣生再一細認之下，便不由得怒火陡燃，一發而不可收拾，牙關一緊，罵了一聲：「畜生該死。」便又飛身出村，撲了過去。

第三五章　十年追尋賊踪何處　一旦得訊志在今朝

原來在那小山丘上坐着飲酒的，不是別人，就正是長毛頭子侍王和賀耕原，這時賀耕原也已經改了長毛裝束，紅巾裹首，身穿錦衣，一付小人得志的樣子。

孔廣生看到，那能不怒髮上指，所以口中喝着：「賀耕原，你這鮮廉寡恥的東西，龍伯高那一點對你不起，你却靦顏事賊，開門揖盜，做出這種喪心病狂的事來，皇天有眼，怎能容你再生存於天地之間，現在我就要代天行討了。」說着人已飛一般的衝殺上前。

但侍王面前，早已佈下了重重保護的心腹爪牙，那裏能叫孔廣生近身，並且那些東西，也都不弱，便把孔廣生團團圍住，殺做一堆。

孔廣生這時雖然奮不顧身的拚命衝殺，傷人纍纍，但終於架不住對方人多，因此一直衝殺了一兩個更次，依然未能上得山丘。

而孔廣生這時，已經殺了一整夜，人到底不是鐵打的，眼看天已大亮，侍王又把他的人撤了回去，吩咐弓箭手放箭，箭如驟雨一般的向孔廣生射到，孔廣生那裏還能夠支持得住。

同時孔廣生又已看到四面賊兵，圍裹而上，心想：「如果再硬拖下去，絕難討好，眼看伯高已死，大勢已去，天壽弟的下落雖然不明，但仗着他那一身武功，也未見得便會遭賊毒手，所以倒不如暫時離開此地，日後再圖復仇好了。」

想到這裏，不等賊兵合圍，立刻大喝一聲，蕩開一條血路，殺了出去，賊兵雖多，又那裏能夠擋得住他。

孔廣生脚不停趾地，直奔出去十里左近，這才不見賊踪，回首眺望龍村，餘燼猶未消盡，想到那數萬生靈，以及龍伯高兄弟和禹穎達等人，不禁潸潸淚下。

可是這時已成了孤身一人，而賊勢正熾，又有什麼辦法，因此只好用劍在一個山坡向陽之處，挖了一個小坑，從腰間取下了龍伯高的首級，就着山泉洗淨，又脫下了一件外衣，包裹起來，掩埋妥當，又砍下了一根樹幹，剷平一面，用劍尖在上面刻了「故龍村村主龍伯高之墓」幾個字，插在墓前，以爲標誌，然後撮土爲香。

含淚說道：「伯高兄，你放心吧！廣生一日不死，終當手刃賀賊，爲你報仇，但願你在天之靈，能協助小弟才好。」說着淚如雨下，哭拜在地。

說起來也眞奇怪，龍伯高的墳上，突然起了一陣小小的旋風，慢慢的圍着孔廣生轉了三圈，這才又吹回墳頭，一閃不見。

從此以後，孔廣生便日夕伺機，打算對賀耕原下手，可是賀耕原防範嚴密，孔廣生，始終無隙可乘，不過也已從龍村的孑遺之中，打聽出了消息，知道龍經禮、龍仲平和禹穎達雖然全都殉難，而諸天壽並未遭賊毒手，心中也自好過了一點，只是這時南方一帶，已經遍地是賊。

同時賀耕原又要求了侍王，懸下重賞，緝拿孔廣生，好幾次逼得孔廣生幾乎入伏被擒，若不是仗着他那一身絕頂的武功，簡直就要不堪設想了。

加之賀耕原也已轉移他處，孔廣生雖然百般打聽，但朝東夕西，莫衷一是，孔廣生就這樣茫茫天涯的追踪了好幾年，仍然未能追上，而長毛已經失敗消滅，侍王伏誅，當然就格外的沒處去尋了。

孔廣生至此，也就只好放棄了再去追尋賀耕原的念頭，轉而尋訪起諸天壽來，在王屋山佟家，固然沒有尋着，回到諸暨，仍然消息毫無。

這時諸公權已死，他贖回來的那座房子，也因爲連遭兵燹之後，破敗不堪，現在正由幾個姓諸的族人佔住着，孔廣生也無心去處理這些事了，只在諸公弼和諸天香的墳上，祭弔了一番，便又上路，回到仙居括蒼山陰。

到時一看，村中也已七零八落，問了幾個熟人，竟是誰也沒看見諸天壽來過，只好又到自己母親的墳前，哭拜了一番，有心住下，但到底不能忘懷諸天壽，便又重新上路，沿途慢慢打聽，可是諸天壽這個人，却像是石沉大海一般，竟連一點消息也打聽不出。

後來還是在杭州碰到封世萍，一談之下，知道封嵩祝也已去世，不覺感慨萬千，嘆人生之無常。

封世萍知道孔廣生志在尋找諸天壽，便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大哥何不再去天津一趟呢？龍興鏢行金行主却還健在，大哥便把這事拜托於他，我想一定會有一個結果的。」

孔廣生一想，倒也不錯，便又啟程北上，不一日來到天津，四海雲龍金德彰見了，好不高興，仍舊招待殷勤，並且一口答應，替孔廣生尋找諸天壽。

孔廣生也就暫時在龍興鏢行住下。

那知沒過幾天，金德彰忽然滿面愁容的來對孔廣生說道：「糟了糟了，你看這事如何才好？」

孔廣生一聽，以爲是他已經得到了諸天壽不幸的消息，因此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忙問所以？

金德彰一拍手說道：「這是我們二十年來所沒有過的事情，憑着我金某爲人，不論黑白兩道中的朋友，向來一體看待，從不肯得罪於人，現在竟有這麼不講交情，差長少短，不向我金某人問口，反倒不問青紅皂白，便拔了我的旗號，並且還傷了我的人，還不是有意要和我金某人過不去嗎？」

孔廣生這一聽，才知道金德彰是爲着鏢叫人給刧了的事作急，因此問道：「詳細情形如何呢？如果用得着小弟的話，敢不盡力。」

金德彰嘆了口氣說道：「這也是護鏢的人，一時大意所致，因爲魯南山區，雖然險惡，但在抱犢崮坐寨的那位，是外號人稱小霸王的劉玉通，他對敝行，一向很賣交情，只要看到是龍興鏢行的旗幟，總是抬手放行，從來不找麻煩，所以敝行的鏢師，走到那一段，也就特別大意了，誰知道這趟竟就在那兒翻了船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是小霸王刧了鏢了嗎？」

金德彰搖頭道：「小霸王又怎會刧我的鏢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那又是誰呢？」

金德彰道：「誰又知道他們是誰呢？」

說着又接下去說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？原來小霸王的寨，早幾天裏也叫人家給奪了，所以這就怪我們的人太不小心了，這消息並沒能在事先打聽清楚，便白白的把鏢車送了過去，結果鏢也被奪了，人也被傷了，這不是太寃枉了嗎？要是早一點知道了這個消息，或是先派人前去聯絡一下，看到底奪寨的人，是什麼路子，或是乾脆繞道而行，不就沒有事了嗎？」

說着又湊近了一點，對孔廣生說道：「孔兄！你還不知道呢？這趟鏢是整整的十萬紋銀啊！這數字雖然我們並不是賠不起，但這樣一來，字號叫人砸了，將來還有誰敢來請教我們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那人是那一路的，你認識不認識呢？」

金德彰道：「要能認識了，還不就好辦了嗎？再說敝行的鏢師，也並不是飯桶，能派出去保這種重頭鏢的，手底下多少總有幾下了，可是這一回却不只是碰上了硬點子，並且還碰上了山尖上開門的傢伙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金德彰道：「他們獨斷獨行，太不講江湖上的義氣了，我們的鏢車經過那兒，被他們截住之後，護鏢的鏢師連忙上前，一看之下，還有幾個小頭目是認識的，便對他們亮出字號來，和他們拉交情。

「那知道那幾個小頭目說道：『上命所差，概不由己，今天的事已和過去不同了，任憑是誰，打這兒經過，也不敢再放過去。』接着便說出小霸王已死的話。到了這時，我們的鏢師才知道山寨已經換了主兒，便請他們報了上去。

「那知後來下山的人，蠻橫萬分，說是：拉交情可以，先得送他們十萬銀子做見面禮，否則的話，便不用再談下去，我們的鏢師又怎肯吃他這一套，便和他動起手來，那初下山的人，倒還沒有什麼了不起，雙方只打了個平手。

「可是後來又下來了一個人，這就不簡單了，二十招不到，我們的鏢師立刻就受了重傷，敗下陣來，若不是逃走得快，恐怕連性命都會保不住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兩個人是誰呢？」

金德彰道：「到現在也還沒有能夠完全弄清楚呢？便連他們山寨中的人，也還不知道他們的名號，只知道那先前下山的一個姓卜，姓卜的喊那後下山的師兄，其餘的便不得而知了。」

「因爲那兩個傢伙，只准手下的嘍囉以大當家的，二當家的相呼，不准問他們的名號，所以我們的猜測，他們如果不是犯案纍纍的人，也必定是長毛餘孽，所以才不敢以眞名實姓告人了。」

孔廣生聽了，便不由一震，說道：「那後下山的一個人，是不是身材高大，滿臉絡腮鬍子，長相非常凶惡的一個傢伙呢？」

金德彰奇怪說道：「你怎麼會知道的，他正是這樣？」

孔廣生不由得站起身來，一拍枱子說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處尋，原來這賊竟還沒死，反跑到抱犢崮去落草去了。」

接着又連說幾聲：「好，好。」頓時滿臉通紅，連眼睛裏也都要冒出火來的樣子。

金德彰道：「孔兄認識於他們嗎？」

孔廣生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何只認識而已，我直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呢？你知道他們是誰嗎？他們便是賣友投賊，血洗龍村的罪魁禍首，賀耕原和他的師弟飛老鼠卜長晉啊！」

金德彰當然也聽孔廣生提起此事過，知道孔廣生和他們深仇似海，便道：「既然這樣，便是沒有敝行失鏢的事，孔兄也要前去一走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是當然的，現在我已恨不得一步便跨到抱犢崮去，所以打算立刻向金兄告辭。」

金德彰道：「且慢，這事既已如此，敝行也就要仰仗大力，乘此前去收鏢了，所以孔兄不妨稍待半日，等小弟稍作佈置，派人隨同前往，以壯聲勢爲是。」

孔廣生雖說心下焦急，但也不便堅持己見，因此也就只好按捺一下性子等候。

金德彰倒也是個說辦就辦的人，立刻挑出了八個頂兒尖的鏢師來，隨同孔廣生前往，又商定携帶空車，內裝石子，裝作紅貨，前去引誘賀耕原下山。

孔廣生一聽，倒也同意，認爲這樣做法，既可以免去闖山的麻煩，又可以不至於把賀耕原驚走，誠爲一舉兩得之計。

當天中午，金德彰也就準備下了豐盛的酒筵，替孔廣生和那八個鏢師送行助威，孔廣生心急如箭，又那裏有心情喝酒，草草飯罷，便就起程上路。

千里單騎陳長泰是龍興鏢行的一等好手，當然也在那八人之中，而他和孔廣生已是老相識，在龍尾巖下龍家窩堡中，也曾親自看到過孔廣生的功夫，所以對孔廣生萬分信任，知道此行必然成功無疑，一路無話。

這一天，已經距離抱犢崮不遠，孔廣生便在一輛空車之中，藏了起來，以免被賀耕原看到，把他驚走。

陳長泰躍馬橫刀，領着二十多部插着龍興鏢行的空車，當先前行，進入抱犢崮地界，不久之後，便已來到上次失鏢的所在，果然旁邊樹林之中，一棒鑼響，便湧出了一二百個嘍囉，當頭是三個小頭目，一字兒攔路站定。

齊聲大喝：「是識事的，快與爺把鏢車留下，放你逃生。」

陳長泰略一揮手，便把車隊約住，縱馬上前喝道：「你們認識千里單騎陳長泰嗎？」

陳長泰雖然寄身鏢行，但在江湖上也是叫得響的人物，所以黑道中，也對他忌憚三分，因此那三個頭目一看到他，都不由得面面相覷起來。

陳長泰也知道他們對自己心存忌憚，因此勒住馬說道：「你們本是劉寨主手下的好弟兄，我也不難爲你們，只煩勞你們一下，替我把賀耕原和卜長晉叫出來，也就是了。」

那三個頭目，本不知道賀耕原和卜長晉是誰，總算裏面有一個腦筋快的，聽了一個卜字，想了出來，便道：「你是要見我們兩位新當家的，是與不是？」

陳長泰道：「你們快去傳話就是。」

這也是陳長泰一時大意，叫出了賀耕原和卜長泰的名字，如此一來，賀耕原也就保不住不叫孔廣生給殺了。

原來那三個小頭目報上山去之後，賀耕原聽了大哼一聲：「好傢伙，竟敢來此坐名指索，我倒得去看上一看，陳長泰是否是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呢？」說着就想下山。

還是卜長晉攔住說道：「師兄且慢，小弟看來，這其中尚有蹊蹺，師兄還是暫緩一步的好，待小弟去把他們的頭底摸清楚了之後，師兄再行下山，也不為遲。」

賀耕原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卜長晉把左右嘍囉一起揮退，然後這才低聲說道：「師兄難道忘了一個人了嗎？我們這十年來，東躲西藏，不敢在江湖上亮出字號來，還不就是為着他嗎？」

賀耕原道：「你是說孔廣生那小子來了？」

卜長晉道：「這可不能不防，師兄想一想也就知道了，我們既然刧了龍興鏢行的鏢，又傷了他們的人，而他們既沒有請出人來與我們說合，反而大張旗鼓地又押着鏢車來到，這就是第一個可疑之點。」

賀耕原道：「他們沒請人出來說合，這也不能怪他們，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我們是誰啊！」

卜長晉道：「問題也就出在這兒了，現在他們不是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名號了嗎？師兄想看，如果單憑龍興鏢行裏的幾塊料，想來和我們硬拚，這倒並不可怕，只是當今之世，又有誰能認識我兄弟兩個？那麼他們不是已經遇上我們的師門中人，便必定是碰到了孔廣生和諸天壽，否則的話，是再也不可能打聽出我們的名號來的，師兄以為如何？」

賀耕原聽了，也覺有理，便道：「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？」

卜長晉想了一想，這才說道：「我看這樣好了，咱們先把人馬撤回，乾脆放他過去一趟，如果他們沒有什麼的話，當會驅車過境，不敢停留的。」

賀耕原道：「這樣做法，萬一他們真的沒有什麼，我們不是損失太大了嗎？」

卜長晉笑道：「師兄怎的倒一時糊塗起來，這不過是試探他們而已，即使是他們真的過去了，難道我們還不能把他們追回來嗎？」

賀耕原聽了，也自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如果他們有什麼呢？」

卜長晉道：「如果他們有恃無恐的話，就必定停車下來，那我們就非小心注意不可了。」

賀耕原道：「到那時我們又該怎麼辦？」

卜長晉道：「你我只在半山腰裏隱身看着，真的他們不走的話，再由小弟下山，好歹也要把來人是誰？弄清再說。」

賀耕原自從投賊以後，便向侍王把卜長晉討過來做了軍師，一切防範孔廣生尋仇的事，都由卜長晉設計，即使是後來長毛失敗，也還是由於卜長晉的安排，兩人才能脫身出來，保住性命，所以賀耕

原對卜長晉的計謀，早有認識，非常相信，當然也就依着他做了，兩人起身下山，來到半山之上。

縱目一看，便看到山下二十幾輛大車，封閉嚴密，挨着山邊停在那兒，趕車的都靠在車旁休息，八個鏢師，前後護着，但並無吃緊的樣子。

卜長晉便又對賀耕原說道：「我猜得一點也不錯，這裏面一定大有蹊蹺，那八個鏢師，倒沒有什麼，是不是有人喬裝改扮，混在車伕裏面，倒不得不注意吶。」

賀耕原也點頭應是，但由於距離太遠，根本看不清楚，卜長晉已傳下了話，命令山下截路的人，一起撤退上山，並且叫那原先上山來報告的頭目，下山去叫話給陳長泰聽。

那頭目領命之後，便下山對陳長泰叫道：「龍興鏢行聽着，我們當家的不打算一而再的和你們爲難，現在讓出路來，你們放大了胆，趕快驅車過山吧！絕不難爲你們。」

說完之後，便立刻帶着攔在路當中的一二百個嘍囉，撤退上山。

這一來之下，陳長泰不由得大出意外，立被怔住。

孔廣生在車裏悶了好半天，早已不耐，因此也想出來。

但陳長泰到底是個老江湖的好手，連忙截住說道：「孔兄且慢，這也許是賊人的詭計，有意試探我們，看是不是約有高手前來，找他們算賬，所以我們萬萬魯莽不得，現在唯一的辦法，便是驅車過山，到時候，他們必然會追趕上來的。」

孔廣生聽了，只好捺着性子，仍然悶在車裏。

陳長泰一聲呼嘯，立刻率領車隊，便向前行，只是走沒多遠，他就又慢慢的落到了車隊的後面。

賀耕原在山腰上看到，便對卜長晉說道：「他們走了，大概是沒有什麼了，我們追上去吧！」

卜長晉又攔住說道：「別忙，照我看來，這其中定有蹊蹺無疑。」

賀耕原道：「你又發現了什麼？」

卜長晉道：「師兄但看他們經過處的塵頭，難道還看不出來嗎？」

賀耕原被卜長晉一句提醒，再一細看，不由得一拍手說道：「果然不錯，我們竟幾乎受騙了。」

原來北方綠林，有一套絕頂的本領，打刼之前，但看對方經過之時，所揚起的塵頭如何，便可以斷定他有否携帶黃白，不論車馬，俱都一樣，而且萬無一失。

龍興鏢行的鏢車裏，裝的乃是石頭，這一行動之際，就被卜長晉看出來了，鏢車內既無黃白，那麼又何至於要用八個鏢師押車，這不是毛病還是什麼呢？所以賀耕原便問卜長晉道：「現在我們又當如何呢？」

卜長晉道：「多備木石，防他攻山也就是了。」

說着又湊上賀耕原的耳邊說了一句：「眞的到了那時候，是那兩個話兒來了，也只好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了。」

賀耕原點頭不語。

卜長晉便親自率領嘍囉，搬木運石，忙做一團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陳長泰押着車隊，緩緩而行，在他的意思之間，賀耕原必然會追來無疑，可是一直走出抱犢崮地界，也未曾見到賀耕原追來的影子，陳長泰無可奈何，只好在棗莊落店歇下，和大家重行商量。

依着孔廣生的脾氣，就是直闖上山，殺了賀耕原便算了事。

但陳長泰仔細謹慎，說道：「這樣不好，抱犢崮壁立千仞，奇險非常，以孔兄個人來說，上山當然無阻，但我們幾個就未見得能夠來去自如了，更何況其餘呢？到了那個時候，縱然孔兄和我們幾個都能夠上得山，但他們的人多，你我的人少，別說是雙手難敵四拳，萬一再叫賀耕原給跑了，那不是空勞這一趟跋涉了嗎？」

孔廣生聽了有理，便道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陳長泰道：「我看這樣好了，等到明日，你我大家，也不用帶車子，都一齊扮做行商模樣走回去，只等他們截住我們之時，便和他們動手，但你我幾個人，却仍然不能當時上前，應該裝做不會武藝的模樣，退在後面等着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又是爲何呢？」

陳長泰道：「憑着我們帶來的人，應付那些嘍囉，當然不成問題，那些嘍囉一時不能得手的話，賀耕原和卜長晉當然就非自己下山不可了，到了那時候，我們便去截住卜長晉，讓你單獨去對付賀耕原，這不就簡單得多了嗎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也覺有理，當即議定，孔廣生專門對付賀耕原，別的一律不管，一宵無話。

第二天天還沒亮，大家便都起了床，除了留下少數人看車而外，其餘的人，一律改扮做行商模樣，飽餐一頓之後，挑擔的挑擔，推車的推車，空手的空手，各自暗帶兵刃，回頭又向抱犢崮走去。

抱犢崮在棗莊直北，離開棗莊也不過就是三幾十里地，他們都是練過武功的人，脚程本快，所以太陽剛上山頭不久，他們也就又到了抱犢崮山下。

果然鑼聲響處，那些嘍囉又湧了出來，當路攔定，喝道：「是識相的，留下銀兩貨物，放你們活命過去，若有那個敢說一個不字，便叫他立成刀下之鬼。」

衆人早就受了陳長泰的吩咐，立刻齊聲一喊：「我們衝過去吧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些空着手的，已經掠出兵刃，向嘍囉殺去。

只剩下挑擔的，推車的落在後面，把陳長泰和孔廣生圍在當中，以免被對方發現。

那些嘍囉見到口的肥羊，竟敢反抗，也就齊聲大喊，迎戰起來，雙方合陣，殺做一堆，直擾得塵土飛揚。

這時龍興鏢行的人，不過四五十人，而嘍囉不下一百有餘，龍興鏢行的人雖然較强，但嘍囉仗着人多，所以仍然扯了個直，殺了一兩個時辰，依然無分勝負。

孔廣生一直等着，仍未見賀耕原和卜長晉下山，不由得又急了起來，對陳長泰說道：「這樣相持下去，何時是了，倒不如你我上去一下，多砍掉他幾個嘍囉，激怒他們一下，也許才能夠把他們激下山來。」

陳長泰一想也對，但却沒讓自己和孔廣生出手，只叫了兩個同來的鏢師上前，並且還吩咐他們，殺以示威，但不得把他們驚走。

那兩個鏢師應聲便出，揮動兵刃上前，這一來，情形立刻就不同了，那兩個鏢師，猶如猛虎突入羊群一般，轉眼之間，便一連砍翻了好些個嘍囉，却又都是傷而不殘。

並且他們嘴裏還喊着：「我們大家乘此衝上山去，搗了他們的窩子吧！這不就可以爲將來的行旅除害，我們還可以藉此大發一票吶。」

群賊一起初連被傷了好幾個，倒也驚得想逃，但再一聽到說是要抄他們的窩子，也就不敢再退了，一起死命抵住，一面派人上山，報與賀耕原和卜長晉得知。

賀耕原和卜長晉本來已經聽說山下來了買賣，但因爲不過是一批行商，油水不大，所以也就沒放在心上，及至聽到這樣的報告，才有點光起火來，不過賀耕原仍然沒認爲有什麼了不起，所以自己並沒有動，只命卜長晉下山去看看。

卜長晉下得山來，也沒看出來人是誰，大喝一聲：「大胆肥羊，胆敢口出大言，今天如果不叫你們一個個納下命來，你們也不會知道大爺的厲害。」

說着一揮兵刃，便搶上前。

那兩個鏢師見了，那敢怠慢，連忙拋開嘍囉，上前接住，動起手來。

按說那兩個鏢師，武功雖然不弱，但那裏能是卜長晉的對手，同時賊衆見卜長晉已經下山，精神不由一振，立刻銳氣百倍，喊殺連天，向鏢行中人，猛撲過來。

因此鏢行中人，立刻又被迫處下風，尤其是那兩個和卜長晉動手的鏢師，更是節節後退，險狀百出。

陳長泰看到，連忙又叫其餘的五個鏢師一起上前，抵住那些嘍囉，自己這才一拍孔廣生的肩膊說道：「孔兄！你且還在這兒等着，賀耕原未照面以前，你可千萬不宜出手。」

說着一個縱身，飛躍上去，喝退那兩個鏢師，自己接住了卜長晉，一擺手中寶刀，上劈下挑，回鋒削腰，一連便進了三招。

卜長晉連躲帶閃，這才讓開，心想：「這老兒是誰？手條子竟這麼硬紮，倒是不能輕敵呢？」想着也就一面還手，一面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報下名來，也好受死。」

陳長泰道：「憑你這種無名鼠輩，也敢來問老夫的名諱嗎？說出來了，怕不要把你嚇死，叫江湖上朋友說老夫仗着名頭嚇人，對你太不公道，還不如乾脆你有什麼本領，就儘管拿出來，老夫也可以叫你死而無怨。」

說着，手中刀鋒一偏，用了個八成勁兒，向卜長晉的兵刃上一磕，只聽到「嗆」的一聲，火光直冒，卜長晉的兵刃竟幾乎被他磕飛。

這一來之下，卜長晉一驚，可眞不小，心想：「這老兒眞的不可力敵。」因此也就施展開輕功，和陳長泰遊鬥起來。

卜長晉本以輕功見長，所以一個身子，像蝙蝠似的，圍着陳長泰團團飛舞，閃來閃去，奇快非常，並且乘隙下手，儘在陳長泰的背後遞招。

陳長泰到底是上了幾歲年紀，武功雖好，時間一久，便叫卜長晉給轉得頭昏眼花了，氣喘吁吁，手中也不由得慢了下來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脚底下又踹上了一塊鵝卵石，一拐之下，把脚踝又扭了一下，立刻摔倒在地。

卜長晉那肯放鬆，早就揮刃直劈下來，要取陳長泰的性命，口中喝道：「老狗，這下看你還能夠往那兒跑？原來你也不過是這樣一個銀樣鑞槍頭啊！」

所幸旁邊的兩個鏢師看到，連忙趕了過來，一個架住卜長晉下落的兵刃，一個便遞招向卜長晉攻去。

卜長晉無可奈何，只好撤招後退，這才救出了陳長泰的性命，被人扶了下去，但卜長晉這一來，那裏還能按捺得住，早把怒火放到那兩個搶救陳長泰的鏢師頭上，唰唰唰一連幾招，便把那兩鏢師殺得手忙脚亂。

孔廣生看到，再也不能坐視不救了，一反手，拔出寶劍，喝了一聲：「你們別慌，看我來了。」說着脚下一點，人也就像飛燕似的，竄到了卜長晉的面前，劍尖吞吐之間，便對卜長晉的胸膛點到。

卜長晉嚇得猛向後縱，這才讓過。

可是孔廣生業已如影隨形一般的，跟踪而至，大喝一聲，一抖劍光，把卜長晉團團圈住，再也不肯放他逃走。

孔廣生這一聲喝不大緊，喉頭肌肉猛然一漲，竟把笠帽上的帶子，給綳斷了，當然一頂笠帽，也就飄落地上，孔廣生帶着笠帽，低壓在眉頭之上，卜長晉在匆促之間，並沒有看出是誰。這笠帽一落，卜長晉定睛一看，不由得便嚇了個魂飛天外，魄落九霄，驚呼了一聲：「原來是你！」

孔廣生冷笑說道：「你還認識我嗎？我已經找了你十年了，今日相逢，想是你們的大數到了吧！賀耕原呢？你乾脆叫他一起下來領死吧！」說着劍招便越發的加緊起來，急如風雨。

卜長晉那裏還敢應戰，只展開輕功，拚命的想擺脫開孔廣生，好逃性命。

可是孔廣生那裏還能由得他。

卜長晉勉强支持了一會兒，見到實在是無法跳出圈子了，因此存下了一個死裏求活的心，也大吼一聲：「姓孔的，你別欺人太甚，今天你卜大爺就和你拚了吧！」

俗語說得好：「一人拚命，萬夫難當。」卜長晉這一不顧性命的向孔廣生遞招，孔廣生倒也被他逼得連退三步，用劍封住門戶。

卜長晉至此，那裏還敢怠慢，早就掉轉了身，放腿就跑，並且還探手入囊，掏出了幾支瓦楞鏢，反手向孔廣生發去。

群賊見卜長晉落敗逃走，當然也就緊跟在卜長晉的後面，一烘上山。

孔廣生用劍擋開了卜長晉的暗器之後，又那裏肯放卜長晉就此逃走，也就大喝一聲，追了上去，可是衆賊已經擠在卜長晉的後面，而山路又窄，因此正好攔住了孔廣生的去路。

孔廣生看着卜長晉和自己愈離愈遠，好不作急，也顧不得面前有人無人了，脚下一點，人已憑空而起，展開「登萍渡水」的功夫，便踏着群賊的頭上，飛越到了前面，仍就向卜長晉追去。

卜長晉回頭一看，心胆俱裂，更是亡命前奔，只是這時已經快到半山腰了，卜長晉這才稍爲放下了心。

因爲他想道：「只要自己能夠到得山腰，仗着堆積在那兒的滾木飛石，說什麼也能把孔廣生逼退下去。」

誰知他這一念未了，眼前突然一聲暴響，滾木飛石，早已迎面紛紛打了下來，勢如天崩地裂，好不驚人。

卜長晉便是想躱讓，也再躱讓不過了，一聲慘號，立刻被木石當頭壓下，打成肉醬，而滾木飛石，勢猶未已，又對孔廣生壓到。

第三六章　旅邸病魔是眞還幻　劍華夢醒古佛青燈

原來賀耕原在山上聽說山下來了高手，雖然打發卜長晉下了山，但到底放心不下，也就起身全到半山觀戰，一見卜長晉落敗，當時還想親自下山救援，可是孔廣生笠索一斷，露出了廬山眞面目，賀耕原那裏還敢再動，心中立刻十七八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亂撞起來，當時就想逃命，但再一看卜長晉已經擺脫了孔廣生，逃上山來，而衆賊又擠在山路之上，阻住了孔廣生。

因此這才又停了下來，打算等卜長晉來到之後，一起逃走，可是萬沒想到，孔廣生展開了「登萍渡水」的輕功，從衆賊的頭上，飛越了過來。

這一來賀耕原那得不驚，心想：「十年不見，想不到他的輕功，已到了這種境界，以這樣的情形看來，只要被他照上了面，那時要想逃走，恐怕比登天還要難了。」

想到這裏，心中越怕，他本來就是個不講信義的人，因此立刻使勁推倒堆在路旁的木石，打下山去，只圖阻擋孔廣生，連卜長晉也顧不得了，並且立刻回頭就跑，搶入寨中，隨手抓了一些銀兩，當時就從後寨下了山，野兔子一般的落荒而逃，逃得不知去向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孔廣生一見木石當頭打下，卜長晉已成肉泥，心中倒也吃了一驚，不敢怠慢，不過這時候孔廣生的武功，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，所以也不作慌，略一提氣，使出壁虎功，沿着山壁，游行而上

了三丈多高，這才吸在壁上停住，但等木石過盡，方才跳了下來。

回頭一看山下，那些嘍囉被打得好不悽慘，木石過處，山徑之上，立刻便變成了一條人肉碴兒所舖成的血路，簡直就沒有一個嘍囉能夠逃出性命。

孔廣生這時心中，只有一個追尋賀耕原報仇的念頭存着，所以也顧不得這些了，立刻又向山上追去，雖然他沿途之上，存有戒心，怕還有木石打下，但脚下並沒有放慢，所以沒上多久，便已到了山頭寨中。

那原來留在寨裏的小嘍囉，走得快的，也走掉一些，那些走得慢的，一看到孔廣生來到，早就一個個的對孔廣生屈膝跪下，只叫饒命。

孔廣生那裏還有心情去理會他們，當即喝道：「賀耕原到那裏去了。」

有一個嘍囉答道：「剛才還看到他進去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了，現在就不知道他在那兒了，因爲自從他上了山以後，他們兩個住的地方，是不准我們前去的。」

孔廣生也不再問，立刻拉住一個嘍囉，要他帶路。

那嘍囉帶着孔廣生，走進賀耕原的房中，當然就找不到人了，四處一尋，仍然沒有，孔廣生便不由得大怒起來，用劍尖指着那嘍囉喝道：「你說，他到底到那裏去了，你敢再欺騙於我，我便立刻要你的狗命。」

那嘍囉立刻被嚇得跪在地上，混身發抖地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實在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，我絕不敢欺騙你老人家，但求饒命。」

這時候，千里單騎陳長泰，也已經帶領着鏢行中人，湧上山來。

陳長泰剛才不過是扭了一下脚踝，並不嚴重，所以經過一番推拿按摩之後，業已痊癒，而鏢行中人，因爲落在衆嘍囉之後上山，眼看到滾木飛石壓倒了衆嘍囉，立刻奔退下山，因此也只受了一陣虛驚，並未受到損害。

等到木石停止，再無動靜，而衆嘍囉也都死亡罄盡，所以上山時候，並未受到任何阻碍。

陳長泰看到孔廣生在逼問那個小嘍囉，立刻說道：「孔兄別問他了，這事我已打聽清楚，賀耕原業已從後寨逃走，下山去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不會錯嗎？」

陳長泰道：「有後寨中的嘍囉，親眼看到，當然是不會錯的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那我追他去。」說着起身就走。

陳長泰道：「這裏的事還未了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我這時恨不得立刻手刃賀賊，方才乘心，至於這裏的事，我已無心過問，一切都偏勞了吧！同時也不必再在這裏等我，如果我能夠殺了賀賊，自當回轉天津，否則的話，從此天涯，不得賀賊，誓不干休，所以還請代我向金行主致意。」

說完之後，再不停留，便向後寨趕去。

陳長泰也知道孔廣生的脾氣，外柔內剛，既已決定，勢在必行，因此也未再加阻留，同時這抱犢崮上的賊人，大半都已死亡，只剩下了少數幾個，並且上次龍興鏢行所失去的十萬鏢銀，仍在那兒原封未動，而且另外還有數千兩銀子在着，俗語說得好：「山不轉水轉，人留後路好相逢。」

陳長泰也就落得做個好人，因此也學着孔廣生在龍家窩堡的樣子，把殘餘的賊衆，招集過來，好好的勸了一陣，便把那另外的幾千銀子，分給他們，要他們好好兒的去謀生，群賊當然也就歡天喜地的散了。

陳長泰又命人到棗莊去，把車隊帶來，裝好銀子上路，然後一把火把抱犢崮的山寨燒了，以除後患，這且不提。

單說孔廣生來到後寨，問明了賀耕原逃走的方向去路，便飛步跟踪追去，可是一直追了好幾十里，也沒看到賀耕原的影子，無可奈何，只好放緩脚步，逢人便問，在那一帶一連問了三天，這才問出了一點線索。

原來賀耕原雖然是從抱犢崮後寨下的山，但轉了一個圈子，便又折返，向南方逃走，這是因爲他對師門猶有顧忌，所以不敢在北方存身。

孔廣生問明之後，也就跟着向南，一路打聽了，這一天來到高郵，打聽之下，果然問出有像賀耕原那樣的一個人，已在前一天向揚州方向過去了。

孔廣生聽了，好不高興，當卽也向揚州趕去。

揚州乃是鹽漕兩擋轉運之地，繁華非常，偌大一個城市，每天人來客往，不計其數，誰還能把這些人，一個個完全記住，所以孔廣生，那裏能夠問得着，整整忙了一天，依然毫無端倪。

後來一想，便又趕到瓜州，看賀耕原有沒有過江，問遍所有船戶，都沒有看到有像賀耕原那樣的一個人，孔廣生便不由得爲難起來。

這時天已全黑，孔廣生無可奈何，也就只好在瓜州落店住下，那知到了半夜，一覺醒來，便覺得混身骨節，酸痛非常，而且口乾舌燥，好似發燒一般。

孔廣生已是內功絕頂的人，照說起來，輕易不致於生病，卽就是略受風寒，只要運功調息一番，也就不要緊了，因此連忙起身，打算用功。

可是頭才離枕，便覺得暈眩非常，搖搖欲倒，孔廣生雖然覺得這病來勢不輕，但仍沒放在心上，以爲只要調息一番，便可痊癒，所以仍然硬撑着坐了起來，調勻呼吸，加緊用功。

那知一上來時，還可以勉强把那口眞氣凝聚起來，週身遊走，誰知剛才運轉一週天，正要歸納入丹田之際，心中便像是火一般的燃燒起來，好似要走火入魔似的。

孔廣生這時雖然痛苦，但神志猶清，因此連忙又把那口眞氣散去，不敢强來。

說也奇怪，這眞氣一散，心中也就好過了許多，因此休息了一會兒，再重新打開頭做起，又凝聚了一口眞氣，周遊全身。

誰知到了要納入丹田之際，仍和剛才一樣，心中的那一把火，又燃燒了起來，孔廣生只好又把它

散了。

這一次眞氣雖散，但那股火却沒有剛才消得快，過了好大一會兒，這才慢慢的清涼下去，可是孔廣生並未因此死心，接着又來了一次。

這一次却就不得了了，沒等孔廣生把那口眞氣散去，心中的火，便像火山似的爆發開來，直達四肢，包住了那口眞氣，便燃燒起來。

這一來，可眞把個孔廣生給嚇壞了，知道這一口眞氣，如果不能救出的話，自己的性命便要不保，還幸虧他的「先天大乘神功」，已經練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，這才强行忍耐着混身火炙一般的痛苦，硬把那口眞氣，慢慢散去。

可是已經費事不少，人也累得滿頭滿身大汗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只好放棄了運功調息的心，重行躺下，翻來覆去，好不難受，也就不由得哼出聲來。

這時天也大明，店家起身得早，走來聽到，便推門進來問道：「客官，你是怎麼啦？是病了嗎？」

孔廣生已經沒有力氣再去回話，只勉强點了點頭。

那店家上前一看，便看到孔廣生面如火赤，再伸手往孔廣生的頭上一摸，不由得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客官，你這病的來勢不輕吶，我給你去找個大夫來瞧瞧吧！」

孔廣生也不答話。

那店家便自匆匆忙忙的去了，一會兒工夫，便請了一個老大夫來。

那大夫坐在孔廣生的床前，拉過孔廣生的手，左右都切了脈，這才皺着眉頭說道：「這病可來得奇怪，照他表面的樣子看來，不是飽受風寒，便應當是個火症，可是他又六脈和平，不應該是個有病的樣子，這不就是怪事了嗎？我行醫數十年，這種病症，倒還是第一遭看到呢？」說着便搖頭幌腦的仔細思索起來。

那店家道：「先生！你先用藥替他退了燒不好嗎？」

那大夫道：「這可不行，他這燒從何而來，尚不知道，又怎能便輕易下藥呢？萬一看反了，那不是要白白的送人家一條性命，而你們也要打一場人命官司了呢？」

店家聽這一說，也就慌了，連忙問道：「這要如何是好呢？」

那老大夫倒也是個熱心之人，想了又想，便從藥箱裏掏出了兩個名帖，遞在店家手中，又說了兩個名字道：「他們兩位是我的好友，你馬上去把他們請了來，等我們會診一下，再說好了。」

店家領命，便又把那兩位大夫給請了來，那兩個大夫替孔廣生切過脈之後，也和那位老醫生一樣，認不出是個什麼毛病，不敢下藥。

三個人又研究了半天，並且叫店家把所有的醫書，一齊搬來，從頭翻起，還是沒有這種病例，這三位大夫，也算熱心的了，便都守在孔廣生身旁，打算看他有無變化，可是守了一整天，孔廣生依然還是那麼個老樣子，外表雖然熱度更高，人也格外的痛苦了起來，但六脈和平如故，這一下可眞把那三位大夫，弄得束手無策了。

因此只好又做了一次商量，便對店家說道：「現在我們可要回去了，你好好的照應着他，如果有什麼變化的話，立刻便去通知我們，不然的話，可千萬別找別的人來，給他胡亂下藥，要緊要緊。」

店家作急說道：「要是他忽然有個什麼了呢？」

老大夫說道：「以他的脈向看來，絕無死理，你放心好了，不過如果你另外請了別人，給他藥吃，那我們就不負責了，並且還要告你們害了他吶。」

店家怕打官司，早已諾諾連聲答應，說道：「絕不敢另外請人，給他吃藥。」

老大夫也就說道：「明天我們再來吧！」說完之後，三位大夫起身自去，連診金都沒向店家要。

店家也就依着老大夫的話，專門派了一個人，守在孔廣生的床前，照應着他，一宵無話。

第二天一早，那三位大夫，果然不待去請，便已來了，會診之下，仍然還和昨天一樣，所以仍然未敢下藥。

如此一連好幾天，都是如此，直把三位大夫，弄得丈二金剛，連頭腦都摸不着了。

孔廣生也就這麼昏沉沉的，躺了幾天，滴水不進，不能動彈，但心頭却非常明白，痛苦不堪，却又說不出話來，好不難受。

一直到了第七天晚上，半夜之時，孔廣生在一陣迷糊之下，突然覺得有一個人用手貼了他的背心，立刻一股涼意，透入體內，在周身巡迴了一遭，當時就覺得遍體舒適無比，痛苦全失，連忙翻身坐起，看是何人？

可是房中空無所有，那裏還有什麼人在着？孔廣生正在懷疑之際，突然又聽到旁邊有人喊了一聲：「廣生！」回頭一看，原來却是恩師諸公弼，坐在一邊。

孔廣生也忘記了諸公弼是已經死了的人，連忙跑過去拉住諸公弼的手說道：「師父！原來是你老人家來了，你可眞把弟子給想死了。」

諸公弼沉着臉說道：「你還想我嗎？你連我平時所對你的教訓都忘得乾乾淨淨了，你還想騙我嗎？」

孔廣生一嚇，便跪了下來說道：「弟子怎敢忘了師父的教訓呢？」

諸公弼道：「你還沒忘嗎？我對你是怎麼說過的？練武所以保命防身，一入江湖，是非恩怨，便無已時，永遠纏夾不清，所以最好還是以不用爲佳，須知人生無常，『一失足便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是百年身』，難道你自已就沒想想，這十幾年來，所做的是些什麼事嗎？」

孔廣生聽了，立刻便回頭去想：他想到了抱犢崮剿山，想到了十年天涯，萍踪無定，想到了在龍村的幾個月，想到桃花谷火焚魔宮之事，想到妙峰山，想到了摒光寺，想到了三道溝，想到了京口，想到了杭州，就這麼逆溯上去，最後他終於覺得又回到了他的出生之地——孔家村。

孔廣生想到一件事，便看到了一批人：

孔廣生看到了賀耕原坐在那小山丘上，指着龍村裏的大火給侍王看。

看到了桃花公主披頭散髮的，雙手不斷地發着「桃花飛芒」；看到了藍犂老人，混身冒出綠火，

，把史原雙手舉起，摔下了火坑；看到了韓相順和董魁正在蹂躪着張家小媳婦兒，阮大姑娘被捆在一邊，哭得像淚人兒一般。

看到了獨眼龍帶着范家三兄弟，在馬背上耀武揚威，呼嘯馳騁。

看到了墀光寺三凶僧的猙獰面目，看到了獨臂神魔的那張陰慘慘的臉，這些人都圍在自己的四周，一步步的向自己擠迫過來。

孔廣生也忘了還有諸公弼在身旁了，大喝一聲，奮身而起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些死不掉的魔崽子，你們一起上來好了，我正要殺盡你們，好爲世人除害。」

說着硬揮劍上前，排頭兒砍去，可是砍倒了這個，那個又擠了上來，砍倒了那個，這個又從地上爬起，而且一個變兩個，兩個變四個，越變越多，孔廣生砍到後來，不由得兩臂酸麻，簡直就砍不勝砍了，而那些魔頭的影子，又越來越近，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可怕，近得簡直要挨到自己的臉，大得像一個個的栲栳似的。

這一來，雖然孔廣生英雄無匹，也不由得心頭大亂，手足無措，嚇得不知如何才好。

就在這當兒，突然半空響起了一聲暴雷，那些魔鬼的影子，立刻一揮而空，不知何往。

孔廣生也才喘過了一口氣兒來，四面一看，自己又不知道到了一個什麼所在，只見四周山色，遍地好花，綠水長流，鶯聲不絕，孔廣生正在奇怪之際，突然迎面又走來了一個和尚，相貌清癯，看樣子非常相熟，但又想不出他的名字來。

那和尚已經開口說道：「師弟！你還待在這兒做什麼，這種花花世界裏，有什麼可以留連的，趕快隨我回去做早課吧！」

孔廣生道：「這鳥語花香，山明水秀的境界，我捨不得走。」

那和尚道：「一切夢幻泡影，無非魔境，有什麼好貪圖的，極樂世界有七寶池，五色蓮，黃金舖地，天雨曼陀羅花，晝夜六時，迦齡共命之鳥，歌唱不絕，那才是我們和尚眞正的極樂世界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我並不是和尚啊！」

那和尚笑道：「怎麼？師弟連本來的面目都忘了嗎？」

孔廣生低頭一看，誰說自己不是僧履僧衣，再伸手一摸頭，可不是牛山濯濯，寸草不生嗎？心中一楞，但再仔細一想，便又覺得自己本來就是個和尚，可是就在迷糊將醒之際，突然耳邊又響起了一陣銀鈴似的笑語。

說道：「孔兄！你怎的就把我給忘了呢？」

孔廣生回頭一看，蔣碧釧已冉冉而來，孔廣生立刻便想起了她被「桃花赤線蛇」所傷的事，連忙問道：「碧釧！妳全好了嗎？令叔已經找到了齊姑娘，拿到蛇寶了嗎？」

蔣碧釧笑道：「廣生弟！你叫我碧釧了嗎？你是還愛我的了，我眞太高興了，我在桃花谷裏沒有白吻了你，我在漢口，也沒有白以女裝相見，我的確沒有白認識了你，現在好了，我們就趕快結婚吧！」

孔廣生連忙說道：「這可不行，我不是告訴過妳，我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人，而且現在又是個和尚了吶。」

孔廣生話才說完，眼前一閃，阮大姑娘又到了面前，說道：「和尚那裏有結婚的道理，你又那裏是個和尚，我也要嫁給你，你結過婚也不要緊，我做小好了。」

說着便和蔣碧釧一邊一個，死纏不放。

孔廣生再一看自己，僧衣已經不見，但又擺脫無計，只喊：「這可不行。」但心裏也自覺得一陣陣的甜。

蔣碧釧嬌嗔道：「這有什麼不行呢？你的太太不是已經死去了嗎？」

孔廣生一想，果然諸天香已經死去，因此也就無話可說，但一陣微笑過處，耳邊又聽到了一陣哭聲，循聲一看，諸天香雨打梨花似的站在一旁。

孔廣生連忙推開了蔣碧釧和阮大娘，搶上前去，叫了一聲：「姊姊！」

諸天香道：「你別理我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姊姊！妳要原諒我，因爲妳已經死了。」

諸天香生氣道：「我死了你就不管了嗎？」說着一指蔣碧釧，說道：「難道她就沒有死嗎？」

孔廣生回頭一看，蔣碧釧化陣青煙，隨風飄散，連阮大姑娘也不知道那裏去了，只好回頭再找諸天香，可是諸天香也已不知去向，不由得便急得連聲喊起「天香姊」來。

旁邊諸天壽的聲音笑道：「廣生哥！你要找的是我，爲什麼只喊姊姊呢？」

孔廣生轉身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弟弟！你這十年來在那裏的，可眞把我給找死了，好了，你既然來了，從今以後，我們就別再分開了，剛才我看到師父，師父還怪我身入江湖，惹上是非，所以我們都隱了吧！」

諸天壽但笑不言。

孔廣生道：「天壽弟！你爲什麼不開口，難道你不同意我的做法嗎？這是不要緊的，我已經把祭田和房子都贖回來了，我們是不會再愁生活的。」

諸天壽突然臉色一變，厲聲喝道：「你以爲你有錢了嗎？你就忘了你身從何來嗎？」

孔廣生再一看自己所牽住的，竟又不是諸天壽，而是自己的母親，不由得更高興得叫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娘！我養活妳。」

孔母嘆了口氣說道：「你能養活我幾天呢？我苦了一輩子，把你養大，滿想你能夠『一子成佛，七祖昇天』，可是你竟忘了本來面目，醇酒、婦人、金錢、仇敵，惹得滿身都是，擺脫不開，宿因盡蔽，你還談什麼養活爲娘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孩兒不敢。」

孔母道：「赤條條才能來去無牽掛，你知道你從何而來，又打算往何處而去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孩兒擺脫開他們，仍然像過去一樣的跟着娘，還住到接天峰去。」

孔母道：「你擺脫得開嗎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孩兒能夠。」

孔母道：「你憑什麼能夠？我是幫不了你的。」

孔廣生正在不知如何回答，孔母又已一指四面說道：「你看看，他們不是已經來找你了嗎？」

孔廣生四面一看，果然四海雲龍一手提壺，一手端杯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孔兄！你我再乾一杯。」全盛茶莊的夥計，拿着一大疊銀票，向他手裏直塞，後面還有人挑着一箱箱的銀子。蔣碧釧和阮大姑娘，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偎到身旁。

尤其是有千百個斷頭折足的寃鬼，挾着陰風，翻滾而來，一聲聲的慘叫着：「孔廣生，還我命來。」

孔廣生嚇得喊了一聲：「娘！妳來救我。」可是孔母又已不知去向。

一時之間，天昏地暗，孔廣生推不開，逃不脫，直被壓得喘不過氣來，在痛苦到了極點的時候，方才不知不覺的高喊一聲：「佛！」

這一聲「佛」字出口，陡然遠地鐘鳴，跟着梵唱漸起，孔廣生像醍醐灌頂似的，正刻心地清明，環繞在週身左右的魔影，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踪。

睜目一看，自己仍然躺在客店的房中，因此不由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這一場惡夢，可眞把我嚇死了。」

但話聲未了，旁邊又有人說道：「是夢是眞，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？」

孔廣生一看，諸公弼仍然坐在他的床頭，連孔母和諸天香也都在着，不由得又糊塗起來，說道：「我難道還在夢裏，還沒有醒嗎？怎的你們都在這兒呢？」

諸公弼慈愛非常的說道：「廣生，你是到了應當醒來的時候了，你知道我們對你愛護之殷，期望之切嗎？這次我們好不容意才爲你求准了聖僧，答應讓你重行回歸他的門下，要你師兄做你的師父，對你負責，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，你是萬萬不能再放過的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我的師兄做我的師父？」

諸公弼道：「還不好嗎？你師兄爲了替你清除魔障，已經花了七天功夫，藉無上佛法，才能勉強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，今後就要靠着你自己去把持住了。」

孔廣生道：「師父是要弟子出家嗎？」

諸公弼道：「你從何處來，當然應該回到何處去？」

孔廣生再一看到孔母和諸天香，心中又不由得一動，可是還沒開口，孔母和諸天香已經一齊抬頭，對孔廣生喝道：「捨了吧，捨了吧！兒女之情，床笫之私，本非你所應有，如果你眞是愛我們的話，便莫辜負了我們對聖僧的一番苦求之心，等將來你證果四方，再來引渡我們，也不爲遲。」

孔廣生立刻又想到了諸天壽，便道：「還有天壽弟呢？」

諸公弼道：「人各有命，管他做什，將來你們總還可以再看到一面的。」

孔廣生又楞了半天，說道：「賀賊未除，我對不起伯高兄弟。」

孔廣生這話才一出口，諸天香已經花容失色，盈盈欲涕，孔母也氣得站了起來，指着孔廣生喝道：「孽賬，你到底有多少煩惱，放不下手，爲娘的眞是白爲你費了一番苦心了。」說着就要離去。

還是諸公弼攔住，嘆了口氣說道：「大數前定，也不必再多說了，這事聖僧早已料到，你我只好跟着他多耽誤數十年再說了。」

接着又嘆了口氣，對孔廣生說道：「這個你放心吧，遲早是會得如你的願的，現在來接引你的人，已經到了，但願你別錯了這個機會才好。」

說完之後，對孔母和諸天香做了個手勢，三人同時起身，向門外走去。

孔廣生急得爬起來就追，喊着：「你們別走，我還有話說。」

可是才追到門口，被門檻一絆，摔倒在地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人也跟着醒來，張目一看，自己不還是躺在瓜州客店裏的床上嗎？

此時已經天色向曉，一派清光，透窗而入，那個照應他的店家，正在伏案而臥，房門也關得好好的，同時遍體清涼，病也好像好了許多，因此試着坐起，竟然頭也不昏了，並且氣機舒暢，與平時無異。

於是又趺坐好了，試着用功，竟是非常自然，一口眞氣，周轉全身百脈之後，立刻歸入丹田，痛苦全失，只是覺得饑餓非常，因此也就下床，推醒了那店家，叫他拿東西來吃。

那店家睜眼一看，倒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客官，你怎麼起來了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謝謝你們的照應，我已經好了。」

那店家還自不信。

孔廣生又叫他摸了摸自己的頭，並且告訴他，自己餓得厲害。

店家這才大叫奇怪，走了出去，沒有多久，便送來了一碗稀飯，和一盤點心，跟着那三位大夫，也都來了，一進門，放下藥箱，也沒說話，便搶到孔廣生的面前，摸頭的摸頭，切脈的切脈，忙亂了一陣子，這才面面相視的說了一聲：「奇怪！」

跟着便問孔廣生說道：「你是怎麼啦？這幾天以來，你是在拿我們尋開心，是與不是？你到底是人是仙？」

孔廣生這時已經把宿因悟徹一半，當然不願意告訴他們，只說是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，又深深的對三位大夫致了謝意，並厚厚的送了一筆診金。

三位大夫又嘮叨了半天，這才搖頭作辭而去。

孔廣生一面吃着東西，一面又把夢境從頭到尾的想了一想，想到諸公弼說過：接引自己的人已經來了，便不由得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那人是誰呢？我又到那兒去找他呢？」說猶未了，門外已經走進來了一個人。

孔廣生頭本低着，所以最初還以爲是店家，及至抬頭一看，却是一個身材高大，滿臉虬鬚的大和尙，好像在那裏見過，但一時之間又想不出來。

那和尚已開口笑道：「怎麼？你已經不認識我了嗎？」

孔廣生再仔細一認，才看出那和尚便是屠龍居士蔣步雲，連忙起身說道：「是你？怎的老前輩出了家了？」

蔣步雲笑道：「這稱呼可要不得了，現在你我同門，你喊我一聲野師兄，也就是了。」

孔廣生一時楞住，竟不知如何是好，遲了一會兒，才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呢？」

蔣步雲道：「我便是爲你而來，難道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孔廣生這才猛然驚醒，說道：「原來來接引我的人就是你，你就是我的師兄。」

蔣步雲道：「一點不錯。」

孔廣生便拜了下去，口稱師父。

蔣步雲連忙讓開說道：「你又錯了，我是你今世的師兄，你前世的師兄今世的師父在等着你呢？我們走吧！」

孔廣生又不由懷疑起來。

蔣步雲又笑着說道：「難道你連昭林寺的事都忘了不成？」

孔廣生這才想起了覺明大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，並且「大乘秘笈」，也就是覺明大師所贈的，因此也不再遲疑，立刻便把店家叫來，算清店賬，和蔣步雲上路過江。

在路上也才聽到蔣步雲談起，自從桃花谷分手之後，並未能找到齊鳴鳳，所以終久未能救治得蔣碧釧，自己一怒之下，也曾經找過桃花公主，但踏遍天涯，依舊茫無踪跡，後來還是遇上太虛神僧，說明因果，把他引渡到覺明大門的門下，削髮爲僧，負責替覺明大師了却外功願心。孔廣生也才明白。

他兩人到了昭林寺時，覺明大師早已升座在那兒等着了。

蔣步雲連忙帶着孔廣生，趨到座前，跪下說道：「弟子奉命，已把師弟引到。」

孔廣生也跪在地上，叫了一聲：「師父。」

覺明大師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善哉善哉，三十年噩夢一場，現在大概醒了吧！彼岸匪遙，好自努力，老僧已爲你躭誤了十年了，你既來到，我也就可以撒手了。」

孔廣生說了聲：「師父慈悲。」

覺明大師也不躭擱，立刻便親自動手，替孔廣生剃度了，賜名慈林，吩咐他往天台白鶴殿觀音堂去住。

孔廣生道：「弟子不要離開師父。」

覺明大師笑道：「你的宿孽未了，不去如何能完，跟着我做什麼？何況我也就要走了呢？」

孔廣生道：「師父要到那裏去？」

覺明大師閉目垂簾，也不言語。

孔廣生再抬頭看時，覺明大師已自圓寂了。不由得又是一陣傷心，但也無可奈何，只好在昭林寺住了幾天。

等覺明大師遺蛻入塔之後，這才和蔣步雲告辭，芒鞋赤足，自往天台白鶴殿觀音堂去了，從此古佛青燈，埋名隱姓，再不踐履人世了。正是：

人生百載水流過，放眼豪華能幾何？
生死全憑大數定，江湖踏進是非多。
從來功名埋黃土，但看蒼崖付碧波。
堪到夢醒時已晚，不如及早兒蹉跎。

這位一代大俠，既已出家，不再入世，作者無事可述，當然也就只好暫時擱筆，休息一下了，至於以後的事，諸天壽下落何在？賀耕原和桃花公主的下場如何？請看拙著「河嶽流雲錄」，便知分曉。

（完）

龍鳳俠影　伴霞著　二部全

本書是一部奇情怪趣的武俠小說，敘一男四女的悲歡離合，纏綿旖旎的故事。內容情節哀艷動人，筆調特出，人物刻劃躍然紙上。為江湖俠艷的可歌史，結局讀之意味深長。

玉珮銀鈴、金銀雙燕　南湘野叟著　五部全

「魔鬼往往勝利，但不能征服。惟有『正義』『赤誠』乃生命的靈魂，心神的燈塔；成功的指導者。」本書正印證了其真諦。寫武林小俠身懷九龍珮——武功祕笈，闖蕩江湖，尋找生身父母，歷練邪魔敗類詐害的驚險事跡。情節綿密，穿插奧妙，絕嶺奇人、瑰寶驚世駭俗，風捲雲湧的激盪。絕代奇俠纏綿哀情耀人耳目。實是一部風格創新、傳奇的長篇故事。相信它會讓您手不釋卷，再三回味無窮。

武林干戈錄　蘭立著　一部全

「死是可怕的，恥辱的生命是尤其可惱的；然英雄祇死一回，懦夫却死無數次。」本書就是以雷霆萬鈞的雄勢，震盪了每個人的心魄；象徵著人生的痛苦與歡樂，光明與黑暗。

「烏兒願有一朵雲，雲兒願為一隻鳥」漩盪中的少俠，將如何却除惡魔，報復血海深仇，化消武林干戈?!故事的發展最出人意表，曲折離奇，生動緊密；人物造型突出非凡。實是一部無以倫比的武俠巨作。

新書介紹

花月斷腸刀

慕容美著

慕容美先生最新名作。以生花之筆寫出這部創新的傳奇故事。

『花月刀也是斷腸刀』英雄人物刀光如靈蛇，影到人倒，除盡大奸，磅礴正氣與兒女哀情交揉爲一體。佈局新穎精奇，筆調特出，玄奧莫測，魔音奪人神魂，刀劍旋飛如虹。神奇絕倫，揚威四海，動地驚天。

本書全文目前已在『中國時報』連載過，頗受好評！現在由本公司近日出版成書，以饗讀者，敬請拭目以待。

裕泰圖書有限公司啓

雲天劍華錄（下册） 蠱上九著

出版者：育幼圖書有限公司
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一一九四號
總經銷：裕泰圖書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市重慶南路二段21號九樓之三
電話：三二一三九四六・三九四九八五〇
郵撥：三二七七（台北局）
印刷者：上文印書館
地址：板橋市建國街54巷22號
電話：九六六二八七二
定價：每册新台幣一五〇元正
港幣：八元正
美金：四元正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